

武俠世界



\$2.00

690

· 特別介紹 ·

五花八門
故事之二

冷門黑馬 龍驥·著

國際販賣少女集團猖獗地在各處風起雲湧，甚至國際刑警，對神通廣大的私梟們也感棘手，但却為幾個漂流荒島的青年男女在無意中把他們一網成擒，其中的驚險傳奇，請參閱是期本刊第3頁。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冷門黑馬 (五花八門故事之二)

歌熱舞狂 夢中之航
奇異之島 人口販子
深入基地 危機四伏
犁庭掃穴 黑馬挽劫

龍驥 3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一劍七魔 (日本詭異傳奇恩仇中篇)

魔眼勾魂滅 迷心天女亡 盧令 43

單拾兒 (俠義奇情中篇)

加一加餘推 開門見人頭 孫玉鑫 99

鶴舞神州 (新穎中篇連載)

朝貢完重任 盜寶受酷刑 蕭逸 115

龍潭劍影 (俠情中篇連載)

抗鞭功未竟 龍潭浩劫臨 東方玉 12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蕩寇誌

禍福無門人自召 秦紅 59

斷劍殘琴

一招誅四惡 傾心結金蘭 曹若冰 67

神眼遊龍

辣手誅禍首 迷心不認親 臥龍生 75

洗心環

黃綠獲絕學 藉機探龍潭 東方英 81

天殺星

人比花嬌豔 心賽蠶絲柔 慕容美 89

三日驚濤

雄風傾紅粉 雌威懾土豪 朱羽 93

香羅帶

巧施騙上騙 慕施奇上奇 高庸 109

孤劍盟

恃功險遭劫 過信陷牢籠 武陵子 131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備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69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說小俠武派新

刀絕路絕

著羽朱



七彩殺手鬥智故事 新派武俠小說

紅粉煞星	1.70	風塵鐵漢	2.50
黑夜之歌	1.70	七絕女	3.00
黃色凶車	1.70	絕路絕刀	3.60
藍海亡魂	1.70	血旗鎮八荒	3.00
紫綫之秘	1.70	鐵胆豹子	3.00
綠園喋血	1.70	草莽龍蛇	2.40
白色天堂	1.70	玉女劫	3.20

朱羽新著

最新出版上官庸四大新著

紅衣女傳奇故事

無指怪人

全書268頁 定價HK \$ 2.80

紅衣女傳奇故事

長生之謎

全書166頁 定價HK \$ 1.80

小鬼子傳奇故事

鐵戒子的秘密

全書162頁 定價HK \$ 1.80

小鬼子傳奇故事

魔術手

全書162頁 定價HK \$ 1.80



武俠小說名家
孫玉鑫新作

無毒丈夫	全二集	定價港幣五元五角
秘谷風雲	全一集	定價港幣三元
七十二將相	全一集	定價港幣二元七角
七毒	全二集	定價港幣五元六角
復仇谷	一至三集	定價每集港幣三元



冷門黑馬

歌熱舞狂 夢中之航

一年一度的靈魂舞比賽又在龍城的靈魂舞之宮——黑馬夜總會掀起了狂潮。前三名可以免費遊覽香港，日本二週。因此，喜好此道的青年少女一時趨之若鶩，紛紛報名參加。今晚已經進入了決賽階段，最後三十對，要在連續五個小時的狂舞中來角逐前三名。

方大衛十九歲，馬安琪十七歲，他倆也是其中一對。他們是一對小戀人，對香港日本嚮往已久，因此他們渴望進入前三名。在其餘的二十九對中，還有一對是他們的朋友——高強尼和陳萊蒂，男的二十一歲，女的十九歲。他們並不想奪標，因為高強尼另有情人，即使奪標，也不可能和陳萊蒂雙雙結伴去日本遊覽。他們原是為方大衛那對壯胆而來，却想不到進入了半決選。火紅的燈光，火熱的音樂，恣狂的舞步，使這些青年少女發出嘶聲狂吼，心裏燃燒着野性的火燄。

九時三十分，音樂台上宣佈休息十分鐘，狂舞了兩個半小時的他們，才算喘了一口氣。

接着主持人宣佈最後進入決賽的十對名單，沒有他們的份。高強尼嘆了一口氣：「唉！大衛，安琪，你們的日本之旅沒有指望了。」

桌上放着四杯原封未動的果汁，陳萊蒂無精打采地啜了一口，皺皺眉頭說：「大衛！失意的人該喝一點酒，我提議！……」方大衛原已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癱在椅子上，這時突然振作起來，連連搖手，制止陳萊蒂再說下去。

陳萊蒂冷笑道：「大衛！怎麼了？我和強尼是為你們助陣而來，請喝一杯酒也小氣嗎？」

方大衛有氣無力地說：「萊蒂！妳誤會了，今晚的門券漲了三倍，我現在已是囊空如洗，沒有錢可以請妳喝酒了。」

陳萊蒂雙手一攤，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馬安琪換了個位置，來到她的身邊，輕聲道：「萊蒂！妳真想喝一杯？」

「嗯！」陳萊蒂認真地點點頭，說道：「失意的人應該有一

杯在手。」

「那麼，我們可以想法子去釣一條『魚』。」

「哼！」方大衛不高興地，噴出一口冷氣。「今晚這兒沒有魚。」

「有一條。」馬安琪抬手一指。

大家循着她的手指看去，的確發現了一條「魚」。

那是一個單身的年輕男子，穿着一套淺藍色的西裝，結大花領帶，頭髮梳得溜光，還戴着一副寬大的茶色眼鏡，樣子很神氣。

「可能是個觀光客。」高強尼在猜測。

兩個少女在互問：「誰去？」

「老規矩。」方大衛說。

老規矩是猜拳，結果陳萊蒂輸了，她應該去作釣餌。

釣「魚」是他們的老把戲了，陳萊蒂老練地幌了過去，在那單身男人的身邊坐下，媚笑着問道：「你一個人嗎？」

那單身男子轉過頭來望了她一眼，沒有說話，又將頭轉了回去。

陳萊蒂發現那張面孔很英俊，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反而興趣大增。她再次拋出釣綫：「能請我喝一杯嗎？」

對方依然沒有回答，却向站在不遠處的侍者勾了勾手指。

侍者連忙走過來聽候吩咐。

「給這位小姐來一杯，」他的聲音清晰而又洪亮，侍者正要轉身離去，他叫住：「回來，你該問問給這位小姐來杯什麼？」

侍者很禮貌地回答：「今晚我們只供應靈魂雞尾酒，和先生手裏端的那杯一樣，因為今晚是靈魂舞之夜。」

「我說給這位小姐來一杯冰開水，」他的語氣，神態都不像開玩笑。又轉過來向陳萊蒂說：「這裏冰開水是免費供應的。」

陳萊蒂緊皺着臉說不出話來，氣呼呼地回到自己原來座位。馬安琪緊張地問道：「怎麼回事？是不是言語不通？」

「他太驕傲。」陳萊蒂氣呼呼地說。

「這小子！」方大衛狠狠地朝那邊的單身男子白了一眼。「強尼！你女朋友受了欺侮，還不快去揍他一頓。」

「大衛！」強尼有些畏縮地說：「我看還是你去，那傢伙身體太壯，我未必是他的對手。」

「算了！」陳萊蒂喝阻他們。「你們誰也別去，看我征服他。」她顯得胸有成竹的樣子。

音樂，重又開始，大家又開始狂舞起來。

十一時，前三名選出來了。但是節目還沒有完，這裏要到凌晨兩點鐘才打烊。於是，陳萊蒂開始了她的征服手段。在緊湊的鼓聲中，她狂喊了一聲，縱進了舞池中央。

這裏每晚都有這種來賓自動表演的特別節目，大家紛紛自舞池中退避，好讓表演者從容施展。

陳萊蒂恣狂地跳着，她踢掉腳上的鞋子，再褪去露臍的上衣和短裙，甩動她的長髮，扭動她豐滿的胴體。

「天啦！」馬安琪吃驚地大叫，「她在表演脫衣！」

強尼聲音也在發抖：「我真不敢想，萬一她再脫下去……」

陳萊蒂的手已摸觸到背後的胸罩的鈕扣了，全場發出尖叫和口哨，鼓手的鼓聲也敲得更響更急。

她舞動到那位單身男客的面前，目光充滿挑逗的神色，面上佈滿挑逗的笑容，逐漸向他靠近。然後，她緩緩地轉動身子，以背對着他，解開了胸罩的鈕扣。

胸罩並沒有揭開，仍壓在她手裏。她又緩緩轉過來，想看看那單身男客面上渴望的神情。可是，當她轉過身來時，那條魚已經不見了。

X X X

狂歡熱舞終於結束。

時四十分，所有娛樂場所均已關閉，請問他們現在身在何處？那位回答？

「酒店。」方大衛說。

「對！」高強尼雙掌一擊。「你們可曾在寢室裏發現女人的用具？沒有。那麼艇上的人必是無伴侶的男性。」

馬安琪插嘴說：「那麼他們不必到酒店去。」

「小女孩子！」高強尼笑着說：「只要他們有錢，在這裏難道找不到女性？放心！他們要到中午才能回來。」

馬安琪點點頭，不過她却噁起了嘴：「強尼！我同意你的判斷，但是我抗議你稱呼我小女孩子，下個星期三是我十八歲的生日。」

高強尼俏皮地說：「那麼下個星期三我將開始稱呼妳為小姐。」

「哈哈……」大家都笑了起來。

一杯酒喝完後，酒精的力量開始發揮。高強尼提議說：「我們應該來個水上靈魂之夜。」

方大衛首先反對：「沒興趣，再跳我的雙腿會離開我的腰。」

「二位小姐呢？」高強尼再問二位少女。

兩位少女同時答：「我們希望再喝一杯，然後睡覺。」

「OK！」高強尼大聲叫着，他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累。

方大衛和高強尼還有些酒量，兩個女孩子就不行了，兩杯下肚後，就都醉眼迷離，昏昏欲睡了。

現在，高強尼彷彿變成了艇長。他說

在夜總會門口，陳萊蒂和馬安琪愁眉苦臉。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今晚不能回家了。」

「那怎麼辦？」高強尼關切地問。

「明天早上再回去。」

「那豈不更糟？」

「你真是個笨蛋！」陳萊蒂指着他的鼻尖。「明天我們可以找女朋友送我們回家，說我們在她們那裏過夜。」

「好主意！」方大衛點點頭。「今晚怎麼辦？」

馬安琪走過去挽住他的手臂說：「走！逛馬路。」

「天啦！跳了六個小時的靈魂舞，再去逛馬路？我沒有那種本事。」

馬安琪瞪起了眼睛：「難道你們回家，丟下我們不管？」

「有了！」高強尼猛一拍手，眼睛發亮，每當他有了這種表情時，他腦海裏就有了鬼主意。

方大衛在石階上坐了下來，無精打采地說：「有什麼鬼主意還不快說。」

「今天是週末，對吧？」

「嗯！」

「停泊在遊艇碼頭那許多遊艇上的人絕不會在艇上渡週末，對不對？」

「你快說出來吧！」陳萊蒂不耐地催促他。

「有些外國遊艇上的遊客都沒有帶女伴，他們今晚上岸後，可能不會回到遊艇上去睡覺。」

方大衛忽然懂了，他霍地從石階上站起來。「你的意思是，我們到遊艇上去睡

覺？」

高強尼點了點頭。

「你怎麼知道那條遊艇上有人沒人？」

「方大衛謹慎地打聽。」

「看燈光。而且，無人遊艇會鎖上船門。」

「鎖上船門我們在那裏睡？」

「甲板上呀！」

「你好像很有經驗。」

高強尼聳肩一笑，說道：「我睡過很多次。」

「好！」方大衛搶先下了台階。「我來叫輛街車，到遊艇碼頭的車費我還付得出來。」

X X X
那是一艘白色遊艇，足有四十多公尺長，很大，很新。船頭上畫着一匹黑色的飛馬。

「也是黑馬。」馬安琪首先發現，這艘遊艇的名號也許和方才玩樂的那家夜總會的名稱相同。

「噓！」高強尼警告她不要說話。「沒有燈光只是說可能艇上沒有人，但是不能確定。」

「怎樣才能夠確定？」方大衛輕聲的問。

「要仔細偵察。」

「上去。」

「嗯！」高強尼點點頭。「你們在岸上等着。」

高強尼真是老經驗，很輕巧地就到了艇上。僅一分鐘，他又回到碼頭。

「怎麼樣？」三個人一齊問。

「沒有人。」高強尼肯定地說，「抽風機沒有開，這種天氣不開抽風機，人在船艙裏絕對受不了。」

「我們可以上去？」

「不過，可有些奇怪，船艙門沒有上鎖。」

「哦——你還是不能確定？」

「不！」高強尼詭譎地笑了。「我的意思是，也許我們今晚能在船艙裏住一晚，那比艙面上舒服。」

「你最好還是先到船艙裏看看。」方大衛不放心地說。

「好吧！你們等着。」

高強尼又上了遊艇，並很快地打開艙門消失了身影。接着，艙內亮起了燈光，他很快地在船頭上出現。

「先生小姐們！」高強尼彎着腰，揮着手。「黑馬號遊艇為各位而開放，歡迎登艇參觀。」

大家歡天喜地的登上了遊艇。船艙的內部很大，有四間艙房，一間寢室，一間餐廳，一間盥洗室，還有一間儲藏室。

「哦——這裏有酒。」這是方大衛的發現。

兩位少女已大模大樣地坐在餐桌上，向方大衛說：「喂！來兩杯馬丁尼。」

方大衛調好了酒，每人一杯，他們與高采烈地喝了起來。

酒精下肚並未使他們興奮，反而使他們冷靜。

首先是陳萊蒂皺起了眉尖問：「強尼！你有把握艇主人這時不會回來？」

高強尼看看錶說：「現在已是凌晨二

「怎麼？」現在，連方大衛也有點吃驚了。

「你們不覺得船在搖晃嗎？」

搖晃？是的，他們立刻感覺到了。

「再聽，」高強尼又說：「引擎轉動的聲音。」

「難道……？」

「各位！」高強尼力持鎮定地說：「我願以未來的馬票獎金賭一毛錢！這艘遊艇現在已航行在海上了。」

「呀！」兩個少女首先發出尖叫。

「讓我看看。」高強尼說着站到餐桌上。

他向窗外張望一陣，又跳了下來，嘆了一口氣說：「唉！我看見了海鷗。但是沒有看見陸地。我想我們已經離開海岸很遠，最少也相距一百哩。」

兩個少女驚慌地說：「強尼！教他們送我們回去。」

「教誰？」高強尼聳聳肩。「我並不是真正的艇長。」

「那怎麼辦呢？」兩個少女都快哭出來了。從來不識愁滋味的方大衛也緊張得臉色蒼白，只有高強尼還算較為鎮定。

「來！我們上去。」高強尼打開餐廳的門，向他們揮揮手。「我們先看看艇主人是那國人。」

四個人蹣手蹣腳地上了艙面，眼前是一望無垠的大海，遊艇正在鼓浪前進，船尾拖着一條白浪。

他們朝駕駛台上望過去，沒有看見人，却有一支槍管從駕駛台的窗口伸出來，同時傳來一聲大吼：「不要動！誰動我就開槍。」

現在，高強尼彷彿變成了艇長。他說

現在，高強尼彷彿變成了艇長。他說

現在，高強尼彷彿變成了艇長。他說

現在，高強尼彷彿變成了艇長。他說

現在，高強尼彷彿變成了艇長。他說

還好，吼聲是華語。看來這艘遊艇的主人，是中國同胞。

高強尼連忙大聲叫道：「請不要開槍，我們不是歹徒。」

「轉過身去。」執槍的人在命令。

四個人乖乖地轉過身，以背對着駕駛台。

「你們為什麼偷上我的遊艇？」

「我們昨晚只是想上來休息一下，結果却睡着了。」

「你們願意死，還是願意活？」

「不要殺我們！不要……」兩個少女高聲尖叫。

「好，那得有個條件。」

「我們願意遵守條件。」

「好！到駕駛台上來。」

四個人來到駕駛台，雙方照面之下，大家都感到意外。

因為這位艇主人就是昨晚在夜總會裏遇見的那條魚。

「是你們？」他也感到意外。

「是你？」

「真巧！你們報名吧！」

「方大衛！」

「高強尼！」

「陳萊蒂！」

「馬安琪！」

「聽着。」艇主人發佈命令：「方大衛和高強尼給我當水手。萊蒂和安琪負責烹調和雜務。」

陳萊蒂吞吞吐吐地說：「我希望你能送我們回去。」

「你的表演很精采，我可惜沒有看到最後。」

最後。」

陳萊蒂很快地答應：「我現在就可以為你表演，絕對精采。不過，你看完表演後，要立刻回航送我們回龍城。」

「不行！」

「我們必須要回去啊！」

「那麼只有一個方法，但是你們要有游泳一百哩的能力才行。去吧！向海裏跳，我不阻攔你們。」

「哦——」她倆一齊驚呼。

「哦——」她倆一齊驚呼。

「哦——」她倆一齊驚呼。

方大衛真想一拳將這傲慢的伙傢擊倒，但是現在不行。船在海中，他們當中誰也不懂航海。

「艇長！」方大衛必恭必敬地問：「你航向何處？」

「獲得靈魂舞冠軍將要去遊覽的那地方。」

「日本嗎？」

「不。香港。」

「香港？」

「你們並不是冠軍，却讓我們免費遊覽香港，還有什麼不好？你們只要做一點極輕鬆的工作。」

「是的，艇長！」高強尼說：「不過，我要好好地提醒你一下，我們沒有護照，那會連累你觸犯法律。」

「你們放心！我是居住美國的華僑，在香港有龐大的財產，只要我說一句話，就會有人買賬。」

「艇長！」兩個少女也開始插嘴。『我們很想到香港去旅行，可是我們家裏會着急……』

「沒關係！我們打電報通知你們家長，說你們在我遊艇上工作。我有地位，有聲望，他們會放心。」

「是的。」高強尼堆着一臉微笑。『請問大名？』

「鮑——凱。」

「是英文還是中文？」

「都可以。在中文來說，姓是鮑魚之鮑，凱是凱旋之凱。」

「嗯！」高強尼望望他的同伴，向他們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喃喃地說：「他果然是條魚。」

「你胡說些什麼？」艇主人叱問了一聲。

高強尼連忙改口：「我說鮑魚是最名貴的魚。」

「嗯！」艇長點了點頭。『怎麼樣，你們考慮好了沒有？我現在絕不回航，除非你們跳海。』

四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事已至此，似乎已無別的辦法，再說，香港對他們也是一個很具誘惑的地方。終於，大家都點頭了。

「好！方大衛，你來掌舵。」鮑凱說道。

「我……沒有學過。」

「我教你呀！注意：方位二二〇，羅盤上的指針一定要指在二二〇這個數目字上。懂嗎？」

「嗯！這很簡單。」方大衛接過了舵盤說。

「好！我們到艙房裏去，看看二位小姐能給我們作點什麼早餐。」說着，他提起了「一隻黑色手提箱。」

「那是什麼？」大家好奇地問。

「海圖，最重要的東西，所以要隨身攜帶。走吧！」

儲藏室冷藏櫃裏的東西真不少，蛋類，肉類，菜類，真是一應俱全，而且藏量極為豐富。

兩個女孩子的動作很快，在十一時稍過一點的時候，食品已經到了餐桌上，非常豐盛。

「有些什麼吃的？」鮑艇長大模大樣地問。

陳萊蒂報出一大串菜名：「火腿蛋！炸牛排！黃青豆！炸馬鈴薯！土司，咖啡，椰汁，餐後酒是薄荷香艾。」

「這好像是正式午餐嘛！」

「艇長！」高強尼說：「已快到午餐的時候了。」

鮑凱道：「嗯！快吃！餐後你去替換方大衛。」

「是！」高強尼雙腳一靠，行了個軍禮。

「艇長！」陳萊蒂掩口輕笑。『我建議你不要將那隻提箱墊在座位下面，那樣坐起來並不舒服。』

「妳懂什麼？那是非常重要的航海地圖。」

「那也不至於要坐在上面呀！」

「少說話！尤其在餐桌上。」

馬安琪插口說：「艇長！我建議在用餐時來點音樂。」

「好！打開收音機。」

優美的輕音樂開始在餐廳裏飄揚。但現在承認妳是小孩了。」

陳萊蒂狠狠地白了他一眼：「這時候，你還有心情說笑話！」

「那該怎麼辦？難道放聲大哭？」

「我們總得想個法子。」

「聽我說。」高強尼老氣橫秋地說：「談打架我不行，論起動腦筋我就比你們強。依我看……」

「怎麼樣？」六隻眼睛，一齊望向了

他。

「我們現在非和他合作不可。等到了香港，我們暗暗報警，將他逮捕後，我們四個人就有功勞。」

「對！」方大衛加以贊同。『我們可以說是為了追蹤這個竊賊，所以跟上遊艇，跟到香港。』

「哈哈！」安琪又天真地笑了。『新聞記者會將我們描述成四個傑出的小偵探，我們將成為新聞人物。』

「小偵探？」高強尼以糾正的語氣說：「三個大偵探和一個小偵探，我們三個是大偵探。」

「我抗議。」馬安琪氣鼓鼓地說：「再三天我就滿十八歲，等到新聞記者訪問我時，我已成為大人了。」

「哼！妳變得真快。」

「好啦！好啦！」陳萊蒂向他們兩人揮手。『你們盡是說廢話！我看強尼這個主意還不錯。』

方大衛也點點頭，說道：「我也贊成他的主意。」

「安琪！妳呢？」

「在星期三以前我不表示意見。」

是，僅以短暫的半分鐘音樂就停止了。接着响起播音員的聲音：「昨夜黑馬夜總會保險櫃被竊賊撬開，竊去美鈔七千五百七十元，港幣一萬六千八百元，叻幣三十一萬元，一個身穿淺藍色西服之單身食客涉嫌。同時，停泊於遊艇碼頭之黑馬號遊艇於今晨發現被人偷駛離港，可能與黑馬夜總會失竊案有關，現警方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追緝中。」

這段報告過後，又傳來了音樂聲。但是，大家都並不輕鬆，自然包括那位「艇長」在內。

陳萊蒂眯起眼睛說：「艇長！我知道你的名字為什麼叫鮑凱了。」

「妳說什麼？」他倒很鎮定。

「因為你是一個開鎖專家，所以名叫包開。」

馬安琪也接着說：「提箱內也不是海圖，那是偷來的贓款。」

「嗨！」高強尼追上一句：「原來你是個竊賊。」

「哈哈！」鮑凱笑了起來。『你們很聰明。』

「你別笑。」陳萊蒂冷冷地說：「我們可以逮捕你，我們有四個人，不要忽視我們的力量。」

「的確，但是，這條船上只有我懂航海。」

三個人又面面相覷了，他們之中誰也無能將這條遊艇駛向陸地，而且這位「艇長」手裏還有槍。

「艇長！」馬安琪說：「你方才聽見新聞廣播了，船一到香港你就会被捕，而

且還會連累我們。」

鮑凱道：「放心！到香港近海時我就會棄船。」

「棄船？」陳萊蒂吃驚地大叫：「你要我們溺水？」

「到時有朋友駕船來接我們。」

「你是要偷渡？」高強尼的手指差點指到他的鼻尖上。

「你很內行。」

「我們怎麼回去？」

「回龍城嗎？再偷渡呀！」

「我們……」

「到時，我會為你們安排，我有的是錢。」

陳萊蒂氣呼呼地說道：「你會出錢給我們偷渡？你根本是個小氣鬼！昨天晚上在黑馬夜總會，你連一杯酒，都不肯請我喝。」

「很抱歉，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無錢付酒帳。」

「哦——」這是使陳萊蒂大感意外之

外的。

高強尼氣惱地說：「昨天是你的日子，不是我們的日子。」

「別埋怨！我們不該上了同一條船。」

鮑凱仍然吃得津津有味。

「你好像很輕鬆！」馬安琪說：「看樣子你是個慣犯，你到底作過多少案，坐過幾次牢？」

「案子作得記不清，不過監禁却只有三兩天。」

「那樣輕的罪？」高強尼感到了驚疑

地說。

「沒關係！我們打電報通知你們家長，說你們在我遊艇上工作。我有地位，有聲望，他們會放心。」

「是的。」高強尼堆着一臉微笑。『請問大名？』

「鮑——凱。」

「是英文還是中文？」

「都可以。在中文來說，姓是鮑魚之鮑，凱是凱旋之凱。」

「嗯！」高強尼望望他的同伴，向他們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喃喃地說：「他果然是條魚。」

「你胡說些什麼？」艇主人叱問了一聲。

高強尼連忙改口：「我說鮑魚是最名貴的魚。」

「嗯！」艇長點了點頭。『怎麼樣，你們考慮好了沒有？我現在絕不回航，除非你們跳海。』

四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事已至此，似乎已無別的辦法，再說，香港對他們也是一個很具誘惑的地方。終於，大家都點頭了。

「好！強尼的主意通過了。」
「不過有一點，」高強尼小心翼翼地叮囑大家：「我們一定要對他友好，不能讓他看出破綻來。」
「知道，知道。」其餘三個人紛紛答應。

高強尼走過去接過舵盤：「大衛！你去吃飯吧！」
大衛交了舵盤，走到駕駛門口又回頭來說：「方位二二〇，記清楚。」

「多少？」
「二二〇，你耳朵難道聾了？」
「天啦！指針在一三〇上面，你整整差了九十。」
「那一定是方才說話時弄錯了，趕快修正。」

船身一陣急轉，終於回到了二二〇的方位上。
「對了吧？」
「對了，你吃飯去吧！」

方大衛剛抬腿，高強尼又叫住他：「大衛！艇長交待，隨時注意收聽氣象消息，同時，大家記住，我們要稱呼他爲『艇長』。」
× × ×

這是第二天傍晚。
落日已逝，海面逐漸由金黃色轉爲湛藍。

方大衛在駕駛台上掌舵，高強尼和陳萊蒂，馬安琪三個人，則和鮑凱圍坐在前甲板上聊天。
手提收音機裏，正播放出柔和的輕音樂。

「艇長！你不能够想法子，救救我們嗎？」
「我只是懂航海，但我並不是上帝。半個小時風力又增強了一級，現在恐怕是六級風了。」

「……」眾人啞口無言。
「風力增加到七級的時候，艇尾的舵可能會斷。八級的時候，因爲機艙進水，引擎會熄火，那時，船只能順風漂流，或是觸礁，或是風停後獲救。如果風力增加到九級，十級，我們的船身，就會折斷了。」

「啊！」大家驚叫。
「現在，大家打開救生櫃，將救生衣穿上，然後找一根繩子將我們五個人聯在一起。」
兩個少女開始哭泣，馬安琪更向方大衛咒罵：「都是你，要帶我去參加什麼靈魂舞之夜。」

「安琪！那是妳提議的呀！」
馬安琪蠻不講理地說道：「你可以拒絕呀！你爲什麼要那樣聽我的話？一個有骨氣的男孩子，不會事事都聽女孩子吩咐的。」
陳萊蒂揶揄說：「說來說去還是怪強尼，都是他想的鬼主意，不然，我們怎會跑到這遊艇上來睡覺？」
高強尼毫不相讓地說：「算啦！我不怨你們就已經很好了，你們還來怨我。誰教你們又想玩，又怕媽咪罵？」

「好！」陳萊蒂的指頭指到高強尼的鼻尖上。「你敢挖苦我們，從今以後，永遠不再理你。」

「奇怪！怎麼連一隻靈魂舞曲子也沒有。」
陳萊蒂皺着眉頭說，並打算去調整週率。

「別動！」鮑凱將她的手攔開。「這是西貢泛亞電台華語部，我要收聽氣象消息，天氣好像有些不對勁。」
「天氣蠻好嘛！」馬安琪仰頭察看天色。

鮑凱指着剛昇起的月亮說：「你們看，月亮有月暈。」
「那會怎麼辦？」高強尼好奇地問道。

「那表示將起颶風，現在是熱帶颶風季節，而且我們所航行的航線又是颶風出沒地帶。」
「萬一遇上颶風怎麼辦？」陳萊蒂關心地問。

「碰運氣。」
「什麼？」馬安琪面有驚色。「你是說我們的船……」
「我們的遊艇太小。」

「哦——」
「我們的船可能會變成飛機，那是指被巨浪拋起來的時候，也可能變成潛艇，那是指……」
馬安琪很快地接口說：「那是指下沉的時候，對嗎？」

「是的。」鮑凱點點頭說：「在海底我們有很好的地方睡覺，那是鯊魚的肚皮。有趣嗎？」
陳萊蒂聽後不禁有些寒意，她喃喃地說：「但願不要起颶風。」

「我們還有四天的航程。」鮑凱看看天色說：「只怕靠不住。你們休息去吧！我也該換方大衛了。」

「艇長！」高強尼問：「你怎麼喜歡夜間值班？」
「因爲要讓出寢室來，給兩位小姐睡覺。」
「嗯！你是個好心人。」

夏季，南太平洋上空的熱帶氣團經常聚集而形成風暴，這些風暴的去向大都直奔西北方向。
因爲很少有直接正西的風暴，所以越南西貢的泛亞電台的氣象新聞很少向越南近海的船隻發出颶風警報。但這一次颶風却有些異常，它本來向西北西方進行，在掠過南沙羣島後突轉向西北猛撲。

這一個九十度的轉彎，使越南的海岸線進入颶風的暴風半徑之內，於是泛亞電台才發佈海上颶風警報。
夜間由陳萊蒂和馬安琪輪流收聽氣象消息，這時是十一點半鐘，由陳萊蒂收聽，她幾乎嚇呆了。

她鎮定了一下，連忙爬上駕駛台。
「艇長！颶風。」她急促地說。接着，她又將收聽到的廣播複述一遍。
鮑凱並未慌亂，他鎮定說：「我早有預感了。右舷來的風浪有些異常，已經由三級增強到五級，我們躲不掉了。」

「那怎麼辦？」
「碰運氣。」
「難道我們不能避開？」
「小姐！風暴可不像『躲避球』那樣小。」

「強尼！」馬安琪在抗議，「說話乾淨一點！」
「本來嘛！」
突然，鮑凱發出一聲大叫：「船頭裂開了。」

「啊——」大家慌亂起來。「那怎麼辦？」
鮑凱伸出手去：「來！大家握緊手，一齊往海裏跳。」
「天啦！」馬安琪發出尖叫，「那樣高的浪……」

鮑凱大叫着說：「不能猶豫，拿出跳靈魂舞的勇氣來。等船突然裂斷下沉時，我們會被漩渦捲進海底。」

於是，大家互握着手，陳萊蒂竟然不顧和高強尼的手握在一起，她暗暗地和馬安琪換了一個位置。

「好了沒有？」鮑凱大聲問。
「好了！」
船頭的鐵板發出尖銳的撕裂聲，鮑凱知道不能再等了。他牽着大家往舷側移去，猛喊一聲：「跳吧！」

× × ×
那似乎是一場惡夢。但是，那惡夢已經過去，他們並沒有死。
當黎明來臨，他們在昏迷中醒轉時，他們發現睡在滿是貝殼沙灘上，原來他們被浪潮衝上了一個小島。

五個人圍在一起，你看我，我瞧你，誰也沒有說話。
沉默一陣，鮑凱首先說話：「我們運氣還算不錯。」

「艇長！知道我們在何處嗎？」眾人紛紛問。
「大概在南附近海，離西貢不遠。」
「這島上有人嗎？」

「我看可能是個荒島。」
「那我們豈不要餓死？」眾人又惶亂起來。
鮑凱高舉雙手，示意大家不要說話。

「大家鎮定一下。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漂流生活，必須要有一個人領頭，這樣才不會亂。」
「艇長！我們大家聽你的。」
「請不要叫我艇長。」

「那我們叫你國王好了。」馬安琪天真地說。
「我們還不夠稱爲一個國家。」
這兩對少女，不禁面面相覷了起來。

鮑凱沉靜地說：「你們認爲一個竊賊可以領導你們嗎？」
高強尼看了大家一眼，然後說：「我們並沒有用那種眼光看你。」
其餘三個人也異口同聲地說：「以你的智慧和經驗足以領導我們。」

「好！你們絕對聽從我的話嗎？」
「絕對服從。」
「那麼，我們現在開始分配工作。各位手上的錶都還繼續走嗎？」

大家看了看，除了馬安琪的手錶有故障之外，其餘三隻手錶仍舊完好如初。
鮑凱看看手錶說：「現在是上午十點鐘，強尼和大衛兩個人，一個向東，一個向西，負責察看地形，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回頭。」

「萬一……」
鮑凱打斷她的話說：「萊蒂！去叫醒妳的同伴，然後一齊到駕駛台來。」
僅只一分鐘的時間，四個人一齊來到駕駛台。

「艇長！聽說有颶風……」
鮑凱道：「不是聽說，我們已在暴風的邊緣。」
「那……那……？」

鮑凱沉靜地說：「你們都還年輕，應該好好地求學或做事。不該去參加什麼靈魂舞之夜，也不該爬上無人遊艇。」
高強尼揶揄說：「艇長！你在傳教嗎？」
鮑凱沒有理會他的話，繼續說下去：「不過，和你們相處頗使人感覺愉快，我仍願意履行我的諾言。強尼！將提箱打開，然後將錢分成五份。」

高強尼依言打開了提箱，箱蓋一開，那些鈔票被一股勁風一吹，都從駕駛台左邊的窗口飛了出去。

「哎喲！」眾人紛紛大叫：「強尼！快關上箱蓋！」
高強尼却目瞪口呆地像沒有聽見大家的喊叫。眨眼之間，裝錢的箱子變成了一隻空箱。

鮑凱回過頭來看了一下。大家都鐵青着脸，等待着他的咒罵，却想不到鮑凱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算了，算了！這些人在海中航行所不能缺少的海圖，我們這一輩子也許用不到了。」

「我們會死嗎？」
「碰運氣。」

「艇長！我們大家聽你的。」

「大家鎮定一下。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漂流生活，必須要有一個人領頭，這樣才不會亂。」

「艇長！我們大家聽你的。」

「請不要叫我艇長。」

「那我們叫你國王好了。」馬安琪天真地說。

「我們還不夠稱爲一個國家。」

這兩對少女，不禁面面相覷了起來。

鮑凱沉靜地說：「你們認爲一個竊賊可以領導你們嗎？」

高強尼看了大家一眼，然後說：「我們並沒有用那種眼光看你。」

其餘三個人也異口同聲地說：「以你的智慧和經驗足以領導我們。」

「好！你們絕對聽從我的話嗎？」

高強尼和方大衛點頭應是，站起來就要動身。

鮑凱又叫住他們：「慢一點，我還沒有說完。注意找水源和野果，不管走了多遠，在十一點鐘時一定要回頭。」

「知道了。」兩人應了一聲。

「還有，若發現有人，千萬不能讓對方發現，立刻跑回來報告，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高強尼和方大衛互望了一眼，不解地問：「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不知道對方是否友善。」

「大家都是人……」

「那不一定，人與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你們就比一般人不安份，而我更壞，會開保險箱。」

大家都笑了。

高強尼和方大衛同聲問道：「我們可以動身了嗎？」

「等一下。」鮑凱又轉向馬安琪說：「趁妳的朋友們還在，我要求妳一件事，不知妳是否願意？」

馬安琪連連點頭說：「可以，我絕對服從。」

「好！將妳身上的衣服脫下來。」

大家不明鮑凱的用意，不禁都怔住了。

馬安琪會錯了意，忸怩地說：「我相信，茶葉表演得會比我出色。」

鮑凱真想笑，但他忍住了。只是冷冷地說：「這裏沒有樂隊，並不適宜表演熱舞。」

「那你……？」

鮑凱將戒指接過去說：「強尼！一齊拿出來吧！」

「真是瞞不過你，不過這樣東西却不值錢。」他第三次拿出來的竟是一個空罐頭盒子。

鮑凱沉吟着說：「這證明島上有人來過。」

「這種罐頭盒子很多，而且還有烟蒂。」高強尼補充說：「那不會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鮑凱正在察看罐頭上的商標，突然哦了一聲：「越南來的人，這豬肉罐頭是西貢堤岸製造的。」

「你懂越文？」

「懂一點。」鮑凱點點頭。「罐頭的鐵皮沒有生銹，這必是最近的事，這批人可能還在島上。」

「會不會是島上居民？」高強尼問。

鮑凱語氣肯定地說：「這批人是外來的。島上如果有居民，他們不可能吃這種奢侈的罐頭食品，更不會用這種頭巾和戴珍珠戒子。」

「這批人有男有女，他們來島上幹什麼？」方大衛問。

馬安琪天真地擰嘴說：「會不會跟我們一樣，也是沉了船？」

鮑凱笑着搖搖頭說：「妳畢竟還沒有滿十八歲，跳海的人能帶那樣多罐頭？而且香烟也沒有浸水。不可能吧！」

馬安琪紅着臉低下頭，大家都笑了。

鮑凱却收斂了笑容說：「吃飽以後大家好好睡一覺！每人担任一個小時的守望。天黑後，我們要向內陸挺進搜查。」

「因為只有妳的衣服是白色的，我們需要升起一面白旗，希望路過的船隻看到，那我們就得救了。」

「啊——」馬安琪明白了，但她並沒有動手。

方大衛在旁催促她道：「安琪！快脫呀！」

馬安琪忸怩不安地說道：「真不好意思。」

「有什麼不好意思，難道妳沒有穿內褲？」

方大衛這句話將大家都逗笑了，馬安琪只得噙着嘴吧地拉動衣服上的拉鍊。

正午以前，鮑凱已領着陳茶葉和馬安琪升了白旗，並搭起一座遮蔽陽光的棚子，所用的材料是取自那五件救生衣。

「艇長！」陳茶葉讚揚地說：「你很有天才。」

「我希望妳們能叫喊我名字。」

「好！但是那樣會不尊敬嗎？」

「我覺得那樣很好。」

「好，鮑凱！」陳茶葉笑着說：「你似乎每樣都有天才，那天早上在你的底牌未揭穿以前，你真將我們唬住了。你表演得太逼真，我建議你到電影園內去謀發展，你的長像頗像主演『亂世佳人』的克拉克蓋博。」

「我猜妳是在捧我。」

「真的。」馬安琪也擰嘴說：「的確很像。你身材也很魁梧，如果你去演電影一定走红。」

鮑凱煞有介事地點點頭說：「那我倒

高強尼笑着說：「這種生活很有意思，我們好像是一支探險隊伍。」

鮑凱拍拍他的肩膀說：「強尼！別笑，也許有妳哭的時候。」

「真的？」高強尼伸伸舌頭，扮了個鬼臉。

晚上八時，島上天色才黑盡。

颶風過後的天氣顯得特別晴朗，月亮昇得很高。四野一片銀亮，這是一個適於夜行的晚上。於是高強尼所說的探險隊出發了。

鮑凱領先，陳茶葉和馬安琪居中，高強尼和方大衛斷後。所循的方向，就是高強尼上午所偵察的路線。

在吃晚飯時，鮑凱已經規定好，萬一有緊急情況時，大家分散。由他保護陳茶葉，高強尼和方大衛則共同保護馬安琪，再回到原地會合。同時，鮑凱將小刀交給了方大衛，那也算是一件武器。

一路很平靜，他們走得很快。路上並沒有什麼荆棘的阻攔，九點鐘不到，他們就到了高強尼發現人跡的地方。

鮑凱看了一陣，決定離開海岸線，向內陸深進。在將轉變方向的時候，鮑凱不忘最後交待：「大衛！你們千萬記住。萬一分散的話，你們一定要在月落之前回到海灘，沒有月亮你們無法辨別方向。」

「記住了。」

鮑凱又說：「萬一那裏已被人發現，就想法子躲起來，明天晚上再到這兒來會

該考慮。說起表演天才，我倒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來了。有一次我在檳城監獄偷開了獄門，然後穿着典獄長的制服逃走。當我走出大門時，衛兵竟然向我行禮，我差一點笑出來。」

「鮑凱！」陳茶葉神色很正經地說：「你從來沒有想到去做做正當的事？我覺得你這種生活不太好。」

鮑凱聳了聳肩說：「我對開鎖太有興趣。」

「那為什麼不去研究製造鎖呢？我相信憑你的天才一定可以研究出一種防止竊賊的鎖，包你賺錢。」

「不行。」鮑凱搖搖頭說：「那樣我的同行就會沒飯吃了。」

「唉！」陳茶葉嘆了口氣，又白了他一眼。

「鮑凱！」馬安琪擰嘴了。他們怎麼還回來呢？我又渴又飢……」

鮑凱攤攤手說：「我也是又渴又飢。忍耐點吧！他們就快回來了，一定有東西吃的。」

「你肯定這島上有野果？」陳茶葉問道。

「妳看！」鮑凱指着一個山坡說：「那上面有樹，就証明有水源；有水源，必有野果，現在夏季正是結實的時候。」

「但願你的判斷正確。」陳茶葉喃喃地說。

十二點差五分，方大衛回來了，他幾乎用奔跑的速度。

他赤着背，上衣顯然包的是野果。很遠他就在大叫：「我找着野果了，香蕉，

面。」

陳茶葉輕聲問道：「鮑凱，有這樣嚴重嗎？」

鮑凱慎重地說：「萬一這裏是走私歹徒，或者是海盜的根據地。想想看，他們發現我們後會怎樣對待我們？」

「會怎樣？」馬安琪緊張地問。

「會殺死我們，因為怕我們洩漏秘密。如果是海盜，他們還可能到你們家裏去敲一筆錢。」

「我倒願遇上海盜。」馬安琪說。

「別那麼天真，妳以為他們會送妳回家？可沒有那麼容易，也許妳會成為海盜首領的老婆。」

「嚇死人！」馬安琪聲音在發抖。

「所以要小心，我們開始走了。」

擋在前面的是一道崗巒，坡度並不太陡，也沒有叢林阻攔。半個小時以後就到了頂端。

崗巒那邊是一塊很大的草原，他們也看到了海岸線。這個島嶼雖不算小，却也不算太大。

突然，高強尼叫了一聲說：「看！那邊有火光。」

大家順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見到了火光。

陳茶葉也有所發現，她說：「我好像聽見了音樂聲。」

鮑凱接口說：「那裏一定在開靈魂舞之夜。」

方大衛猜想着說：「那裏一定有不少人。」

「是的。」鮑凱說：「你們留在這裏

椰子！好多好多！」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至少他們不會餓死。

鮑凱跑過去迎着他，接過他背上的包裹，急迫地問：「遇見人嗎？」

「沒有，我想島上也許沒有人。」

「何以見得呢？」

「香蕉熟透掉在地上，都沒有人去採割。」

「等會兒再研究吧！」

回到棚子裏，鮑凱連忙取出小刀在椰子上面開洞。

馬安琪顯得很稀奇地說：「你還帶着刀子？」

鮑凱道：「不但帶着刀子，我還帶了槍彈哩！」

「帶槍幹什麼？」陳茶葉不禁皺着眉頭。

「防壞人，防野獸，用處很多。」大家都很餓，這時再無時間講話了。正在吃水果的時候，高強尼也回來了，他和方大衛一樣，也是滿載而歸，而且他臉上還有一股詭譎的笑容。

鮑凱掃了他一眼：「強尼！你好像有什麼特別發現哩！」

「你眼光真厲害，看看這是什麼？」說着，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塊女人用的紅色頭巾。

鮑凱接過去看了看，問道：「那裏發現的？」

「還有這個。」高強尼像獻寶似地又自衣袋內掏出一樣東西，那竟然是一隻女人戴的戒指，上面還鑲着一粒珍珠。

「我去看看。」

「為什麼不一齊去？」眾人異口同聲地說。

「人多行動反而不便。」

陳茶葉提出意見說：「你最少也該帶個人去，萬一有事也有人回來報信呀！」

鮑凱沉吟了一陣，終於點點頭說：「好吧！誰跟我去？」

陳茶葉自告奮勇地說：「我去。」

「妳？」

「我們原來就是分在一組的嘛！」

「好吧！」鮑凱又向其餘三人交待：「你們就在這裏不要動，如果聽見槍聲，趕緊就近找地方躲藏起來。」

下坡非常好走，五分鐘後，就到了草原上。再往前走十分鐘，火光更為明顯，音樂聲也更加响亮，而且他們還聽見了女人的歌聲。

「唱得不高明，樂隊也差勁。」陳茶葉低聲說。

「這裏又不是夜總會。」

「唱的還是中文的流行歌曲。」

「這就有些奇怪了。」

火光是從一個樹林子閃亮出來的，有很多支火苗，像是照明用的火把。再走了十分鐘，他們已來到樹林子的外面。

「會爬樹嗎？」鮑凱低聲問。

「我小的時候，媽咪常常罵我是野猴子。」

「來！我們爬上去看。」

鮑凱選了一株高大的鳳凰木，率先爬了上去，陳茶葉也很靈巧地跟着他爬上了鳳凰木的頂尖。



鮑凱和陳萊蒂藏身鳳凰木上俯瞰一羣少女在接受訓練跳現代舞。

樹林子裏面也是一片草原，有好幾幢茅舍。在草原上有四五十個少女，圍成兩個圓圈。一個圓圈的當中，站着一個中年婦人，她正彈着手風琴，其中一個少女在跟着琴音唱歌。另一組少女則由一個中年婦人在教授着舞步，而那些舞步竟然是現代交際舞的基本步法。最使鮑凱和陳萊蒂困惑不解的，是那些少女除了在下體圍了一塊小布之外，其他部份都是赤裸的。

「難道她們是野人？」陳萊蒂低聲地問。

鮑凱道：「絕不是，她們和我們是同一種族。」

「她們為什麼不穿衣服呢？」

「我看一定是被逼迫的。妳看那兩個中年女人都穿着衣服，再看那些女孩子，有的用手掩着胸前。」

「噓！」陳萊蒂突然發出警告。「你看，四邊還有好幾個男人守着，而且手裏還拿着槍。」

「不要講話。」鮑凱低聲說：「慢慢看。」

過了五分鐘，那兩名女老師宣佈休息，立刻有一個男人提了一個大籃子分發罐頭果汁。

「她們很享受！」陳萊蒂說。

「再看。」

這時，有一個胖胖的男人走到了草原中央，操着濃重的粵音說：「妳們一定要用心地學唱歌跳舞，將來妳們到大城市去以後，有吃有穿，也不會吃苦。如果妳們不用心學，將來只有送到下等妓院去，一天到晚被那些做苦工的糟蹋，永遠不會出頭。」

「有幾個男的守衛？」鮑凱問。

「連那個胖子頭目一共八個，而且都有槍。」

「八支槍！」鮑凱像在自語。

陳萊蒂又繼續說下去：「訓練她們唱歌跳舞只是提高她們的身份。據那些從香港送回來的說，根本不可能去做舞女或歌女。到香港後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妓女。不過，能歌善舞而又漂亮一點的，身份較為高級些。」

「關於船的消息呢？」

「越南方面不定期地送新拐騙的少女到島上來，不過載人來的是小船。」

「H港方面派來接人的船呢？」

「大約半個月一次，是大型遊艇！艇上都有武器。前一次大約在六七天以前，載走了十五個。」

「還有特別的消息嗎？」

「沒有了，就是這些。」

「好！」鮑凱掃了衆人一眼。「是不是很累？」

大家點點頭。但是，鮑凱却搖了搖頭說：「現在不能睡，我們必須將帳篷移到隱密的地方去。從今天起，我們要晝伏夜出。我們準備奪船。」

「奪船？」大家不禁又興奮又緊張。「我們只有一支槍，人家船上有武裝，怎麼奪法？」

鮑凱似乎胸有成竹地笑着說：「下次船來，還要一個星期。七天時間，足夠我們詳細計劃了。來！我們現在開始遷移帳篷。」

頭，所以妳們一定要用心學習歌舞。」

「我明白了。」鮑凱急促地說：「這島上一定是一個販賣人口集團的根據地，將拐騙來的少女先集中到這島上。」

「好像是。」

鮑凱道：「經過訓練分等，再從這裏脫手。」

「那麼，一定有船到這裏來了？」

「嗯！」鮑凱漫應着，他此刻似乎在想別處。

「你在想什麼？」

鮑凱聲音鎮靜地說：「萊蒂，等他們休息睡覺的時候，妳混進去，想法子探聽一點消息。」

陳萊蒂顯然非常吃驚，半晌才說：「要我混進去？」

「嗯！我極需要知道一些情況。多久才有船來？什麼樣的船？來接運的是些什麼人？」

「問誰？」

「問這些女孩子。」

「你以為很容易混進去？」

「我方才注意過了，那些少女們方便時都是到樹林裏面，等一下歌舞訓練結束的時候，一定有不少的少女到樹林裏去方便，妳就趁那個時候混進去。」

「怎麼出來呢？」

「在這個島上，他們不會看守太嚴，我想可能有機會。」

「萬一他們將茅屋鎖起來……」

鮑凱接口說：「妳儘可放心，妳等會兒混進最外面的一間茅屋，如果一個小時不出來，我會去接應妳。」

又是黑夜來臨。

高強尼和方大衛去採集野菜，馬安琪在一株大王椰上面搭設的瞭望台上担任瞭望，帳篷裏面只有鮑凱和陳萊蒂。

「萊蒂，我有個大膽的構想。」鮑凱說。

「說說看。」

「一定要妳幫忙才行。」

「又要混進去？」

「嗯！長期的混在裏面。」

「他們難道不會發現多了一個人？」

「我們可以想法子弄一個出來。」

「嗯！你要我混在裏面幹什麼？」

「想想看，像妳這樣漂亮的女孩子，下次來船接人的時候，妳一定被選中，到時我們可以裏應外合。」

陳萊蒂想了一想，冷冷地說：「鮑凱，妳註定了只能做賊而不能做強盜。」

「怎麼呢？」

「載人是他們主要的目的，人上船以後他們還等什麼？必定是立刻開船，怎麼裏應外合法呢？」

鮑凱想了一想，說道：「有理！此路不通。」

「奪船畢竟和開保險櫃不一樣哩！」

「這回讓妳抓住把柄了。」

陳萊蒂提出她的意見：「如果你讓我混進去奪那些男人的槍，那還簡單。」

鮑凱連搖手說：「沒有用。你們四個人有了槍也沒有用，不是打掉自己的腳指頭，就是會打落天上的星星。」

陳萊蒂氣呼呼地說：「你說得我們這樣不中用？」

「你不怕他們發現你？」

「別忘了我是做賊的。」

陳萊蒂低聲沉吟一陣，終於點點頭說：「好吧！」

「那麼，現在妳就要開始改裝。」

「現在？」

「是的，妳現在穿的衣褲必須由我給妳保管好。萬一弄掉了，妳就再沒有衣服穿了。」

陳萊蒂笑笑，開始解除身上的衣服。

五個人回到海灘時，已是早上四點鐘，東方天際已露出了曙光。

「來！大家坐下。」進到那個用救生衣搭蓋的棚子後，鮑凱揚手招呼。「讓我們聽聽萊蒂的探險報告。」

其餘三個人不知道內情，莫不睜大了眼睛：「妳到那裏去探險？」

鮑凱將他們的發現約略提了一下，然後對陳萊蒂說：「妳現在可以報告了。」

「妳判斷得一點不錯。」這是陳萊蒂的開場白。她接着說：「都是越南華僑，絕大多數都是被拐騙來的。」

「她們被賣到何處去呢？」

「H港。那是主要的去處。」

「再往下說吧！」

「她們白天不准走出茅屋一步，說是怕炎陽晒黑了她們的皮膚。不讓她們穿衣服，是使她們喪失羞恥心。」

「真可惡！」鮑凱在低聲詛咒。

陳萊蒂又接着說：「有幾個在H港想逃的又被送了回來，罰她們洗衣煮飯，還要給那些臭男人輪流糟蹋。」

「不必逞強，玩槍不是一兩天就行了的。」

「我認為有槍在手，最少可以威脅他們。」

「小姐！」鮑凱叫着說：「妳目標找錯了，問題不在這些人的身上，妳不是說船上也有武裝嗎？」

陳萊蒂沉默不語了！

「萊蒂！別打歪主意。妳混進去也未必能弄到槍，即使弄到手，他們也立刻會發覺，那時妳怎麼辦？」

陳萊蒂一手托腮，似在沉思，良久才說：「鮑凱！我有個大膽的想法。」

「什麼想法？」

「我以為，我們不但要設法離開這兒，最好還要將那些可憐的女孩子救出去。妳認為怎麼樣？」

「天啦！」鮑凱大叫着說：「妳以為妳有多大本事？我們若能活着離開這兒已是天大的幸運了。」

「鮑凱！你或許能辦得到。」

「萊蒂！別將我估計過高。」

「你有這種智慧，如果你……」

「智慧？」鮑凱打斷她的話。「這不是在文明社會裏，在這裏是力的鬥爭，誰有暴力誰就得勝。」

「照你這樣說，我們想離開這裏也是困難的了？」

「我還在動腦筋。」

「鮑凱！」陳萊蒂抓住了對方的語病。

「動腦筋就是運用智慧，這點妳不能不承認吧？」

「辯論方面我也許不是妳的對手。」

鮑凱聳聳肩說。

陳萊蒂覺得他近來，聲音也低沉了一些：「根據我昨晚的觀察，他們的看管很鬆。事實上，從無一個女孩子打算在這荒島上逃走，她們知道不可能。」

「我發覺有一個機會。」

「噢！說說看。」

「據說那些負責看管的臭男人除了有那幾個在日港想逃跑又被送回來的可憐女人供他們玩弄以外，其他的女孩子他們是不能染指的。但是，他們面對那些成熟而又裸露的女體，他們不會不動心吧？」

「當然，他們不會不動心，可是，由於頭目下過命令，他們絕不敢胡來。你的意思是……」

「如果這羣女孩子當中有人自願，他們也不敢胡來嗎？美色當前，他們不至於不敢違背命令吧？」

「萊蒂！虧你想出的好主意。不管你是否曾經變過，我可不忍心讓妳去作這種犧牲。」

陳萊蒂狠狠地擰了他一把，說道：「鮑凱！你胡說！我只是好玩而已，在那……一方面，我還是個好女孩，我從來沒有變過。」

鮑凱忍住了痛，呲牙咧嘴地說：「好，好！算我說錯了話。萊蒂！妳該想想：當妳執行這個計劃以後，妳就不是一個好女孩了。」

「我沒有那樣優！」

「萊蒂別天真，這些粗人是要講究現實的。」

大概兩點鐘到了，另一個守衛者來換班。

守衛者照例在茅屋裏轉一趙，陳萊蒂發覺他的體型和鮑凱很相似，於是立即離開床鋪，尾隨他走出茅屋。

守衛者發覺了她，回過頭來問道：「幹什麼？」

「我要……」

守衛者明白了她的意思，向樹林揮揮手說：「自己去。」

「我……怕。」陳萊蒂怯生生地說。

「有什麼好怕的？」

「那裏面太暗。」

「要我陪你去嗎？」

「我正這樣想。」

「走吧！」

陳萊蒂來到樹林，那守衛者向旁邊一站，向她啾啾嘴脣說：「我在樹林外面等妳。」

「不！」陳萊蒂的情態像是在對母親撒嬌。「我要你在旁邊陪我。」

守衛者笑了：「妳很好玩！」

「我也很聽話。」她暗示地說。

「是嗎？」守衛者好像有些懂她的意思。

一般女孩子都是選擇暗處行方便，而陳萊蒂却偏偏選在月亮可以照射的明亮處，她要使對方目迷神亂。

「大哥！你貴姓？」

「他們叫我黑仔。」

「你並不黑呀！」

「我是頭一次聽人這樣說。」

「真的。」

「你幹什麼，難道你站在旁邊眼睜睜地望著？」

鮑凱有些莫名其妙地摸著頭說：「萊蒂！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會將目標引到樹林子裏來，當最緊要的時候，你突然出現，將他擊昏，這就是我的計劃。」

「擊昏他以後呢？」

「你換上他的衣服，混進去。」

「天啦！鮑凱低呼著，「妳要我混進去？」

「你害怕啦？」

「不是害怕，而是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女孩子多，在不穿衣服的情形下看起來都差不多，而且她們白天又甚少活動，所以妳混在裏面還不容易被發覺。我就不同了，就那麼幾個男人，而且他們相處日久，換了一個人他們會不發覺嗎？」

「不錯，你說得很有道理。但是，你該想想：他們晚上輪流值班，白天也需要休息，碰面的機會很少，如果你稍加注意，是躲得過去的。這也許有些冒險，但我認為值得一試。」

「妳教我混進去的用意何在呢？」

「潛伏在裏面，可以隨時了解動靜，比如說：日港方面的船何時到？要停留多久這些情況對我們很重要。」

「還有呢？」

「了解日港來的船上面的情形。」

「去問誰？」

「小茅舍中的那幾個可憐蟲。只有她們曾經坐過那條船去日港，也曾乘坐那條船重回島上。」

「妳是要去和她們胡調？」

「只有守衛的男人才能接近她們。我不希望妳真去胡調，她們對那件事也未必會有興趣。」

「萊蒂！妳實在够資格領導我們。」

「領導者，仍然是你，我只是你的參謀。」

「而且，還是突擊隊的隊長。」

「我很喜歡這個頭銜。」

「哈哈……」兩人同聲大笑起來。

剛好，方大衛和高強尼採集野菜回來。聽到笑聲，方大衛問道：「什麼事這樣高興？」

高強尼嬉皮笑臉地搶著說：「這還用問嗎？這叫做兩情相悅。」

陳萊蒂臉上一熱，沉叱道：「強尼！我警告你，你少胡說。」

「是！押案夫人！」

陳萊蒂氣得要命，抓起一個椰子就向他扔過去。

高強尼一伸手接在手中，笑嘻嘻地說：「萊蒂妳知道我是個籃球選手吧！」

陳萊蒂要追過去，被鮑凱攔住了。「大家不要再胡鬧了，快些吃，吃完了有任務。」

高強尼頭一個感到興趣，伸長了頸項問：「什麼任務？」

「去抓一頭胖豬。」

「這島上有豬？」高強尼和方大衛面面相覷。

鮑凱揮揮手說：「不要多問。快吃，吃完後，留安琪在這裏看守，我們四個人

黑仔迷惑了，雙手順著陳萊蒂的背脊滑下去。但他迷惑中仍有幾分清醒：「小姑娘！妳這樣做是有目的吧？」

「你猜對了，我要你幫我。」

「幫妳逃嗎？那是辦不到的。四面都是海！沒有一艘小舢舨，即使我願意，你也逃不掉。」

陳萊蒂搖搖頭說：「我不想逃。」

「那要我怎樣幫妳呢？」

「這幾年因為打仗，苦日子也過够了。就算逃回去也是餓死，我倒希望早一天到日港去過好日子。」

「哦！妳是想早一點離開這裏嗎？」

「我想下一次船來就走。」

「好！我一定辦到。」

還有，向日港那邊來的人打聲招呼，我會唱歌，也會跳舞，請他們不要將我送到下等妓院裏去。」

「放心！只要我一句話。」

「來吧！」陳萊蒂拉着他往暗處走。

到了暗處，陳萊蒂又問：「你現在擔任幾點鐘的守衛。」

「兩點到四點。」

「時間足夠了。明晚呢？」

「明晚由十二點到兩點，妳問這些幹什麼？」

「明晚我再陪你呀！」

「妳真……」

下面那個字誰也不知道他要說什麼，他忽然向草地上倒了下去，因為鮑凱在他頭頂上敲了一棒子。

鮑凱從暗中跳出來，忿忿地說：「這

「齊去，到時你們就明白了。」

高強尼和方大衛也就不再多問。

陳萊蒂暗暗將鮑凱拉到一邊，低聲問道：「他們也去？」

「噢！」鮑凱點點頭。

「要他們去幹什麼？」

「將打昏的守衛帶回來，我們不能無故殺人呀！」

「那麼，要他們兩人離你遠點。」

「為什麼？」

「等會兒我要引誘守衛，而且身上那種打扮，有他們在暗處看著，我一定不會自然。」

鮑凱笑了：「我不也在妳旁邊嗎？」

「你不同。」

「我有何不同？」

「因為你說過，除了鎖以外你對其他的東西發生興趣，自然也包括女人的裸體在內。」

「是嗎？」鮑凱喃喃地說：「但願妳沒有聽錯。」

陳萊蒂已靜靜地在茅屋中躺了兩個小時了。床鋪還算講究，乾草上面鋪着竹席，比起他們五個人所親建的避難所要舒服得多。

這間屋子裏睡了一二十個女孩子。一方面沒有燈，一方面由於連續幾個小時的歌舞使她們疲累，誰也不去察覺身邊是否睡了個陌生人。

陳萊蒂本來早就想動手了，只因爲守衛的那個男人身裁很高，和鮑凱的體型不合，她只得靜靜地等待。

小子！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陳萊蒂正蹲在地上摸索她藏在草堆裏的衣服，回頭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說：「怎麼，嫉妒了？」

「有一點。」

「這麼說來，你已經開始對別的東西有興趣了。」

「我沒有看見女人這樣赤裸過，我感覺心在狂跳。」

「那麼，請轉過頭去。」

「噢！」他轉過了身子，說道：「爲什麼？」

「因爲女人的裸體已經對你產生誘惑作用，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威脅。」

「萊蒂！妳很有意思，方才妳是否有點緊張？」

「有一點！不過我覺得比在夜總會裏釣魚還容易。」

「妳經常在夜總會裏釣魚嗎？」

陳萊蒂道：「偶而，當我們沒有錢買東西的時候。」

「從來沒有失敗過嗎？」

「沒有。」

「對我那一次呢？」

「不算失敗，你並不是一條不上鉤的魚兒，只是因爲你口袋裏沒有錢，使得你張不開嘴。」

鮑凱吁了一口氣說：「妳是一個好女孩，也是一個壞女孩。」

「媽咪也是這樣說我，不過你們都說錯了。」

「那應該怎樣說呢？」

「我看起來是個壞女孩，其實是個好

女孩。

「一個人不會說自己壞話的。」

「好了！」陳萊蒂已經穿好了衣服，轉到鮑凱的面前。「別只顧動口，你該動手爲你自己化粧了。」

「他的名字你知道嗎？」

「黑仔。」

「他幾點鐘下班？」

「四點。」

「好，你去叫強尼來，我要改裝。」

「鮑凱！那三個女人在小茅屋裏，下班後立刻就去打探來船的情形，萬一白天有變化，我們不會落空。」

「妳去吧！」我知道。」

三分鐘後，高強尼和方大衛來到。他們看到現場情形後，吃了一驚：「這就是妳說的肥豬？」

鮑凱低聲說：「將他帶回去，這個人將來也許對我們有用。千萬別讓他跑掉，用藤條捆住他，用破布堵住他的嘴。」

「知道了。」高強尼和方大衛點頭答應。

「還有，我可能暫時要在這裏混下去，那邊交給萊蒂指揮，你們一定要聽她的話。」

高強尼頭一個表示異議：「她能當指揮？」

鮑凱低聲喝阻他：「強尼！我們現在面對生死存亡關頭，必須要有紀律。你們既然會推我做領導人，我的話你們就該服從。」

「是！」高強尼連連點頭。

鮑凱又將原來自己的那支手槍交給陳

萊蒂：「這給你，不到最後危險的時候不要去動它。」

「我知道。」

「去吧！」

鮑凱目送他們的身影在林間消失後，才穿過樹林，向茅屋走去。現在他不再是鮑凱，而是守衛的黑仔了。

× × ×

星光漸淡，月色西移，時間已是凌晨四時。

現在已到了交班的時候，鮑凱却面臨難題，因爲不知道下一班該叫誰來接班。

關於黑仔的口音，鮑凱方才已經聽過。他自信能模仿五分，再將聲音壓低一點，總有七八分相像的。

他躊躇着，眼看五分鐘過去了。忽然計上心頭，立即向小茅屋匆匆走去。

他一踏着進茅屋，立即看到慘絕人寰的畫面。

月光從窗口照射進來，可以看見三個一絲不掛的女人東一個西一個地躺在床鋪上，睡姿簡直不堪入目。

她們所以這樣狼狽地熟睡，必是因爲除了操作以外還要給那些守衛者踴躍，因此才疲累地倒頭便睡。

鮑凱楞楞地站在門口，他幾乎不忍心攪醒她們的睡眠，但是他自己知道非去吵醒其中一個不可。他選中靠外面的一個女人，解下槍帶，脫去鞋子，和衣躺到她身邊，然後伸手去搖醒她。

幾聲搖晃，她才翻了一個身，口裏咕嚕着說：「幾點了？」

「四點過五分。」

那女人突然推開鮑凱，口裏詛咒着：

「你這個死人，爲什麼要吵醒我？人家剛睡着，四點到六點輪到美蘭，去找她！」

鮑凱楞住了，想不到她們也是照鐘點輪班的。這使自己差一點露出了破綻，黑仔不會不知道這種規矩。

但是，誰是美蘭呢？他總不能去將另兩個熟睡的女人一一叫醒，然後問她們的名字呀！

他只得心懷歉疚地再去推推她：「別叫！因爲妳漂亮，所以……」

那女人很惱火，一翻身坐了起來，低呼着說：「你這個人真奇怪！我們的鐘點是死的，六個小時輪一次，一天有四次機會，你什麼時候不好來找我，偏偏要在人家休息睡覺的時候。真討厭！」

鮑凱不得不捏造這個理由，他含糊糊糊地說：「我看美蘭睡得很甜，而妳剛好翻身，我以爲妳醒着，所以……」

「我就該死！」那女人狠狠白了他一眼，然後伸出腳去向睡在床鋪中間的一個女人踢了一下，口裏叫着：「美蘭！醒醒，輪到妳了。」

美蘭被踢醒坐了起來，揉着眼睛說：「是黑仔下班了嗎？」

「嗯！」鮑凱答應着將身子移動過去。他知道美蘭並不是認出他是黑仔，而是她熟悉守衛們的勤務鐘點。

美蘭重又躺了下去，並將鮑凱拉到身邊，低聲說：「不要去吵別人，我們雖然六個小時中間可以休息四個小時，但是白天這四個小時還要值勤，只有晚上這四個小時才能休息一下，每分每秒都寶貴得

很哩！我們也是人呀！」

她的聲音很柔和，鮑凱想像她的脾氣一定不太壞，那倒是自己所要找的人。於是輕輕地說：「她的脾氣真大。」

「不怪她！上一班的猴子是個磨人精，好容易閉上眼睛睡着，你又吵她，她當然要發火呀！」

鮑凱在她說話的時候已經將下身脫得溜溜光，他並不是想趁火打劫，而是另有目的。他低叫了一聲：「糟了！」

「怎麼？」

「還沒有交班哩！」

「你這個人，」美蘭推推他。「快去

吧！」

「我已鬆脫了……」

「再穿上呀！」

「那多麻煩。美蘭！妳去替我叫一叫吧！」

「我不去。」

「講個條件如何？」

「什麼條件？」

「這兩個鐘頭保不煩妳。」

「你會那樣老實？」

「說到做到。」

「算了！」美蘭坐了起來。「我倒不一定要你說到做到，只希望等一會兒稍爲客氣一點就好了。」

美蘭站起來向茅屋外走去，鮑凱又叫住她：「妳知道叫誰嗎？」

「懶蛇！我怎麼不知道。」

鮑凱現在所知道的，他的上一班是猴子，下一班是懶蛇，他自己則是黑仔。

兩分鐘後，美蘭回來了，茅屋外接着

「會的。不過，在這荒島上我不打算逃。我是從來不吃魚的，所以也不打算被魚吃掉。」

鮑凱拍拍她的面頰說：「沒關係，我會游水。」

在暗中，美蘭笑了；但是，誰也聽得出來那笑聲中有辛酸滋味。

× × ×

陽光喚醒了這個荒島，但沒有喚醒這個販賣人口集團的營地。三六「小」一四間茅屋仍是靜悄悄的。

在天亮前，鮑凱回到了屬於黑仔的床位。當然這也是他用激將法從美蘭口裏激出來的。

茅屋內很暗，因爲窗子是向西開的，朝陽照不進來。於是他就將臉朝向暗處側臥着，睡覺似乎是最唯一躲避的方法。

他從美蘭口中還得到一些別的資料。比如說，們的頭目名叫麻三哥，他和那兩個中年婦人也睡在這間茅屋裏。堆在屋子中間的食物正好成爲一道牆壁，將他們頭

完的寢室隔開。同時他還知道，在這些男性中，麻三哥是唯一「不近女色」的人，他的眼睛只認鈔票。

守衛一共有七個男人，每人輪值二小時。從下午四時到深夜十二時這八個小時不值班，換句話說，這八個小時也是他們七個人集體值班。因爲下午四點鐘以後，炎陽已經開始偏西，那些少女開始走出茅屋活動。她們首先要集體到一條約離營地百碼左右的溪間沐浴，然後回來晚餐，再開始歌舞訓練。

島上要晚上七點多鐘天色才轉爲黑暗

「你不知道。我被送去的地方，專接外國水兵，一天要接待三十幾個，那怎麼受得了啊？」

「妳逃了幾次？」

「四次。」

「一次都沒有成功，妳還想逃嗎？」

「黑仔！你想奪取我的秘密？」

「那妳就別告訴我好了。美蘭！」鮑

傳來一個男人的叫聲：「黑仔！」

「是懶蛇嗎？」鮑凱壯胆試試自己的聲音像不像。

顯然，對方沒有聽出破綻：「告訴你，黑仔！下次別再讓女人來叫我接班。」

「好！下次記住。」

懶蛇走了，美蘭又回到了鮑凱的身邊，她有些意外地說：「噢！你又將衣褲穿好了？」

「說話算話。」

「那麼，你爲什麼不回到自己床鋪上去睡？」

「傻瓜！」他輕聲說：「我在這裏，妳可以安靜一下，最少懶蛇不會來找妳的麻煩。」

美蘭咯咯地笑了：「你知道懶蛇爲什麼不喜歡我去叫他起來嗎？他看見我以後，這兩個鐘頭他就安不下心來了。」

「美蘭！妳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美蘭怔了一怔，吁了一口氣說：「怎麼辦呢？我又沒有勇氣跑去跳海。活著總還有出頭的希望，死了就什麼都完了，你說是不是？」

「妳這樣想得開，在江港何必還要逃呢？」

「你不知道。我被送去的地方，專接外國水兵，一天要接待三十幾個，那怎麼受得了啊？」

「妳逃了幾次？」

「四次。」

「一次都沒有成功，妳還想逃嗎？」

「黑仔！你想奪取我的秘密？」

「那妳就別告訴我好了。美蘭！」鮑

凱各開話題：「我們談談別的，比如說，妳們乘坐到江港去的船……」

「噢！你沒有見過？」

「我只看見外面呀！」

「裏面很漂亮。」

「嗯！那一次和妳一道去的有多少人？我記不起來了。」

美蘭道：「我也記不起來了，好像有十幾個。」

「有幾個男人看守妳們呢？」

「好像有四五個。」

「他們也跟我們一樣……？」

美蘭笑着打斷他的話說：「才不一樣哩！他們很客氣，一上船就給我們漂亮的衣服穿，也不摸我們，也不調戲我們。」

「我是問，他們也有槍嗎？」

「有的。船頭上還有一架機關槍。」

「噢！機關槍？」

「那是用來對付水上警察的！因爲我們是偷渡。」

「美蘭！妳知道妳爲什麼逃了四次都沒有成功嗎？」

「爲什麼？」

「因爲記憶力不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美蘭有些茫然。

「妳記不清那條巷口是活的！你更記不清楚什麼地方有妓院的保鏢把守，所以會一次一次地被捉回來。」

「你錯了！我的記憶性很好，只是運氣不好。」

「妳記性壞透了！」鮑凱繼續施展激將法。「妳連上次和妳同去的一共有多少

。下午四點鐘到天黑這段時間是使鮑凱最擔心的一段時光。

中午十二點多鐘午餐時，總算平穩地過去。飯菜裝在一個食盒裏，送到他的枕邊，送飯來的就是昨晚向他發火的那個女人。

鮑凱吃到了三天以來最豐富的一頓午餐，有魚，有肉，而且有香噴噴的大米飯，比野菜的滋味好得多。

飯後，他又倒下睡覺。剛閉上眼，忽覺有人在踢他的小腿。他暗暗一驚，假裝熟睡不去理睬。

「黑仔！」聲音很低沉。「起來！」

鮑凱不能再裝睡了，只得翻身坐起。他故意拉低帽沿，翻起衣領，裝着一副懶洋洋的神情，低垂着頭。

他看到了兩條肥腿，知道站在面前的是麻三哥。

「跟我來！」說完後，人走了。

鮑凱看見對面那些堆積的食物後面走去，總算放下了心，屋內較暗，不容易露破綻。為了小心起見，他仍然將黑仔那支槍塞在腰間。

他來到麻三哥面前，仍是低着頭，一副惶恐之色。

「你昨晚值班幾點到幾點？」

「兩點到四點。」

「你幹了些什麼？」

「沒有呀！」

「沒有？」胖子頭目的聲音嚴厲起來。

「第一組的女孩子向我告密，說你帶了一個女孩子進樹林。」

「哦！她要解手，我跟着她去。」

「說是去了很久。」

「只有一兩分鐘。」

「還說那個女孩子沒有回來。」

「可是人沒有少呀！」

「我查過了，所以我才不大相信密報人的話。」

「我不會作壞事的。」

「你知道就好了。」胖子頭目冷冷地說：「要玩女孩子，小屋裏有三個，這些是要賣錢的。」

「我知道。」

「好，你回去吧！」

鮑凱想不到如此輕易過關，心頭一塊大石也就放下來了。回頭床鋪上後，他暗暗思量：原以為自己的行動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想不到還會落入別人眼中，更想不到那些少女之中也有喜歡管閒事的。

這一關總算是過去了，下午四點鐘後又是一關，以後還有無數的關口，他不知道是否安然渡過。

儘管他是如此擔心，但他已無法退却，只有硬着頭皮在這裏挺下去，因為自己已經騎在老虎背上了。

× × ×

中午的熱度使昏睡中的黑仔醒了過來，他感到後腦有些痛，口也有些乾，只是意識一片朦朧。

當他看到面前那張美麗而又冷峻的面孔時，他的意識完全清醒了，很快地想起了昨晚的事。

但是，他的手足被縛，無法動彈。嘴裏被堵着東西，說不出話來，只有乾瞪着眼睛。

陳萊蒂見他醒轉，立刻扯出他嘴裏塞着的破布，然後將一個開了洞的椰子遞到他的嘴邊。

「希望你老實一點！」她冷冷地告誡他。

黑仔一口氣喝完了椰子汁，人也精神得多。他向四週一打量，發覺另有一男一女在睡覺，不由一驚，道：「妳不是我們的人？」

「不錯。」

「那妳……？」

「只要你老老實實的不耍花樣，我們不會害你。」

「你們怎樣到島上來的？」

「船沉了，漂流來的。」

「啊——」黑仔點點頭，將陳萊蒂打量了一陣，又說：「小姑娘！妳這樣作會給妳惹麻煩。」

「什麼麻煩？」

「他們發現我失蹤，一定會展開搜索。萬一發覺了你們，恐怕有些對你們不利哩！」

陳萊蒂冷冷地說：「不勞你費心，他們已經搜查過了。是可惜他們太笨，沒有發現我們，是不是有點令你失望？」

黑仔的確有些失望，不過，他未表露出來，搖搖頭，說道：「我不希望你們被發現。」

這倒使陳萊蒂有些意外，她一皺眉尖說：「這是什麼道理呢？」

「那時你們會殺我。」

「你很聰明。」

黑仔的眼珠子在轉動，他腦子也在轉動。

「我不懂你的意思。」

「很簡單，你們乘船離開後，我就自由了。在你們手上一分鐘，我就受一分鐘的死亡威脅。」

「這是你的真心話嗎？」

「動機是爲了救我自己的命，你們不該懷疑的。」

「那麼，你再忍耐一天，我們明天才去。」

方大衛搶着說：「明天？要快呀，萬一……」

「大衛！」陳萊蒂趕緊喝阻他的話。

三個人向一邊走去，直到離開黑仔很遠，陳萊蒂才說：「大衛！你有什麼意見，說下去吧！」

「鮑凱在那裏未必安全，我們趁未天黑將船弄到手，萬一鮑凱那邊有什麼意外，他逃出來後，我們立即可以駕船離開呀！」

陳萊蒂沉吟着說：「你以爲那傢伙的話可信？」

方大衛理直氣壯地說：「將他綁得牢牢的，繩子牽在我手裏，他還有什麼花樣好耍！」

馬安琪也插嘴說：「萊蒂！我們在龍城整天玩樂的時候，什麼危險也冒過，我們現在就去，讓鮑凱大吃一驚。」

方大衛也慫恿說：「我們現在去，找到那個岩洞後就在那裏等漲潮時將船駛到這裏來，然後再去和鮑凱連絡。」

你一句我一句，陳萊蒂終於心動了，點點頭說：「好吧！強尼和安琪看守營地，我和大衛兩人去。」

動。他說道：「小姑娘！妳爲什麼不殺我呢？」

「因爲我不想殺人。」

「我猜，我活着對你們也許有用。」

陳萊蒂心頭一動，毫無表情地說：「你的確很聰明。」

黑仔道：「小姑娘！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嗎？」

陳萊蒂冷靜道：「你是在獻殷勤，還是準備談條件？」

黑仔搖了搖頭說：「都不是。」

「那是爲什麼？」

「我感謝你們沒有殺我，所以我要報答。」

「也許你是想要花樣。」

黑仔很安詳地笑着說：「絕不，我從不作壞事。」

「好，你說你願意怎樣幫我們？」

「我想知道你們需要什麼呢？」

陳萊蒂目光盯着他，字字有力地說：「我們需要離開這個島。」

黑仔不假思索地說：「那我就可以給你們一條船。」

「船？」這是陳萊蒂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在瞭望台上担任瞭望工作的高強尼，一聽說有船，立即從大王椰上跳了下來，一把抓住黑仔：「你說你有船？」

「強尼！」陳萊蒂輕叱道：「回到崗位上去。」

高強尼悻悻地看了她一眼，也許因爲鮑凱的囑咐，不敢違抗。但他却推醒了正在熟睡的方大衛和馬安琪：「喂，喂！醒醒！」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他們放開了黑仔被細綁的雙腳，但却加倍綁緊了他的雙手，一條條的另一頭牽在方大衛手裏。

在動身之前，陳萊蒂又提出警告：「黑仔！放聰明一點，你的雙腳再快，也不會有槍彈快。那是你自己的槍，能不能殺死人，你該明白。」

黑仔笑嘻嘻地說：「放心！我不會給自己找麻煩。」

「希望你明白。向那邊走？」

「向西。」

黑仔在前領路，陳萊蒂殿後，小心翼翼地向東張西望。走了約莫一個小時，來到高強尼發現人跡的地方。

陳萊蒂趕到前面去，問道：「還有多遠？」

「翻過前面那座山頭。」

陳萊蒂冷笑一聲說：「你在打什麼鬼主意？山頭那邊就是你們的營地，你以爲我不知道？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小姑娘！妳弄錯了，我們的營地在右邊。」

「走吧！你如耍花樣！我先一槍敲碎你的頭。」

「我說過了，不會找麻煩的。」

又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三個人終於來到小山頂上。

黑仔站在山頭上東張西望，像在察看地勢。陳萊蒂小心翼翼地戒備着，方大衛也緊緊地抓住了藤條。

山的右邊是一叢長滿茅草的斜坡。突然，黑仔猛向方大衛踢出一腳，然後飛快地朝坡下滾去。

陳萊蒂冷笑一聲，說道：「他們不知道？你一個人將那麼大一條船藏在一個山洞裏，你以爲我們會相信？我們不是三歲小孩！」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醒！這小子說他有船。」

陳萊蒂再次發出命令：「聽見沒有，回到崗位上去。」

高強尼萬般無奈地又爬上了大王椰。方大衛和馬安琪却圍了過來，目光盯在黑仔臉上：「你有船？」

黑仔點點頭，面上流露着笑容。

陳萊蒂向他們打了個眼色，然後轉向黑仔問道：「什麼樣子的船？」

「機帆船，可以乘坐十個人。」

「停在哪處？」

黑仔聲音神秘地說：「藏在一個山洞裏。」

陳萊蒂抿嘴沉吟了一陣，忽然揚起臉來說：「謝謝你的好心，那條船對我們沒有用。」

黑仔楞了一楞，說：「怎麼會沒有用呢？」

陳萊蒂語氣森冷地說：「你們的人發現你失蹤後，可能想到你會逃，一定會派人去看守那艘船，你休想引我們上當。」

方大衛也氣喘喘地說：「你這小子不懷好意，老子揍扁你。」

他的拳頭剛要揮出去，只聽黑仔叫道：「慢點！你們誤會了。」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萊蒂攔住了方大衛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滾出去的重重大太，方大衛一路將藤條抓得太緊，手早已出了汗，於是黑仔掙脫了掌握。

陳榮帶沒有想到黑仔會來這一手，等她拔出槍來時，黑仔已滾出去兩百多碼，快接近草原了。

方大衛從地上爬起來，急忙叫道：「快開槍呀！妳還呆着幹什麼？」

陳榮帶垂頭喪氣地說：「來不及了，槍聲更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那怎麼辦？」方大衛焦急地說：「這小子一回去，鮑凱就不安全了。」

「我知道。」

「走！我們快去救他。」

「不行。」陳榮帶冷靜地說：「去了只是送死。」

「誰教我們疏忽呢？」方大衛深深地自責地說：「我們該死，我們不該眼着鮑凱有危機而不管呀！」

「可是強尼和安琪呢？」

「我們快點趕回去，通知他們離開那個地方，另找地方躲藏。鮑凱那邊，但願他自己能够照顧自己吧！」

說完，二人飛快地往山下走去。

下午四點，這個營地上漸漸活躍起來。少女們三五成群地走向溪邊，當然守衛者是跟隨着的。

鮑凱別出心裁地用芭蕉葉子爲自己做了一頂涼帽，戴在頭上幾乎遮去他半個面孔，減少了被人識破的危機。接着，他又欣賞了群女的出浴圖。

五點鐘，夕陽已被樹梢遮住，海風習

習吹來，甚是涼爽，浴罷歸來的少女們在草地上漫步。在晚餐前這一個鐘頭是她們自由活動的時間。

鮑凱靠在一棵樹幹上垂頭沉思，天色已慢慢黑下來，這一天似乎已安全的過去。若有危機，那該是明天的事。

忽然，那些少女們發出了尖叫。

鮑凱不自禁地抬起頭來。當他明白了少女們尖叫的原因時，他的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裏跳了出來。原來雙手被反綁的黑仔正跌跌撞撞地從樹林裏極爲疲累地跑出來，他頭上及肩頭有鮮紅的血漬。

鮑凱知道自己在這裏連一秒鐘都不能停留了。他正要閃身穿進樹林的時候，突然一個意念告訴他：「鮑凱！不能走。」

的確，他這一跑，對方必定緊追。他東竄西走，或許可以逃脫一時，但是陳榮帶他們呢？根據黑仔的供述，必然馬上找到他們，那幾個男女青年是這些歹徒的對手嗎？絕對難免無疑。

他想到殺死黑仔滅口。他本無意殺人，現在殺人既然是爲了救人，他就無法考慮到那麼多了。

黑仔距他不到三十碼，這是最好的射程。他很快地拔出槍。「砰」地一响，黑仔眉心處多了一隻紅眼睛，向後摔倒。可憐這頭狡狴盡心機逃脫半籠，到最後仍是難免一死。

在黑仔出現的時候，離鮑凱不遠的兩大漢早在注意他。幸而他們沒有將槍帶在手邊，不然一定死的是鮑凱而不是黑仔。鮑凱殺了黑仔後正想轉身逃跑，兩個大漢已飛快地衝到他身後，一左一右將他

挾住了。

頭目麻三哥聞聲趕了出來，一連聲地問：「什麼事？什麼事？」

衆口七嘴八舌地說：「這小子冒充黑仔。」

「黑仔呢？」

「被他殺了。」

那個名叫猴子的大個子衝了過來，揚起手裏的槍說：「宰了這小子！」

麻三哥伸手攔住了他：「慢點！這小子有些來頭，讓我問問他。」

說着，走到鮑凱的面前，陰森森地問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

「黑黑線的！」（江湖暗語，竊賊之意。）

「噢！麻三哥兩道眉毛一聳。」我

倒希望你說的是實話。老實說，你是怎麼到這島上來的？」

「船沉了，隨海潮漂來的。」

「嗯！你冒充黑仔混了進來，有何企圖？」

鮑凱故意忸怩地說道：「我不好意思說。」

「有什麼不好意思？」

「你們這裏女人這樣多，又都……」衆口七嘴八舌地喝叱：「三哥！別聽這小子胡扯。」

麻三哥向他的手下丟個眼色，然後點點頭，說道：「我看你是霧星未退，色星高照。朋友！你開槍殺了人，你打算作何交待？」

「我願意代替黑仔替你做事。」

「嗯！我考慮考慮。」麻三哥向手下

了？

「誰說不去？」

「那就快走呀！」

「在動身之前，一定要先將情況弄清楚，否則到時候一定手忙腳亂。」

高強尼不耐地說：「等妳將情況弄清楚，天已經大亮了。」

「現在我們只能去三個人，要留一個在原先住的地方察看。萬一鮑凱已經離開那邊，他會找不到我們。」

方大衛搶着說：「安琪留下好了。」

馬安琪搖搖頭說：「不！我一個人會害怕。」

陳榮帶安慰她說：「別怕！妳可以藏在馬安琪的懷抱裏。」

馬安琪不情願地點點頭：「算我倒楣，今天本來是我十八歲的生日……」

陳榮帶不禁笑了起來，拍拍她的肩膀說：「安琪！現在是大人了，可不能再說小孩子話呀！」

馬安琪也笑了。其實，她還是個小女孩。

「走吧！」陳榮帶說：「我們順道先送安琪去。」

老地方的帳篷拆走了，但是掩蔽在大王椰上的瞭望台還沒有拆除。陳榮帶停下

來對馬安琪說：「別怕！靜靜地就在上面。對方如果來搜查，一定有不少人，妳很遠就會發現他們，他們絕對看不見妳。」

馬安琪很快地爬了上去，俯首對下面的人說道：「我不會怕的，我已經十八歲了。」

「好，我們走了。」陳榮帶向她搖搖

吩咐說：「將他捆在樹幹上，留一個人看守，其餘的跟我來。」

五個手下跟着麻三哥來到一邊，六個人圍個圓圈坐下。麻三哥掃了衆人一眼，然後慢慢條斯理地說：「這小子的來路有問題。」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道：「幹掉不就

啦！」

「不行！」麻三哥皺着眉頭說：「你們想想：他爲什麼要殺死黑仔？必定黑仔知道什麼秘密。」

「他是殺人滅口？」

麻三哥道：「一定是的，我懷疑他是警方的人。」

「如果是警方的人不會只來一個，早就可以逮捕我們了，還會等到現在？」說話的人是懶蛇。

麻三哥沉吟着說：「那也不一定，如果他們想一網打盡，他們也可能等待且港方面的船到了後才動手。」

「那我們該怎麼辦？」

「懶蛇跟猴子兩人一個向東一個向西，搜索海岸線有無船隻，立刻出發，盡快回來報告。」

他們兩人立刻離去。

麻三哥又向其餘三個人說：「你們三個人去樹林外去佈下暗槍，萬一有人進來，別去理他，等他們進後，在背後出槍將他們制住。千萬別開槍，以防驚動他們的後援，也別弄死他們，我要活的。」

三個人也立即去展開他們的佈署。

麻三哥又吩咐那兩個中年婦人說：「通知廚房按時間開飯，歌舞訓練照常。」

手。如果我們趕得及十二點以前回來，還可以開個生日舞會。」

「沒有音樂，才沒勁哩！」馬安琪天真地說。

陳榮帶他們走了，很快地，就消失了他們的踪跡。

馬安琪口裏說不害怕那只是逞強。別說一個女孩子，就是一個成年的男人處在這種環境中也會胆顫心驚的。

黑暗向她包圍過來，恐懼也籠罩在她心頭。此刻她只有一個意念，如果她能活着回到龍城的家中，她一定要作一個很乖很乖的女孩子，絕不像過去那樣野，這一輩子也不再參加什麼靈魂舞之夜了。同時，她也不停地在禱告：鮑凱快回來，鮑凱快回來，她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置身黑暗中的恐懼。她心裏禱念着鮑凱，鮑凱竟然在她眼裏出了。

她揉揉眼皮再看看。不錯，一個影子正向這邊走來。

那一定是鮑凱，她幾乎這樣肯定，因爲陳榮帶說，對方如果派人來搜查的話，一定是成羣結隊的。

那個影子越走越近了，而且還在東張西望。

馬安琪盤算着：等鮑凱走近的時候，一定要出其不意，嚇他一下。終於，那個影子走到了大王椰的下面。可是，他連停都沒有停一下，又往前走了。

馬安琪不禁暗暗奇怪起來，鮑凱怎會不停下來？哦！她突然想到了。帳篷拆掉了，鮑凱並不知道，他當然不會留意這株大王椰的，樹林中的大王椰多的是。

深入基地 危機四伏

少女們在草原上享受晚餐，鮑凱却被雙手反縛在樹幹上等死。在他的心目中，他不會活過今晚。

他低着頭，却並非垂頭喪氣，而是感到束手無策。他可以打開任何牢門上的鎖，但卻無法解開手上的繩子。

突然，他面前現出了輕脆的聲音：「喂！吃飯。」

他抬起頭，只見美蘭端着一盆飯站在他面前。她的腰間圍着布，面上也沒有那種待宰割的屈辱像。

守衛的立即趕了過來，揮着手說：「去去！還給這小子飯吃。」

美蘭頭一偏，很神氣地說：「麻三哥交待的，吃飽了要問他話。」

守衛的楞了「楞說：「他手綁着，怎麼……？」

「不勞你費心，我會餵他吃。」

「我看妳是吃飽了沒事做。」守衛者說完後，走到一邊去了。

美蘭用湯匙去餵鮑凱吃飯，一面說：「朋友！白米飯，洋芋燒牛肉可不是白吃的，吃飽了你就有力氣，有了力氣問什麼你就該答什麼。」說着還向他擠了擠眼。

鮑凱明明知道她的話中有話，但是却不明白她是表示些什麼。守衛者離得並不遠，他又不得不說了聲謝謝，無言地吃飯。

吃到一半，美蘭忽然用湯匙挑起一塊洋芋，皺了皺眉頭說：「呀！這塊洋芋是

高強尼搶口說道：「那妳是不準備去

她這一怔神之間，那影子已走出去二十多公尺。她不能再讓鮑凱往前走冤枉路，於是她放開喉嚨叫道：「鮑凱！」

她的喊聲在寂靜的夜晚顯得特別嘹亮，那個影子很快地停住了腳步，並且回頭向她走來。

馬安琪又高聲叫道：「鮑凱！你走過頭了。」

黑影來到樹下，但沒有說話，只是向她招了招手。

馬安琪很快地下了大玉椰，撲進對方的懷裏。「鮑凱！幸虧你來了，我一個人害怕死了。」

很快地有兩隻強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手，同時，一個陌生的聲音說：「小姑娘！妳認錯人了。」

這一剎那間，馬安琪出了一聲冷汗。她抬起頭來，看到一張陌生而又冷漠的面孔，正凝視着她。

她的牙齒在打戰，齒縫中迸出斷斷續續的話：「你……你不是鮑凱？」

對方冷冷地說：「妳的朋友鮑凱在我們那裏，他正等着妳去。」

「他在你們那裏？」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他是妳的朋友。」

馬安琪感到不妙，拼命地想掙脫。「放開我，一個大男人，不該欺侮一個小女孩。」

在這個時候，她願意承認她是小女孩了。

對方嘿嘿一聲乾笑：「小姑娘！妳別的朋友呢？」

馬安琪正想說，拿槍打你們去了。話到嘴邊她又忍了回去，也許對方還不知道有別的人，於是她搖搖頭說：「沒有別的人了。」

「就你們兩個？」

「嗯！我和鮑凱。」

「你們怎麼來的？」

「船沉了，隨海浪漂流來的。」

「妳那位朋友是幹什麼的？」

「他……他……」她不知該不該說出鮑凱的職業。

對方的手一用力，沉聲說：「我希望妳說老實話。」

這幾乎使馬安琪痛得流出了眼淚，於是連忙說：「他是專開保險箱的。」

「妳也是幹這一行的嗎？」

馬安琪連忙搖頭否認：「不！不！我們是船上才認識的。」

「你們兩人的說法倒是一樣的，是不是事先約定的？」

「我說的都是實話。」

「現在跟我走。」

「你放開我呀！」

「自然放開妳，我不怕妳跑掉。」

對方一鬆手，馬安琪也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拔腿就跑，不幸只跑了幾步，就被對方追上來抓住。

「嘿！妳這小姑娘還不老實哩！」

說着一把扯下馬安琪的胸罩，將她雙手反綁起來。

馬安琪應允萬分，哀求着說：「求求你別這樣，你教我怎麼見人呢？」

「沒關係，我們那裏光着上身的女孩子多的很。」

「求你放開我，我再不跑了。」

「走！」那男人在後面推她。「妳再噲！我要將妳身上的衣服剝光。」

馬安琪不敢再開口了，看樣子這傢伙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現在已經是晚間十時。

草地上的歌舞訓練仍然熱鬧地進行着，這頗使鮑凱大惑不解。黑仔的屍體擺在草地上也沒有人去理睬，看守他的守衛者也不曾有人來替換。

彷彿一些事情都不曾發生過，顯得出了

奇地平靜。

也就因為這種意外的平靜，使他完成了脫逃工作的第一步——用那塊小刀片切斷了手上的繩索。

藏在洋芋中的那塊刀片實在太小，那只是一方刀片中的一部份碎片，但是刀口却很鋒利。

美蘭必然有過被繩索捆綁的經驗，所以才收藏了那塊小刀片。鮑凱接受這塊刀片，也就承擔了援救她的責任。

從天黑時開始動手，鮑凱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總算割斷了腕上的繩索，腕上也留下了不少傷口。

現在，他該施行第二步——開始動腳了。

自從他被綁後，草地上除了那個守衛者，沒有出現過別的男人，只有麻三哥偶而出來察視一下。

他謹慎，計算麻三哥每次出現之間的間隔約莫有十分鐘，這一段時間足夠他去擺佈那守衛者。

當最後一次麻三哥出來察視一番，重又回到茅屋去之後，鮑凱立即開始行動，他望向那守衛者高聲說道：「老兄！我要小便。」

守衛者沒有理睬他，冷冷地說：「解在椅檯裏。」

「老兄！我馬上有重要話跟你們頭兒報告，臭氣薰天。站在你們頭兒面前，那多不好意思。」

「你是要我放開你？」

鮑凱搖了搖頭，說：「不必，我只是小便，麻煩你老兄，替我解開前面的鈕扣

現調包，除非他走到近前來看。

不過，鮑凱已無心逗留，他得趕緊離開現場。

也許麻三哥已派人出去搜查，他心裏關心着那四個小傢伙的安危。

他只轉動了一下，趁那兩個中年女人背向着他的時候，以迅速的動作閃進林中，向黑暗遁去。

同一時間，陳萊蒂帶着高強尼和方大衛已摸到了樹林外邊。她聽到裏面的歌唱聲後，不覺放心不少。這證明她的推斷不錯，也許黑仔根本就沒有逃回來。

她示意他們蹲下來，低聲向他們說道：「我手裏有槍，而且我路熟，由我走前面。」

高強尼和方大衛兩人點點頭。

陳萊蒂又說：「大衛走第二，強尼走第三，每個人相隔十步。看我的手勢，我走你們也走，我停你們就停。盡量彎着身子不要弄出響聲。如果我前面出了事，你們立刻退回去，不要盲目送死。」

她這一番交待的確教人服貼。她不像一個少女，而像一個指揮若定的大將，連瞧不起她的高強尼也私心佩服她。

陳萊蒂交待妥當後，立即領頭前進。她剛剛穿進樹林，前行十幾步，忽見一個黑影從對面掩掩閃閃地奔來，她連忙蹲下身子，同時向後面打手勢。

突然，在她面前幾步遠的地方，傳出聲一聲冷叱道：「站住！動一動我就開槍了。」

陳萊蒂抬頭一看，那人離她只有幾步遠，緊緊貼在一棵樹幹後面，若不是他發



陳萊蒂與高強尼、方大衛潛進樹林，被歹徒暗槍發覺，萊蒂開槍擊倒歹徒。

出此聲，絕難發現她。陳萊蒂立刻明白了對面奔來的人必不是鮑凱無疑。想到這裏，她立刻舉起手裏的槍向面這人瞄準。她從來不會動過槍，更不會動槍殺過人。她知道一勾槍機，子彈就會發射出去，但是她拿槍的手却顫抖不停。不過，迫於眼前危急的局面，她連忙加上左手，雙手握住槍柄，眼睛一閉，勾動了槍機。

砰地一响，接着傳來一聲慘呼。距離實在太近，手臂長一點的人，簡直可以將槍口抵在那傢伙的背上。

陳萊蒂看着那人倒下去，她目瞪口呆，渾身發抖。

她幾乎不敢相信，眼前這個倒下去的人是自已殺死的。

鮑凱想不到林中會有暗樁，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忽然響起了鎗聲和慘呼，他知道那必是陳萊蒂的傑作。但他也想到這林間有暗樁絕不止一處，鎗聲必會驚動其他人，於是迅速地衝過去，一把拉住陳萊蒂。「快走！快走！」

果然，樹林的兩側都傳來了喝問：「什麼事？」

陳萊蒂彷彿呆住了，只是喃喃地說：「我殺了人，我殺了人……」

鮑凱了解她的心情，伸手接過她的鎗，推着她說：「妳沒有殺他，只是打昏了他，快走！」

高強尼和方大衛聞聲趕進了林中，鮑凱連忙對他們說：「快扶着萊蒂走，我殿後。」

陳萊蒂在高強尼和方大衛半拖半拉的情形下，才逐漸恢復了神智，也加快了腳步。

步。

他們一口氣跑了半個小時，直到爬上了小山頂，才敢坐下喘一口氣。

「他們沒有追來。」方大衛說。

「嗯！」鮑凱向後看了看說：「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實力，所以不敢追。如果直追上來我們還不好應付。」

「噓！」高強尼忽然提出警告。「看那邊。」

順着高強尼的手指看去，離開他們三百碼左右正有一高一矮兩個黑影向山坡下緩緩行走。

鮑凱低聲說道：「一定是前去搜查的人。」

「給我鎗，」方大衛說：「讓我去將他們幹掉。」

鮑凱搖頭說：「不！若非逼不得已不要殺人。」

「那我們就遠活的。」

「算了！別找麻煩啦！」鮑凱輕笑着說：「四個人看一個都看不住，還能看守兩個嗎？」

陳萊蒂聽出了話意，連忙問道：「黑仔逃回去了？」

「嗯！被我一鎗打死了他。」

「你打死了他？」

「我怕他洩漏你們的祕密。」

「那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他們將我捆在樹上，一個送飯的女人在洋芋裏藏了一塊小刀片給我，我花了兩個小時才割斷手上的繩索。」

「你這支鎗是怎麼弄來的？」高強尼問。

「我到原地去睡覺。」

「要守衛嗎？」

「當然要的。不過，我告訴你們，有了動靜千萬不要亂放鎗，他們很可能要安琪走在最前面的。」

眾人默默點頭。毫無疑問的，今晚對他們的心情來說，又是一個永不天亮的漫漫長夜。

鮑凱斷繩脫逃，而且還射殺一名守衛，這使得麻三哥既驚且怒，那一身肥肉顫抖不住。

適逢派出去搜查海岸線的懶蛇帶回來一個女孩子，這又使麻三哥轉怒為喜，連忙揮揮手說：「帶到我屋裏去。」

馬安琪不禁心頭發寒，自己半裸着身子，而對方又要將自己帶到屋子裏去，看來今晚是要受辱了。

麻三哥問了懶蛇一些情況，隨着馬安琪進了茅屋，一雙小眼睛將馬安琪打量一番，自言自語地說：「嗯！這種貨色還不錯。」

這話聽在馬安琪耳裏益發使她胆顫心驚。

其實，她不了解麻三哥只是將她看成一件貨品，並未將她看成女人。

他將馬安琪打量一陣後，開始盤問：「小姑娘！你們一共幾個人？」

「兩個。」

「胡說！」

「真……真的。」馬安琪的聲音在發抖。

「剛才我們的人中了埋伏，明明你們

「我打昏了一個衛兵。」

高強尼欣喜地說：「噫！鮑凱！你真了不起啊！」

「鮑凱！」陳萊蒂聲音很低地說：「黑仔逃掉是我的責任，我不該聽信他的謊言，他說帶我們去找一艘帆船。」

高強尼和方大衛同聲說：「是我們逼妳去的，該我們負責。」

「誰也不負責。」鮑凱說：「以你們幾個年輕人，去和那些江湖上混混的老狐狸打交道，當然你們會上當呀！」

「那傢伙還是逃不了一死。」

鮑凱站了起來說：「我們該走了。安琪留着看家嗎？」

陳萊蒂回答說：「黑仔逃走後，我們又換了地方。怕你回來找不到，所以讓她守候在大王椰的瞭望台上接應你。」

鮑凱道：「我們快走吧！安琪的胆子最小。」

「對了，今天是她十八歲生日，快點趕回去為她慶祝一番。」

四人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走，十二點差十分，趕到了馬安琪瞭望的地方。方大衛隔着老遠，就在喊叫道：「安琪！我們回來了。」

但是，沒有回音。

陳萊蒂笑着說道：「是不是已經睡着了？」

「我上去看看。」方大衛說着，很快地爬上了大王椰，立刻响起了他的驚叫：「糟糕，沒有人。」

「什麼？」下面的三人同時一驚。

方大衛神情敗壞地下了大王椰，焦急

有不少人。」

馬安琪知道騙不過對方，只好坦白說：「五個。」

「嗯！幾男幾女？」

「兩女三男。」

「噢！」麻三哥雙眉一聳，「還有一個女的？」

「噢！」

「她多大？」

「比我大，今年十九歲。」

「漂亮嗎？」

馬安琪心頭一怔，暗暗思量：若說陳萊蒂漂亮，這傢伙一定千方百計將她抓到。算了，讓我一個人倒霉吧！

「她……很醜。」

「噢！」麻三哥似乎有些意外。「怎樣醜法？」

「她一臉麻子，缺嘴，暴牙，黑得像煤炭……」

「好了，好了！」麻三哥揮揮手說：「妳這小姑娘真會形容。我問妳，你們真是從海上漂流來的？」

「嗯！真的。」

「那個男人是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你指那一個？」

「冒充黑仔的那個人。」

「哦！他名叫鮑凱，是專門偷保險箱的。」

「嗯！」麻三哥一雙小眼珠子在轉來轉去，顯然是在動腦筋。半晌後，他對懶蛇揮揮手：「給她解開。」

懶蛇不再懷疑自己的聽覺，但他却懷疑他們的頭兒神經有了問題，蠻不情願地

地搓着手說：「那裏去了呢？」

鮑凱突然大叫了一聲：「該死！」

「怎麼回事？」

「方才我們看見那兩個人，前面那個矮個子就是安琪。真該死！我當時竟沒想到。」

「鮑凱！」陳萊蒂反問道：「你怎能肯定？」

「他們的人我全部見過，全是些彪形大漢，根本就沒有那種小矮個子的男人。安琪毫無疑問被他們抓走了。」

方大衛和馬安琪感情最好，急得連連地搓着手，說道：「那我們得趕快去救她呀！」

鮑凱搖頭說：「不行！現在去無異是自投羅網。」

方大衛氣吁吁地說：「難道就眼看着安琪落在他們手裏不管？」

鮑凱冷冷地說：「大衛！你該想一想，是一個人重要？還是四個人重要？」

「你們怕死，我一個人去。」

鮑凱一把抓住方大衛的衣領，沉聲說：「我怕死嗎？萊蒂怕死嗎？強尼怕死嗎？大衛！冷靜一點！安琪被抓去之後，對方一定佈好了陷阱等我們去。在我們沒有落到他們手裏去以前，他們絕不會損害安琪一根毫毛。」

「可是，她可能會受到侮辱。」

「這是沒有辦法顧到的。你們知道萊蒂爲了我們而受多少侮辱嗎？她可曾透露一絲怨言？」

陳萊蒂暗地拉了他一把，低聲說：「鮑凱！不要說了，他們感情太好。」

爲馬安琪解開雙手。

麻三哥却聲音平和地說：「小姑娘！不要怕。」

馬安琪迷惑了，先前那樣兇狠，現在變得這樣和藹。這個人怎麼變得這樣快呢？莫非在動什麼壞腦筋嗎？

這個一派天真的少女，經過了這幾天的險惡環境，也開始有了心機。她暗暗告誡自己：對這個胖子要留點神。

「小姑娘！你們打死了我們兩個人，知道嗎？」麻三哥又開口說。

「沒有，沒有，我們不殺人的。」

「那個名叫鮑凱的人當着我的面殺死黑仔，剛才他逃走的時候又殺死一名守衛。妳大概不知道吧？」

「他逃走了？」馬安琪似乎沒有注意其它。她幾乎想拍手慶祝，但是她忍住了，這可能會惹來麻煩。

麻三哥道：「小姑娘！這件事情我不想追究了。」

「那件事情？」

「殺人的事。」

「哦！」馬安琪感到萬分意外。「那真該謝謝你。」

「這叫不打不相識。我這個人很喜歡交朋友，你們看來很不錯，那個名叫鮑凱的人很聰明。」

「你要和我們交朋友？」

麻三哥笑得滿面肥肉都在顫動。「打來打去雙方都不好，我們講和。」

馬安琪真是高興萬分，所有的恐懼都一掃而空。「哦！這真是好極了。」

「你們的生活很苦吧？」

「我們今晚……？」

鮑凱激動地說：「我們雖然只相處了短短的幾天，但是這幾天當中我們曾經共幾度生死，難道我們感情就不好嗎？」

方大衛情緒緩和了一些，唏噓地說：「我是太激動了一點。」

鮑凱鬆開了手，拍拍他的肩頭說：「冷靜一點。你們聽我分析：安琪胆小怯弱，經他們一嚇唬，她一定會老老實實地供出我們的情形。」

高強尼插問道：「那我們又要換地方了？」

「用不着。他們七個人已經被我們殺了兩個人，剩下的五個人都已疲累，今天晚上不會有行動。」

「那麼明天晚上呢？」

「明天晚上也不會，對方可能會算計我們明晚會去搭救安琪，一定會佈下陷阱等我們去。」

「我們去不去呢？」高強尼問。

鮑凱搖頭說：「當然不去。他們一看沒有動靜，以爲我們已生畏懼之心，後天上午他們一定會來找我們。」

「他們在白天來？」陳萊蒂不解地問着。

鮑凱點頭：「他們一定白天來，因爲他們人多槍多，在暗中行動他們佔不到便宜，但在白天就不同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

「佈下陷阱等他們。」

「怎麼佈法呢？」

鮑凱彷彿胸有成竹地說：「我自會安排。」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我們今晚……？」

怪！」

陳萊蒂在上面忍不住了，高聲叫道：「安琪！妳不是被他們抓去了嗎？」

「他們放我回來，還帶來好多吃的東西。」

「萊蒂！」鮑凱說：「叫強尼接替妳負責瞭望，妳和大衛下來，他們放安琪回來，一定有文章。」

方大衛見馬安琪安然無恙，高興萬分。但當着大家的面，又不好意思說話，只好暗暗地向馬安琪擠眉弄眼。

馬安琪將鮑凱三哥的意思複述了一遍。鮑凱聽完以後，說道：「這一定是圈套。」

馬安琪接口說：「是的，那個女人也是這樣說。」

鮑凱隨口問道：「那個女人？」

「噢！那個和你睡覺的女人呀！」

陳萊蒂神情有些緊張地問道：「誰？她和鮑凱……？」

馬安琪做了個鬼臉，怪聲怪氣地說：「放心！那晚鮑凱冒充黑仔到小茅屋和那女人睡了半夜。不過，那女人說，鮑凱很規矩，一點也不亂來。」

陳萊蒂面上一熱，訕訕地說：「安琪說話真奇怪！爲什麼要我放心？」

「我看妳怪緊張的嘛！」

鮑凱抓住機會連忙岔開話題說：「別說閑話，那女人還說了什麼？」

馬安琪收斂了嬉笑，正經地說：「她說是圈套，她要我們用武力攻打。」

鮑凱聳聳肩說：「那怎麼打得贏？」

「那女人願意幫我們的忙。」

第一件事情，是馬安琪走後，鮑凱三哥即命令他五個一夜未曾開眼的部下趕建一座茅屋準備給客人居住。

第二件事情，是她手裏的野芭蕉還未放進湯裏去，而鮑凱一行五人却已浩浩蕩蕩地來了。

美蘭暗暗暗咕良久，她摸不清鮑凱三哥在打什麼主意？同樣地，她也弄不清鮑凱到底安的什麼心。

鮑凱來到，鮑凱三哥熱誠歡迎。他握着鮑凱的手說：「老弟！雖然我們幹的不是同行買賣，但到底是線上的朋友。過去的算了，以後不要拿我姓鮑的當外人。」

鮑凱也裝模作樣地拿出一副江湖派頭說：「老大！以往多有得罪，請包涵。」

同時，又介紹方大衛、高強尼、陳萊蒂等三人和他見面。果然，鮑凱三哥看見陳萊蒂時眼睛笑得只剩一條線。

「嘿！昨天那位小姑娘真會騙人，她說這位小姑娘滿面麻子，缺嘴暴牙，黑得像煤炭。嘿……！」

鮑凱看眼裏，冷笑在心，他又伴問道：「老大！我們要不要將槍繳出來？」

鮑凱三哥連連搖頭說：「那是什麼話？帶着吧！」

「放心！我姓鮑的絕對忠心耿耿。」

鮑凱三哥拍着他的肩膀，說道：「信得過你才請你來，你們願意就多住幾天，若不願意下船就走，我姓鮑的絕不強留。」

鮑凱含糊地應着：「再說吧！」

「晚上還要麻煩你們教教她們女孩子跳舞。」

方大衛關心地插口問道：「她能够幫忙？」

「噢！」馬安琪點了點頭。「她說，她要弄些野芭蕉放在午飯的湯裏，讓那些傢伙吃了以後瀉肚子。」

「這個女人真聰明。」陳萊蒂說。

馬安琪又接着說：「如果那些傢伙中計，她就用濕草燒火，當我們看見煙霧時就衝進去。那些傢伙瀉肚子，一定舉手投降。」

大衛欣喜地拍手叫道：「好主意！」

陳萊蒂也喜孜孜地說：「這個辦法想得真絕。」

但是，鮑凱却語氣冰冷地說：「不行！這個辦法不好。」

「爲什麼？」六隻眼睛一齊望向他。

鮑凱沉靜地說道：「不錯，我們可以逮住那幾個傢伙，將全部局面控制住。但是，與我們想離開這裏的計劃，却毫無裨益。」

「怎麼呢？」大家仍是不解。

「越南方面隨時會送新人來，我們怎麼應付？」

「出其不意地將人控制住，然後我們乘船離開。」這是陳萊蒂的意見。

「船上不會沒有人留守，稍有發覺，他們就會將船開走，聯絡不對，他們也許根本就不靠岸。」

「照你這樣說，日港的來船更難對付了？」

「是的。」鮑凱點了點頭。「我們可以控制陸地上這批傢伙，但我們沒有絕對把握能够控制海上的船。」

「沒問題！」鮑凱滿口答應。「他們四個人都行。」

鮑凱三哥又指着那幢正在搭建的茅屋說：「那是給你們五位住的。」

鮑凱道：「那怎麼好意思，我們自己動手吧！」

「你們是客呀！」

「那就謝謝啦！」鮑凱油腔滑調地和對方應付着，心中暗想：黑道中也不是混了三天五天，你那套裏藏刀誰不懂？哼！

鮑凱三哥又打個眼色將鮑凱拉到一邊，低語着：「小屋中的女人你嘗過了嗎？」

「噢！噢！」鮑凱支吾吾地，面上有些熱。

「還不錯吧？」

「很好，很好。」

「我已傳令下去，我的手下只能白天去找她們。天黑以後，她們三個是專門爲你們三個預備的。」

天！鮑凱暗暗暗念：那三個可憐蟲這下可以好好睡覺了。但是，他表面上却故意皺着眉頭說：「不妥當吧！」

「有什麼不妥？」鮑凱三哥呵呵大笑起來。「我說了就算。」

鮑凱也不願和他聊下去，轉開話題說：「老大！我想帶他們在附近看看。」

「好！好！你們隨意，我不陪了。」

五個人來到一邊，鮑凱冷冷地說：「這老狐狸假得連三歲小孩也看得出。」

陳萊蒂也點點頭說：「假得有點過火。」

「不管他怎樣，我們戒備就行了。」

鮑凱說着又轉向馬安琪問道：「安琪！妳

「鮑凱！」陳萊蒂說：「借你一句話，碰碰運氣。」

鮑凱連連搖手說：「不行，不行！這絕對不能碰運氣。稍一不慎，我們也許永無機會離開島上，而且還連累那些無辜少女。」

陳萊蒂提出反問：「依你說呢？」

「我們該先研究一下對方的動機。」

陳萊蒂不假思索地說道：「一定是圈套。」

鮑凱點點頭說：「這我也知道，我們一去他們就開槍殺死我們嗎？」

「說不定。」方大衛的猜測。

「或者，他們隨時找機會下手。」

鮑凱搖搖手說：「我以爲不會。」

「噢！」陳萊蒂冷冷地說：「你這樣有把握？」

「你們知道那個姓鮑的頭子對什麼最有趣？」

三個人你看我，我看你，誰也說不出來。

「鈔票！」鮑凱說：「他眼睛裏只有鈔票。」

馬安琪插口說：「昨晚他見到我時，他說了一句：這票貨色不錯。」

「對了！」鮑凱雙掌一擊。「他看見安琪長得不壞，又聽說這裏還有個女的，所以他立刻轉了念頭。」

「我說萊蒂生得很醜。」

鮑凱呵呵地笑着說：「妳以爲他會相信妳的話？告訴妳！妳那一句話是真的，那一句話是假的，人家分得清清楚楚。」

陳萊蒂喃喃自語說：「原來那胖傢伙今天滿十八歲了吧？」

「噢！」鮑凱點頭。

「十八歲就已經是女人，不再是女孩了，對不對？」

「噢！」鮑凱再次點頭。

「聽着！」鮑凱表情嚴肅，說：「我派妳和萊蒂一個重要任務。從現在開始，你們要多接近那五個傢伙。」

「接近他們幹什麼？」馬安琪不解地問。

「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務必要他們對你們神魂顛倒爲原則，就好像你們在夜總會裏釣魚一樣。」

馬安琪有些臉熱心跳，垂下了頭。

「別臉紅！這不是開玩笑的事。萊蒂！妳要好好的教導安琪，她好像越來越小了，看來只有十五歲。」

「誰說的？」馬安琪腮邦子高高鼓了起來。

「先和他們混熟，過兩天我要教你們做一樣事。」

「什麼事？」兩人都很緊張地問。

「現在不告訴你們。」

「鮑凱！」陳萊蒂氣吁吁地說：「你在賣關子？」

鮑凱搖搖頭說：「不是賣關子，這件事情關係我們五個人的生命。你們知道了會緊張，一緊張就會露出破綻。」

「這樣嚴重？」陳萊蒂有些不服氣的樣子。

「我的看法是的。」

「那我們就不問吧！」

鮑凱又向馬安琪說：「妳到廚房裏去

將我們賣到日港去。」

「一點不錯。」

「那妳準備怎樣對付你們三個呢？」

「我們殺了他兩個部下，他會饒了我們嗎？」

陳萊蒂吸了一口長氣說：「他要殺你們？」

鮑凱說：「絕沒有錯，但是目前他不会動手。」

「爲什麼呢？」

「他知道我們有槍，同時也知道我們會暗中防範。萬一弄巧成拙，損失妳們這兩株搖錢樹他可不願意。」

「那麼，準備什麼時候動手呢？」

「日港船來的時候。」

「那還有好幾天。」

「是的。這幾天他們一定對我客氣，到時我們會疏於防範，他正好來個措手不及。」

「我們該怎麼辦呢？」

鮑凱胸有成竹地笑，然後對樹上的高強尼叫道：「強尼！撤銷瞭望，下來吃罐頭。」

陳萊蒂弄不清他的用意，猶疑地問：「你準備……？」

鮑凱笑着說：「吃飽以後，就動身去做胖子頭目的客人。」

「你明明知道……？」

鮑凱壓低了聲音，神秘地說：「這叫做將計就計，懂了吧？」

陳萊蒂當然懂，不過她有些擔憂。

有兩件事情使得美蘭莫名其妙。

告訴那個女人，中午的湯裏不要放野芭蕉，妳說我不喜歡瀉肚子。」

馬安琪走了後，鮑凱問方大衛：「你和安琪感情好到什麼程度？」

方大衛訕訕地說：「我說不出來。」

「接過吻嗎？」

「沒有，她不肯。」

「喜歡在外面飛的女孩子，還這樣古板？」

「她不是古板，是胆小。」

「萊蒂！」鮑凱說：「注意安琪，她這樣胆小是不行的。」

「鮑凱！你要我們作到什麼程度？」

「想想那些傢伙要什麼吧！」

「什麼？」陳萊蒂有些吃驚。「你教我們……？」

鮑凱很快接口說：「我並不希望那樣，但是，有極度的犧牲也免不了的。如果安琪連嘴唇都不讓人家碰碰，怎能教人意亂情迷？」

方大衛聳聳肩說：「讓安琪給他們去吻，實在可惜。」

「所以，等一會兒安琪回來的時候，你應該先吻吻她，第一次的權利應當由你享受。」

「她不會答應的。」

「告訴她，這是我的命令。」

× × ×

晚間歌舞訓練的時候，兩對男女青年表演得非常出色，看得胖子頭目眉飛色舞。連那些一向愁眉苦臉的少女也都大感興趣。

子夜，他們五人同到新茅屋就寢。鮑

凱吩咐他們輪流担任守衛以防不測，然後他向美蘭的小茅屋走去。

另外兩個女人早已呼呼大睡，只有美蘭還靜靜等著。鮑凱一上床，她就滾到他身邊，湊在他耳邊說：「你這個人胆子真大呀！」

鮑凱嘻嘻地說：「美蘭！你的胆子也够大的，竟敢當着守衛的面給我送刀片。對了！我忘記向你道謝。」

「你這個人！」美蘭指着他的鼻尖說：「好不容易將你救出去，你又自己跑回來送死！」

「你以為我不知道？」

「知道就不該來。」

「我是將計就計。」

「胖子不是好對付的人，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只要找機會將你幹掉，那幾個小孩有什麼用呀！」

「謝謝妳提醒我。」

「我看你還是先下手為強。」

「美蘭！我只要妳幫我一個忙。」

「只要我做得到的。」

「妳所說的野芭荳有效嗎？」

「當然有效。」

鮑凱道：「好！妳替我準備一點，要磨成粉。」

「那多麻煩！只要放在菜湯裏煮給他們吃就行了。」

「不妥！那樣會使大家都瀉肚子。」

「我是說，只放在他們吃的碗裏。」

「他們會起疑心。」

「妳準備怎樣？」

「妳不用管，我自有辦法，明晚我來。」

「睡吧！」

「鮑凱！」馬安琪兩手勾上了頸子。『我現在對接吻有研究了。』

拿。」

鮑凱說着準備離床，突然，美蘭一把攔住了他。

這使得鮑凱一陣臉紅心跳，正想推拒，忽聽美蘭在唱唱細語：「熱情一點，胖子在門外。」

鮑凱這才明白了美蘭的用意，連忙演起假戲：「嘿！美蘭！妳真妙。」

「是嗎？那妳何必離開這裏？」

「我才捨不得走哩！這裏是世外桃源啊！」

美蘭忽然推了他，低聲說：「不要演戲了，胖子走啦！」

「我表演得怎樣？」

「不錯，但是，我的腰却快被你扭斷了。」

「抱歉！我明晚來。」

鮑凱回到他們的寢室，一進門就看見陳萊蒂坐在門口。

「還沒有睡？」他輕聲問。

「我值第一班守衛。」

「那麼，我值第二班吧！」

「鮑凱！坐過來。」

他在陳萊蒂身旁坐下，側過臉問：「什麼事？」

「那個女人熱情嗎？」

「萊蒂！」他訕訕地說：「妳知道我不會……」

「可是你襯衫鈕扣鬆開了。」

「噢！方才胖子偷偷去察看，我不得不表演一下。」

「那必定很刺激的。」

「萊蒂！不要這樣說。」

「我身上一直帶着這種東西。」

「真怪！」陳萊蒂瞥着眉尖說：「難道這東西與開保險箱又有關係？」

「方才大衛吻安琪了。」

「那很好。」

「可是你呢？」

「好……？」

「我也不曾被別人吻過。」

「那該讓強尼吻妳。」

「他愛的是別人，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

「那麼……」

「我要你吻我。」陳萊蒂直率地說，同時兩隻手臂纏上了他的頸項。

「妳是在勒索？」

「隨你怎麼說。我相信你方才吻過那個女人。」

「我的嘴唇只被母親吻過。」

「那麼現在吻我。」

一半出於慰藉對方，另一半自己也有些激動。鮑凱低下頭去吻着陳萊蒂嚙起的嘴唇，但只是斯文地輕輕一觸。

「鮑凱！」陳萊蒂輕聲喚着他，那雙眸子在漆黑的屋內顯得更为明亮。「你實在不愧是一個開鎖專家。」

「怎麼呢？」他對她的話感到茫然。

「妳打開了我的心房。」

鮑凱渾身一震，良久，方冷冷地說：「別忘了我只是一個竊賊。」

「那麼你就偷走我這顆少女純真的心吧！」

他們再吻，這一次是陳萊蒂主動的。他們原是坐在床鋪邊沿上的，在激情中他們倒向床鋪，激動而又熱烈地相擁在一起，盡情地吻着。

一陣狂吻後，鮑凱推開她，坐了起來。

「你們弄的鬼。」

「當然。可是他們沒有辦法，我們有兩支槍足夠對付麻胖子那支槍。不過，我希望他們事後也不要發覺。」

「你是怎麼想到的？」陳萊蒂眨着眼問。

「睡吧！現在由我來接班。」

「我現在還不能睡。」

「怎麼？」

「安琪現在正在和守衛的在鬼纏。」

「啊！她不再胆怯了？」

「大衛給她開了竅。」

「不知她作不作得好。」

「作得好的，我只擔心她受不了。」

「妳不担心自己？」

「方才一吻給了我信心。」

「祝福妳。」

「安琪兩點鐘回來，我去下一班那個守衛的。」

「你們連夜進行？」

「你吩咐要快嘛！」

「真乖！」鮑凱拍拍她的面頰。

「那該高興呀！」

兩人嘴唇剛碰上，馬安琪闖了進來。

「好啊！」她低聲着，「人家在外面受罪，你們倒在這裏享福。萊蒂！守衛的換班了。」

「進行得怎麼樣？」陳萊蒂輕聲問。

馬安琪埋怨地說：「不像話，胸罩帶子都拉斷了。」

「放輕鬆點！妳就只當我們在夜總會釣魚好了。」

「那才不同哩！釣魚只要飛飛媚眼就行了，這……那傢伙的兩隻手在我身上不停地旅行。」

「好，睡一會兒吧！四點鐘我再叫妳。」

「陳萊蒂說完後一溜煙出了寢室。」

「心苦？身上的肉苦倒是真的。」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安琪！辛苦了！」

「指甲油！」兩個人同聲說。

「對！這是很名貴的指甲油，色澤鮮艷，氣味芬芳，最大的長處是接觸空氣二十秒鐘就會乾。」

馬安琪好奇地問：「你是從遊艇上帶來的？」

鮑凱吩咐高強尼和方大衛兩人說：「你們過去警戒，有人來打聲口哨。」

兩人點頭離去。

這時，鮑凱從衣袋裏拿出一個約有五吋高的扁形玻璃瓶子，在兩個少女面前晃了晃，問道：「小姐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指甲油！」

「對！這是很名貴的指甲油，色澤鮮艷，氣味芬芳，最大的長處是接觸空氣二十秒鐘就會乾。」

馬安琪好奇地問：「你是從遊艇上帶來的？」

鮑凱吩咐高強尼和方大衛兩人說：「你們過去警戒，有人來打聲口哨。」

兩人點頭離去。

這時，鮑凱從衣袋裏拿出一個約有五吋高的扁形玻璃瓶子，在兩個少女面前晃了晃，問道：「小姐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指甲油！」

「對！這是很名貴的指甲油，色澤鮮艷，氣味芬芳，最大的長處是接觸空氣二十秒鐘就會乾。」

馬安琪好奇地問：「你是從遊艇上帶來的？」

鮑凱吩咐高強尼和方大衛兩人說：「你們過去警戒，有人來打聲口哨。」

兩人點頭離去。

這時，鮑凱從衣袋裏拿出一個約有五吋高的扁形玻璃瓶子，在兩個少女面前晃了晃，問道：「小姐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指甲油！」

「對！這是很名貴的指甲油，色澤鮮艷，氣味芬芳，最大的長處是接觸空氣二十秒鐘就會乾。」

馬安琪好奇地問：「你是從遊艇上帶來的？」

鮑凱吩咐高強尼和方大衛兩人說：「你們過去警戒，有人來打聲口哨。」

犁庭掃穴 黑馬挽劫

子夜——

陳萊蒂和馬安琪正變變趁夜色去進行她們的傑作，高強尼和方大衛在床鋪上著精養銳，鮑凱則在門邊担任守衛。

忽然，一道黑影掩掩閃閃走了過來。鮑凱原以為來人可能是陳萊蒂和馬安琪的其中之一，但他很快發覺自己判斷錯誤，因為來人是裸着上身的。

那不可能美蘭，因為鮑凱方從她那裏回來。那麼該是屬於那羣少女中的一

「安琪行嗎？」

馬安琪走到鮑凱身邊，囁着說：「鮑凱！你不要小看人，昨晚和今早我對付了三個。」

「安琪！千萬注意，不能讓對方有一絲覺察。」

馬安琪擺出一副挑戰的姿態說：「要不要試試？保證教你神魂顛倒。」

鮑凱看到馬安琪面上那種充滿自信的笑容，不禁放下了心。但是，他想到讓女孩子去施行這種手段，心頭不由又感到一陣酸楚。

沉默一陣，他又說：「注意不要讓麻胖子發覺我們的計劃。他如知道，他一定會下令不准那些傢伙和你們接近。」

兩人同聲說道：「我們早想到了，總他們的時候，都是將他們勾引到樹林裏面去的。」

「好吧！祝你們順利，但不要損失太多。」

「子夜——」

陳萊蒂和馬安琪正變變趁夜色去進行她們的傑作，高強尼和方大衛在床鋪上著精養銳，鮑凱則在門邊担任守衛。

忽然，一道黑影掩掩閃閃走了過來。鮑凱原以為來人可能是陳萊蒂和馬安琪的其中之一，但他很快發覺自己判斷錯誤，因為來人是裸着上身的。

那不可能美蘭，因為鮑凱方從她那裏回來。那麼該是屬於那羣少女中的一

「只怕你不留我。」
麻胖子道：「老弟！你說這話是真情還是假意？」

鮑凱顯得很誠懇地說：「不瞞三哥說，這次我在龍城弄了點錢，跟着沉船下了海底，還是兩手空空，而且龍城警方已透過國際刑警組到處通緝我，倒不如跟着你還享福一些，難道三哥不相信？」

「好！只要你是真心跟我，我派你做我的副手。」
「既然如此，我絕對向三哥盡忠以報知遇之恩。」

「不要這樣說。憑良心講，以前我將你看成危險人物，現在我完全拿你當心腹看待，信你就不疑你。」

正說話之間，只聽外面人聲嘈雜，有人在喊：「麻三哥！麻三哥！」

「老弟！扶我出去。」

鮑凱將麻胖子扶到屋外，只見草地上站着十幾個荷槍實彈的大漢，還有好幾個嚇得發抖的女孩子。

「噯！三哥！出了什麼事？」說話的人是個瘦身裁。

「小意外！」麻胖子冷靜地說：「幾個？」

「七個。」

「你們真有辦法。」

「三哥！拿錢吧！我們還要趁未落潮前趕回去。」

「好！」麻胖子點了點頭，然後低聲對鮑凱說：「他和我進去拿錢的時候，你亮出傢伙守在門口，這羣傢伙有時是不講道義的。」

陳萊蒂半晌才會過意來，吃吃地嬌笑着：「你這個人壞透了。」

兩人正在兩情相融，忽然馬安琪走了過來。

「你們看！」她像舞星在舞台上謝幕似地轉了一圈。「漂亮嗎？」

原來她穿了一身很整齊的衣裙。

「噯！」陳萊蒂深為奇怪地問：「衣服那裏來的？」

「方才那些女孩子脫下來的。」

「噯！你真會發橫財。」

「若不是晚上她們來到，我明天白天真不知道怎樣見人，身上的衣服都被那死鬼撕破了。」

「安琪！」鮑凱說：「你的屈辱非常有代價。現在局面完全控制在我們手裏，你是第一大功。」

「鮑凱！萬一新聞記者訪問的時候，這些話可不能說啊！如果登上了報紙，媽咪可要罵死我了。」

馬安琪的話，將鮑凱和陳萊蒂都逗得笑了起來。

他們開心地笑。

而茅屋裏面新來的七個少女却在暗暗飲泣。

當然她們不知道她們算是這一羣少女中最幸運的。

她們所受的苦楚，比其他少女們要少得多了。

就在鮑凱大權在握的第二個晚上，H港的船也到了。

來船因為過大，不能靠岸，只是停在海灣中，是怎麼一艘船呢？船上的情形如何？這要明天才知道。

鮑凱這才明白，送人來的並非麻胖子的一夥，他們是另有組織的。

幾分鐘後，人錢兩清，瘦個子和麻胖子走出了茅屋。使鮑凱感到意外的是，馬安琪竟然很殷勤地攙扶着麻胖子。

「三哥！」那瘦個子說：「最近風聲很緊，一個兩個不準備走船，湊多點錢，齊給你送來。」

「行！」麻胖子拍拍他的肩膀。「錢準備好了等你，祝你順風。」

那夥人來得快去得也快，眨眼之間已不見了踪影。

麻胖子朝鮑凱揮揮手說：「老弟！將這些女孩子處理一下。」

鮑凱很神氣地走到那羣女孩子面前，辭色嚴厲地說：「到了這裏希望你們守規矩，四面都是海，誰也別想動腦筋逃走。現在，大家將衣服脫下來。」

那些女孩子怎肯脫衣，妳看我，我看妳，誰也不動。

鮑凱順手在地上拾起一根樹枝，刷地一聲抽到近前一個女孩子的身上，然後沉叱道：「記住！以後我說話只說一遍。脫！脫光。」

那些女孩子知道不脫是不行的，都慢吞吞地動起手來。

「萊蒂！」鮑凱揮動手裏的樹枝。「將她們分配到兩間茅屋裏去睡覺，同時告訴她們這裏的規矩。」

麻三哥重重地在鮑凱肩頭上拍了一下說：「老弟！就這樣幹，三哥的江山有一半是你的。」

忙亂一陣後的營地，終於又平靜了下來。

來。

鮑凱和陳萊蒂并肩在草原上徘徊。陳萊蒂說：「鮑凱！你真够狠的。」

鮑凱啞然一嘆，說道：「怎麼辦呢？爲了爭取麻胖子的信任，只得這樣做，那一棍子打在那女孩子的身上，却痛在我的心上。」

「你的演技也絕佳，聽到你和麻胖子那番對話，連我都有些在動搖，以爲你真是誠心誠意要跟他哩！」

「這完全是你的鼓勵。」

「不過，我懷疑昨晚你那一套是不是也在表演。」

「萊蒂！妳在冤枉人。」

「鮑凱！妳太聰明。」

「不好嗎？」

「聰明得教人害怕。」

「怕我偷走妳的心？」

「怕你偷去我的心又再去偷別的女人的心。」

「萊蒂！妳知道我爲什麼那樣會開鎖嗎？」

「因爲你聰明。」

「不！因爲我有一把可以打開任何鎖的鑰匙。」

「所以你可以偷遍天下。」

「以後不會了。」

「怎麼呢？」

「因爲那把鑰匙在打開妳心房的鎖時已經折斷了。」

「哦！鮑凱！」她攔住了他。

他攔了她一下面頰說：「懂嗎？這是我最後一次敬賊，偷了妳的心以後，我再也不會去偷別的東西，更不會去偷其它女人的心。」

陳萊蒂啞然一嘆，說道：「他卻避了開去。」

「這次入獄的時間可能很長，因爲我已經沒有鑰匙去打開牢門上的鎖了。」

「鮑凱！如果你這次能將這些少女救出去，你可以將功折罪的。」

「我倒不企求將功折罪，這一生中我畢竟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知你是爲我……」

「不完全是爲妳。」

「噢！還有誰？」

「另外有一個人也討厭我做賊。」

「誰？」

鮑凱道：「我的母親，另一個吻過我的女人。」

「哦！鮑凱……」

他不讓陳萊蒂再說話，用嘴唇封住了她的嘴。

當鮑凱已不再對鎖發生興趣時，他將興趣轉移到陳萊蒂身上。他緊攬着她，吻得很熱，很烈。良久才分開，兩人都喘着。

「萊蒂！」他說道：「如果小屋裏沒有他們三個人在，現在我就會抱妳進小屋去……」

「不！」陳萊蒂一扭身掙脫了他的懷抱。「現在我却不給你了。」

「爲什麼？」

「因爲你已沒有開鎖的鑰匙。」

「妳可知道，我還有一把生命之鑰，專門用來開啓妳那生命寶庫的。」

「是！」

幾分鐘後，她們兩人來了。鮑凱說：「三哥答應送妳們到H港，現在H港的船已經到了。妳們明晚就可以動身，不過有個問題要和妳們談談。」

「什麼問題？」

「我和強尼他們暫時不離開，只有妳們兩人去。」

「沒關係，到H港後我們可以和家人連絡。」

「可是，有件事情我要提醒妳們。幹這一行的都不是什麼好人，妳們在航程中可能不太安全。」

「哦！他們會怎樣？」

「妳們應該想得到，他們是男人，妳們是女人，又長得這樣漂亮，那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呢？」

「難道麻三哥不能打招呼請他們照顧嗎？」

麻三哥插口說：「我當然要向他們打招呼，但是他們並不是我的弟兄，一旦不聽我的，那妳們就糟了。」

「那……那怎麼辦？」

鮑凱語氣冷冷地說：「只有一個辦法，等我們將來親自送妳們。」

「要等多久？」

鮑凱道：「一年，兩年，或者十年，八年呢。」

「那怎麼行？」

「既然不能修等，那麼就只好冒險了。」

「沒有別的辦法了？」

鮑凱故意想了一想說：「另外倒有一

就在鮑凱大權在握的第二個晚上，H港的船也到了。

來船因為過大，不能靠岸，只是停在海灣中，是怎麼一艘船呢？船上的情形如何？這要明天才知道。

鮑凱和陳萊蒂并肩在草原上徘徊。陳萊蒂說：「鮑凱！你真够狠的。」

鮑凱啞然一嘆，說道：「怎麼辦呢？爲了爭取麻胖子的信任，只得這樣做，那一棍子打在那女孩子的身上，却痛在我的心上。」

「你的演技也絕佳，聽到你和麻胖子那番對話，連我都有些在動搖，以爲你真是誠心誠意要跟他哩！」

「這完全是你的鼓勵。」

「不過，我懷疑昨晚你那一套是不是也在表演。」

「萊蒂！妳在冤枉人。」

「鮑凱！妳太聰明。」

「不好嗎？」

「聰明得教人害怕。」

「怕我偷走妳的心？」

「怕你偷去我的心又再去偷別的女人的心。」

「萊蒂！妳知道我爲什麼那樣會開鎖嗎？」

「因爲你聰明。」

「不！因爲我有一把可以打開任何鎖的鑰匙。」

「所以你可以偷遍天下。」

「以後不會了。」

「怎麼呢？」

「因爲那把鑰匙在打開妳心房的鎖時已經折斷了。」

「哦！鮑凱！」她攔住了他。

他攔了她一下面頰說：「懂嗎？這是我最後一次敬賊，偷了妳的心以後，我再也不會去偷別的東西，更不會去偷其它女人的心。」

陳萊蒂啞然一嘆，說道：「他卻避了開去。」

「這次入獄的時間可能很長，因爲我已經沒有鑰匙去打開牢門上的鎖了。」

「鮑凱！如果你這次能將這些少女救出去，你可以將功折罪的。」

「我倒不企求將功折罪，這一生中我畢竟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知你是爲我……」

「不完全是爲妳。」

「噢！還有誰？」

「另外有一個人也討厭我做賊。」

「誰？」

鮑凱道：「我的母親，另一個吻過我的女人。」

「哦！鮑凱……」

他不讓陳萊蒂再說話，用嘴唇封住了她的嘴。

當鮑凱已不再對鎖發生興趣時，他將興趣轉移到陳萊蒂身上。他緊攬着她，吻得很熱，很烈。良久才分開，兩人都喘着。

「萊蒂！」他說道：「如果小屋裏沒有他們三個人在，現在我就會抱妳進小屋去……」

「不！」陳萊蒂一扭身掙脫了他的懷抱。「現在我却不給你了。」

「爲什麼？」

「因爲你已沒有開鎖的鑰匙。」

「妳可知道，我還有一把生命之鑰，專門用來開啓妳那生命寶庫的。」

「是！」

幾分鐘後，她們兩人來了。鮑凱說：「三哥答應送妳們到H港，現在H港的船已經到了。妳們明晚就可以動身，不過有個問題要和妳們談談。」

「什麼問題？」

「我和強尼他們暫時不離開，只有妳們兩人去。」

「沒關係，到H港後我們可以和家人連絡。」

「可是，有件事情我要提醒妳們。幹這一行的都不是什麼好人，妳們在航程中可能不太安全。」

「哦！他們會怎樣？」

「妳們應該想得到，他們是男人，妳們是女人，又長得這樣漂亮，那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呢？」

「難道麻三哥不能打招呼請他們照顧嗎？」

麻三哥插口說：「我當然要向他們打招呼，但是他們並不是我的弟兄，一旦不聽我的，那妳們就糟了。」

「那……那怎麼辦？」

鮑凱語氣冷冷地說：「只有一個辦法，等我們將來親自送妳們。」

「要等多久？」

鮑凱道：「一年，兩年，或者十年，八年呢。」

「那怎麼行？」

「既然不能修等，那麼就只好冒險了。」

「沒有別的辦法了？」

鮑凱故意想了一想說：「另外倒有一

個辦法，但是又怕你們誤會。」

「說吧！鮑凱！我們不會誤會的。」

「將你們混在那些少女之中一起賣給他們。」

「什麼？」她倆顯然大吃一驚。

鮑凱笑着說：「先別緊張，聽我說明白你們就懂了。」

「怎麼呢？」

「你們既然花錢買了你們，在路上他們就不會亂碰你們，因為他們絕不會拿自己的鈔票開玩笑。」

「可是……？」

鮑凱接口說：「我知道你們要問，到了H港以後怎麼辦，憑你們兩個的智慧，難道還怕跑不掉嗎？」

「安琪！行嗎？」

「萊蒂！妳呢？」

兩個女孩子相互商量起來。

鮑凱接口說：「不要猶疑了，你們是要去接待男人為他們賺錢的，他們不會將你們鎖起來，有的是機會。」

陳萊蒂喃喃地說：「這似乎是比較安全的辦法了。」

「安琪！妳呢？」鮑凱問道。

「好吧！」她點點頭。

「還有一件事情。」鮑凱又說：「麻三哥待你們不錯，回家以後，千萬別洩漏這島上的秘密。」

「我們不會的。」

鮑凱又提出嚴重警告說：「麻三哥的弟兄每一個地方都有，你們要是洩漏了一點秘密，那你們的生命就危險了。」

「不會，絕對不會。」

「好！你們休息去吧！明天H港來的人要來挑人，希望你們兩個表情放鬆一點，使你們被選上。」

馬安琪有些緊張地問：「我們也要和那些人一樣脫得……？」

鮑凱笑着說：「放心！這我會照顧你們。我會告訴他們，這兩個是受過教養的名門閨秀，寧死也不願在大庭廣眾之下赤身露體。」

「謝謝你，鮑凱！」

兩個少女走了，麻胖子却樂得閑不攏嘴。

「老弟！你真有一套，比我還強得多。有你這樣一個幫手我真放心，看來我該退休了。」

「三哥誇獎！」鮑凱恭敬地鞠了一個躬。其實他心裏在說：「你是該退休了，牢門已經打開在等着你哩！」

天亮了，鮑凱憑藉望遠鏡將停在海灣裏那艘白色遊艇看了許久，對艇上的情形大概瞭解了一番。

那條遊艇和馬號大小相若，不過較細較長，顯示它有良好的速度。桅杆上有網狀天綫，這証明遊艇上，有無線電的裝置。

船頭有一團隆起的東西被帆布遮蓋着，鮑凱知道那是機槍，這和美國所供給的資料相符合。

他回到小茅屋，在陳萊蒂身邊躺下，搖了搖她的身子。她並沒有熟睡，只是在假寐，立即睜開了眼睛。

「怎麼樣？」她問。

「和我們假想的情況很符合。」

「我有一點擔心。」

「噢！妳是從來不害怕的。」

「因為我今天晚上的行動關係到你生命的安危。」

「萊蒂！妳不是說我壞透了嗎？」

「但是我希望妳死。」

「好人不長壽，壞蛋活千年。放心，我死不了！」

「你這個人！」陳萊蒂嬌嗔地說。

「萊蒂！一上船先找到開水爐的位置，然後將我給妳的一包野芭豆粉末投進開水裏面。」

「知道了。」

「據我在美蘭那裏獲得的資料，船頭船尾各有一個守衛者。在夜間十點鐘正，妳和安琪一定要設法將那兩名守衛者的注意力引開。方法仍是老套，我相信你們已經運用得很熟練了。」

「但願這是最後一次。但是，我和安琪能到船面上行動嗎？」陳萊蒂兩手攀着他的頸項，含情脈脈地望着。

鮑凱道：「你們在船上的行動並不受限制。」

「還有嗎？」

「等我上船來制服那兩名守衛的人以後，你們立刻接過他們手裏的槍，伏在暗中監視。」

「還有嗎？」

鮑凱俏皮地說：「成功後別忘記給我一個長吻。」

「現在給妳好了。」陳萊蒂說着噙起了嘴唇。

「這是白天。」他用手封着她的嘴。

「誰規定白天不准接吻？」

「萊蒂！現在和妳接吻會使我激動，一激動就會產生不少愛撫動作。陽光這樣亮，不大好吧！」

「你這個人很懂得自制。」

「好！」鮑凱離開了床。「我要離開妳了。」

「到那裏去？」

「找地方睡覺去，別讓麻胖子發現我們關係太親密。那樣一來，所有的把戲都要拆穿了。」

「你去吧！」

「昨晚妳和安琪都表演得很好，你們兩人都修資格當電影明星。」鮑凱說着，走出了茅舍。

午餐後，遊艇上的人來了。

為首一人五短身材，像是赴晚宴般穿着整齊的白色西服，手裏提着一隻黃色的大型提包。後面有四個大漢跟着護衛，敞開的上衣露出他們腰間的短槍，似是有意炫耀他們的武力。

少女們似已知道了H港來船的消息，早上整個營地裏已不像往日那樣寧靜，唱唱細語交織成一片嘈囂之聲。

五個人一出現在草原上，麻胖子立即吩咐高強尼和方大衛將那些少女全部叫出來，自己和鮑凱迎了過去。

「容我介紹。」麻胖子指指鮑凱說：「這是我副手，這位是H港赫赫有名的何老大。」

「幸會。」鮑凱伸出了手。

何老大却没有和他握手的意思，兩手緊緊抓住提包的環把，目光冷冷地睨了鮑凱一眼。

在那一瞥之中，鮑凱發覺他的眼色像毒蛇窺伺一頭青蛙那樣冷酷兇暴。他提醒自己：對這傢伙要小心點！

「麻三！」何老大的語氣和他目光一樣冰冷。「上次那票貨色還算不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開溜。」

「嘿！嘿！」麻胖子陪着笑臉。「我們對那些逃跑回來的人處罰很嚴，所以她們不敢再逃跑。」

「嘿！這次我要三十個。」

麻胖子連連點頭道：「有，有！這裏有五十個給你挑選。」

「麻三！你的貨色雖然很多，但是不精。」

「不精？」

「幾乎挑不出一個上等貨色。」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麻胖子故作神秘地說：「這次有兩個絕色小姑娘，不過價錢……」

何老大一臉不屑的神色，冷哼了一聲，說道：「我不相信你這裏會有什麼的好貨色。」

「不看你是不知道的。」

「噢！那我倒要見識見識。」

麻胖子朝鮑凱打了個眼色，鮑凱立刻叫出了陳萊蒂和馬安琪。她們倆今天還刻意打扮了一番。

何老大冰冷的目光閃動了一下：「就是這兩個？」

麻胖子朝他擠擠眼：「不錯吧？」

「為什麼她們穿着衣服？」

「這就是與眾不同的地方，她們是名門閨秀。」

「我要的是蕩婦淫娃，不是名門閨秀。」

鮑凱冷冷地揮嘴說：「何老大！我猜你只配經營下等妓寨。」

何老大目光像兩簇冷箭般射到鮑凱臉上：「你說什麼？」

「你不懂挑選貨色。」

「你懂？」

「如果你想知道，我願意告訴你一點經驗。」

「倒要請教。」

「你不要只去注意她們的裸體，因為她們不能光着身子站在馬路上去吸引客人，女人的風情在眼睛上。」

「你很內行。」

「外行人不會經營這種買賣。」

何老大轉頭問麻胖子道：「值身價多少？」

麻胖子比了個手勢說：「美金五千元一個。」

「你簡直獅子大開口。」

「你不到半年就會賺回來。」

「我怎麼知道能够賺回來？」

鮑凱揮嘴說：「受過良好教養，而且能歌善舞。香港不是野人島，上層社會裏花得起的男人並不少。」

「價錢太高，你們漲了五倍。」

「你知道她們是從那裏來的嗎？」

「絕不會是月亮上來的。」

「不錯。」鮑凱咄咄逼人地說：「不

是來自月球，但也不是來自越南，她們來自龍城。」

何老大沉吟良久，終於點點頭說：「成交了。」

「你很有眼光。」

何老大狠狠盯了鮑凱一眼，然後對麻胖子說：「你這個副手很神氣。」

「他很能幹。」

「我想提醒你，有一天他會變成你的老大。」

麻胖子神情震動了一下，接着又輕鬆地笑了起來。這個時候，鮑凱却向陳萊蒂和馬安琪擠了擠眼睛，因為他順水推舟的計劃已經完成了。

三十名少女於下午四時登上了停在海灣上的那艘遊艇，每人都分到一襲新裝。

雖然有些穿在身上不太合身，但是總比裸着身子要好得多。有些不識愁滋味的少女竟然因此笑逐顏開。

趁大家分配服裝忙亂的時候，陳萊蒂找到了飲水爐，藏在乳溝中那一包野芭豆粉末立刻滲進了飲水之中。

陳萊蒂拉着馬安琪上船面，靠在欄杆上透了一口氣。

「安琪！想不到這樣簡單。」

「不知道有沒有用。」

「等一下就知道了。」

忽然，她們身後，傳來極輕微的脚步聲。

她們微有覺察，連忙回過身來。只見走來的是一個長髮披肩，皮膚微黑，目光晶亮的少女。

「你們兩人是搭船去H港嗎？」那少女搭訕着說。

陳萊蒂暗扯了馬安琪一把，示意她不要說話。然後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裝得愁眉苦臉的樣子說：「我們也被賣了。」

「噢！你們是自願的嗎？」

「誰會願意被賣呀！」

「奇怪！你們的朋友，竟會出賣你們了？」

陳萊蒂流露出鄙夷的神色說：「他根本就不是我們的朋友，船沉以後漂到這個島上大家才認識的，想不到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物。」

「到H港你們準備逃嗎？」

「我……」陳萊蒂一時楞住，不知該如何回答。

那少女笑了一笑說：「對不起！我不該問的，這是每個人的秘密。」

陳萊蒂和馬安琪交換了一下眼色，覺得這少女的言行有些蹊蹺，於是雙雙轉身對着海面不再說話。

沉默一陣，那少女又喃喃自語地說：「H港我很熟。」

馬安琪轉過身來搭腔：「那妳可以帶我們遊H港。」

「當然可以，如果你們有時間離開床上。」

「我們不會一天到晚睡在床上。」

「他們會教我們整天整晚睡在床上，陪着一些陌生的男人，那就是我們到H港去從事的一種工作。」

馬安琪捂面低呼起來：「啊——那多麼可怕。」

「所以，很多人都想逃。」這話彷彿是一種暗示。

陳萊蒂轉過身來，冷冷地說道：「那更可怕，逃不掉，會被送回來。像茅屋中那三個女人一樣，白天像奴隸，夜間像母豬。」

「妳是個現實主義者。」

「同樣被人糟塌，我寧願選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這就是他們說的有吃有穿，享受舒服。但是，他們將最可怕的事情隱瞞了起來。」

「什麼事？」馬安琪好奇地問。

「我們不久將染上毒症，全身潰爛而死。」

陳萊蒂向左右張望一陣，悄聲說：「感謝妳的好心，告訴我們這些。不過我勸妳還是少說這種話，被他們聽見就不得了啦！」

「妳們二位不會密報吧？」

陳萊蒂連忙搖著頭，說道：「當然不會了。」

「那就行了，我不會對別人說這些話的。」

那少女說完後離開了她們，「面走一面自言自語地說：『晚上就會開船，但願機不要壞。』」

那少女離開甲板之後，兩人對望了一眼。陳萊蒂說道：「這個女的說話有些古怪。」

「好像很神秘的樣子。」

「看起來受過很好的教養。」

馬安琪突然抓住了陳萊蒂的手臂，哦

了一聲：「會不會是……？」

「是什麼？」

馬安琪吁了口氣，搖搖頭，說道：「我已經十八歲了，不該有這種天真的想法了。」

「什麼想法？」

「不說了，說出來會讓妳笑。」

陳萊蒂笑著說：「神經兮兮的，我看妳愈來愈像小孩子了。」

艇上七時晚餐，吃的乾乾。因此白開水的生意奇佳。

只苦了陳萊蒂和馬安琪，乾燥的餅干真難下嚥。

馬安琪一面吃一面東張西望，她忽然拉了陳萊蒂一下：「萊蒂！看！」

「看什麼？」

「下午和我們說話那個女的，沒有喝開水。」

「別理她。」

「她好像知道開水裏有……」

陳萊蒂暗暗捏了她一把，說道：「不要多話！」

馬安琪的手臂被陳萊蒂捏得很痛，但她却没有住口：「她一直朝我們看。」

「因為我們兩人長得最漂亮。」

「萊蒂！我不是說笑話，她的眼光很神秘。」

「那是因為妳心情緊張。」

「我又想說……」

「不要說了，說出來我會說妳是三歲娃娃。」

馬安琪突然地嘆了一口氣說：「在妳

們面前，我永遠是長不大的娃娃。」

晚餐後不到半個小時，野芭對腸胃的破壞作用開始發揮，艇上唯一的盥洗室開始人滿為患。

馬安琪看眼裏，樂在心頭，不自禁地說：「真靈！」

「什麼東西真靈？」

那少女突然又幽靈似地在她們的身後出現。

馬安琪一時目瞪口呆，期期艾艾地答不出話來。

陳萊蒂連忙機警地回答說：「剛才我們吃飯的時候，曾禱告讓那些可惡的男人吃飽了肚子痛，想不到他們真的肚子痛了起來。」

「下次妳們再禱告時一定要說清楚，只要他們的人肚子痛，不要讓我們的人也跟著受罪。」

反應絕佳的陳萊蒂也愣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那少女掃了她們一眼，又說：「上帝在聽到妳們的禱告後一定在飲水爐裏施了法術，不過船上十二個男人只有八個人飲了那桶中的水。」

馬安琪差一點失聲驚呼，陳萊蒂適時捏住了她的手腕，長長的指甲陷進了腕部的皮肉，痛得她直落淚。

那少女拍拍馬安琪的面頰，柔聲說：「別哭！我們三個人也沒有喝，不會肚子疼了。」

等那少女離去很遠，馬安琪才惶然地低呼出聲：「天啦！她什麼都知道。」

「她一定看見了。」

「萊蒂！怎麼辦？」

「她那雙眼光真逼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個女孩子生著像她那樣鋒芒逼人的眼睛。」

「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非按照原訂計劃實行不可，現在已無法和鮑凱連絡。他會依照原訂計劃進行，我們怎能不配合。」

「我也這樣想，不過……」

陳萊蒂打斷她的話說：「不要顧慮太多，那樣會使我們喪失勇氣。」

九點五十分——

在鋪著毛毯的大統艙裏，少女們都已在一陣腹瀉後疲倦地入睡，就連那個不會飲水的少女也閉上了眼睛。

陳萊蒂知道已到行動的時候，碰了碰身旁的馬安琪。

馬安琪翻了翻眼，悄聲問道：「時候到了。」

「嗯！脫去妳的胸罩。」

馬安琪顯得有些忸怩地低聲說道：「一定要……？」

「不要害怕，這是最後一次，學我的樣子……」

陳萊蒂身上根本沒有一根紗，她將毛毯裹在身上。向四周察看了一下，然後對馬安琪揮揮手說：「快！」

馬安琪也照樣做了，裸著身子披上了一条毛毯。

在上扶梯的中間，陳萊蒂輕聲交待她：「告訴妳！妳去對付船頭那一個，要兩手張開毛毯，讓守衛的人視線集中在妳身上。」

動盪。忽然，門口傳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朋友！放下槍吧！貓兒捉老鼠的遊戲已經結束了。」

鮑凱不由吸了口涼氣，扔掉手裏的槍，緩緩轉過身來，他再次看到那對毒蛇似的眼睛。來人竟是何老大。

「想不到是你！」

鮑凱知道自己疏忽了一點，方才關閉那扇艙房門時，應該察看一下對方是否確實在艙房裏。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

何老大狠狠地盯鮑凱一眼：「看來你很冷靜。」

「因為我有援兵。」

「不用來這一套，我已聽到你唸出的電文。」

鮑凱知道對方是個陰險毒辣的人。大凡這種人大都好高騖遠，逞強爭勝。於是，他打算說幾句讓對方聽了舒服的話來拖延時間，以求轉機。

「下午見到你時，我就知道不是你的對手。現在你果然比我棋高一著，沒話說，我認輸。」

何老大冷笑著說：「你很神氣，也很聰明，但是自以為聰明最容易誤事。你承認失敗，可是你知道你敗在何處嗎？」

「願意聆教。」

「你想不到我們睡覺的艙房有另一道門可以出來，你也想不到這裏對講機是經常開著的。」

鮑凱愣住了，這完全在他意料之外。他試探著問：「老風又落在貓爪下，不知道貓兒要如何處置這頭老風，你該不會用貓爪玩弄一番再去吃掉牠吧？」

上，別讓他看到船尾。」

馬安琪領會，點了點頭。

船艙的出口在艇的中央，兩人上到船面後，立即分向船頭，船尾行去。陳萊蒂看看錶，她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船尾守衛者發現有人，立刻撤亮了手電筒，說道：「很晚了，妳不該到船面上來。」

陳萊蒂向守衛者逼過去，說：「艙裏太悶。」

「我容許妳在這裏呼吸一分鐘的新鮮空氣。」

「謝謝你！能給我一支煙嗎？」

陳萊蒂的笑容和聲音都很迷人，那守衛者情不自禁地掏出一支煙來給她，並為她劃燃火柴。

陳萊蒂的兩手原是捏著毛毯的，一隻手去接香煙，自然就將毛毯鬆開了一半，這使守衛者看到她裸露的胸域。

「啊！妳沒有穿衣服！」

「妳不老實！」陳萊蒂嬌笑著，同時用手去抓緊胸前的毛毯。但是，毛毯的下半截卻又敞開了。

守衛者目光下垂，並非他目不斜視，而是他有了新的發現。他呼吸開始濁重，結結巴巴地說：「何老大規定妳們在船上要服裝整齊。」

「這是夜晚。」

「就是夜晚也不行，他怕我們受誘惑了。」

「那我倒要試試。」陳萊蒂輕笑著，扔掉手裏的煙，兩手向左右一伸，突然將毛毯敞開。

守衛者的目光呆住了。

陳萊蒂的目光却異常靈活，她看見船尾處露出一個人頭，她知道那是從水裏面冒出來的鮑凱。

她飛快地邁進幾步，用毛毯裹住了守衛者，嬌聲說：「爲了答謝你給我一分鐘的時間呼吸新鮮空氣和那一支香煙，我應該讓你吻一分鐘。」

那守衛者仍然在發呆，似乎缺少勇氣了。

陳萊蒂看見鮑凱已上了船尾，連忙雙手勾住那守衛者的頸子，像強按牛頭喝水似地吻了上去。

鮑凱疾速無聲地閃到守衛者身後，槍柄敲上了他的腦袋，滑落甲板上的那床毛毯會使他睡得更舒服些。

「安琪呢？」鮑凱悄聲問。

「在船頭。」

鮑凱很快地脫下了守衛者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他甚至連身上那條潮濕的短褲都來不及脫下。

馬安琪身上的毛毯伸張得像是一幅銀幕，銀幕的那一面，正在上演無聲電影，顯然這名守衛者比船尾那演技要出色得多。

鮑凱突然出現在他身邊，使他一楞。但是，鮑凱手裏的槍已抵上了他的腰。

「看清楚！我不是你的朋友。」

「你……？」

「不要說話，帶我到你們寢室的艙房去。」

「是！是！」

鮑凱又低聲向陳萊蒂吩咐說：「妳們，

何老大語氣森冷地說：「那要看你的態度如何了。」

鮑凱故作輕鬆地聳聳肩說：「誰也不願死，我自然不例外。」

「那麼說出你的身份。」

「我發出來後你就不敢殺我了。」

「也許我不願殺你。」

「那是我的運氣好。」

「少說廢話。」

「說出來希望你相信。」

「那要經過我的大膽判斷。」

「我是奉警方所派。」

何老大冷笑了一聲說：「你以為我不敢殺警方的人嗎？」

「你敢。」

「如果你是警方的人，我倒真要考慮考慮。」

「你怕嗎？」

「可惜你不是警方的人。」

「你可能判斷錯誤了。」

何老大嘿一聲發笑，說道：「如果你不是警方的人，你不會不知道警察電台的週率。」

「也許你錯了。」

何老大吼叫着說道：「我錯不了。你只是一個愛管閒事的流浪漢！一個想發橫財的無賴！一個想出鋒頭的個人主義者吧了！」

鮑凱不得不佩服對方的眼力，他畢竟說對了三分之一，自己的確是一個愛管閒事的流浪漢。

他不知道陳萊蒂她們是否發現了箱內的變化，也不知道她們是否會派一個人到箱內來看動靜？

這是鮑凱唯一的希望，但他知道絕無可能，因為陳萊蒂和馬安琪二人對他太有信心。在她們的心目中，鮑凱是永不失敗的。

「怎麼？」何老大氣勢逼人地說：「啞口無言了？」

「我很喜歡你那對眼睛。」鮑凱在故意找話題。

「我也很欣賞你那股神氣勁頭，我不知道那能不能擋住槍彈。」

「那要試過才知道。」

「你真有點不怕死的樣子！」

「因為你那雙眼睛使我迷惑，所以才忘了恐懼。」

「但是，我也討厭你那雙很神氣的眼睛。」

鮑凱偏過頭去，說：「我可以不讓你看到。」

其實，他是藉機在找尋他方才丟棄的槍。束手待斃不如拚上一拚，來一次因獸之鬥。

就在他偏轉頭頭的時候，聽到了對方那種令人心寒的聲音：「我要用槍彈將你的雙眼打穿。」

鮑凱聞言一驚，同時槍聲已起。砰地一响，中槍的竟是何老大。眨眼之間，一個人影已經衝到門口，又對着鮑凱開了一槍。

鮑凱已經魂飛魄散，但是他的感覺告訴他，槍彈並沒有擊中他。回頭一看，那名無綫電工作人員已倒在地上。

再回頭來看，持槍救他的人竟是那晚少女撈了半响方說：「這是我唯一感到意外的事情。我認可你是自首，而且這次破案你應居首功，你可以獲得法庭的減免。」

鮑凱吁了一口氣，輕鬆地笑着說：「今晚意外的事情實在太多，最大的意外還是突然爆出你這匹冷門黑馬。」

陳萊蒂欣喜地向鮑凱撲過去，突然發覺自己是裸着身子的。驚叫一聲，立刻衝出了無綫電室，這使得其餘的三個人差點笑出了眼淚。

故事結束在二年後的龍城。

海灘二馬路一家「鮑氏鎖簧有限公司」在這天開業，門口堆滿了花牌，花籃，爆竹屑散滿了一地。

突然，櫃檯裏面的那架電話機鈴聲響了。

一個抱着襁褓嬰兒的年輕美貌少婦走過去拿起話筒：「喂！」

「是鮑氏鎖簧公司嗎？」

「是的。」

「看見報上的廣告說，貴公司有『永不失物』的保險櫃出售，真能作到『永不失物』的保證嗎？」

「這是經過專家設計的，保證永不失物。」

「好！給我們送一台來。」

「請問貴號是……？」

「黑馬夜總會。」

少婦放下電話，向裏面高聲喊叫道：「凱——」

應聲出來一個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的

何老大語氣森冷地說：「那要看你的態度如何了。」

鮑凱故作輕鬆地聳聳肩說：「誰也不願死，我自然不例外。」

「那麼說出你的身份。」

「我發出來後你就不敢殺我了。」

「也許我不願殺你。」

「那是我的運氣好。」

「少說廢話。」

「說出來希望你相信。」

「那要經過我的大膽判斷。」

「我是奉警方所派。」

何老大冷笑了一聲說：「你以為我不敢殺警方的人嗎？」

「你敢。」

「如果你是警方的人，我倒真要考慮考慮。」

「你怕嗎？」

「可惜你不是警方的人。」

「你可能判斷錯誤了。」

到了小茅屋中去向他求救的少女。這使得鮑凱萬分意外，結結巴巴地問：「妳……？」

那少女笑了笑說：「你今晚遇上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的出現只是想不到的一部份，請不必驚奇。」

鮑凱再次搖晃着腦袋，希望將困惑搖走。

「妳！真想不到。」

「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我也要責備你的大意。疏忽很容易使人喪命，你現在已是第二次活着。」

鮑凱這才回過神來，說道：「我該謝謝妳！」

那少女揮揮手說：「不用謝，你該進行你未完成的工作。」

鮑凱難手說：「可惜無綫電工作人員被妳打死了。」

「我不打死他，他會打死你。」

鮑凱摸了摸頭，皺着眉尖說：「如何和警方連絡呢？」

那少女笑着說：「讓我試試如何？」

「妳？」鮑凱再次吃驚，這又是一次意外。

那少女在無綫電發報機前坐下，熟練地戴上耳機。

這時，陳萊蒂和馬安琪兩人聞聲趕了下來。鮑凱幾乎想笑，因為她們兩人的身體裏在毛毯裏。

現場使她們吃驚，也使她們放心。

「誰打死的？」馬安琪問。

鮑凱向那少女吸了吸嘴。

馬安琪低呼起來：「她？噫！我早想到小茅屋中去向他求救的少女。」

這使得鮑凱萬分意外，結結巴巴地問：「妳……？」

那少女笑了笑說：「你今晚遇上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的出現只是想不到的一部份，請不必驚奇。」

鮑凱再次搖晃着腦袋，希望將困惑搖走。

「妳！真想不到。」

「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我也要責備你的大意。疏忽很容易使人喪命，你現在已是第二次活着。」

鮑凱這才回過神來，說道：「我該謝謝妳！」

那少女揮揮手說：「不用謝，你該進行你未完成的工作。」

鮑凱難手說：「可惜無綫電工作人員被妳打死了。」

「我不打死他，他會打死你。」

鮑凱摸了摸頭，皺着眉尖說：「如何和警方連絡呢？」

那少女笑着說：「讓我試試如何？」

「妳？」鮑凱再次吃驚，這又是一次意外。

那少女在無綫電發報機前坐下，熟練地戴上耳機。

這時，陳萊蒂和馬安琪兩人聞聲趕了下來。鮑凱幾乎想笑，因為她們兩人的身體裏在毛毯裏。

現場使她們吃驚，也使她們放心。

「誰打死的？」馬安琪問。

鮑凱向那少女吸了吸嘴。

馬安琪低呼起來：「她？噫！我早想到小茅屋中去向他求救的少女。」

這使得鮑凱萬分意外，結結巴巴地問：「妳……？」

那少女笑了笑說：「你今晚遇上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的出現只是想不到的一部份，請不必驚奇。」

鮑凱再次搖晃着腦袋，希望將困惑搖走。

「妳！真想不到。」

「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我也要責備你的大意。疏忽很容易使人喪命，你現在已是第二次活着。」

鮑凱這才回過神來，說道：「我該謝謝妳！」

那少女揮揮手說：「不用謝，你該進行你未完成的工作。」

鮑凱難手說：「可惜無綫電工作人員被妳打死了。」

「我不打死他，他會打死你。」

鮑凱摸了摸頭，皺着眉尖說：「如何和警方連絡呢？」

那少女笑着說：「讓我試試如何？」

「妳？」鮑凱再次吃驚，這又是一次意外。

那少女在無綫電發報機前坐下，熟練地戴上耳機。

這時，陳萊蒂和馬安琪兩人聞聲趕了下來。鮑凱幾乎想笑，因為她們兩人的身體裏在毛毯裏。

現場使她們吃驚，也使她們放心。

「誰打死的？」馬安琪問。

鮑凱向那少女吸了吸嘴。

馬安琪低呼起來：「她？噫！我早想到小茅屋中去向他求救的少女。」

這使得鮑凱萬分意外，結結巴巴地問：「妳……？」

那少女笑了笑說：「你今晚遇上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的出現只是想不到的一部份，請不必驚奇。」

鮑凱再次搖晃着腦袋，希望將困惑搖走。

「妳！真想不到。」

「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我也要責備你的大意。疏忽很容易使人喪命，你現在已是第二次活着。」

鮑凱這才回過神來，說道：「我該謝謝妳！」

那少女揮揮手說：「不用謝，你該進行你未完成的工作。」

鮑凱難手說：「可惜無綫電工作人員被妳打死了。」

「我不打死他，他會打死你。」

鮑凱摸了摸頭，皺着眉尖說：「如何和警方連絡呢？」

那少女笑着說：「讓我試試如何？」

「妳？」鮑凱再次吃驚，這又是一次意外。

那少女在無綫電發報機前坐下，熟練地戴上耳機。

到了，我下午就……」

陳萊蒂偏過頭，問道：「妳想到什麼呢？」

馬安琪想說，但她又搖了搖頭：「不說了！萬一對又被你們笑。」

「噢！對了！他們睡覺的寢室還有一道門可以出來。」鮑凱突然想了起來。

「我們快去。」

這時，那少女已起身離座，摘下耳機，攔住鮑凱說：「不用去了，我已經將兩道門都鎖上了。」

「啊！」鮑凱鬆了口氣。「妳比我老練，槍法也不錯。我看……噢！妳電文拍發完了？」

少女點點頭說：「完了。」

「這樣快？」

「我只拍發了兩個字。」

「那兩個字？」

「黑——馬。」

「警方如何知道我們的方位呢？」

「從電波中他們可以找出來。」

這時，馬安琪突然大叫着說：「黑馬夜總會！黑馬號遊艇！黑馬！黑馬！妳現在拍發的電文又是這兩個字，它代表什麼特別意義呢？」

那少女輕笑着說道：「那只是我的代號。」

鮑凱嘆叫起來：「我知道了，妳是警方的探員！」

「謝謝你給我升級，我只是警官學校女警班的學生。」

「警方早就注意這個集團了嗎？」

那少女點點頭說：「早就知道了，只

「嘿！」

「今晚是大衛和安琪結婚週年紀念，別忘了訂購一隻花籃送去。」

「嘿！」

「打電話叫服裝公司將我訂製的小禮服送來，明天要去吃強尼和丁妮的結婚喜酒。」

「嘿！」

「聽見沒有？」

「嘿！」

「凱！你腦子裏在想什麼？」

「凱！我在想，黑馬夜總會裏的人，是否還認識我就是兩年前偷開他們保險櫃的那個竊賊。」

（全文完）

高聳先生繼「無弦弓」後又一傑作

天壤王郎「羽林箭」由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傳奇故事

作者以新穎脫俗的筆調，寫出別開生面的「天壤王郎」武林偵探故事，這是武俠小說的創舉，必然使讀者耳目一新。

天壤王郎不僅有一副動人的儀表，更有超人的智慧，及絕頂的武功，他存心向罪惡挑戰，却不願沽名釣譽，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他浪跡江湖的目的，只是為了發奸摘惡而已。

本書高潮迭起，令人有峯迴路轉之感，第一部「羽林箭」將在下一期刊出，敬請垂注。

高聳先生繼「無弦弓」後又一傑作

天壤王郎「羽林箭」由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傳奇故事

作者以新穎脫俗的筆調，寫出別開生面的「天壤王郎」武林偵探故事，這是武俠小說的創舉，必然使讀者耳目一新。

天壤王郎不僅有一副動人的儀表，更有超人的智慧，及絕頂的武功，他存心向罪惡挑戰，却不願沽名釣譽，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他浪跡江湖的目的，只是為了發奸摘惡而已。

本書高潮迭起，令人有峯迴路轉之感，第一部「羽林箭」將在下一期刊出，敬請垂注。

高聳先生繼「無弦弓」後又一傑作

天壤王郎「羽林箭」由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傳奇故事

作者以新穎脫俗的筆調，寫出別開生面的「天壤王郎」武林偵探故事，這是武俠小說的創舉，必然使讀者耳目一新。

天壤王郎不僅有一副動人的儀表，更有超人的智慧，及絕頂的武功，他存心向罪惡挑戰，却不願沽名釣譽，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他浪跡江湖的目的，只是為了發奸摘惡而已。

本書高潮迭起，令人有峯迴路轉之感，第一部「羽林箭」將在下一期刊出，敬請垂注。

高聳先生繼「無弦弓」後又一傑作

天壤王郎「羽林箭」由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傳奇故事

作者以新穎脫俗的筆調，寫出別開生面的「天壤王郎」武林偵探故事，這是武俠小說的創舉，必然使讀者耳目一新。

天壤王郎不僅有一副動人的儀表，更有超人的智慧，及絕頂的武功，他存心向罪惡挑戰，却不願沽名釣譽，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他浪跡江湖的目的，只是為了發奸摘惡而已。

本書高潮迭起，令人有峯迴路轉之感，第一部「羽林箭」將在下一期刊出，敬請垂注。

高聳先生繼「無弦弓」後又一傑作

天壤王郎「羽林箭」由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傳奇故事

作者以新穎脫俗的筆調，寫出別開生面的「天壤王郎」武林偵探故事，這是武俠小說的創舉，必然使讀者耳目一新。

天壤王郎不僅有一副動人的儀表，更有超人的智慧，及絕頂的武功，他存心向罪惡挑戰，却不願沽名釣譽，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他浪跡江湖的目的，只是為了發奸摘惡而已。

本書高潮迭起，令人有峯迴路轉之感，第一部「羽林箭」將在下一期刊出，敬請垂注。

高聳先生繼「無弦弓」後又一傑作

天壤王郎「羽林箭」由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傳奇故事

作者以新穎脫俗的筆調，寫出別開生面的「天壤王郎」武林偵探故事，這是武俠小說的創舉，必然使讀者耳目一新。

天壤王郎不僅有一副動人的儀表，更有超人的智慧，及絕頂的武功，他存心向罪惡挑戰，却不願沽名釣譽，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他浪跡江湖的目的，只是為了發奸摘惡而已。

本書高潮迭起，令人有峯迴路轉之感，第一部「羽林箭」將在下一期刊出，敬請垂注。

高聳先生繼「無弦弓」後又一傑作



無想雙八劍——葵悠太郎

前文

提要

上回書至甲賀掌門人逝世後，留下遺言，不論誰人，若能殺死葵悠者，可娶志乃，及爲甲賀門掌門人。阿縫僞冒阿站，留在甲賀町，那晚八劍民部乘空神那部等人往探查葵悠下落，向志乃

魔眼勾魂滅 迷心天女亡

甲賀町所有人就完全成爲悠太郎的敵人本來也是充份有可能的，但悠太郎自己却不曾那麼考慮到，甲賀七忍是例外，對其他的人，以他的性格，的確很難隨便就生出敵意，特別是聽說對方原來是志乃，不其憶起昨天拂曉屋頂上聽到的志乃跟玄齋的談話，更相信眼前的志乃沒可能是七忍方面的人，不過儘管相信，還是難堪好奇心的驅使，想弄清楚對方到來的原因。

「我是逃出來的。」
「哦，果然是不出我所料，你自己終

亡的陷阱，他們已經安排妥當，只等你去啊！」

駿河台甲賀町直向輕子坂進發的途中，衆忍幾番商量後，畢竟找到了他們認爲萬無一失的陰謀詭計！

是空蟬刑部出的主意，其實離開玄齋家裏的時候他就已經想好了，所以才特別將迷心的志乃也帶了去。

也就是，空蟬刑部始終認爲結果悠太郎並非困難，要命的是如何方能够將小姐平安無事的從悠太郎手中搶救出來，只要小姐在悠太郎手中，即使他們三人傾盡全力去襲擊，到頭來還是難免種種尷尬，種種障礙！

首先無論如何得救出小姐，是他們必須完成的第一道使命。

志乃的工作於是決定下來，三忍就交

於……」

「不，是站小姐放我逃走的……」
「站小姐！」悠太郎緊張起來，閃動目光下意識落到胸前獅子舞裝束的阿站身上。

志乃看在眼里，半邊面頰的肌肉牽扯起怪異的冷笑，但立即消失。

「站小姐又怎樣了？」悠太郎居然也假裝不懂的樣子，但眼中已充滿了不安。志乃似乎開始感覺到自己衣衫不整，靦腆的用手攏起衣襟袖子。

「葵公子，看我這樣子你就應該明白，站小姐，不，阿縫姐的身份暴露了……」
「什麼！」

由志乃來完成他們所謂的第一道使命！

那末三忍準備好，埋伏蓮華寺附近，屏息靜氣的伺機發動，然後志乃開始了她的工作，若無其事的坐了轎子，到蓮華寺前來。

事實上，她執行的所謂第一道使命，無疑就是繼續被幻五郎勾去魂魄之前的預定行動，也即是，給阿縫救了，逃出甲賀町，找葵悠太郎——似乎沒有不同的地方，只不過，此刻她的心靈已經完全被染污，對悠太郎充滿了危險的兇念殺機！

告訴悠太郎阿縫身份的暴露，失手就擒，悠太郎是必不免驚慌失措的衝出蓮華寺，到時候志乃不是可以乘機救回小姐了——是即空蟬刑部理想的結果，志乃也是那麼的等待着，誰知道悠太郎竟抱着阿站離開，那能不教她狼狽？

悠太郎總算收住了腳步。

志乃好不容易鬆過口氣，望着悠太郎懷抱中昏迷的阿站，忍不住追問：「你打算拿小姐幹什麼？」

「沒什麼……」悠太郎無言以對。就像不久前空蟬刑部考慮到的——沒奈何的話只好拿阿縫來交換阿站——悠太郎方面亦是打算爲了要阿縫平安回來，只好將阿站交給敵人，但究竟覺得沒有說明的必要。

「那樣去甲賀町，我也不敢肯定輕易可以將阿縫要回來——對，敵人只等我前去，未出發之前，我得首先考慮阿縫的生命！」悠太郎喃喃自語的，「好，不管怎樣，到夜裏再說！」

作好了決定之後，悠太郎步向大殿那

山田風太郎·原著
盧 令·譯文



「她已經給甲賀的忍者抓起來，只是我勉強逃出性命，特地到蓮華寺來給你消息……」

「畢竟，唉……」悠太郎呻吟，「我早就想到阿縫自己深入虎穴，沒有可能始終冒充得下去，遲早秘密總會破，那，阿縫是死了？」

「不，還活着……」

「哦，那我要趕快動身了！」悠太郎抱着真的柳澤小姐再次步出山門外。

志乃狼狽的站起身，脫口驚呼：「等，等等……」

「我必須立刻去救阿縫！」

「可是如今你到甲賀町，就會墮入死

邊。

到夜裏？即使能够忍耐的等到夜裏，亦是難以解決啊——志乃心頭漸漸的焦躁起來，不知不覺就動了殺機，發抖的手移向腰帶旁邊的匕首！

也就那會子，悠太郎無意的回過頭來，目光直射志乃。

「事情到如今地步，非要好好的仔細考慮清楚不可，對於阿縫的遭遇，最好我還是詳細問明白你，來這裏……」恩，入去甲賀町我只是那一次，老實說，尚未認識透澈呢。」

悠太郎的眼神始終是那麼明朗，顯然並沒有生疑。

那利那，幻五郎附體的志乃底腦髓深處突然感覺到輕微的衝擊，短暫的躊躇，她還是躊躇着腳步隨同悠太郎入了大殿。放下了阿站，悠太郎連忙冷水敷面什麼的忙一番，讓阿站甦醒過來。

「萬二分對不起！」悠太郎垂下頭，怪抱歉的，「計劃要改變了，不能讓你昏迷到那會子，是以暫時還是給你回復自我好了。」

阿站僵了的望住悠太郎的面龐，突然跳起身，冷不防就舉起一雙小拳頭，朝悠太郎胸膛捶去！

「討厭鬼，討厭死你了，到底你還要我昏迷多少次？」

「對不起，萬二分對不起啊！」悠太郎東閃西避，又拱手，又作揖，居然還笑嘻嘻的，「真的要狠狠的給我一頓子才舒服，好！依你依你！」

悠太郎硬着頭皮挨了幾拳，阿站還不

肯罷休，眼看不是辦法忙將她雙手捉住。阿結好不容易從混亂狀態中清醒過來，突然醒起自己湊的人事實是前將軍的世子，同時亦發覺到旁邊坐了一個陌生的少女，却並沒有想到要道歉什麼，只是酸氣冲天忙着問：「她是誰？」

「哦，不氣了？我方想向她打聽消息……她是甲賀派掌門人服部玄齋的孫女兒志乃，志乃小姐，你的左眼怎樣了，不是由開始就見你閉起左眼？」

「沒有事，只是掙扎逃走的時候，給什麼擊中了似的，倒也不覺怎樣痛……」志乃伸手按住那腫成一條綫的左眼。悠太郎並沒有進一步懷疑，只是覺得可憐的點點頭。

誰又想像得到這看來可憐，葫蘆花也似的少女在與被封閉起一隻眼睛的同時，正常的精神狀態亦被封閉起來的「迷心天魔女」？

也不用催促，志乃對悠太郎約略的覆述了家裏發生的變故，當然那都是幻五郎附體之前的事情！

志乃也說不了多少句，悠太郎條的抬起頭來，眼瞳中寒芒暴閃，默默的腰向殿外院子。

「似乎誰來了！」阿結應聲回頭，不由就驚呼。院子中不知何時站了三個人！

行者，山僧，黑外衣的深編笠——配合的出奇，背着陽光黑黑的，如同影子般移來，簡直就像是魔界現身出來的混身散發着妖異的殺氣！

「志乃小姐，老厚面皮死冤你的準新

郎又蜂擁前來了，你這裏暫且等候！」

悠太郎嘆的站起身子，兩手指節的的得得的屈曲起來，轉身舉步迎前去。

初春的旭日不知不覺已升到了天空，由於是廢寺，廣闊的院子裏蓋滿了枯草。冬盡雪已溶，陽光下，處處枯草叢中亦經已冒出了青綠的嫩芽，微風中搖曳隱現。

「是前生孽債，由彼此如此再三往來，莫非感情也有了？」悠太郎在大殿石階上收住腳步，目光橫掃眼前的甲賀三忍，「但，倒想知道寄食你們那裏的阿結小姐，你們又可曾給我殷勤的款待？」

行者裝束的寢覺幻五郎移步向前來。「呵，今晚用膳的時候，我們就拿你的腦袋當菜餚，給她來下酒！」

「豈能讓我的阿結空着肚子等到那時候啊！」悠太郎笑了，「但無論如何，爲了預備款待的材料，三位大廚師不惜特意到這裏來，我還是衷心銘感！」

語聲吊兒郎當的依然如此快活，如此明朗，三忍好不訝異，好不奇怪。

——小子敢情腦袋發生了毛病？爺爺們什麼角色，甲賀七忍哇！敢視若無睹，難道忘記了昨日甲賀町險些兒命喪黃泉？

三忍氣的幾乎說不出話來。悠太郎又笑了，的確是由心歡喜出來。只因爲從三忍的口中，他經已清楚阿結平安無事，不過留在甲賀町，沒有隨同三忍到來連華寺。

三忍的可怕他並不是不知，但比起担自己的安危，阿結的生死更令他牽掛，如今肯定了阿結的生存，那能不高興？那

能不失笑？

也立即，回復了信心，充滿了生氣！「姓襲的，先將你的腦袋放到菜板去！」寢覺幻五郎口裏猛一聲咆吼，脚下更不停！

出鞘的戒刀閃閃生光，但幻五郎獨眼中透出來的魔光更凌厲恐怖！兩人的目光突然相觸！

悠太郎那裏失了拔劍的意志，不知不覺的，恍如游身水中也似的緩步跨下了石級，更沒有發覺忘我的瞬間，後面的空蟬刑部自旁掩向迂迴的石級！

終於，悠太郎的腦袋朝向幻五郎的戒刀，只是他眼中並沒有戒刀，視線仍然被幻五郎的魔眼吸住！

激盪的他底腦海中，漸漸的感覺到眼前的幻五郎的眼不知那裏見過似的。是志乃的眼——突然的他想起了！也就那刹那！

「葵公子！」傳來了裂帛也似的女子尖叫聲！悠太郎如遭雷殛，人隨即脫出了幻五郎魔眼的咒縛，也隨即，領悟到玄左衛門的死關係眼前的魔眼，利那間，怒火湧出了他的胸膛，湧出了他的眸子，眼瞳由被動變成了主動，霍的射出烈日也似的光芒，回擊幻五郎不過一痕新月也似的魔眼！

眼，眼，半空交擊無形的火花！幻五郎魔眼中的光芒突然消失，戒刀亦垂了下來，整個人如同置身水中的東幌西擺！

幻五郎「魔眼勾魂」的忍術終於給悠太郎破了！

但，同一瞬，掩到悠太郎背後空蟬刑部一刀已飛激的水花也似無聲的滑出腰間刀鞘，斬碎了春光，襲向悠太郎！

那刹那，志乃也爲之愕然。三忍是不耐煩等下去改變了計劃抑或爲了什麼，雖然她並不清楚，但眼看三忍出現之後，無論如何總算誘開了葵悠太郎，當然亦不會放過機會，忙就拉住了阿結的手！

「小姐，這裏很危險，快跟我逃走，回去甲賀町！」

「不，我不去！」

「你說什麼？」

「我要跟葵公子留在這裏！」阿結發狂的想衝向院子那邊。

志乃驚訝的緊抓住阿結的手腕。

「小姐，到底怎樣了？你不是給他俘擄……」

「不，是我願意追隨他，我是他的妻子，他去那裏我就去那裏，他不去休想我去——葵公子！」

悠太郎聽到的就是這一聲。志乃意外到了極點，當場怔住。獅子舞裝束的阿結隨即掙開了志乃的手，奔出了大殿，石階上衝下，挺身迎向空蟬刑部正要砍向葵悠太郎那驚雷駭電的一刀！

那瞬間悠太郎根本沒有時間顧慮空蟬刑部的偷襲，甚至沒有時間追擊東倒西歪的寢覺幻五郎，原因是瞥見了旁邊的枯草叢中躍起山僧裝束的鶴殿「風軒連人帶劍無聲無息的凌空向自己飛來！'

流星追命劍！悠太郎無暇思索，伏身倒地，那到不如說是猛將自己的身子摔向地面！

「呵——」空蟬刑部猛的迸出一聲難以言喻的怪叫，眼珠子險些兒沒有突出來，是因爲發現了頭頂倒栽葱也似的落下來，迎向自己那一刀的是阿結——自己預備孤注一擲，不惜一切也要得到的，魂牽夢縈的柳澤小姐！

好空蟬刑部，畢竟是出色的忍者，驚愕的一刹那，指掌應響的抽搐，刀立時改了方向，斜刺裏彈開，倒地的悠太郎身旁落下！

幾乎同時，鶴殿一風軒連人帶劍飛至，悠太郎臥身地面，鋒利的劍尖變了迎向阿結！

空蟬刑部再一聲怪叫，一掌將阿結震



七魔之二：幻影迷踪術——葉月

開幾尺，一腳隨即閃電般踢出，硬生生的攔腰將一風軒橫裏踢飛！

同時間，悠太郎把握機會，滾身，挑劍，斜刺裏自下而上，飛劍向空蟬刑部！眼看空蟬刑部要嗚呼哀哉，電光石火間，稍微的他的腰部突然扭歪，嘆的悠太郎的劍只是削飛了他頭戴的深編笠！

深編笠中裂飛去，露出來的是白頭巾相襯的血紅色魔鬼面具！

「……」悠太郎回劍護胸，一膝跪地的半站起身，幾乎攝於眼前的景象。

魔鬼面具似乎斜刺裏裂開，空蟬刑部刀指地，抬起緊套着白色護手的左手掩住了面龐，動也不動的木立當場。

蒼涼的枯草中，空虛的白晝下，空蟬刑部的裝束愈發顯得炫目，悠太郎不覺爲之眼花繚亂。

好會子，條的他站起了身，隨即發覺

那剎那不見血的惡門，不單止葵悠太郎爲之茫然，主動襲擊的三忍同樣意外，如今齊齊扭曲了面龐，離連華寺不遠的「

枯草叢中！

魂魄，悠太郎如果侵犯到她，定必地會咬斷舌頭結束自己的生命！」

「混賬混賬，如果她死了，我的獎賞豈不是沒有了着落？」一風軒厲聲疾呼！

「唉，够了！」幻五郎喝住，「如今不是我們內開的時候！」

「到底應該怎樣？」

再一回到蓮華寺那邊，幻五郎說道：

「除了送回那要獅子的女娃子，只怕就沒有其他辦法了！」自言自語的喃喃，「今朝早好在刑部出聲制止，沒有殺死她，那就照刑部所說，將她送回去，交換小姐跟志乃好了！」

「那傢伙肯兩個交換我們一個？」

「你沒有聽清楚那傢伙的說話——如果放阿縫回來，讓你們帶走阿站志乃，今夜就送回阿縫來這裏，阿縫死，亦即是阿站志乃死——嘿，那傢伙對要獅子的女娃子似乎戀戀不捨呢，明知那麼戀戀不捨，眼睜睜的給他送回去未免窩心，也無可奈何……那傢伙的心急要回阿縫，又何異於我們的心急要回阿站和志乃，一換二，反正我們並沒有吃虧，由他好了，只待雙方交換了人質後，再狠狠殺他一個落花流水！」

依幻五郎的說話，空蟬刑部驕傲一風軒都沒有反對的餘地，只因爲刑部不惜一切要得到阿站，一風軒無論如何要取回志乃！

「真是中不用的東西，簡直是氣死我了！」

聽，看守住給捆綁起來的阿縫的女忍

者葉月聲勢汹汹的痛罵回來的三忍。

「三個人殺奔前去，竟然對付不了一個悠太郎，你們竟還有面目來見我？」

幻五郎老風見了貓的囁囁着。

「唉，的確是面目無光，但事出突然，那……」

「那什麼？哦，還要將這女娃子放回去交換，什麼的甲賀派未來掌門，什麼的要娶我做妻子，可笑啊可笑，讓人家知道，你不感到羞恥我也覺得面紅！」

幻五郎垂下頭去，左右空蟬刑部一風軒兩人更就不敢作聲。

葉月冷焰也似的眸子橫掃無言的三忍，隨即冷冷的站起身子。

「唉，葉月，你到那裏去？」

「我去殺了他給你們看！」

「等，等一等！」空蟬刑部慌忙拉住葉月的袖子，「葉月，怪不得你氣，但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只要阿站，志乃不是在那斷手中，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恬不知恥的離開蓮華寺回來的……」

「少理會阿站和志乃，讓她們聽天命好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殺死悠太郎了！」

「葉月，那也是柳澤公的吩咐，姑小姐如果死了，即使你殺了悠太郎又有什麼用？」

「不是嘛！」幻五郎饒舌的突然旁邊插口，「你要是真的本領，不牽累阿站志乃的殺死悠太郎給我們看！」

葉月窩心的緊緊咬住嘴唇，垂首沉默了下來。

一風軒條的一擊腕！

「葉月，我求求你，不要殺死我的志乃！」

向來高傲的這醜惡的忍著竟似已忘記了什麼是羞恥。

葉月垂眼注視着一風軒，白陶器也似的面頰突然浮現出迷人的梨渦。

「那麼說……唉，不得已只好……」

「葉月吞吐說。」

「只好怎麼？快說來聽聽！」

葉月道：「老說話，這女娃子不能送回去！」

「但……」

「但我負責將志乃平安帶回來，還有姑小姐……」

「什麼？」

「然後結果悠太郎！」

「那，那可以？」

「悠太郎不是說過今夜將這女娃子帶到蓮華寺，那，傍晚之後我們出發！」

「那到底怎樣？」

「我來化裝做那女娃子！」

「你？」一風軒還是不明白。

「我換過她那身小姐的裝束，乘薄暮時分，相信不難暫時瞞過悠太郎，當然我交換阿站志乃那會子的步驟，還要費腦筋，找出適當的辦法，到時候，只要阿站志乃兩人離開了悠太郎，以後的，就是我的事了……」

葉月笑的好淒淒，笑聲中，手抹向袖裏，應的一塊薄紗袖子裏飛出，迎風飄舞，落到旁邊的燭台上——突然的，一個葉月出現在那裏！

旁邊的阿縫雖然嘴巴也給堵住，出不

了聲，但，不由的瞪大了眼。

看清楚葉月本人依然站立在眼前，再放眼燭台那邊，不過是一塊薄紗罷了。但話雖錯覺，可逼真極了。

幻影迷踪術！

唉，悠公子——阿縫心裏頭歎息。

葉月冰冷的眸子即時移向阿縫！

「那，還不滾出去，好讓我換過姑小姐的裝束！」

然後，葉月轟了三忍出外……

×

「悠公子，爲什麼不殺了她！」

阿縫憎惡的望着志乃。

「唔……」悠太郎悶聲回答，抱着胳膊的動也不動。

志乃這下子已給縛到了柱子上，雖然漸漸的畢竟悠太郎亦明白志乃並不是自己人，但還是沒有顯露出殺她的意思，只是縛起來。

「葵公子，你說她是討厭甲賀町逃出來的？她方才要我跟她逃走，回去甲賀町哩！」

「嗯，真不可思議，怎會那樣？哦，總算我想出來了！」悠太郎沉吟着，也不瞬的凝望着閉起一隻眼睛的志乃，奇怪自己爲什麼竟會不留意志乃的眼睛。

志乃的眼睛，陰森，怨毒，閃爍着充滿了殺機的燦光的魔眼！

「志乃……那行者，怕就是所謂寢覺幻五郎了——妳莫非給他勾去了魂魄？」

「殺我哇！」志乃咽喉裏迸出嘶啞的怪異聲音。

「接觸到幻五郎那隻魔眼，普通人只

「你願意給我去了？」

「不過我可不想回家裏！」

「如果你不想回去，什麼的找藉口留下甲賀町也好，只要阿縫回來了，沒有了束縛，我可以放開手脚，到時定必偷入甲賀町，將你帶出來！」

「那，你是答應娶我了？」

悠太郎突然沉默了下去，好會子。

「……」他終於點頭。

「太好了！」阿縫緊緊的抱住了悠太郎的脖子，又悲又喜的，「阿站去，高高興興的去甲賀町……」

悠太郎伸手按着伏身膝上的阿站底香肩，眼瞳困惑的仰望窗外。

繞過了中天的春日煌煌照耀下的火燈窗裏出現了阿縫可憐的幻影。

悠太郎不禁微喘。

「到了甲賀町，阿縫就老老實實的等你到來，有機會的話，誓必想辦法替你殺掉那些忍著，即使是一個也好！」

「那最好算了！」

悠太郎跟志乃幾乎同時的出聲喝止。

也幾乎同時，悠太郎回過頭去。

志乃獨眼中閃現恐怖的冷笑！

「如果讓我回去甲賀町，我就告訴其他人小姐也是你悠太郎一夥——爲難了是不？索性還是殺了我的好，心存甲賀的我志乃那怕死在敵人劍下也無話可說，絕不會向敵人求饒！」

悠太郎聽說，眼中也不由燃起殺機！

「但，」志乃笑，「你慢慢考慮清楚，殺了我的話阿縫亦不會平安回來……」

×



七魔之三：流星追命劍——鶴殿一風軒

「你堅持不肯，也沒有辦法，即使甲賀町遍地陷阱，我單人匹馬也要殺奔前去，誓將阿縫救出！」

「那最好不過！」志乃語氣陰森的旁邊插口，「殺了你，慢慢再將阿縫來粉身碎骨……」

「住嘴！」阿站轉頭喝住了志乃，然後低聲的，「葵公子，阿站去，阿站肯去的話你不要再冒險了好不？」

「你願意給我去了？」

「不過我可不想回家裏！」

「如果你不想回去，什麼的找藉口留下甲賀町也好，只要阿縫回來了，沒有了束縛，我可以放開手脚，到時定必偷入甲賀町，將你帶出來！」

「那，你是答應娶我了？」

悠太郎突然沉默了下去，好會子。

「……」他終於點頭。

「太好了！」阿縫緊緊的抱住了悠太郎的脖子，又悲又喜的，「阿站去，高高興興的去甲賀町……」

悠太郎伸手按着伏身膝上的阿站底香肩，眼瞳困惑的仰望窗外。

繞過了中天的春日煌煌照耀下的火燈窗裏出現了阿縫可憐的幻影。

悠太郎不禁微喘。

「到了甲賀町，阿縫就老老實實的等你到來，有機會的話，誓必想辦法替你殺掉那些忍著，即使是一個也好！」

「那最好算了！」

悠太郎跟志乃幾乎同時的出聲喝止。

也幾乎同時，悠太郎回過頭去。

志乃獨眼中閃現恐怖的冷笑！

「如果讓我回去甲賀町，我就告訴其他人小姐也是你悠太郎一夥——爲難了是不？索性還是殺了我的好，心存甲賀的我志乃那怕死在敵人劍下也無話可說，絕不會向敵人求饒！」

悠太郎聽說，眼中也不由燃起殺機！

「但，」志乃笑，「你慢慢考慮清楚，殺了我的話阿縫亦不會平安回來……」

×



暮色中，三條人影先後出了甲賀町。空蟬刑部，鶴殿一風軒，還有就是換過了小姐裝束的女忍者葉月。

莊院廳堂裏，阿縫身穿葉月的緊身白衣，依然老樣子，給繩子緊緊捆綁住了。留下來看守阿縫的是寢覺幻五郎，聽得他的魔眼對悠太郎完全不發生作用，葉月於是決定將看守的責任交給他。

「今夜你就是我的夫婦，當然要小心保重，不能有什麼損傷，我的功勞也就是你的，老老實實給我等著，不久我就將嫁粧——悠太郎的人頭給你帶回來。」

嘿，小心保重什麼的當真那樣關心我？瞧不起我幻五郎罷了，雖然成爲甲賀町的頭兒蠻不錯，但要她來做妻子，以後是必沒有她的辦法，够我頭痛的——幻五郎盤膝阿縫旁邊，抽着旱烟管，想到葉月的說話，滿不是滋味。

夕陽漸漸染紅了紙窗。

「應該到蓮華寺了……」

幻五郎喃喃仰望天如錦晚霞，耳邊忽然傳來阿縫的呻吟：「葵公子……」

他應聲視線條的折向阿縫，旋即嘴角微微牽動，舐舐舌頭，獨眼閃出了奇怪的光芒。

幻五郎，妻子的雖然外出，可不許你乘機胡來，對她不規矩——葉月臨行前叮囑的說話幻五郎並沒有忘記，但亦想到將來如果娶了葉月，是必更不會再給機會自己。

結果了葵悠太郎的話，無論如何就到她身首異處，真够漂亮的，殺了未免可惜哇——今早追殺阿縫時出現的念頭重又掠

面兇光殺氣，但立即又變成了教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笑容。

「你喜歡葵悠太郎？」

「……」

「你不說我也明白，以女兒身，敢胆進入甲賀町，並非普通的決心能够，是必全心全意的喜歡葵悠太郎，不惜任何的犧牲了！」

「你口裏少給我沒三沒四的，他是前將軍的兒子，我又是什麼人，連想我也不敢多想——完全是因爲你們殺了我的弟弟，如今你要殺我就快殺，殺我弟弟的天羽七兵衛，還不是給葵公子結果了替我報仇，那殺我的你不久是必亦得喪生葵公子劍下！」

「噯，先刻葉月三人殺奔蓮華寺的事情難道忘記了？」

「誰說我忘記，但葵公子豈會敗，今早你們不是敗退回來？活該！」

「豈會敗？要非姑小姐在他的手中，再多兩條命也沒有了——還省得你跟悠太郎偷入我們甲賀町時玩弄的陰謀詭計麼？當時就因爲喬裝阿姑小姐的你突然出現，悠太郎倖免於難，對於此事我們無日不耿耿於心，如今是報仇的機會了，我們就拿喬裝你的葉月來設下圈套，將姑小姐換回來，只要得回姑小姐，對付葵悠太郎嘛，好比吃豆腐還容易！」

幻五郎喋喋不休的，手指亦漸漸不規矩起來。

阿縫恍如未覺，心頭却充滿了不安，比起幻五郎的手指，悠太郎的安危更令她焦躁。



過幻五郎腦際，再一眼，不由就心裏慾火如焚！

「目前她總算還有用處，爲審慎起見，暫且不殺她的好！」

——鑑於今早的失敗，小心慣了的空蟬刑部又那麼說話，再次讓她活下來，但不成還有第三次？就算有未必是我來看守，萬一……萬一葉月失敗，即使要將她送回去也不能平白送回去……對！悠太郎侵犯了姑小姐，那我侵犯她，不就是彼此彼此？

幻五郎滿腦子那樣的念頭，事實並非因爲考慮到那方面，只是對眼前緊身白衣下份外顯得窈窕動人的阿縫熊熊的燃起了慾火，生出了獸心！

霍的他丟掉烟管，搖搖晃晃的站起身子，走近去阿縫身旁，拔出腰畔的短刀，刷刷的兩三刀將繩子完全割斷！

「噯，小姐！」——齒牙咧嘴的，他露出了滿面非份的笑意。

阿縫背轉面，想逃走，手腕已給五郎用力抓住，右手！

「放手，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旁邊沒有人，男的抓住了女的纖纖玉手，還不明白我想幹什麼？」

「少給我放肆，你敢對我不規矩，我就拚死咬斷自己的舌頭！」

「呼呼，沒有舌頭的女人想來倒是別有風味，怎樣？到不如讓我咬你好了！」

幻五郎咧開嘴巴，勉強的湊近去，冷不防阿縫左手突揚，鞭也似的他右邊臉頰抽下！

吧的幻五郎紅了臉頰，利時轉過了滿

不管怎麼樣，我得要通知葵公子敵人的陰謀詭計——阿縫開始了掙扎！

「噯，不要跳！不要跳！」幻五郎將阿縫攔近來，「女娃子，悠太郎方面死心好了——即使倖倖逃得過我們甲賀忍者，柳澤公也不會輕易罷休，到頭來是必窮途末路，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是以阿縫你，最好還是先替自己打算，唔，乖乖的，如果聽我的，我就巧妙的替你掩飾，幹旋，不告訴柳澤，你也是葵悠太郎的同黨便了！」

語聲說來不錯是死乞百賴，氣力用來相反的驚人極了，硬將阿縫的面龐壓到膝旁，左手抓緊阿縫的手腕，右手不客氣的東捏捏，西碰碰，咧着笑的嘴巴邊向不住掙扎喘息的阿縫底嬌媚接近去，邊還噲噲說個不停——

「要怪首先怪葵悠太郎，那臭小子太豈有此理，太不像話了，簡直將姑小姐當是自己的東西！」

這番話對陷入半昏迷狀態的阿縫立時起了刺激的效果，她上半身雖然給壓着，兩隻腳還可以自由移動，條條的曲起，虛空劃了個半弧，猛一折，噲地踢在下壓那幻五郎的頭上！

就連幻五郎一時間也不清楚打在自己頭上的是什麼東西，吃驚的一仰身鬆開手的利那，眼看阿縫的頭要碰到簾子上，突然的，她整個身子滴滴溜溜地如同白色的花圈也似的捲起來，疾彈了出去！

那是多麼軟柔的身子，多麼美妙的技術啊？

幻五郎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容

易他才想起阿縫是要獅子出身。

「哦……」不由他獨眼直眨。

阿縫那邊立即迅速的跳起身來，也不知何時，幻五郎那放在身旁的短刀已到了她手裏。

刀閃亮，飛亂的秀髮披散肩背，襯托着一身白衣，阿縫那樣子的非比尋常，簡直難以言喻。

「這我玩要嘛！」幻五郎齒牙微笑，

「妙極了，那幾下子三腳貓的雜技也拿來我面前賣弄，未免太不知自量，看得見你太郎的腦袋之前還有相當時間，閒着又是閒着，好，我就跟你玩要玩要！」

那麼說他的右手按向腰旁的戒刀，但也許是看到了阿縫蒼白底想拚命似的面色，忙又將手鬆開。

「不，對付女孩子也要動刀動槍的，未免太沒有丈夫氣概了！」

口裏說的盡管响亮，究竟還是因為覺察到阿縫要用手中短刀刺向自己咽喉的樣子罷了。

「諾，阿縫，看我不用拔刀就空手將你捉住，噯，湊巧的話，說不定你還可能殺死我呢……」

安下了阿縫的心，幻五郎想起了什麼的，曖昧的嬉地挑指給身旁的屏風開了個小洞，然後整塊屏風拆下來雙手捧着，當是盾牌的向阿縫搖搖幌幌的走近去。

阿縫戰戰兢兢的放步橫裏閃避，向她迫近來的看來不過是一面屏風，隱藏在屏風後面的幻五郎完全給遮住。

屏風上畫着一條龍，雲彩繚繞左右，栩栩如生，移動間，那條龍簡直就要破雲

飛出似的。

一刹那，屏風突然停止了迫近。

阿縫下意識亦收住了腳步，凝神望着那屏風，忽然的感覺到自己的眼睛給那屏風畫龍眼中閃爍的微光吸住，整個人緊接就醉了酒似的，身子也變的搖搖欲墜！

她心頭微凜，憶起志乃「小心他的眼，那是不可思議的魔眼，盡可能避免跟他的視線接觸，否則你就會給他迷住」的說話，而猶在耳，志乃本身也變成那魔眼俘虜的恐怖景象亦同時閃過她的腦際！

龍眼——指穿裂的小洞閃爍的微光也就是幻五郎屏風後偷窺的魔眼！

阿縫連忙閉起了眼睛——閉起了眼睛不錯也是辦法，但，還方便逃避？

「呵哈哈……你也懂得？」

幻五郎的笑聲立即屏風後爆出，再舉步！

阿縫自己被迫迫到角落還不知道。

「不，我不會勾去你的魂魄，抱着的女人是自己的化身，想起都噁心，還有什麼興趣哪！」

幻五郎面龐屏風後伸出，魔眼消去了異光。

阿縫仍然是閉着眼睛，就憑耳朵來揣測，用力的一刀向發聲的方向刺去！

幻五郎忙又縮回屏風後面。

「噯——」阿縫突然的叫了起來。

刀並沒有刺穿那屏風，只是刀尖的地方陷入寸許再也刺不進去。

那幻五郎隨便用指洞穿的屏風，毫不費力搬動的屏風，原來是糊了紙的堅厚木板！

板！

幻五郎狂笑，將屏風迫向角落。

要是迫近去，屏風眼角落兩邊就恰好成三角形困住阿縫，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了。

「女獅子，還捉不到你？」

叫聲中，幻五郎連人帶屏風，衝了過去！

刹那，他發光的腦袋突然給什麼推向前面的，轟的連連就跟那反彈開來的屏風相撞！

再看阿縫，人經已不在角落那裏！

那利劍她拔起了身子，腳一點插在屏風上那口短刀的刀脊，借力使力的輕飄飄地掠到屏風之上，然後一踢屏風後幻五郎的腦袋，乘勢縱身跳出丈外。

她兔脫也似的忙就拔腳向走廊那邊飛奔，怎知走不了幾步，破空聲嗤嗤響，十幾點寒星打從她身旁擦過，腳下散落或是釘在左右隔扇之上，只嚇的她慌忙收住了腳步！

嗤嗤的又兩點寒星左右擦過阿縫身旁，原來是每一方向都嵌有鈎釘，閃爍着懾人寒芒的簇簇手裏劍！

隨即呆立不動的阿縫再次給後面猛撲上來的幻五郎捉住了雙手！

「噯，我再也難以容忍下去！」

幻五郎口鼻沾滿血水，方才撞到屏風的時候連鼻血也給撞出來了。

阿縫那一踢愈發激起他的忿忿，但同時也挑起他的怒火，玩得的確太過份了，堂堂甲賀七忍如此出醜，那能不衝昏了頭腦。

「呼呼呼，我要永遠迷住你！」

陣笑中，幻五郎刁了一隻手裏劍在滿是血的口裏，再伸身穿過脅下緊攥住阿縫，然後將自己的面龐迫近前去。

阿縫拚命的把頭左右搖動，要閃避那支手裏劍，不睜開眼不成，如果睜開眼，眼前就是那血紅色如火似燄的恐怖魔眼！

阿縫不由得發出驚懼淒涼的呻吟，閉眼又睜眼，睜眼又閉眼。

魔眼與手裏劍還是襲向阿縫神色苦悶的面龐。

左右不住搖動的阿縫的面龐終於乏力的逐漸慢下了來的利那——幻五郎眼旁似乎瞥見了什麼奇怪的東西，猛的回頭去，手裏劍亦自愕然張開的口裏掉下。

「葉月！」連連就失聲怪叫！

葉月就站在那邊，目光異常淒厲的睨住幻五郎，並且迅速的移來！

幻五郎慌忙鬆手跳離阿縫。

「葉月，完全是一時衝動……」

話口未完，葉月的身手搖搖幌幌的崩倒席子之上，變成了一塊薄紗，後面留下來的只不過是光禿禿的燭台！

幻五郎蒼白的面龐綻出了苦笑，仰頭來呼吸，萬想不到嚇了自己一跳的原來是葉月出去的時候留在燭台上的那一塊薄紗——但，怎的自己能知道還會看出是葉月？又雖然無風，怎的能夠向自己飄來？

「葉月，倒要看看你，如何再管束我了！」

幻五郎氣惱的踩向腳旁的薄紗，冷不防給自己方面的忍法困惑了的他暫時總算入於放心狀態，但刹那，突然的他又生出

了異樣的感覺，下意識抬起頭來，眼前連

隨就瞥見什麼的東西一閃！

是阿縫執着那燭台刺來！

燃盡了的燭心，直刺向幻五郎的魔眼

「哇！」幻五郎猛一聲撕心裂肺的怪叫，手掩着魔眼向後仰身翻了出去！

×

恰好是寢覺幻五郎驚於葉月的幻影的同時，黃昏的街道，風也似疾走着的三忍中，葉月突然停下來，抬手胸前劃了幾下子。

「幹什麼？」鶯般一風軒，空蟬刑部兩人，自亦收住了腳步，奇怪的望着葉月了。

「阻止當家的放鬆！」葉月淡笑，然後環顧周圍，「快到輕子坂了，最好還是找頂轎子，慢慢的抬我蓮華寺前去，是不

是？」

×

蓮華寺中葵悠太郎當真是進退維谷，好不容易解決了困難，困難又發生，不錯他好歹也總算說服了阿縫，志乃方面豈料又成問題了。

不用說，即使不曾與敵人相約，他也没有殺死志乃的意思，但，目前情形看來，如果將志乃送回甲賀町，定必會將阿縫投入自己方面的事情說出來，雖然依他的判斷是認為即使知道，對柳澤小姐相信甲賀的忍者也都不知怎樣，阿縫聽說又口口聲聲的不願意——

「葵公子，讓志乃也去，是必然會破壞我們的計劃的，要是那樣子的話，我是不來！」

「不，即使是知道，他們也不敢對你怎樣，充其量慎重的將你送返家裏。」悠

太郎道。

「那可爲難了，柳澤知道了根由的話，你以爲我還能再次離開？」

「……」

「胆敢去甲賀町就娶阿縫的葵公子，你的說話簡直就是將阿縫當做小孩子來哄騙。」

「……」

「我去甲賀町最重要的目的是想幫忙你，那怕一個也好除去那些忍著，如果不能夠如願以償，那我真不明白去甲賀町到底還有什麼意思，單止爲了換回阿縫什麼的，阿縫，不！」說話斬釘截鐵的，眸子裏寒芒暴閃，狠狠的瞪向志乃，「給我殺了她吧！」

悠太郎握腕無言。

眼前的志乃是就連他也被觸動了殺機的滿懷狠毒意念的迷心天魔女，但如果殺了她，阿縫亦會性命難保——今夜將阿縫送回來交換阿縫及志乃，不就是自己的主張了？

「只要殺了她，我就去甲賀町！」阿

縫道。

葵悠太郎道：「小姐，她不過給幻五郎迷住……」

「沒有什麼分別的！」

不作聲，滿面恐怖的笑意，靜聽阿縫跟葵悠太郎說話的志乃，這下子，突然捧笑揮口冷冷說道：「對，沒有什麼分別的，……若是到了甲賀町的話，不管怎麼樣，我就先殺了你！」

悠太郎不由得變了面色，其他的忍著不知，眼前的迷心天魔女說得出做得到亦

未可知——既不能送回去，又不能留下來，既不能讓她活，又不能要她死，那到底應該怎樣？

悠太郎只氣的面色發青，冷冷的眼瞳瞟向志乃，再折回阿縫，颯的突然站起身，五六步走過去，探手拾起深草笠。

「去那裏？」

「甲賀町！」

「你？」阿縫着了慌。

「我！單人匹馬！」悠太郎換了一鞭似的叫起來，「是我錯，不該老是找女孩子來幫忙！」

阿縫聽說霍地回頭瞪住志乃。

「都是你！惱了葵公子！」隨即就聲勢汹汹的走前去，颯的拔出懷中匕首，削斷縛着志乃的繩子，然後將放在旁邊——空蟬刑部敗走時留下的刀，踢到志乃裙腳下。

「給我站起來，回去甲賀町就殺了我，是不是？我也想殺了你，如果不殺了你，我就去不成甲賀町，那，我就來決鬥好了！」

「小姐——」悠太郎目定口呆。

阿縫回頭一瞪悠太郎——

「葵公子，你不要干預，誰死了你都不着再苦惱是不？靜靜的旁邊看我跟她決鬥，她是忍者的女兒，我是柳澤的小姐，約署都學過普通的武藝，刺殺被縛者的敵人，還有像你那樣子偷偷突然給人家要害一筆什麼的我最討厭，要嘛，就明刀明槍，我們是堂堂正正的決鬥，請你不要掉手！」

好厲害的阿縫小姐，這時候居然還不



七魔之五：魔眼勾魂——寢覺幻五郎

忘恨的還給悠太郎一記。

悠太郎張開嘴巴，方要說什麼，志乃經已執起腳下的刀，猛的站起身。

阿貼倒握著匕首，兩三尺開外，面容冷峻的木立不動！

經已是黃昏，大殿內漸暗。

獅子舞裝束的阿貼如同阿縫也似，身裁相當高大，志乃却是柳枝一般，柔弱纖細，但，開啓的隻眼依稀閃動着妖異的燐光！

「來！」兩個女孩子，同時的一聲嬌喝！

悠太郎給喝的如夢初醒，正要衝入兩人中間制止，兩人經已開始了決鬥！

阿貼腳一點疾撲而前，志乃亦是相繼發難！

噲的劍，七交擊，青色的火花半空中暴閃，阿貼手中匕首被震飛！

志乃的刀赫然隱藏着與她纖纖底玉手完全不相稱的力道，震飛阿貼的匕首，刀勢還未止，以悠太郎也爲之吃驚的可怕速度追向東幌西搖的阿貼！

眼看阿貼要避血刀下，一刹那，志乃突然怔在那裏，右手掄刀，左手掩眼，凝然的動也不動！

——到底怎樣了，莫非身子發生了什麼表面看不出來的怪異變化？

阿貼似乎覺察到自己的機會，拾回震飛的匕首，方想撲上去，旁邊悠太郎忽的伸手攔阻，顯然他也看出志乃的異樣神色了。

刀噲的志乃右手墮下，掩眼的左手亦離開了面龐，看，原來閉起的左眼經已

張開，右眼閃爍的燐光，也經已消失不見了！

這下子，正就是甲賀町玄齋家中阿縫以燭台刺瞎幻五郎魔眼的同時！

阿貼終於亦注意到志乃的異樣。

「……」亦自僵了眼。

聲也不聲的呆看着自己的兩人面前，志乃頹然的坐了下去，雙眼茫然的向天空望着。

「怎樣了？」阿貼回過頭，去問悠太郎。

「小姐，勞煩你去將那盞燈拿來。」

阿貼將燈拿來的時候，志乃正靠着左腕，垂下頭，看不到面龐，肩頭却分明的不停在哆嗦，那身子的線條一變竟變成非常

的柔和，纖弱，完全沒有了先前那份驕悍的氣息！

「到底怎樣了？」

阿貼好不驚愕的忍不住又問。

「我也不清楚，怕是忍法失效了。」

悠太郎道。

忍法確的失效，志乃確的脫出幻五郎的咒縛——被魔眼勾去魂魄之後的事情，她並非全無印象，相反歷歷腦海中，但那好比狂醉後的記憶，與狂醉中清醒的相同，她全身不寒而慄——自己給寢覺幻五郎勾去了魂魄，破壞了與阿縫的約定，那之後……

「天，我……究竟幹出了什麼？」

發出了靈魂亦戰慄當中也似的歎聲，志乃掩面伏倒了下去。

「呵，畢竟是事實，你經已擺脫了幻

五郎的忍法了！」悠太郎叫了起來，「早

知道你是身不由己，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開始，我就相信，你不是甲賀七忍方面的人。」

志乃再次將頭抬起來，囁囁着說道：

「原諒我……」

「嗯，你無需道歉，目前你經已完全脫離危險了，不單止，還逃出了甲賀町，但，阿縫——阿縫到底怎樣了？」

「我……我揭發了阿縫的身份。」

「那我知道了，倒不明白你突然清楚，是不是幻五郎那所發生了什麼？」

「恐怕幻五郎死了，再也不許是……」

「是什麼？」

「幻五郎死了或者瞎了？」悠太郎喃喃着說道，「莫非是阿縫幹的？要不是阿縫，幻五郎沒有會身亡眼睛的道理，但，阿縫……」

「阿縫經已殺死了八劍民部！」

悠太郎不由得蒼白了面色，與其是吃驚，毋寧是恐懼，阿縫如何殺死刀槍不入的八劍民部雖然不清楚，但甲賀町中，曾經展開殊死的搏鬥是想像得到的，再又先刻還巧妙的殺死幻五郎或者弄瞎了幻五郎的魔眼，可是甲賀町不單獨幻五郎，除了死去的八劍民部還有葉月，空蟬刑部，鶴殿一風軒，說不定，其他的忍者亦會羣起圍攻！

沒有再說什麼，問什麼，悠太郎舉起脚步，就想殺奔甲賀町，志乃那會子突然仰首外望。

利那，嘩啦的火燈窗突然碎裂！一股黑旋風，窗外吹進，旋風中寒光暴閃，一支利劍自志乃胸前穿入，由後背穿出！

「悠太郎你還不死！」

狂吼中，兩條人影，糾纏着翻倒了地上！

悠太郎愕然奔回，過丈的距離三步飛越，嗆啞劍出鞘，衝着倒在那裏的黑影一齊怒叱！

「卑鄙！」劍雷聲劈下！

劍還未劈下，那黑影——鶴殿一風軒經已怪鳥也似的一聲慘呼！

暗淡月色下，「流星追命劍」無聲無息滑走空中，但畢竟還是志乃感覺到了，毫不猶豫的她就戴上虛無僧的深草笠——

燈光將她的影子送到窗紙上，看來倒像是悠太郎，一風軒「流星追命劍」那還會收住勢子？

如今草笠離開了志乃頭上，一風軒終於發現——露出來的並不是悠太郎的面龐，是志乃，他一心牽念，未來的妻子志乃底楚楚可憐的面龐，怎能不慘呼失聲。

「糟！」再一聲，是發覺自己的身子給悠太郎憤怒的一劍兩斷之前，一風軒臨終的呻吟！

悠太郎怒斬一風軒，來不及照顧志乃，疾風般回身衝出院子，只見空蟬刑部倒瀕阿貼雙手，迅速向山門外奔去！

「停下來！」悠太郎方待追上，眼旁猛瞥見茫然地木立院子當中小姐裝束的那「阿縫」，不由的腳下一慢，隨口就一聲

「是誰到來了？」

「噢！」悠太郎收住脚步，傾耳細聽的利那，山門附近條的傳來了驚人的呼喝聲——

「噢，悠太郎——依你建議我們經已將阿縫送來，還不出來將小姐志乃交給我們！」

「……」悠太郎不禁心頭狂喜。

「不，姓葉的，你在那裏不要動！」

那聲音繼續，「讓小姐和志乃自己出來院子！」

「那是空蟬刑部的聲音！」志乃耳語悠太郎，「他們說不定又再玩弄什麼陰謀，萬不能輕信！」

悠太郎堅決地道：「不，好歹他們總算是送阿縫回來！」

悠太郎心不在焉的繼續走前去，阿貼眼裏閃出異樣的光芒，目送悠太郎，到底還是追在他身後，悄悄的，來到大殿的入口處。

兩人也就殿門後放眼外望。

夜幕已低垂，崩塌的山門遠處天邊，昇起了曉月，微光中，三條人影，依稀可見。

「深編笠，果真是空蟬刑部！」

悠太郎喃喃着手移向劍柄。

空蟬刑部又是原來的裝束，阿貼也認出來了，點點頭。

「後面好像是兩個女的。」

「左邊的小姐裝束，是阿縫。」

「右邊的又是？」

「相信是七忍中的女忍者葉月。」

深編笠後嘶啞的語聲繼續——

招呼：「阿縫！」

沒有回答悠太郎，凝神窺伺大殿裏頭的樣子，忽然的，那「阿縫」也自「嘈」的一聲呻吟。

聲音入耳，悠太郎只覺得好比當頭澆了一盆冷水，發狂的衝過去！

「休想騙我，你不是阿縫！」

眼看着他，他的手抓住那「阿縫」的袖子，那「阿縫」身子突然飛起，輕飄飄的橫移出數尺！

那份輕巧，矯活，絕非常人所能！

悠太郎幾乎同時飛身半空！

「假冒的傢伙，武士的約定，豈可不守！」

喝聲中，劍曳銀光飛閃，挾雷霆萬鈞之勢！疾削！

嗤的那「阿縫」腰斬爲二，半空中飛舞！

完全不着力，是劍斬薄紗的感覺，怪異的連悠太郎也爲失措，下意識仰望望天，冷不防地面突聲突湧！

「假冒欺騙的到底是誰？」

悠太郎應聲回頭，小姐裝束的阿縫，不，葉月冷然站在枯草叢中，展露凄艷已極的笑容，利那間，幾十塊七色繽紛的薄紗飛出了她的纖纖玉手——蒼白的月色下，化成了幾十個葉月，半空中狂舞亂飛，哄笑聲接左右上下如雷暴响！

「哈，即使欺騙又如何，武士的約定什麼對忍者來說簡直是廢話！」

悠太郎循聲殺去，劍光如驚虹，如電閃，嗤嗤的接連七八個葉月攔腰中斷，但並沒有倒下來，相反二分四，四分八，



本故事女主角之一——阿貼

悠太郎怒斬一風軒，來不及照顧志乃，疾風般回身衝出院子，只見空蟬刑部倒瀕阿貼雙手，迅速向山門外奔去！

「停下來！」悠太郎方待追上，眼旁猛瞥見茫然地木立院子當中小姐裝束的那「阿縫」，不由的腳下一慢，隨口就一聲

放眼都是女忍若葉月！

到這下，悠太郎終於知道方才山門那邊兩個女的當中之一是薄紗的葉月，還有伴兵馬當日伏屍雪地中，周圍散亂着幾十塊繽紛奪目的薄紗的謎，這下也終得到解釋。

「姓葉的，看到了沒有，甲賀忍法『幻影迷踪術』！」

葉月半空飛舞的更急！

悠太郎那劍勢突收，閉眼，劍背壓向眉心，動也不動，諒必理解到張眼反被迷惑，索性自己截斷了視線，憑聽覺，施展「無想八劍」應付！

相信是悠太郎的取勢出乎意料，無機可乘，葉月儘管口裏嘲笑不絕，倒也不敢迫近去。

終於，嘲笑聲漸遠，中斷！

悠太郎緩緩張開眼睛，但見林立周圍的薄紗隨風起伏，飄飄的相繼覆倒。

月色凄迷的夜空，無數薄紗亦自悄悄向地面落下。

悠太郎額前閃爍着淡淡的汗珠，要不是心意靈敏，施展無想八劍，只怕他難保不伏屍葉月刀下。

追已追不及，空蟬刑部不用說，葉月也已逃走了，那與其說是逃走，到不如說是巧妙的奪回了阿站。

阿縫的命運又怎樣了——默默的折返大殿，悠太郎面龐褪色，出奇的蒼白，但畢竟平靜了下來，他是想到阿縫經已喪生甲賀町，碎心裂肺，什麼也再無動於衷的悲痛思念中，他的心裏充滿了一種清朗眼前能够選擇的途徑只有一條，那就

是拚命殺入甲賀町，雖然沒有必勝的自信，甚至簡直是如同步向死亡，但，縱死也甘心！

他突然想到要與阿縫，他認為絕無倖理的阿縫攜手於黃泉道上。

大殿中轟殿一風軒撕裂的蝙蝠也似伏屍血海，旁邊倒着一劍穿心的志乃。

「志乃，謝謝你！」

悠太郎執着志乃的手。

是因爲志乃，他逃過了仇敵七忍之一的致命一劍，他返回大殿目的也就是爲了要向志乃道謝。

「不……」似乎沒有了氣的志乃咽喉裏突然漏出微弱的聲音，「我這只不過向阿縫表示歉意……」

「志乃，你還沒有死？」

「不，我快要死了，唉，說不定連見阿縫也來不及了……儘管那樣，也不用替我惋惜，身爲甲賀派徒弟的我，始終免不了死，但無論如何，葵公子，還是請你快逃走……」

「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恕我不能接受，我不會逃走，也不能逃走……」

「他們會再來……」

「即使不來也沒有關係，我經已下定決心，自己主動殺入甲賀町！」

志乃微微的張開了眼，凝望着悠太郎的面龐，忽然的，眼眶回復了閃亮！

志乃呻吟着道：「葵公子，殺其餘的忍者的方法……」

「是什麼方法？」悠太郎挨近面去。志乃囁囁的說了什麼，但咽喉又似給什麼堵住，漸漸的，能够聽到的，只是嗚咽。

咽。

眼看着她，她的頭暈的向後仰開。

「唉，聽到了，爺爺地獄裏呼喊着叛徒的我……」

語聲愈來愈弱，突斷！

「不，你絕不會去地獄，你經已完全脫離邪惡的忍者町，就用這份勇氣，振翼飛向極樂的淨土！」悠太郎緊抱着志乃狂叫，「然後看我將甲賀七忍完全驅入地獄！」

×

×

阿縫就執着燭台，惶然怔住在那裏。頭後仰，左手按着瞎了的魔眼，火老鼠也似三再打旋子，團團轉的癡癡幻五郎突然停下來，嘆的一膝跪地，右掌陡抹，腰畔戒刀同時出鞘——就用這姿勢，手掩着眼的癡然不動。

一刹如一刻，充滿了鬼氣的時間雖然特別覺得難過，還是無聲中消逝。

「要獅子舞的，幹得好！」

幻五郎突然開始陰森森的念咒也似地喃喃。

黑暗經已蘊斥廳堂中，指縫間滴向、滴向網眼縱橫的簾子的鮮血映入眼簾，也變成了墨黑色。

他眼睛了，再看不見我了——阿縫雖然是否定，但還是給眼前恐怖的忍者姿勢、氣魄壓倒，手脚彷彿都被緊緊束縛了，完全沒有想到再去怎樣的結果對方。

「志乃說不定睜開眼了，不妨礙我對付悠太郎的行動就好了……」

幻五郎仰面向天，自言自語的。那說話令阿縫想起了蓮華寺。

——是啊，我一定要回去看看！

她不再猶豫，翹起脚尖，悄悄的橫移開去，幻五郎的面龐隨即如同目視的轉過來！

「還想走！」

殺豬的一聲嘶叫，幻五郎屈着的一膝彈簧般猛彈了起來，身子如箭離弦的疾射出！

阿縫顧不了發出腳步聲什麼，不由自主的狂奔。

幾乎同時幻五郎的戒刀就那裏斬下！

那利那，阿縫腳指無意中踩着了幻五郎雙手亂飛而墜落簾子的其中一枝菱形手裏劍（暗器），一痛整個身子不由得旁邊一側，這一側，反倒是意外的僥倖，本來應該是她存身的位置，颯的斬碎了黑暗，閃電般落下了幻五郎的戒刀！

阿縫連隨就順勢將手中燭台擲向院子，人却旁邊悄悄的閃出。

喀刷的一下恐怖的異聲突响，燭台分成了兩截，幻五郎省得上當，一歪頭，鬆開掩眼的左手，抓向虛空，借力回身，瞪着滿是血漬的魔眼，隨後追向阿縫逃走的方向！

「哇！」倏的他狂叫滾倒。

話說甲賀七忍，畢竟瞎了眼，雖然憑聽覺分辨出阿縫的去向，自己撒出落在地上的手裏劍倒防不了。

立即他就跳起來，身上好幾處鮮血絲絲外冒，怕不是給手裏劍的尖刺割傷，他也不理會，如同地獄中出來的惡鬼，怪叫着追了出去。

阿縫當然有那麼快就那麼快，奔出了

衆武士應命立刻分出十來人，舞刀弄棒的，夜空中捲起一股白色的煙塵，蓮華寺進發！

柳澤回向幻五郎。

「你說她是葵悠太郎的同黨？」

「哦，她……」

「怕是情人哪？」

柳澤吐出極端平民化的說話，用輕佻的目光再一次打量燈光中緊咬着牙齦背轉過面去的阿縫，他本來也就不不是貴族出身，投機取巧的僥倖由百六十石的家僅晉送到如今的幕府老中地位，甚至於不惜把自己的寵妾獻給將軍的角色罷了。

「她爲什麼，呢，」柳澤的目光移向幻五郎的魔眼，「幻五郎，你的眼睛莫非是給弄瞎了？」

「都是她！一時失策，唉——還請給我殺了她！」幻五郎一甩滿是鮮血的面龐叫起來。

柳澤露出極不高興的表情，冷冷的望着幻五郎，連語聲也稍微顯得冷冷的。

「嗯，如果是悠太郎的同黨，我自己也有事情要審問她。那暫且擱下，幻五郎，你是說葉月、一風軒、刑部先刻殺奔蓮華寺，那，民部呢？民部怎樣了？」

「民部那傢伙……給她殺死了！」

「什麼？民部也——先是天羽七兵衛命喪，桑寺外記伏屍我面前，如今竟然民部也被殺，你又給弄瞎了眼，嗯，何等丟面哇！今夜我到來，不就是因爲放心不下，担心事情不知道弄成怎樣，嘿，果然是一場糊塗，到如此地步，如何還能够委託你們下去，嘿，什麼的甲賀七忍——幻五



本故事女主角之二——阿縫。

後門，逃出了迷茫夜中的甲賀町，「一心只想儘快趕去輕子坂蓮華寺，但，莫說輕子坂，神田甲賀坂下奔的那當兒，她就經已聽到身後清晰的傳來了暴風雨般憤怒的幻五郎的氣息。」

拚了命的她，幾乎是仆着奔前，冷不防山坡下突然出現了幾盞提燈，二十來個武士簇擁着一頂轎子迎面走來，而雖眼裏分明，旁邊却没有可以迴避的橫路，不得已——

「救命啊！」阿縫只好硬着頭皮衝入去。

不錯是黑夜，但阿縫一身白衣何等搶眼，突然的撲入白色的野獸也似的絕色少女，衆武士那能够不大吃一驚，當場哄然散亂了隊形。

「好大胆的女娃子！」幾個武士就衝

前來，七手八腳將阿縫拿下。

隨後蹬蹬蹬追來的幻五郎也覺察了，雖然回身開溜，畢竟已不是平日的他，眼睛與身子的傷勢影響了他的行動。

「停下來！」幾個武士緊接着衝向幻五郎，只待將他也拿下，走近去，看清楚，驚呼聲頓起！

「呵，血，滿身都是血！」

幻五郎心知走不了，懶得再走，挺起胸膛，厲聲疾呼！

「那女娃子是我家里瘋了的丫環，給我制住了沒有？」

「不，別聽他說話，我根本與甲賀町沒有關係，我是他搶來私下囚禁的良家少女！」

阿縫也是牙尖嘴利的，還要說什麼，轎子裏頭突然傳出了生了锈也似的聲音。

「是幻五郎麼？」

「喂，柳澤公！」幻五郎更狠，一聲聲柳澤公，無疑予她心頭絕望的一擊！窮鳥不入獵師懷抱，相反投身陷阱，轎子的主人，赫然是柳澤！

「幻五郎，」轎子裏探出半身，柳澤奇怪的詢問，「到底怎樣了？」

幻五郎屈膝，雙手叭的伏地垂下頭。

「萬不能放走那女娃子，她是葵悠太郎的同黨！」

「什麼？」柳澤峻冷的瞟向阿縫。阿縫給武士扣住手腕，拚命的掙扎。柳澤不用說根本就不知道有阿縫的存在，對幻五郎狂追眼前如此漂亮的少女的真相，俄頃間當真判斷不了。

「那麼悠太郎？」

「呵，我們經已查出那小子藏身輕子坂蓮華寺！」

「小姐呢？」柳澤的聲音尖銳起來。

「亦是蓮華寺！」

「既然查出了，」柳澤着急的追問，「你們採取了什麼行動？」

「鶴殿一風軒，葉月，空蟬刑部三人因此先刻殺奔蓮華寺，如今相信業已成功的結果了那小子！」

「那可是當真？」

「也許——」

「小姐的生命是否平安？」

「也許——」

「也許，也許什麼的豈能教我放心，好！」柳澤慌忙轉向隨從衆武士吩咐，「你們分出一半人馬上趕去輕子坂那什麼蓮華寺救小姐！」

耶，傳令玄齋來見我！」

「主人——玄齋老……」

幻五郎嘴唇扭曲——只因爲服部玄齋的死訊還是保密中，他們自己約好了殺死葵太一郎，決定志乃的夫婦之後才呈報上去，但，如今柳澤要召見玄齋，怕不能再隱瞞下去了，但……

「怎樣了？」柳澤聲貌辨色，心頭微凜，「莫非玄齋也給您太一郎殺了？」

「是——」幻五郎匍匐下去，玄齋是病死，氣死的真相無論如何便是不會供出來的了，讓您太一郎吃死貓不是更好？」

「混蛋！」柳澤忍不住破口叱喝，然後抬起微微閃着光芒的眸子仰望甲賀坂，搖搖頭，「我還是回去算了！」

他使勁的牽歪了嘴脣，轉身鑽回轎子裏去。

幻五郎感覺到了，膝行前兩步。

「暫請……主人，如今暫請稍候片刻，不久刑部他們定必會有好消息……」

「萬一失敗了，又讓您太一郎逃去的話，我一定重重懲罰你們！」柳澤厲聲咆哮，「事情如何私邸來給我報告，這女娃子我也帶走了！」

幻五郎心裏雖然千萬個不願意，亦無可奈何，只好由得柳澤怎樣就怎樣……

空蟬刑部將阿結推入轎子，滿以爲可以了事，豈料阿結在轎子裏，「葵公子！葵公子！」的叫個沒了，甚至還想跳出來，使的他好不尷尬，一時間手忙腳亂，簡直不知如何來應付。

「小姐，請你安靜一下，我們是來救

你的哪。」空蟬刑部出聲想勸止，那知道

勸止不了不得已——

「不，誰要你們來救我，嘿，快將轎子抬回去！」阿結的聲音相反的顯得更尖銳，「你們欺騙葵公子，如果真的要將阿結跟我來交換，爲什麼帶我急急逃走？寺裏頭不是響起什麼的恐怖聲音？葵公子他到底怎樣了？」

深編後空蟬刑部呼嚕呼嚕的呻吟，就是他自已對留下來的「風軒，葉月兩人也放心不下，雖然想喝令轎夫先行將轎子抬去甲賀町，自己立即折回去，但眼看阿結脫離野馬似的，那怕自己隨轎護送亦難保開的筋疲力竭，不單止，聽阿結不斷的呼喚您太一郎的名字，不由得他想到壞的方面，心緒愈發就混亂，愈發拿不定主意，躊躇不決中——

「刑部，」葉月突然從後面趕上，喘不過氣來的，肩頭不住地抽搐。

「啊，葉月，葵太一郎怎樣了？」

「讓我歇口氣再說……唉，你也看到我，只是我自己回來！」

葉月險些兒沒有咬碎銀牙。

「風軒？」

「說來氣煞人，」風軒將志乃誤當您太一郎，殺死了志乃……」

「那他給您太一郎結果了？」

「怕了，刑部，你快殺回去！」

那會子，轎裏頭阿結還是「葵公子」的尖聲儘叫不休。

「當真沒有她辦法，唉。」

刑部厭煩的咋舌，苦笑。

葉月想清楚阿結叫什麼的斜睨着轎子

「如此照情形看來，柳澤如今是打算自己親手來對付您太一郎，似乎再用不着我們了！」

「是因此要殺我們滅口？」

三忍的話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很難說，我想總不致於這樣子，並非我們自己想放過您太一郎，相反爲了姓葵的甲賀七忍中先後經已四人身亡，一人盲目，甚至志乃也犧牲了，不單止，我們不是搶回了小姐——落到今日這等地步，柳澤如果還要懲罰什麼的，我們也應該省悟——但那母寧也就是擄走小姐的好藉口，好機會，我反倒高興到不得了，哈哈……」

空蟬刑部放胆的狂妄起來。

葉月喃喃的仰望天望，語聲中充滿了詛咒的意味。

「即使對柳澤我們再用不着，對我們來說，您太一郎却非再用不着的人，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用自己的手結果他！」葉月說道。

「呼呼呼，說得對，我們豈會輕易的束手待斃，來，葉月，不拘怎樣，到柳澤私邸再說。」

空蟬刑部站起身子的同時，侍從驚慌失措的入來稟告——

「門外走來了形跡可疑的虛無僧，老是看着牆上的字句，還不住的偷眼望將入來。」

「啊，虛無僧！」

「又來了？」空蟬刑部抄起了深編笠長刀！

葉月緊接亦凜的起身！

半晌，一條薄紗條的飛出了她的身子，活生生的東西似地彎曲起伏着將轎子連簾子帶轎門緊緊的捲了起來。

「葉月，還是先回去，安置好小姐要緊！」

「你就是那樣想！」

葉月露出生氣的樣子，突然施展無聲的「傳音入密」詢問：

「刑部，小姐一路上頻頻呼喚您太一郎的名字？」

「嗯，果然不出我所料，因爲那小子，小姐不再是原來的小姐了。」

「那即使送回去也沒有用。」

「嗯，是以我想就此帶走她！」

她已經給您太一郎……

雖然她是覺得氣憤填胸，也無可奈何，反過來，既然不再是清白身子，那即使跟我生活，小姐她也只好認命了。

「刑部！七兵衛、民部、外記、一風軒先後被殺，難道你無動於衷，只想就此挾帶逃走？」

胡說！單就是輕薄小姐，我就跟那小子沒完沒了，你以爲我輕易會罷手！不，無論如何，我誓要報仇雪恨！

但，即使刑部打算閃電的帶走阿結怕也沒有可能，只因爲，那會子前頭經已驚天動地的奔來了一羣武士！

「哎——那不是柳澤公的武士？」

空蟬刑部尖聲驚呼，停下脚步。

提燈描畫着四菱花紋，正是柳澤的家徽，怪不得刑部一眼就看出來。

衆武士應聲奔前。

「啊，敢問你們是不是蓮花寺動敵的

甲賀人？」

「好說——」

「我們是柳澤公吩咐到來的，您太一郎跟小姐怎樣了？」

「小姐如今在轎子裏頭，你們寢覺幻五郎那兒聽來的消息是不？幻五郎他怎樣了？」

「聽說給那女孩子弄瞎了眼。」

「啊！」葉月迎面給攔了一巴掌的當場怔住。

衆武士可不管那許多，肆無忌憚的急急追問：「那您太一郎呢？」

「仍在蓮花寺……」

「什麼，還沒有死？」

衆武士嚷着聚在一起，囁囁的商量一番之後，留下了三個，其他的繼續殺奔前去。

「小姐！小姐！」

留下來的武士急急擁向轎旁，創斷那捲着的薄紗。

轎子裏，阿結呆坐着，絕望而至茫然的狀態中，刑部，葉月兩人，亦不禁茫然，目送衆武士擁攔轎子遠去，更只有面面相覷……

衆武士闖入蓮華寺的時候，您太一郎經已離開，遺下來的是滿面微笑，安息的志乃，再還有就是緊裹黑色夜行衣的轎殿一風軒恐怖的面斷屍身。

一風軒的胸膛裏藏着一朵花。

紅色的葵花！

玄齋莊院中——

「你又是什麼東西，豈有戴着竹笠道歉的道理！」

「竹笠取下來！」虛無僧氣勢汹汹的喝。

「刑部，這兩人的確有可疑的地方，也許，」葉月冷冷的，「是敵人的細作亦未可知……」

「什麼，我們是敵人的細作？什麼敵人？什麼細作？說！」

葉月滿肚子鬱悶剛想發作，空蟬刑部後面耳語制止住。

「算了吧葉月，是我們認錯了人，差不多是時候了，見柳澤要緊！」空蟬刑部勸說。

葉月厭煩的咋舌，點點頭，纖纖玉手閃電般掠過胸肩，兩三塊薄紗隨即飛出，飄舞晨光中！

「啊……」虛無僧兩不由的瞠目結舌，奇怪葉月不可思議的舉動，旋即想探手抓住葉月，但畢竟還是沒有出手。

「混賬東西，你這是幹什麼！」

葉月不作聲。

「好沒有來由，懷疑到我們什麼簡直笑話，看到那牆壁上的字句不感到奇怪的才值得懷疑！」

「啊，那字句是什麼的意思？」

突然的，兩人沉默了下去——

飛舞空中的薄紗靜靜的似乎要落下，那當中，兩人眼前的葉月迅速的透明化，眼看着，變成了一塊薄紗，無聲無息的飄伏地面，而，葉月本人還有空蟬刑部那會子經已不知所踪……

據原？」

「三日後，葵花凋落小塚原？」

「莫非指阿結而言？」

「三日後小塚原處決的意恩罷。」

「那爲什麼寫在這莊院的牆上？」

「人同此理，理同此心嘛，我們想像得到的您太一郎當然也不會例外，柳澤這裏來一手，目的不外乎在通知您太一郎，他是必認爲那小子遲早會來這裏刺探阿結的消息，那看到了牆上的字，還敢不被誘去小塚原？」

葉月緊接亦凜的起身！

(未完)

龍一雄道：「不是。」

費玉官道：「那麼……」

龍一雄微微一笑，說道：「我不想做韋奇澤第二，如果你有誠意交出寶盒，就帶我去拿，所以現在你無須說出藏放它的地點。」

費玉官面色微變，苦笑一下道：「哼，你小子倒是很聰明！」

龍一雄哂笑道：「過獎。」

費玉官又嘆了口氣，道：「我真不明白，你爲甚麼一定要得到那寶盒？」

龍一雄道：「我無意將寶盒佔爲己有，而是因爲施與託我把它帶去十八盤嶺，我必須做到。」

費玉官道：「你太傻了。」

龍一雄聳肩道：「我喜歡做傻事，這世上有許多事情如非傻瓜去完成，就會顯得不完美。」

費玉官道：「你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自然值得稱道，但你要知那寶盒並非十八盤嶺那位總瓢把子應得之物，施與也是從別人手裏搶到而欲換返十八盤嶺孝敬那位總瓢把子的。」

龍一雄問道：「然則，寶盒是何人之物？」

費玉官道：「老實說，我也不大清楚，有人傳說那是我們大哥的東西，因此我覺得有權得到它。」

龍一雄道：「你說的大哥，是指業已亡故的『鷹爪王胡劍南』？」

費玉官點頭道：「是的，你知道他是我們綠林七絕的義兄，原是南七省七十二案的總瓢把子，他一生劫掠得來的財產

不計其數，可是我們七人在他遇害之後清理他的財產，却發現他的財產已所剩無幾，不知拿到哪裏去了。」

龍一雄道：「你們估計，他有多少財產？」

費玉官道：「最少，也有一千萬兩之數。」

龍一雄長長「噢」了一聲道：「這的確是個誘惑人的數目，你們懷疑他把財產藏匿起來？」

費玉官道：「是的，他雖然和我結拜爲兄弟，但對我們並不好，他脾氣暴躁，獨斷獨行，因此我們兄弟之間一直是貌合神離，他可能擔心我們會覬覦他的財產，故暗中把財產藏匿起來，可惜他無福享受，竟被人殺害了。」

龍一雄道：「知道殺害他的是誰？」

費玉官搖頭道：「不知道，他每年總有幾個月要獨自離開總寨，有一天他又走了，我們都不知他去了何處，過了一個多月，忽然消息傳到，說他被殺人殺害於長安城外……」

龍一雄道：「你們趕去看了？」

費玉官點頭道：「看了。」

龍一雄道：「怎麼個情形？」

費玉官道：「我們趕到長安時，官府已將他掩埋了，爲了明白他致死原因，便破棺驗屍，其時他的屍體已呈腐爛，但我們仍然找出他死亡的原因，他胸口有個清晰的掌印，是被一種很厲害的內家掌力震斷心脈而死的。」

龍一雄道：「當今武林，能够打死他的人似乎不多吧？」

費玉官道：「簡直可以說沒有，他的『鷹爪功』已練到超凡入聖之境，我們七人聯手都擋不住他！」

龍一雄道：「剛才你說他每年總有幾個月要獨自離開總寨，如能查出他去了何處，也許就可找出殺害他的兇手。」

費玉官道：「我們查過了，但毫無所獲。」

龍一雄道：「這事當真奇怪……會不會是在某處養了個女人？」

費玉官道：「我們也曾這樣猜想，但就查不出一點線索。」

龍一雄道：「後來，是誰透露那寶盒是胡總瓢把子之物的？」

費玉官道：「有一天，濮陽天在一家酒樓上聽到傳說，說我們胡大哥的財產藏在一隻鐵盒之中，而鐵盒由一個名叫馬瞎子的老人保管着，濮陽天聽到這消息，立刻返山告訴大家，經一番打聽，得知馬瞎子住在萬洋山下，是我們胡大哥的一個堂兄，我們立即動身趕去萬洋山找馬瞎子，但抵達馬瞎子所住的茅屋時，却發現馬瞎子身上中了一刀，已死去一兩天了。」

龍一雄面容一動道：「這樣看來，那寶盒當真是胡總瓢把子之物了？」

費玉官道：「是的，馬瞎子之被殺，可証明我們胡總瓢把子確曾將一隻寶盒交他保管，而在我們趕到之前，有人捷足先登，殺死他搶去了那寶盒。」

龍一雄道：「殺死馬瞎子之人，會是那施與麼？」

費玉官道：「不知道，我們甚至不敢斷定現在大家搶奪的這個寶盒即是我們胡

大哥交給馬瞎子的那個寶盒，但既然有個寶盒在武林中出現，我們自然要找來弄個明白。」

龍一雄面泛笑容道：「而你們綠林七絕各懷私心，均想獨吞寶盒，是不是？」

費玉官強笑道：「不錯，我們七人已分道揚鑣，割地稱雄。」

龍一雄道：「你已搶到那寶盒，可曾打開它？」

費玉官搖頭道：「沒有，那寶盒你是見過的，它製造得十分巧妙，不知如何啓開，又聽說盒中裝有炸藥，故我不敢使用利器劈開它，怕觸動機關，會被炸得粉身碎骨。」

龍一雄道：「你原打算怎麼辦？」

費玉官道：「我聽說十八盤嶺那位不知其姓名的總瓢把子懂得啓盒之法，故打算去見他，前天路過此地，得知韋奇澤六十大慶，便順便來祝賀一下，沒想到他已知道我得了寶盒，竟然設計計算我。」

龍一雄微笑道：「你有沒有想到這一切可能是一個騙局？」

費玉官一怔道：「騙局？」

龍一雄道：「也許有人希望你們綠林七絕自相殘殺，因此設計出這麼一個寶盒，讓你們去爭奪一番，坐山觀虎鬥，等你們七敗俱傷之後，再現身出來坐收漁人之利。」

費玉官睜大眼睛道：「若然，設此騙局的人是誰？」

龍一雄道：「很可能是十八盤嶺那位神秘莫測的總瓢把子，他有意併吞南方綠林，但沒力量征服你們七十二案，故設此

騙局，讓你們爲一個空盒子自相殘殺。」

費玉官面上發紅，道：「果真如此，那麼他的目的可謂達到了。」

龍一雄笑道：「不錯，你已殺死了結拜兄弟雲中燕濮陽天！」

費玉官似感慚愧，低頭不語。

龍一雄揚揚劍眉，緩緩道：「不過，現在覺悟還來得及，我希望你把寶盒交給我，讓我送去十八盤嶺會晤那位總瓢把子，說不定可以拆穿他的詭計。」

費玉官沉思有頃，說道：「但假如那盒中確藏着我們胡大哥的財產，你把它送給對方，豈不冤枉？」

龍一雄微笑道：「不會，我自有萬全之策，管叫他甚麼也得不到！」

費玉官欣然道：「好，我帶你去拿寶盒，它藏在離此不遠的地方。」

龍一雄放下碗筷，走去窗前景望外面道：「天快亮了，咱們莫如現在就走。」

費玉官道：「好的。」

於是，龍一雄召來店小二，付清店帳，即與費玉官離開客棧。

龍一雄見他體力尚未完全復元，便把自己的馬讓給費玉官，自己步行跟隨。

費玉官策騎出鎮，往西前進。

行不多久，已來到鎮外荒野之上，費玉官掉頭看了看，忽然低聲道：「我覺得好像有人在跟踪！」

龍一雄笑道：「那一定是你的拜把兄弟金錢豹宋元寶，或者是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

費玉官面色一變道：「如是宋四哥，那還容易對付，萬一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

，那可要命了。」

龍一雄道：「不要緊，咱們想個法兒擺脫他們好了。」

費玉官又掉頭後望一眼，低聲道：「你有何妙計？」

龍一雄道：「咱們先奔一程再說！」

說畢，一拍馬腰，喝叱一聲。

那馬立時撥開四蹄，向前疾馳而去！

龍一雄亦拔步緊跟，一人一馬快若流星的向前奔奔，一眨眼就跑到二里地。

費玉官頻頻掉頭後望，忽然又低聲道：「不錯，有人跟踪，好像是兩個人！」

龍一雄道：「認得出他們是誰麼？」

費玉官道：「看不清楚，只見兩條人影在數十丈外一閃而沒。」

龍一雄道：「咱們來擺脫他們好了，你看前面有一段彎路，彎路右邊是一片密林——看見沒有？」

費玉官舉目一望，點點頭，說道：「看見了。」

龍一雄說道：「咱們奔入彎路之後，你迅速下馬竄入密林，讓馬繼續向前奔馳——懂得我的意思麼？」

費玉官道：「好，試試看能否騙過他們。」

當下，猛抖馬繩，全力向那段彎路馳去。

龍一雄仍然緊緊跟隨，兩人轉眼奔上彎路，費玉官策馬靠向路邊密林，忽然變手一伸，抓住頭上一枝樹樑，整個人登時脫離馬鞍，翻上樹梢！

龍一雄及時一脚踢出，踢中馬屁股，馬受驚之下，繼續向前衝馳，他則一低頭

，飛竄入林，迅速躲藏起來。

費玉官亦藏身樹上，不敢稍動。

「得得得……」

馬蹄聲，漸漸遠去了。

未幾，只見兩條黑影由林外路上一掠而過，快若雷奔，一眨眼便消失於前面路上！

雖是匆匆一瞥，但躲藏在林中的龍一雄已看出他們不是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也不是金錢豹宋元寶，心中不禁暗暗驚奇，忖道：「哼，看來企圖搶奪寶盒的人真不少……」

費玉官等跟踪者奔出一段路之後，才由樹上跳下，低聲道：「快走，咱們往北跑！」

兩人望北奔出一里許，才在一處荒僻無人的山脚下停住，費玉官由於體力未復，經過這一陣奔馳，已感疲倦不堪，當即在山脚下坐下來，透出一口倦氣道：「好了，總算甩掉他們了！」

龍一雄也坐下歇息，問道：「他們是誰？」

費玉官道：「我的拜把兄弟，獨眼無常王向和左青臉成一黨！」

龍一雄笑道：「有一點我到現在還想不通……」

費玉官道：「甚麼？」

龍一雄道：「那天你在金陵城外殺死濮陽天奪去寶盒，只有我和彭文雄看見，而我們都未把消息洩漏出去，爲甚麼會有這麼多人，獲知你得到寶盒而追到登州來呢？」

費玉官凝眸點了點頭，道：「正是，

這的確是個怪事……」

這的確是個怪事……」

龍一雄面露一下冷笑道：「因此，我相信必有一人始終跟着寶盒，寶盒到了何處，他就到了何處，並且把消息通知打算搶奪寶盒之人！」

費玉官皺了皺眉，說道：「如此看來，更可証明這是一個騙局，一切都被你料到了。」

龍一雄道：「不過，即使那寶盒空無一物，我也想帶它走一趟十八盤嶺，見見那位神秘的總瓢把子。」

費玉官四下望望，低聲道：「如果你現在就要，我馬上挖出來給你。」

龍一雄道：「你把寶盒埋在此處？」

費玉官道：「是的，就在我身後三丈外的一株老榕樹下。」

龍一雄也擺頭四望一眼，道：「那麼，把它挖出來吧。」

費玉官起身向山腳的樹林中走入，龍一雄跟了過去，費玉官走到一株高大的老榕樹下面站住，問道：「你有沒有帶着匕首？」

龍一雄抽出藏在身上的一柄匕首，遞給他笑道：「我現在祇剩下這麼一柄匕首，你小心使用，不要把它弄斷了。」

費玉官接過匕首，即蹲身在樹下挖掘起來。

很快的，他已挖入一尺深，由地下捧出一隻四方形的鐵盒來了！

龍一雄一見那鐵盒形狀不同，不禁一愕道：「這不是那個寶盒啊！」

費玉官笑道：「沒錯，我另買了這個鐵盒，把寶盒裝在裏面——」

費玉官面色一變道：「如是宋四哥，那還容易對付，萬一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

一語甫畢，驚聞「噫！噫！」兩聲銳响，分由左右樹內傳到！

聽聲音，分明是有人打出兩種暗器！

龍一雄吃了一驚，疾忙就地滾倒，避開由身後襲到的一件暗器。

「噫！」

祇見白光一閃，一把飛刀已射中了一株樹身！

而襲擊費玉官的暗器，則是一支袖箭，它使得費玉官來不及閃避，背部頓被射中，他大叫了一聲，身子仰起，慢慢倒了下去。

就在這時，兩條人影分由左右林中縱出，一個撲擊龍一雄，另一個撲上費玉官，搶奪鐵盒。

搶奪鐵盒的，是個黃衣老頭，右頰上長着一個拳頭大的紅肉瘤！

撲擊龍一雄的，是個中年大漢，他手上握着一把朴刀，跳上來一刀便往龍一雄的腦袋砍下！

龍一雄再一翻身，順手抓起一把泥土，向對方臉上洒去，大喝一聲道：「看我的法寶！」

中年大漢不防有此，臉上被泥土打個正着，痛得哇哇怪叫，也因此更加兇悍，手中朴刀再揚，對準龍一雄腰部斬下去！

忽聽黃衣老頭開聲道：「蠻牛，咱們走吧！」

中年大漢聽了此言，立時收刀躍開，跟着黃衣老頭竄入林中逃去了。

龍一雄跳起一看，祇見費玉官手上的鐵盒已然不見，知是被黃衣老頭搶走了，不禁又驚又怒，大喝一聲：「別走！」拔步

便欲追入。

「不要追！」

倒在地上的費玉官忽然抬頭說了這一句，隨又垂頭貼上地面，看來他背上中的那一箭十分嚴重，已然去死不遠了。

龍一雄生性淳厚，不忍棄他而去，當下祇好放棄追敵，趨前察看他的傷勢，問道：「你覺得怎樣？」

費玉官面上起着一層冷汗，痛苦地道：「我……我不成了！」

龍一雄見袖箭射入甚深，傷及內臟，知道他已活不成，不由暗暗嘆息，又問道：「你認得他們麼？」

費玉官口中忽然溢出血，目中神光漸散，斷斷續續的道：「那個老的……就是紅……紅瘤更萬三……玄，那……中年大漢是……是他的部下……」

龍一雄咬緊嘴唇道：「他媽的，他們來得好快，就像一陣龍捲風，叫人措手不及！」

費玉官張了張口，面上忽然現出一絲垂死的微笑，道：「我殺……殺了濮陽天……活該死在萬……萬三玄之手……不過……不過……他若以為已……已經得了寶盒……那未免太……太天真了！」

龍一雄目光一注道：「怎麼說？」

費玉官微笑道：「我要……死了，所以……不想再欺騙你……那寶盒藏……藏在魯中七賢店……關帝廟旁一口……一口古井中……你去……拿吧！」

語畢，笑容凝固，氣絕了！

龍一雄怔了半天，面上才現出苦笑，自言自語道：「哼，這傢伙真是鬼計多端

見！」

說罷，轉身走向房門。

冉嬌嬌道：「等一下。」

彭文雄轉回身子笑問道：「還有甚麼需要我効勞的麼？」

冉嬌嬌笑道：「假如你需要銀子，奴家可以給你一些，要不要？」

彭文雄搖頭笑道：「不，謝謝你的好意，我這個人是不出賣的！」

冉嬌嬌反而有些依依不捨起來，又道：「那麼，你可以再去懷玉山找我，我歡迎你再去。」

彭文雄道：「好的，當我找不到別的女人時，我一定再去找你玩。」

冉嬌嬌生氣了，脫下鞋子向他猛打過去，嬌叱道：「混蛋，該死的東西！你把我奴家當作甚麼樣的女人？」

彭文雄閃身避開打到的鞋子，哈哈笑着作了一揖，隨即開門退出。

他沒有向店小二說明自己要離去，也不去向那駕車的常保福道別，一逕揚長離開太湖客棧。

二十多天的相處，他已經知道她是個討厭嘍嘍的女人，所以他故意嘍嘍幾句，讓她對自己下逐客令。

因為，他打算先趕去太湖馬蹟山通知追命判官都步實準備應付。

追命判官都步實要他散佈謠言，說明胡明媛被九尾狐公治笑非擄去太湖馬蹟山，目的當然是要誘捕某一一人，因此他認定追命判官都步實必已在馬蹟山上設下陷阱，而冉嬌嬌可能即是都步實要誘捕之人，故他認為有先趕去通報一下的必要。

竟預先埋下一個假寶盒準備騙人……」

但，人已死了，他的氣也就消了，當下即在樹下挖了個坑，將費玉官的屍體埋下，看看天已破曉，乃循原路走回……

仲夏的一天下午，臨近太湖的宜興縣城，出現了一輛華麗的馬車！

這輛馬車由西城門駛入，在城中一家最大的「太湖客棧」門口停下來。

太湖客棧的店小二一看即知來了有錢的貴客，連忙一齊迎了出來。

車門一開，一個英俊瀟灑的青年首先跳下。

他，虎俠彭文雄是也！

店小二滿臉堆笑的向他打躬作揖，問道：「這位公子爺您要打尖還是住店？」

彭文雄抬頭望望客棧門面，道：「有乾淨的上房麼？」

店小二忙道：「有！有！」

彭文雄道：「那麼，我們要兩間上房，一間是給這個駕車的住的……」

他指了指駕車的常保福，然後轉向車廂笑道：「娘子，妳可以出來了！」

一麗人在他攙扶之下慢慢下車而來。她即是自稱「蛇蝎美人」的冉嬌嬌！

她人本嬌艷絕倫，加上一身高貴的裝飾，誰見了都會以為她是貴夫人，幾個店小二一見之下，連忙躬身垂手不敢仰視。

彭文雄道：「你們帶路啊！」

店小二唯唯而應，領着他們入棧。

客棧後院有幾間特別幽靜的上房，店小二打開其中一間，讓他們進入，然後立刻為他們準備茶水，伺候的特別殷勤。

他疾行頓飲工夫，已到太湖西岸，找到一處漁船集結的湖邊，看到湖邊有幾個人在聊天，乃向他們走過去，拱手一揖道：「諸位仁兄請了，在下有事欲上馬蹟山，不知有船可乘否？」

一個老漁夫打量他幾眼，問道：「老弟台要去馬蹟山何為？」

彭文雄道：「聽說那山上風景幽美，在下想去看看，要是不錯的話，打算在那山上蓋座房子讀書。」

老漁夫聽了失笑道：「老弟台莫非沒有聽到傳說？」

彭文雄問道：「甚麼傳說？」

老漁夫道：「那馬蹟山上早有人住，而且那人養了一隻老虎在看山，沒有人敢去了。」

彭文雄笑哦一聲道：「老丈可知那人是誰麼？」

老漁夫搖頭道：「不知道，沒有人見過他！」

彭文雄笑道：「實不相瞞，那人是在下的叔叔，是他叫在下去他那兒讀書的，所以那隻老虎絕不會咬我。」

老漁夫一哦說道：「原來那人是老弟台的叔叔，令叔怎麼要養那麼一頭大老虎呢？」

彭文雄道：「那隻老虎是從小養大的，其實不會胡亂傷人。」

老漁夫道：「可是數月前却有一人被咬死！」

彭文雄道：「啊，有這回事？」

老漁夫點頭道：「不錯！」

彭文雄表示遺憾地道：「真不幸，這

冉嬌嬌却感到不耐煩，啓口道：「文雄，叫他們出去吧！」

彭文雄立刻揮手道：「你們出去，沒有召喚不要進來。」

「是……」

店小二退下了。

房中祇剩下他們兩人，冉嬌嬌隨即往床上一倒，不勝嬌弱地道：「唉，這二十多天的馬車，可把奴家累壞了！」

彭文雄在她身邊坐下，替她捶背按摩，笑道：「如今總算到了，妳可以好好休息兩天。」

冉嬌嬌道：「不，咱們歇會就走。」

彭文雄道：「何必急急乃爾？」

冉嬌嬌道：「胡明媛在九尾狐公治笑非的手中，隨時都會喪命，這事怎能不急呢！」

彭文雄道：「公治笑非如欲殺害胡明媛，她有十條性命也完了，而若無意殺害她，過幾天再去也還來得及。」

冉嬌嬌瞪他一眼道：「你懂得甚麼！奴家是怕胡明媛被公治笑非玷污，人家是個清清白白的姑娘，要是被破了身，那比殺她還嚴重呢！」

彭文雄笑道：「我知道，但她落入公治笑非手裏已有一兩個月，妳以為公治笑非會對她客氣麼？我看說不定已經……」

冉嬌嬌道：「够了！够了！少說喪氣話來傷奴家的心，公治笑非若傷她一根汗毛，奴家非剝他的皮不可！」

彭文雄笑了，捏捏她的粉頸，說道：「妳對女人，比對男人有感情，真是怪事……」

件事在下一定要向家叔問一問，如果那隻老虎會傷人，那就不能再養牠了！咳咳，人說養虎為患，果然不錯！」

他頓了頓，環望他們問道：「你們那一位肯開船送在下馬蹟山？」

沒有人表示願送。

他摸出一錠銀子，道：「在下要付船資的，這是五兩銀子，要是——」

老漁夫立刻接口說道：「老漢送你去吧！」

於是過了不久，他已乘着老漁夫的漁船，朝湖中的馬蹟山駛去。

漁船在萬頃碧波上平穩的前進着，彭文雄就坐在船頭上，看遠近湖光山色，不禁有優哉游哉之感。

老漁夫忽然道：「公子，老漢可以知道令叔的高姓大名麼？」

彭文雄道：「家叔脾氣很怪，他不大喜歡與人交往……」

老漁夫道：「他就一個人住在馬蹟山上？」

彭文雄道：「是的。」

老漁夫道：「有人說他練過武功，是真的麼？」

彭文雄道：「嗯，練過一些。」

老漁夫道：「曾經有人悄悄上馬蹟山探視，看見令叔騎着那頭老虎滿山奔馳，還以為他是土地爺爺，嚇得趕緊跪在地上磕頭。」

彭文雄笑道：「哦，怎麼以為他是土地爺爺呢？」

老漁夫道：「祇有土地爺爺才騎老虎呀！」

冉嬌嬌道：「你走吧！」

彭文雄俯身在她臉上親了一下，笑道：「那麼，再見了，感謝妳這些日子來所給予我的享受，但願以後有機會再和妳相

冉嬌嬌道：「胡劍南待奴家不錯，奴家要報答他，這就是真正目的！」

彭文雄微笑道：「我不相信。」

冉嬌嬌翻身面對他，嗔聲道：「那麼，你認為奴家要救胡明媛，有何別的目的呢？」

彭文雄一聳肩道：「我不知道，所以才問妳。」

冉嬌嬌橫他一眼道：「你越來越嘍嘍，奴家可不喜歡嘍嘍的男人，你再這樣嘍嘍，奴家可要叫你滾蛋了！」

彭文雄哈哈笑道：「妳若叫我滾蛋，我一定滾蛋，我是個最識趣的人！」

冉嬌嬌道：「好，你給我滾！」

彭文雄道：「真的麼？」

冉嬌嬌道：「真的！」

彭文雄道：「妳真以為憑妳的姿色即可征服九尾狐公治笑非？」

冉嬌嬌道：「不錯，有妳跟在身邊，反要碍事！」

彭文雄含笑起立道：「這麼說，我祇好走了！」

彭文雄哈哈笑道：「不是不是，家叔喜歡養虎，閒來無事，就騎着牠到處跑跑，消遣消遣而已。」

老漁夫道：「如今我們這一帶的人，都稱呼你為老山主，對他敬又敬，怕又怕，誰也不敢上山去了。」

彭文雄笑而不語，但心中却萬分驚奇，暗忖道：「真是怪事，都步實本是個剛正之人，為甚麼要扮演這麼一個令人畏懼的角色？如果說他不顧有人上山打擾，也不該養着那麼一隻大老虎，老虎祇會傷害一般人，對武林人可生不生嚇阻作用呀！」

老漁夫舉手遙指遠方湖上，道：「看，那就是馬嶺山！」

彭文雄舉目望去，祇見遠方湖面上出現一脈山形，問道：「還有多久可到？」

老漁夫道：「恐怕還要半個時辰。」彭文雄仰望天色，道：「太陽快下山了。」

老漁夫道：「是的，到馬嶺山，大概就是太陽下山的時候……」

當太陽下山的時候，漁船果然駛到馬嶺山下。

馬嶺山的西麓，名曰西青，石壁峭立，有許多石窟，圓如馬跡，故以馬蹟為名，但又有一說謂秦始皇遊幸至此，騎馬踐踏出來的，這當然是神話，但也因這個神話，使馬蹟山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

今天，由於老漁夫的描述，再加上暮烟的籠罩，馬蹟山看起來已蒙上一片神秘氣氛。

彭文雄付過船資，向老漁夫道了謝，即飛步跳上岸，朝山上飛登。

彭文雄來了！

可是，宅院內依然靜悄悄的，沒見一個人現身出來！

彭文雄大惑困惑，想不通是怎麼回事，他注目門上木牌上的「非請莫入」四個字，又付道：「也許他有事外出，所以掛上這塊牌子，我是替他辦事之人，大概可以進去吧？」

思忖至此，決定入屋探視，乃伸手推開了籬笆門，舉步走入。

門內是一段鋪着青石板的路，兩旁是擺着各種盆景的花架，走過青石板路，便是一間敞開的廳堂。

這時，天已陰暗，但廳堂上沒有燈火，看樣子宅內確無人在。

彭文雄在廳門檻外住足，運目一望，祇見廳上陳設幽雅，傢具全是紫檀木製成的，上首打橫一張長欄几，連接着一張八仙桌，兩旁排列六張椅子，分夾着四隻茶几，堂上未供神位，却掛着一幅松鶴延年圖，長欄几兩邊各擺一隻花瓶，瓶中的花還很新鮮，廳上正中懸着一盞吊燈，是雕花的琉璃燈，一切顯得明亮而脫俗。

彭文雄不敢貿然走入，又開聲道：「都老前輩，您在麼？」

還是無人應聲。

彭文雄猶豫了片刻，才舉步跨入廳上，見廳右有一道門通向宅內，他走過去探頭望了望，却因天黑看不到甚麼，當下趨近長欄几，找到火摺子，把廳上的吊燈點燃起來。

燈光一亮，再往門內探視，才看清裏面是一條甬道，左邊則是一廂排房。

越上一大段峭壁，眼前是一片濃密的樹林，蔽天匝地，陰森森的怪可怕的！

彭文雄藝高胆大，而且認為此行對自已絕無危險，故毫不在意一直穿林而入。

他不知道命判官都步實住在山上的甚麼地方，但認為馬嶺山並不大，應該不難找到。

但走了約莫頓飯工夫，但見眼前仍是密林叢叢，浩瀚如海，根本看不見一塊空地，心中不禁有些忐忑，暗忖道：「我的天，這片樹林好大啊！」

又走了一刻多時，還是走不到盡頭，恍如進了迷魂陣似的，他更加驚疑了，住足尋思道：「哼，莫非這片樹林當真是個陣圖？」

此念剛生，驀聞近處林中响起一聲低吼！

是老虎的吼聲！

他吃了一驚，轉頭循聲望去，却看不見老虎的影子，心中更感不安，當下開聲道：「都老前輩，在下是彭文雄，老前輩請現身相見如何？」

他運氣發話，聲浪傳出甚遠！

那知話聲甫落，祇聽「吼！」一聲巨响，由林中躍出一隻白額吊睛的大老虎，朝他飛撲過來！

老虎大如野牛，看來兇猛異常！

彭文雄一見之下，渾身毛骨悚然，大叫一聲：「不要無禮！」慌忙飄開數丈。那隻老虎一撲落空，兇性不減，尾巴一揮，兜轉身再度撲出！

彭文雄頓足縱起，跳上一株大樹的枝桠上，叫道：「畜牲，你怎可見人便咬？」

他又叫了一次，不見有人出來，於是走上甬道，趨上第一間廂房，舉手敲門。一敲之下，房門却「呀！」的一聲，往裏面開去。

房中也未點燈，但依稀可見是一間有人使用的臥房，裏面佈置簡單，祇有一床一桌，此刻床帳垂垂而床前有一雙布鞋！

顯然的，床上有人在睡覺！

彭文雄大感意外，忙的一退一步，拱手一揖道：「都老前輩，是怎麼？」

床上毫無聲响，好像在上面睡覺的人已經死了！

彭文雄驚疑不置，又大聲道：「都老前輩，是怎麼？」

床上人仍然未醒！

彭文雄皺了皺眉，暗忖道：「怪哉，床前擺着鞋子，床上分明有人，怎麼叫不醒呢？」

他感到有異，但祇想到床上之人可能「暴斃」了，當下舉步入房，向床前走過去。走到床前，他忽然感受到一種死亡的氣氛，不由得打了個寒慄！

難道這命判官都步實突發疾病死在床上了？

不，不可能有這種巧事……

他定了定心神，才伸手去掀開床帳，而掀開床帳一望之下，登時嚇得驚叫了起來。

原來，床上躺着一具骷髏！

白森森的一具骷髏！

一具骷髏居然能够端端正正的跌坐於床上，這不是「殭屍」是甚麼？

彭文雄震駭欲絕，倉皇倒退了三步。

我是你家人的朋友呀！」

那隻老虎根本聽不懂，見他上樹，似甚生氣，向樹上跳躍數次，最後似知咬不到彭文雄，才無可奈何的在樹下臥倒，拿眼瞅着彭文雄，不停的發出低吼。

彭文雄揮手道：「去！去！去請你的主人來！」

老虎不理，祇是監視着他。

彭文雄罵道：「不知好歹的畜牲，我是在都老前輩的面子，要不然一拳揍死你！」

老虎無動於衷。

彭文雄覺得這樣相持下去不是辦法，又罵道：「好，你這畜牲想是不會見過能人，我且讓你見識見識厲害！」

他折下一小段樹枝，以投鏢的手法，對準老虎的頭部打去。

樹枝去勢如電，「拍！」的一聲，正中老虎的頭額！

他的功夫已練到摘葉飛花隨意傷人的地步，要憑一小段樹枝打死一隻老虎，也是辦得到之事，但他無意打死牠，故出手不重。

但老虎還是痛得跳了起來，退後數尺，對他吼叫不已，好像在說：「小子，你有種下來！」

彭文雄又折下一段樹枝，抖手打下，這次打中老虎的鼻，痛得牠吼叫連連，又退後了數尺，蓄勢欲撲。

彭文雄笑了笑，道：「這次我要打你的眼睛！」

說着，又折下一段樹枝。

老虎學乖了，看見他又折樹枝，大吼一聲，掉頭疾奔而去。

彭文雄正要牠逃跑，以便跟踪牠，當下一掠落地，隨後緊追。

老虎已怕了他，發覺他追來，跑得更快，在密林裏東竄西鑽，沒命疾逃。

彭文雄一面追趕，一面發出恐嚇之聲，追了一陣，忽見牠逃入一叢野草裏面，瞬即不見，他不敢繼續追入，踏上一株大樹居高眺望。

一望之下，就見到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宅院！

原來，再往前數丈，已是密林的盡頭，祇見樹林外面是一片細草如茵的山坡，中間聳立着一座宅院，佔地數畝，有一廳數房，屋外圍着竹籬，四周種植着許多奇花異草，環境極是清幽脫俗。

彭文雄心知那就是「老山主」都步實的居處，當即飛掠下樹，奔了過去。

奔到籬笆門外，祇見門上橫懸一匾，上面寫着「韜光廬」三個字，而門上又掛有一塊木牌，寫着「非請莫入」四個大字和「公治笑非敬白」六個小字。

彭文雄看了暗笑道：「這一定是都步實掛出來誘騙要抓的人，否則便無題上姓名的必要……」

他於是舉手拍門，開聲道：「都老前輩請開門，在下彭文雄來了！」

叫過之後，佇望等候，却見宅院中毫無動靜，沒個人影出現！

彭文雄暗忖道：「奇怪，莫非他還沒來？不，他應該知道所要誘捕之人隨時會到，那有不來「守株待兔」之理？」

他再用力拍門，高聲叫道：「都老前輩，你出來！」

此念一生，他恍然大悟了，不禁自言自語道：「是了，屋主必非都老前輩，所以他不理我的呼喚……」

他接着想到籬笆門上那塊木牌上的署名，心中大大一嘆，脫口道：「我的天，莫非屋主真是九尾狐公治笑非？」

但是，屋主若是九尾狐公治笑非，追命判官都步實要自己散播謠言，說胡明媛被公治笑非擄至馬蹟山，目的何在呢？毫無疑問，都步實的目的是在誘捕某一人，但為何要把陷阱設在公治笑非的住處呢？

難道他和公治笑非同謀？

不，他和公治笑非是正邪不同之人，絕不會合夥對付另一人的！

那麼，現在祇有一個解釋了——都步實的目的不在誘捕人，而是引誘某一入來找公治笑非，其目的可能要讓他們「以毒攻毒」，也可能另有用意！

他覺得這個推測頗為合理，因此開始感到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因為屋主既然是九尾狐公治笑非，自己就成了侵犯他的敵人了。

而公治笑非是出名的凶殘人物，他對侵犯他的敵人是不会客氣的！

怎麼辦呢？

他剛想到「怎麼辦」的時候，忽見鐵柵外面映來一片燈光！

來了！

九尾狐公治笑非來了！

「沙，沙，沙……」

果然，隨着燈光的移近，一個人的腳步聲响過來了。

（未完）



因此，四枝鋼鞭雖然揮舞起一片如山鞭影，天矯有如四條龍蛇盤空，招式沉狠，威猛凌厲，勁氣激盪排空地圍困着麥亮宇的身形，但是麥亮宇身在如山鞭影中，却是氣定神閒地閃電般飄忽着身形，條東忽西，忽南倏北。

那身法，簡直如同鬼影飄忽，不但快極奇極，而且妙極，絕極！

任憑那四惡展盡鞭招絕學，配合得如何巧妙，就是無法沾上麥亮宇一片衣角，至於獲勝，那就更是談也不用談了。

「琴韻追魂辣手都紫衫客」雙目注

他真是胆大無比，放眼兩廣武林，大概還無人有這麼大膽，敢於出手分抓二惡三惡的兩條鋼鞭。

江湖傳說，「勾漏四惡」一身武功火候頗高，並且精於合擊之技，招式沉狠，威猛凌厲驚人，看來傳說確實一點不假。

不過，四惡一身武功火候雖然頗高，雖然精於合擊之技，奈何他們碰上了麥亮宇，碰上了這個身懷罕世絕學功力，放眼天下武林，已不作第二人想的當代第一高手。

迫得手忙腳亂險象環生。

可是，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了上次的臨敵經驗，他已經成竹在胸，十分沉着了。

四惡攻勢一發，麥亮宇口中驀地一聲輕笑，快逾電閃般地展開他那神妙詭異飄忽的身形，避攻招，但却並未出掌還攻。顯然，他又在利用機會磨練他自己身法步法了。

四惡鞭招發動，利那之間，頓見四枝鋼鞭交錯縱橫，鞭影如山，天矯有若龍蛇盤空，而且此攻彼退，彼退此攻，配合得恰到好處。

着門場中的形勢，凝視着鞭影如山中麥亮宇的身法，他一身所學功力雖然也稱高絕，可是却也不禁看得呆住了，心中有說不盡的欽佩，驚與喜。

他驚，當然是驚於麥亮宇的一身所學之高，身法之奇絕。

可是喜呢？……

喜什麼？他自己心裏也有點不明白，也說不上來。

不！他自己心裏應該明白，也應該說得上來的，只是……

這時，「勾漏四惡」心中這才知道，他們全都看走眼了，麥亮宇一身武學功力之高，實在高出了他們的意料太多，太多了。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藝成出山，途遇寇劫，遇歐陽映雪路過，抱打不平，賊退後，歐陽映雪請追隨左右，乃結伴同行，那日在衡陽酒樓上，勾漏四惡見歐陽映雪美若天仙，出語輕薄，激怒同樓酒客琴韻追魂辣手都紫衫客，以魚骨作暗器，飛刺四惡中的老二老三，勾漏四惡素聞紫衫客威名強忍怒火，不敢發作，歐陽映雪不甘被辱，反語相激，四惡藉故發惡，麥亮宇乃着彼等約時約地一較。夜二更，麥亮宇、歐陽映雪與紫衫客往赴約，四惡亦依時到達，麥亮宇向紫衫客詢問當如何了結——

一招誅四惡 傾心結金蘭

紫衫客微微一笑，說道：「麥兄不妨隨興而為，儘量施展絕學奇技，俾令兄弟得以一開眼界。」

麥亮宇一笑道：「謝謝兄台指教，在下獻醜了。」

話落，星目倏地一睜，寒芒如電暴射地逼視着四惡冷聲喝道：「爲了乾脆俐落，免得麻煩，你們四個撒兵刃齊上吧！」

這口氣好狂，好傲！

紫衫客雖已看出麥亮宇身懷奇學，功力高絕，可是一聽麥亮宇這等狂傲的口氣，雙眉不由微蹙了蹙，覺得麥亮宇太狂妄自大了。

須知他雖然名滿兩廣武林，但是對於「勾漏四惡」，可也有點不敢十分輕視驕敵呢。

四惡之首的老大「賽旋風」蔡天壽陡地嘿嘿一聲怪笑，喝道：「小鬼，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送了命，可不能怨怪你大爺們以多勝少欺負你！」

麥亮宇冷哼了一聲，道：「少廢話，

上吧！」

蔡天壽嘿一聲陰笑，目光一瞥「鐵腿」馮志成等三惡喝道：「亮傢伙上！」

喝聲中，四惡各自探手腰間，一陣「嘩啦嘩啦」連聲響，寒光飛閃，已全都撤下了圍扣在腰間的七節鋼鞭。

歐陽映雪見狀，玉手一抬，想要拔劍動手，麥亮宇却飛快地抬手一攔，說道：「妳退後去，不要出手。」

歐陽映雪秀眉微揚了揚，隨即聽話地嬌軀一扭，飄身後退了一丈。

她這真嬌軀剛退，四惡那裏已經同時出手發動了攻勢。

四惡身形齊動，飄閃之間，頓即成了合圍之勢，振腕抖鞭，點，打，扎，掃，四條七節鋼鞭挾着呼呼勁風，威勢沉猛凌厲的分朝麥亮宇身上要害大穴攻到。

這場面，要是在三天之前，麥亮宇初遇「陰司無常」翁明坤之時遇上，因爲毫無臨敵經驗，在這四條七節鋼鞭的圍攻合擊下，他心中必然會大爲驚慌失措，被

紫衫客在旁目視這等情形，雙眉不由微微一蹙，深覺麥亮宇實在太狂妄膽大過份了。

麥亮宇這種一出手就硬抓敵人的兵刃的招法本就出人意外，也大違武學常規，何況他出手又是快逾疾電，二惡三惡心中連撤鞭閃避的意念都還未得轉動，兩人手裏的鞭身已同被麥亮宇雙掌攔住。

二惡三惡心頭不禁齊地凜然一驚，才待運力振腕，抖了鞭。

只聽得麥亮宇口中陡地一聲朗喝道：「撒手！」

朗喝聲中，雙手猛地一抖。

他一身匯集了「武林五異」的絕學和「五異」殘餘的內功真力，其功力之高已是當世武林少有，他雙手猛地一抖之力，勁道何異千鈞，二惡三惡如何承受得了。

隨着他的一聲朗喝，雙手猛抖之勢，二惡三惡握鞭的右手虎口立被震裂，脫手丟鞭，同時感覺到一股絕強無比的力道撞向他兩個胸前。

他兩個心凜膽寒之下，趕急提氣飄身暴退。

但是，慢了，來不及了。那股絕強無比的力道，已經重如山岳般地震實在他兩個的胸口上。

兩聲慘叫劃空，他兩個的身子已被那股力道震得離地飛出三丈以外，二惡撞在大樹幹上，腦袋開了花，三惡掛在樹枝上，樹枝由後背透胸穿前，全都斷了氣，死了。

筆下寫來實在太慢，就在麥亮宇猛抖雙手，二惡三惡同時脫手丟鞭，身子被震

得離地飛起，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剎那，大惡和四惡的兩條鋼鞭，已如兩條怪蟒般自分前後疾撲到。

麥亮宇劍眉雙挑，腳下橫跨五尺，雙手奪自二惡三惡手中的兩枝鋼鞭同時出手，化作兩道寒虹直射大惡和四惡二人的胸膛！

這又是一個出人意外的打法。大惡和四惡既意想不到，也根本無法封擋閃躲，因為麥亮宇出手的勁力太強，射勢絕速！

又是兩聲慘叫劃空，大惡死於二惡的鞭下，四惡死在三惡的鞭下，兩枝鋼鞭全都穿胸透背而過。

四惡死了兩隻。

這也是他四個一生橫行作惡多端的報應，才落得如此淒慘的下場。

紫衫客的外號中雖然有着一「追魂辣手」的字眼，出道年多以來，在兩廣江湖道上雖然也確實殺人不計其數，可是目擊「勾漏四惡」的死狀，尤其二惡腦袋開花，三惡樹枝透胸，掛在樹枝上的那種慘象，也不禁雙眉深皺，大為不忍地搖頭暗嘆了口氣。

歐陽映雪看得呆住了。

麥亮宇自己呢，他也呆住了，他是被自己高絕的功力震驚得呆住了，怔怔地望著四惡的屍身發愣！

驀地，麥亮宇星目寒電一閃，倏然抬眼射視着樹林中朗聲說道：「林中那位高人？請即現身一見。」

一聲佛號倏起，樹林走出一位滿面紅光，慈眉善目，身材偉岸，穿着一襲寬大

灰衣僧袍的古稀老僧。

古稀老僧氣沉神凝，腳下微動山移般地走近麥亮宇的面前，雙掌合十，口中高誦了聲佛號，道：「小施主身懷蓋世奇學，一身功力高絕，目前雖然火候尚淺，但稍假時日，不難成為當代武林第一高人，不過……」

古稀老僧語鋒微頓，慈目凝注地深望了麥亮宇一眼，忽然搖首閉口不語。

麥亮宇一見這位古稀老僧的舉止神態，心知是位佛門有道高僧。

聞言，心念不由微微一動，肅容躬身拱手行禮，恭敬地說道：「尚望老禪師不吝指點賜教。」

古稀老僧緩緩地說道：「老僧如果晚舌放肆，小施主不會介意麼？」

麥亮宇搖頭道：「在下不會介意的，老禪師只管放心明說好了。」

古稀老僧微點了點頭，說道：「小施主雖然幼遭苦難，備受人間欺凌，滿懷仇恨殺機，但是老僧却要奉勸小施主，望祈小施主能本我佛慈悲之旨，仁厚之懷，儘量予人寬容，得饒人處且饒人，少造殺孽，以德報怨，定有無窮後福，小施主能答允老僧麼？」

麥亮宇星目一凝，道：「老禪師要在下寬容那殺害母親和外公的仇人，那些無惡不作之惡徒？」

古稀老僧壽眉微揚，說道：「報仇除惡，小施主自然可酌量而為，只是下手勿太毒太辣。」

語鋒微頓，忽然輕嘆了口氣，又道：「小施主一身殺孽，情孽，為老僧生平所初出江湖，一切閱歷經驗毫無，以後尚祈兄台不棄，多予提挈指教。」

紫衫客朗聲一笑道：「麥兄太客氣了，小弟實在愧不敢當。」

歐陽映雪忽地嬌聲說道：「好啦，你們兩人不要客氣啦，既然認識了，以後便是朋友，朋友就和兄弟一樣，還客氣什麼呢？」

她說來天真無邪，嬌靨兒一片純潔之色。

紫衫客聞言，心念不由忽地一動，哈哈一笑道：「姑娘說的是，俗語有云『相逢何必曾相識』，雖是萍水相逢，大家便都是朋友，朋友就和兄弟一樣，還何必虛偽客套的什麼？」

話罷，又是哈哈一聲大笑，笑聲爽朗，令人有着真摯豪放之感。

笑聲落後，臉容倏然一正，目視麥亮宇說道：「麥兄，小弟有句話，不知麥兄會嫌冒昧不？」

麥亮宇說道：「兄台並非俗人，何乃還徒作客套，有話但請直言就是。」

紫衫客微微一笑，道：「如此，小弟就放肆了。」

語鋒微微一頓，接說道：「小弟對麥兄極是欽佩，意欲高攀，與麥兄結為金蘭之友，不知麥兄意下如何？」

說罷，目光凝注地，靜待麥亮宇的答覆。

麥亮宇心中對紫衫客本就極具好感，聞言，不由立即揚眉含笑點頭說道：「好極了，承蒙兄台不棄，小弟敢不從命。」

歐陽映雪那美麗的嬌靨兒上飛揚着興

僅見，堪說是武林百年來最重之人，老僧謹請小施主一切多加慎重，凡事多加考慮而行，老僧言盡於此，他日有緣，當面再見。」

話罷，目光深深望了紫衫客一眼，肥大的僧袖一拂，微風颯然，人已遠去數十丈以外。

麥亮宇連忙高聲喊道：「老禪師，請留步。」

古稀老僧恍似未聞，頭也不回的飄然而去。

望着古稀老僧飄然遠去的背影，麥亮宇心裏不禁有些兒感覺惘然若失的輕嘆了口氣。

倏地，他耳邊响起那古稀老僧細如蚊蚋的傳音說道：「小施主如能記取老僧今夜之言，他日必受武林尊榮擁戴，否則就是武林羣起討伐的梟雄魔頭，正邪兩途，皆在小施主的意念之中，深望小施主慎作明智抉擇！」

話罷，語聲寂然。

麥亮宇這邊耳邊語聲寂然，那邊紫衫客耳邊，却响起了那古稀老僧的「束氣傳音」。

古稀老僧對紫衫客傳音說了些什麼？這，自然只有紫衫客一個人知道，別人無法得知。

不過，古稀老僧的傳音，却聽紅了紫衫客的一塊俊面，目射奇采，心中大為駭異不已。

蓋因紫衫客自出道江湖年多以來，雖已名滿兩廣武林，令人聞名心驚色變，但却從無人知道他的身份來歷，可是這古稀

老僧不但知道他的身份，似乎還知道他的來歷，這怎不令他心中大為駭異？

「這古稀老僧是什麼人？……」紫衫客心裏在暗暗地思忖着。

這時，麥亮宇正神情怔忡地默立着，兩隻星目中閃灼着似驚異，似迷惘的神色地望着那古稀老僧已經走得不見了影子的方向在出神。

此際，他心底思緒充滿了矛盾，亂極了，亂得有如一團無法清理的麻絮。

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仇恨與寬容，在麥亮宇的內心中激烈地交戰着，正與邪，在緊張地互不讓步地拚鬥着。

這兩個問題，它們都在爭取着明朗的分野。

正與邪，當然前者是對的，也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可是，仇恨與寬容呢？……

他能予「仇恨」以寬容麼？……

以他的立場，他身為人子，他怎能寬容「仇恨」？饒恕那殺害他母親，外公和許叔公的仇人？

尤其是他母親，爲了他，歷盡辛酸苦難，飢寒凍餒，最後又爲了他這條命代他而死，他怎能饒母親，外公和許叔公含恨泉下，死不瞑目？

不！不能！

是當然，是應該，也是絕對的不能夠啊！

他心底在呼叫，在吶喊！

可是……

因此，他猶豫，他悵悵，怔忡着，不

知道應該如何決斷？……

「琴韻追魂辣手」都紫衫客，一雙星目中光彩有些兒異樣地，悄悄地望了麥亮宇一眼，他心裏在暗想：「古稀老僧要我幫助他，盡量設法阻止他，不讓他在武林中枉造殺孽，可是，我能幫助他什麼呢？他武功那麼高強，我又如何能阻止得了他呢？……」

他心底思潮起伏，意念有如風車輪兒般不停地飛轉着。

突地，他腦子裏倏然閃過古稀老僧另兩句話中的含意，暗忖道：「難道是要我用情……」

他剛想到一個「情」字，他那俊秀絕俗的臉兒不禁立刻又是一紅，感覺一陣熱騰騰的暗罵道：「呸！你瘋了，你想到那兒去了？……」

歐陽映雪見麥亮宇和紫衫客二人，自古稀老僧走後便都怔立着，好像在想什麼心思似地，久久不言不動，不由黛眉微微一皺，嬌聲說道：「喂！你們都在想什麼呀？是打算在這裏站到天亮麼？」

「啊！……」

麥亮宇和紫衫客聞言，二人都不禁從沉思中，被驚醒過來地，發出了一聲輕「啊」。

紫衫客口中一聲輕「啊」之後，立即跨前一步，朝麥亮宇拱手笑說道：「麥兄武學功力兩皆高絕，堪稱當世之最，實令小弟衷心欽佩萬分。」

麥亮宇因見紫衫客容貌俊逸不俗，心中甚具好感，是以聞言立即微微一笑，拱手謙遜地說道：「兄台太過誇獎了，小弟

手謙遜地說道：「兄台太過誇獎了，小弟

手謙遜地說道：「兄台太過誇獎了，小弟

手謙遜地說道：「兄台太過誇獎了，小弟

手謙遜地說道：「兄台太過誇獎了，小弟

手謙遜地說道：「兄台太過誇獎了，小弟

紫衫客也滿臉笑容地說道：「愚兄和你們一樣，衷心也是高興萬分。」

他說道：「雙星目左顧右盼，望望天，真嬌憨的二妹和英挺脫俗，氣宇軒昂的三弟，真與飛揚地朗笑了。」

紫衫客也朗聲地笑了，歐陽映雪更是嬌笑格格，那聲音宛如響着一連串的銀鈴，激盪在空中，音韻清脆悅耳動聽至極。

一陣笑聲過後，紫衫客星目依然凝注着紫亮宇問道：「三弟，對於剛才那位古稀老翁的話，有何感想？」

紫亮宇搖了搖頭，道：「小弟心中頗感爲難！」

紫衫客道：「怎樣爲難？」

紫亮宇道：「要小弟以德報怨，對仇恨惡徒予以寬容，只怕很難辦得到，尤其對於殺害母親和外公的仇人，小弟更是非得手刃他們不可，否則，母親和外公泉下英靈有知，定不瞑目，小弟何嘗不孝。」

紫衫客眨了眨眼，沉思地問道：「三弟，那殺害伯母和外公的仇人，是那些惡徒？」

紫亮宇道：「就是那律令中原江湖殺伐的『白骨谷主』和其門下弟子『紅裳烏簫辣手玉女』。」

「哦！」紫衫客道：「三弟，這仇只怕你已經報不成了。」

紫亮宇神情不禁愕然一怔，問道：「爲什麼？」

紫衫客道：「四個月前，『血娘子』突然闖入『白骨谷』內大鬧了一場，最後放了一把火，如今『白骨谷』已經成了一片灰燼，一座毫無人跡的荒谷。」

「一凝，語調倏然一沉，喝問道：『那尹育純是你的什麼人？』」

他星目光如兩道寒芒，臉容神色凝冷，威儀懾人心凜！

紫衫客心神不禁愕然一怔，惑異地問道：「尹育純是誰？」

紫亮宇語聲冷冷地道：「你想和我裝糊塗？」

紫衫客劍眉微微一軒，沉聲道：「三弟……」

紫亮宇倏然截口道：「別喊我三弟，我也沒有你這個大哥。」

「金蘭」之盟甫結，一個時辰不到，眼看就要反臉，這實在是個出人意外的意外。

歐陽映雪眼見這等情形，連忙嬌聲說道：「三弟，你怎麼可以……」

她話未說完，紫亮宇立刻截口道：「二姊，妳不要管。」

歐陽映雪道：「我不管可以，但是你不能不講理。」

紫亮宇神情呆了呆，問道：「『白骨谷主』徒被燒死了？」

紫衫客微一搖頭道：「那就不清楚了，據傳說『白骨谷主』徒當時都已傷在『血娘子』的一柄斷劍之下，不知踪跡下落，據估計，可能已被『血娘子』所殺。」

紫亮宇倏然一搖頭道：「不會的，『血娘子』決不會殺死『白骨谷主』的。」

紫衫客神情一怔，詫異問道：「爲什麼？」

紫亮宇道：「那『血娘子』，曾親口答應過小弟，他師徒的兩條命，留待小弟學成武功之後，親手誅殺，替先母和外公報仇。」

紫衫客星目倏然微睜地道：「三弟和『血娘子』認識？」

紫亮宇搖頭道：「小弟並不認識她，不過她卻認識小弟和家母，而且小弟得能有一今日之成就，這一身絕學功力，可以說是全得她之助。」

紫衫客星目眨動地問道：「是她指點引薦你投師的麼？」

「不是。」紫亮宇微搖了搖頭，接着便將四個月前在『白骨谷』中和『血娘子』相遇的經過，簡單扼要的說了一遍。

紫衫客聽後，沉思地說道：「這等說來，三弟的師門該是那『玄機先生』所引薦的了。」

紫亮宇搖頭道：「只是指點，而非引薦。」

紫衫客有點不明白地問道：「這話怎麼說？」

紫亮宇道：「因爲『玄機先生』只知你明明是在裝糊塗，還說沒有。」

紫衫客雙眉揚了揚，隨即暗吸了口氣，忍耐地說道：「三弟，你可不可以平心靜氣的和談談？」

紫亮宇一猶豫，點了點頭道：「可以，我問你什麼你都必须實答，不得推搪說謊。」

紫衫客正容點頭道：「只要是我知道的事情，我一定是知無不答，答必詳實，但是我不知道的，你也應該信賴我。」

紫亮宇道：「我可以信賴你，但是你必須有所理由解釋才成。」

紫衫客心念暗轉了轉，道：「好，你問吧。」

紫亮宇道：「首先請實答我，那尹育純是你的什麼人？」

紫衫客正容搖頭，說道：「我根本不認識這麼個人，並且連名字也從來未聽說過。」

紫亮宇星目凝注地問道：「你這話實在？」

紫衫客道：「絕無半點不實。」

紫亮宇道：「如此，我問你，你那『劈空幻影斬』是從何處學得的？」

紫衫客道：「家母。」

紫亮宇道：「令堂是當世武林中那一位？」

紫衫客微一猶豫，答道：「家母是長生島當代島主。」

歐陽映雪突然美目大睜，滿臉驚異地接口道：「大哥是長生島的少島主？」

紫衫客點頭微笑了笑，道：「在當今武林中，二妹和三弟是最先得知我身份來

十萬大山中某處絕谷內隱居着一位武學功力奇高，性情怪異的武林怪人，但是並不知是誰？甚至連那絕谷在十萬大山中什麼方位？人還在不？也都毫無所知。」

「哦。」紫衫客道：「這麼說，他只是根據所知，指點三弟自己入山去找，摸索，碰運氣了？」

「事實正是如此。」

紫亮宇點點頭，隨即又把進入十萬大山的經過，簡單的說了一遍。

紫衫客和歐陽映雪二人靜靜地聽着，當紫亮宇說到那被猛虎撲襲，失足跌下百丈懸崖之時，他二人雖然明知絕對無碍，否則，今天他二人就不會得有這麼一位三弟了，但是他二人仍然情不自禁，神情緊張地脫口發出了一聲「啊！」的驚呼。

紫亮宇說完這段經過之後，紫衫客不由立即心念電閃地動着一雙星目道：「照此說來，三弟你學藝的時間只有三個月了？」

「是的。」紫亮宇點了點頭。

歐陽映雪不禁美目倏然大睜，望着紫亮宇驚奇無比地說道：「三弟，短短三個月的時間，你就學成了這麼一身高絕驚人的奇學功力？」

紫亮宇道：「這都是五位恩師老人家的成全。」

紫衫客心念突然一動，凝目問道：「三弟，你師尊共有五位麼？」

紫亮宇點頭道：「是的，五位老人家都將一身絕學功力傳給了小弟。」

紫衫客道：「三弟知道五位老人家的號諱麼？」

紫亮宇道：「不知道，『長生島』在武林中有这么大的名望，也從來未聽說過『長生島』之名，問道：『長生島，是在什麼地方？』」

紫衫客答道：「南海羣島中的一座小島。」

紫亮宇道：「令堂又是從什麼人處學得那一招絕學的？」

紫衫客道：「先祖。」

紫亮宇神情不由感覺意外地，微微一呆！

紫衫客話聲一落又起，接說道：「這『劈空幻影掌』，本是長生島四大絕學之一。」

這話，聽得紫亮宇不禁又感覺意外地神情一呆，目露驚疑之色地道：「這麼說，我四恩師與長生島必是極有淵源了？」

紫衫客道：「豈只是極有淵源，他老人家，本是長生島弟子，也是愚兄的三師伯。」

「哦……」紫亮宇星目眨動地道：「如此說來，大哥也該是小弟的師兄了。」

紫衫客微微一笑，正容說道：「五十年前，先祖門下共有弟子五人，大師兄年已四十開外，最小的五師弟也已二十出頭的少年，當時家母尚在稚齡，有一年，大師兄和三四兩位師弟忽然動了遊興，一齊請求先祖准他們三人離島遊歷天下名山大川，古跡名勝，並順便見識中原武林人物武學，增長一些閱歷，結交一兩位武林豪客友好，先祖允准了他們三人的請求，但是要他三人必須遵守祖令島規；在

人家都沒有告訴小弟。」

紫亮宇道：「當時小弟在五位老人家嚴厲的督促下，每天除了聆聽講述各種武學招式口訣和練功以外，只有兩三個時辰的睡眠，根本沒有一點時間請問。」

紫衫客默然了稍頃，又問道：「五位老人家都有多大年紀了？」

紫亮宇道：「都是已近百歲高齡的年紀。」

紫衫客星目眨動地沉思了利那，道：「大概是他們五位老人家不會有錯了。」

紫亮宇凝目問道：「大哥已經知道五位老人家是誰了？」

紫衫客沒有答話，却緩緩抬起一隻右手，說道：「三弟，你仔細看清楚了。」

話落，右手飛快地在空中劃了道奇突的弧形，一劃即收，星目灼灼地凝望着紫亮宇問道：「三弟，你看清楚了麼？」

紫亮宇目中電閃過一絲驚異之色地道：「小弟看清楚了。」

紫衫客問道：「認識這是什麼招式了不？」

紫亮宇道：「如果小弟沒有看錯的話，這一招名稱該是『劈空幻影斬』，不知對不對？」

紫衫客點頭一笑道：「不錯，這一招正是『劈空幻影斬』。」

語聲一頓即起，問道：「這一招乃是五位老人家，第四位的獨門絕學，是麼？」

紫亮宇道：「是的。」

紫亮宇點點頭，星目突地

武林中不得洩露出身來歷，一離開島上以後，就必須經歷一甲子期滿，始准返回島上。」

一凝，語調倏然一沉，喝問道：「那尹育純是你的什麼人？」

他星目光如兩道寒芒，臉容神色凝冷，威儀懾人心凜！

紫衫客心神不禁愕然一怔，惑異地問道：「尹育純是誰？」

紫亮宇語聲冷冷地道：「你想和我裝糊塗？」

紫衫客劍眉微微一軒，沉聲道：「三弟……」

紫亮宇倏然截口道：「別喊我三弟，我也沒有你這個大哥。」

「金蘭」之盟甫結，一個時辰不到，眼看就要反臉，這實在是個出人意外的意外。

歐陽映雪眼見這等情形，連忙嬌聲說道：「三弟，你怎麼可以……」

她話未說完，紫亮宇立刻截口道：「二姊，妳不要管。」

歐陽映雪道：「我不管可以，但是你不能不講理。」

紫亮宇道：「小弟絕對講理。」

歐陽映雪美目一眨，說道：「你既然講理，那麼我問你，爲何用這種態度對大哥？」

紫亮宇道：「小弟自然有理由。」

歐陽映雪道：「什麼理由？」

紫亮宇道：「他不該不說實話，和我裝糊塗。」

歐陽映雪美目一轉，望着紫衫客道：「大哥，你裝糊塗了麼？」

紫衫客搖頭道：「我沒有。」

紫亮宇星目突然一瞪，冷聲說道：「

你明明是在裝糊塗，還說沒有。」

紫衫客雙眉揚了揚，隨即暗吸了口氣，忍耐地說道：「三弟，你可不可以平心靜氣的和談談？」

紫亮宇一猶豫，點了點頭道：「可以，我問你什麼你都必须實答，不得推搪說謊。」

紫衫客正容點頭道：「只要是我知道的事情，我一定是知無不答，答必詳實，但是我不知道的，你也應該信賴我。」

紫亮宇道：「我可以信賴你，但是你必須有所理由解釋才成。」

紫衫客心念暗轉了轉，道：「好，你問吧。」

紫亮宇道：「首先請實答我，那尹育純是你的什麼人？」

紫衫客正容搖頭，說道：「我根本不認識這麼個人，並且連名字也從來未聽說過。」

紫亮宇星目凝注地問道：「你這話實在？」

紫衫客道：「絕無半點不實。」

紫亮宇道：「如此，我問你，你那『劈空幻影斬』是從何處學得的？」

紫衫客道：「家母。」

紫亮宇道：「令堂是當世武林中那一位？」

紫衫客微一猶豫，答道：「家母是長生島當代島主。」

歐陽映雪突然美目大睜，滿臉驚異地接口道：「大哥是長生島的少島主？」

紫衫客點頭微笑了笑，道：「在當今武林中，二妹和三弟是最先得知我身份來

十萬大山中某處絕谷內隱居着一位武學功力奇高，性情怪異的武林怪人，但是並不知是誰？甚至連那絕谷在十萬大山中什麼方位？人還在不？也都毫無所知。」

「哦。」紫衫客道：「這麼說，他只是根據所知，指點三弟自己入山去找，摸索，碰運氣了？」

「事實正是如此。」

紫亮宇點點頭，隨即又把進入十萬大山的經過，簡單的說了一遍。

紫衫客和歐陽映雪二人靜靜地聽着，當紫亮宇說到那被猛虎撲襲，失足跌下百丈懸崖之時，他二人雖然明知絕對無碍，否則，今天他二人就不會得有這麼一位三弟了，但是他二人仍然情不自禁，神情緊張地脫口發出了一聲「啊！」的驚呼。

紫亮宇說完這段經過之後，紫衫客不由立即心念電閃地動着一雙星目道：「照此說來，三弟你學藝的時間只有三個月了？」

「是的。」紫亮宇點了點頭。

歐陽映雪不禁美目倏然大睜，望着紫亮宇驚奇無比地說道：「三弟，短短三個月的時間，你就學成了這麼一身高絕驚人的奇學功力？」

紫亮宇道：「這都是五位恩師老人家的成全。」

紫衫客心念突然一動，凝目問道：「三弟，你師尊共有五位麼？」

紫亮宇點頭道：「是的，五位老人家都將一身絕學功力傳給了小弟。」

紫衫客道：「三弟知道五位老人家的號諱麼？」

紫亮宇道：「不知道，『長生島』在武林中有这么大的名望，也從來未聽說過『長生島』之名，問道：『長生島，是在什麼地方？』」

紫衫客答道：「南海羣島中的一座小島。」

紫亮宇道：「令堂又是從什麼人處學得那一招絕學的？」

紫衫客道：「先祖。」

紫亮宇神情不由感覺意外地，微微一呆！

紫衫客話聲一落又起，接說道：「這『劈空幻影掌』，本是長生島四大絕學之一。」

這話，聽得紫亮宇不禁又感覺意外地神情一呆，目露驚疑之色地道：「這麼說，我四恩師與長生島必是極有淵源了？」

紫衫客道：「豈只是極有淵源，他老人家，本是長生島弟子，也是愚兄的三師伯。」

「哦……」紫亮宇星目眨動地道：「如此說來，大哥也該是小弟的師兄了。」

紫衫客微微一笑，正容說道：「五十年前，先祖門下共有弟子五人，大師兄年已四十開外，最小的五師弟也已二十出頭的少年，當時家母尚在稚齡，有一年，大師兄和三四兩位師弟忽然動了遊興，一齊請求先祖准他們三人離島遊歷天下名山大川，古跡名勝，並順便見識中原武林人物武學，增長一些閱歷，結交一兩位武林豪客友好，先祖允准了他們三人的請求，但是要他三人必須遵守祖令島規；在

人家都沒有告訴小弟。」

紫亮宇道：「當時小弟在五位老人家嚴厲的督促下，每天除了聆聽講述各種武學招式口訣和練功以外，只有兩三個時辰的睡眠，根本沒有一點時間請問。」

紫衫客默然了稍頃，又問道：「五位老人家都有多大年紀了？」

紫亮宇道：「都是已近百歲高齡的年紀。」

紫衫客星目眨動地沉思了利那，道：「大概是他們五位老人家不會有錯了。」

紫亮宇凝目問道：「大哥已經知道五位老人家是誰了？」

紫衫客沒有答話，却緩緩抬起一隻右手，說道：「三弟，你仔細看清楚了。」

話落，右手飛快地在空中劃了道奇突的弧形，一劃即收，星目灼灼地凝望着紫亮宇問道：「三弟，你看清楚了麼？」

紫亮宇目中電閃過一絲驚異之色地道：「小弟看清楚了。」

紫衫客問道：「認識這是什麼招式了不？」

紫亮宇道：「如果小弟沒有看錯的話，這一招名稱該是『劈空幻影斬』，不知對不對？」

紫衫客點頭一笑道：「不錯，這一招正是『劈空幻影斬』。」

語聲一頓即起，問道：「這一招乃是五位老人家，第四位的獨門絕學，是麼？」

紫亮宇道：「是的。」

紫亮宇點點頭，星目突地

武林中不得洩露出身來歷，一離開島上以後，就必須經歷一甲子期滿，始准返回島上。」

說至此處，話鋒微頓了頓，又說道：「三位師伯離島踏入武林不久，便結交了兩位好友，不到年餘時間，五人便已威震滿武林，被號稱『武林五異』，因爲五人向來都是儒生裝束，一派斯文的樣子，故而又以『武林五先生』而不名。」

紫亮宇微一沉思道：「那麼『震天神指』和『摧心掌』也都是島上的四大絕學之一了？」

紫衫客點了點頭，星目倏地一凝，道：「三弟，我二師伯的『震天神指』，五師伯的『摧心掌』也都傳給了你麼？」

至此，紫亮宇心中明白了，他五位師尊中的二，四，五三位師尊都是長生島的弟子，也是這位「金蘭」大哥的大師伯和三，四兩位師伯。

他心中既已明白，對紫衫客所生的敵意，也就隨之立刻完全消除地點頭說道：「五位老人家爲了要小弟成爲無敵天下武林的當世第一高手，爲了要小弟有足够的武學功力搏殺尹育純那歹毒狡詐，狼心狗肺的惡賊，所以把一身絕學功力全都傾囊傳給了小弟。」

紫衫客臉上飛閃過一抹異樣的神色，問道：「三弟，那尹育純是什麼人？」

紫亮宇道：「是五位老人家的弟子，家爲何要你搏殺他？」

紫衫客微感詫異地問道：「五位老人

家爲何要你搏殺他？」

紫亮宇道：「因爲他叛師逆倫，大逆

不道，要他三人必須遵守祖令島規；在

人家都沒有告訴小弟。」

紫亮宇道：「當時小弟在五位老人家嚴厲的督促下，每天除了聆聽講述各種武學招式口訣和練功以外，只有兩三個時辰的睡眠，根本沒有一點時間請問。」

紫衫客默然了稍頃，又問道：「五位老人家都有多大年紀了？」

紫亮宇道：「都是已近百歲高齡的年紀。」

紫衫客星目眨動地沉思了利那，道：「大概是他們五位老人家不會有錯了。」

不道。」

語鋒微微一頓，接着便把尹育純陰謀暗算殘害五位師尊的經過，與及五位老人家被暗算殘害得那種生不如死的慘狀實說出來。

歐陽映雪聽後，不禁眉目挑煞，美目含威攝人，激憤無比地恨聲說道：「這種殘師逆倫歹毒極頂的惡徒，實在罪該千刀萬剮，他日碰到我手上，我非將他碎屍萬段不可！」

紫衫客聽得也是雙眉挑煞，目射殺機，滿臉激憤之色，只是他沒有像歐陽映雪那樣的說一句狠話，他暗暗吸了口氣，臉容平靜地問道：「三弟，五位老人家現在何處？」

麥亮宇臉色神情忽然一黯，道：「已經仙逝了。」

紫衫客臉色不由微微一變，凝目問道：「什麼時候去世的？」

麥亮宇道：「十天之前，五位老人家爲了成全小弟，將一身內功真力輸入小弟體內之後。」

紫衫客明白了，三弟不僅獲傳了五位老人家的「一身絕學，身具五家之長，而且承受了五位老人家的內功真力，怪不得他功力那樣深厚雄渾，怪不得名震兩廣，功力不弱的「勾漏四惡」竟不是他手下一招之敵！

紫衫客又問道：「他五位老人家的遺骸埋葬在什麼地方？」

麥亮宇道：「就在十萬大山中，落魂谷內。」

紫衫客道：「落魂谷在十萬大山中什

麼方位？」

麥亮宇問道：「大哥，可是要前往祭奠？」

紫衫客道：「愚兄要將三位師尊的遺骸請回島中安葬。」

麥亮宇道：「為何要請回島中安葬？葬在落魂谷中不是很好麼？」

紫衫客道：「依照祖訓，『生爲島上弟子，死爲島上英魂，落葉歸根』的島規，愚兄必須將三位師尊的遺骸請回島上安葬。」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既然這是島規，小弟自是不能阻攔大哥請回三位師父的遺骸，不過，小弟却要請大哥署緩一個時期辦理。」

紫衫客詫異問道：「為何要署緩一個時期？」

麥亮宇道：「小弟想先完成五位老人家的意願。」

紫衫客道：「三弟之意是要等搏殺了尹育純那惡徒之後？」

「是的。」麥亮宇說道：「小弟要用那惡徒的人頭，祭奠五位老人家的泉下英靈。」

紫衫客默然沉思了刹那，道：「好吧，三弟心意既然如此，愚兄便依從三弟的心意就是。」

麥亮宇道：「小弟謝謝大哥。」

紫衫客神色倏地一冷，語音淡淡地道：「三弟無須言謝，愚兄也不敢當，只要以後別在事情真相沒有弄清楚之前，別再那麼不分青紅皂白，變臉厲聲相向，也就好了。」

麥亮宇臉上不由微微一紅，神情有點訕訕地說道：「是小弟的魯莽冒失不對，小弟僅向大哥道歉，祈請大哥原諒。」

說着拱手躬身，深深一揖賠罪。

歐陽映雪在旁忽然格格一聲嬌笑，語音甜美地說道：「三弟，還有我呢？」

麥亮宇不禁愕然一怔，問道：「還有你什麼？」

歐陽映雪甜美地道：「你怎麼不向我道歉？」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爲什麼？小弟那裏得罪二姊了？」

歐陽映雪道：「你雖然沒有得罪我，但却不該不問清楚事實就變臉和大哥吵架，害得我心裏直替你們着急擔心，這還不該向我道歉麼？」

「哦……」麥亮宇心中一想，這倒也是實情。

於是，他一聲輕「哦」之後，便立即拱手朝歐陽映雪也深深一揖，說道：「二姊，果然着急擔心了一陣子，小弟向妳道歉賠罪了。」

歐陽映雪玉手一擺，道：「嗯，好啦，免啦，以後別再這樣就行啦。」

她說時，嬌靨神情一本正經的樣子，但是語聲一落，却又天真嬌憨的格格地笑了。

格格嬌笑中，紫衫客臉容倏又一怔，目注麥亮宇問道：「三弟，尹育純那惡賊他獲得了五位老人家的所學有多少？」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據五位老人家說，大概有六成左右。」

紫衫客道：「我三位師尊的三種絕學

他獲得了幾種？」

麥亮宇道：「兩種，只有『震天神指』沒有傳他。」

紫衫客眨眨星目，想了想，又問道：「三弟，你的『震天神指』，有幾分火候了？」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小弟自己也從未試過。」

紫衫客抬手指着距離一丈五六遠處的一株大樹，說道：「三弟，你朝那株大樹點出指力試試看。」

麥亮宇點了點頭，隨即暗提一口真氣，力貫右手中指，抬手一指點出。

但聞「咻！」的一聲，指力竟透穿樹身而過。

歐陽映雪看得不禁瞪目咋舌地說道：「三弟好強的指力！」

麥亮宇似乎沒有有意想到「震天神指」的威力，竟然如此強猛，神情不由微微一呆！

紫衫客目睹這一指的威力，却是雙目神采飛閃，意興飛揚地朗聲一笑，說道：「三弟，你這一指的功力火候，比愚兄最少要高強了二成以上。」

語鋒一頓，話題忽地一改，又問道：「三弟，你可知道那惡賊，現在什麼地方麼？」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

紫衫客道：「知道何處可以查問到他的踪跡麼？」

麥亮宇道：「也不知道。」

紫衫客眉鋒微皺了皺，道：「這麼說，只有在江湖上慢慢地打聽了。」

麥亮宇點頭道：「是的，實情也只有如此。」

紫衫客心中暗一沉思，道：「三弟眼下打算去什麼地方？」

麥亮宇道：「山西太原『大鵬莊』，途中就便打聽尹育純的踪跡。」

語鋒一頓，望着紫衫客問道：「大哥要去何處？」

紫衫客道：「愚兄和你一起同行訪查那尹育純的踪跡好了。」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大哥不回島上去麼？」

紫衫客搖頭道：「愚兄這次離島踏入江湖，乃是奉家母命論尋訪三位師伯，因爲三位師伯離島時間，已於去歲秋天屆滿五十年之期，該是返回島上的時候了，現在，三位師伯雖然已經去世，但是在未能得三位師伯的遺骸請回島上之前，愚兄的任務，便未完成，也就暫時可以不回島去。」

麥亮宇只點了點頭，沒有開口，再說什麼。

歐陽映雪忽然眨眨美目，甜笑着嬌聲說道：「大哥，到現在爲止，小妹和三弟都還不知道大哥的姓名呢。」

紫衫客聞言，自己也不禁失聲一笑，道：「呵！愚兄真糊塗。」

語鋒一頓即起，說道：「愚兄姓梅，單名一個仙字。」

他真是名叫「梅仙」麼？

沒有錯，他確實是姓梅，名字中也確實有個「仙」字絲毫不假，只是在梅字與仙字中間應該還有一個字，他的真名應該

是「梅×仙」，他隱瞞了那個字。

他爲什麼要隱瞞那個字？這當然有他的道理。

是什麼道理？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 × ×

武昌，亦名「江夏」縣。

武昌地當江、漢之交，與漢口，漢陽成鼎足之勢，爲古今兵家必爭之地。

這天午後，時間約莫是申牌辰光。

梅仙，麥亮宇，歐陽映雪這二男一女三個身懷絕學功力的少年人，到達了武昌城內。

他三人到得正巧，正是當地名震江湖武林的「鐵筆秀士」黎靖欽，爲其掌珠「女飛衛」黎玉眉設擺擇婿，開擺正日的前一天。

這時，武昌城內城外各方羣雄雲集，江湖好漢，武林豪客，正邪兩道都有。這些人，有少年英俊，有中年大漢，也有那鬚髮斑白的老年人。

自然，老年人只是少數，平均起來，還是以二十左右，三十多歲的青少年居多，其中更不乏那武林俠少，年青俊逸之士在。

一些老年人，雖然大多數是來看熱鬧的，也有的是陪同自己的子侄輩來的，不過，少年人可也不一定都是來打擺的，來看熱鬧，開眼界的更是不乏其人。

「鐵筆秀士」黎靖欽乃是位名震江湖武林的豪雄，雖非正道之士，但也不是邪惡者流，而其掌珠「女飛衛」黎玉眉則又是個名聞江湖的武林紅粉，譽稱「色藝雙

絕」的絕色佳人。

據傳說，江漢道上，曾有不少武林子弟托人向黎家求過親，結果都碰了壁，碰壁的原因無他，是「女飛衛」對求親的對方看不上眼。

「設擺擇婿」，這場面不言可知，定然是個盛況空前，熱鬧非常的場面。

梅仙，歐陽映雪，麥亮宇都是初入江湖的少年人。

他們當然不會得放棄這麼個開眼界，看熱鬧的大好機會。

於是，當晚三人就在武昌城內落店投宿住了下來。

雖然眼下武昌城內外，所有的大小客棧已是家家客滿，但是，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俗語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

梅仙出手一顆價值百兩銀子的珍珠，使得店主忘記了自己的姓名，忙不迭地讓出了自己的住宅，把老婆兒女趕到親戚家裏去暫住。

第二天的上午。

麥亮宇等三人到達東城外的「萬盛莊」時，擺台已經開始多時了。於是，他們三人便站在一處人少的地方，抬眼凝目向擺台上觀看。

擺台高達三丈，東西兩邊各有一座丈許大小的客台，客台上坐滿了一些來自各方的江湖豪雄，這不用說，能够在兩邊客台上坐着的，都必是當今江湖上有名望的人物。

這時，擺台上正有一個身著大紅緊身斗褲，年約雙十出頭，嬌俏中帶着幾分冶

蕩的美艷少女，將一個三十來歲的大漢打落下擺台。

那大漢，才被打落擺台，台下人叢中立即响起一個粗獷的嗓門兒喊嚷道：「大姐兒，我那兄弟不濟事，他不配和你玩兒的，讓我大小子來和你玩兒一陣，試試吧。」

喊嚷聲中，便見一個黑衣大漢自人叢中躍起，縱落擺台上，身材高大魁梧，站在台上彷彿是半截鐵塔，比那紅衣少女高出兩個頭還多。

那紅衣少女一聽這半截鐵塔似地大漢的話，簡直不像話，頓時不由粉臉飛紅，芳心氣生。

因此，那黑衣大漢身軀剛一躍落台上，紅衣少女玉手立即一按柳腰，隨又一抖，抖出一條寒光閃閃，滿是倒鈎芒刺的軟帶來。

梅仙踏入江湖爲時雖然還不足一年的時間，但是見聞却甚廣博，他一見紅衣少女撒出這麼一條軟帶來，口中不由立時輕「哦」了一聲，說道：「原來是她。」

麥亮宇和歐陽映雪聞言，不由齊聲問道：「她是誰？大哥。」

梅仙說道：「如果愚兄沒有猜錯的話，她該是南海雷州半島，七星嶺『七星婆』的弟子，外號人稱『紅蝎女』的阮小珠了。」

歐陽映雪道：「這麼說，她不是那個『女飛衛』黎玉眉了？」

梅仙搖頭道：「可能不是，她手裏的那條軟帶，頗似傳說中威震南海武林的『蝎鉤奪命帶』。」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雲聽聞丐幫金陵分舵主賈天峯說郊外白雲觀無月道人暗算，在茶中下了迷藥，譚雲被迷昏縋囚地牢，得一原是觀中小道童所救，殺出地牢，與無月及數名大漢激鬥，此際，驀見頑童唐嘯與胆隻朱奇雙雙闖了進來，他們先把被制的小道童救下，譚雲得此外援，精神大振，把圍攻他的二名大漢斃殺，而唐嘯也施展生平絕技，追魂三判，一判刺入無月道人右肩，由前面直透背後，譚雲忽叫留活口，唐嘯笑答他死不了——

辣手誅禍首 迷心不認親

這時，譚雲已拍活了那小道童的穴道，低聲道：「小道兄，你沒有傷着吧！」

小道童望望滿地死傷，心頭駭然，歎口氣，道：「我沒有受傷，我本是這白雲觀主的同事童子，觀主被他擄去，生死不明，觀中師兄，不是甘爲他們効命，就是被他們殺去，小道年紀幼小，才被他們忽畧，被無月留在身側，作爲聽差……」

旁側本還有幾個手執火把的大漢，眼看主腦人物，傷亡將盡，心中大是驚愕，棄下火把而逃。

譚雲四顧了一眼，道：「小道兄，這裏還有敵人麼？」

小道童道：「這觀中，本有三十餘位師兄，但這般人却在半月之前，夜入觀中，先制了師父，然後脅迫小道諸位師兄聽命，稍有反抗者，不死亦得重傷。」

唐嘯道：「這原是一座清靜道觀，被他們攪渾了，不知你那師父此刻何在。」

小道童道：「生死不明。」

唐嘯道：「小道兄，這地方你也住不下去了，這裏有十兩黃金，你收起逃命去吧！」

小道童接過黃金，道：「多謝少俠。」

譚雲低聲道：「小道兄，請稍留步。」

從身上摸出一張銀票，道：「這個你收着。」

小道童道：「小道不敢。」

譚雲道：「你救我一命，千兩紋銀，又算得什麼，譚家富有，小道兄請收下，譚某才能安心。」

小道童收了銀票，千恩萬謝而去。

目睹小道童離去之後，譚雲才一抱拳，道：「多謝兩位救命。」

唐嘯道：「用不着謝啦，你和我主人是朋友，咱們理當助拳。」

譚雲一下子腦筋未轉過去，道：「兩位的主人是那一位……」

唐嘯接道：「岳大俠岳秀啊！」

譚雲啊了一聲道：「是的，是的，兩位怎會到了此地。」

唐嘯道：「咱們希望替主人分勞，查查賊窩，遙見火光，又聞廝殺，所以，起來了此地，想不到遇上譚兄。」

龍遊眼神

俠情脫俗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圖
培新·圖



譚雲一指無月，道：「這牛鼻子老道，似乎是這羣盜匪之首，咱們可以由他身上問出內情。」

唐嘯微微一笑，行過去，拍活無月的暈穴，却點了他雙腿上的穴道，冷冷說道：「你聽着，我叫頑童唐嘯，當代大俠岳秀公子的從屬，你只要在江湖上走動過，就該知道我唐嘯的手段，答覆我問的話，你不想說也成，只要你不怕受罪……」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說一句假話，我斬下你一個指頭，聽清楚了沒有？」

無月道：「聽清楚了，不過，說來話長，諸位請到禪室中小室，貧道願意盡吐胸中所知。」

唐嘯道：「你可是很怕死？」

無月道：「貧道身受重傷，而且，也自知難求諸位饒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貧道只望說明內情之後，諸位能讓貧道落個全屍，死的痛快，也就是了。」

朱奇冷冷說道：「爲什麼一定要到禪室中說？」

他究竟是年紀大了一些，心中忽然動了懷疑，隨口問了一聲。

無月歎口氣道：「我身入三清，陷入匪手，自己無法控制，隨波逐流，爲惡江湖，白雲觀主被擄，我奉命冒充白雲觀主，在那禪室之中，我存有很多的証物，諸位目睹証物，當可有助瞭然內情。」

他說的合情合理，以朱奇的老練，也是無法不信。

譚雲道：「無月，我已領教了你的爲人，極盡惡毒之能，怎會忽然間這樣好了起來。」

無月道：「先解開我的穴道！」

唐嘯道：「還有什麼，你一起說將出來。」

無月道：「咱們慢慢的談，先解開我的穴道再說。」

唐嘯一伸手，又抓住了無月的傷臂，冷冷一哼說道：「老子們就要死，也要先收拾了你這雜毛老道，我要你十指盡折，再點你的五陰絕脈，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無月心頭駭然，但口中却笑道：「諸位，應該明白，我無月只不過是江湖上一個無名小卒，三位却是大名鼎鼎……」

唐嘯厲聲喝道：「頑童唐嘯，幾時受過人的威迫，就算你說的是真話，小爺也不會等到毒發，我們會在毒發時，先行自刎。」

無月暗裏一咬牙，道：「好吧！三位覺着定要制我死地不可，貧道也只好以性命換三命了。」

唐嘯冷笑一聲，道：「二公子，咱們還能支持多少時間，毒性才會發作？」

譚雲道：「他說半個時辰，咱們至少還有一頓飯的光陰。」

唐嘯道：「够了，咱們好好的整整這雜毛老道。」

譚雲道：「怎麼整他？」

唐嘯道：「咱們盡一頓飯工夫，把他折磨死。」

譚雲微微一笑，道：「好吧！咱們在毒發之前，先看着他死去。」

無月雖然胆顫心驚，但他却強作鎮靜，道：「也好！除非你們一刀把我殺了。」

無月道：「沒有法子，我是身不由主，希望諸位能够招待一二！」

唐嘯道：「好吧！我們跟你到禪室中一行，你如是想耍什麼花樣，你就要小心一些，當心我一寸一寸的撕裂了你。」

無月道：「諸位放心，小道天胆，也不敢再在諸位面前搗鬼了。」

譚雲雖然覺着這無月是一位品性冷酷的兇惡之徒，但却又想不出他會玩些什麼花樣，就算那禪室中有些什麼埋伏，以三人的力量，也不足懼。

心念一轉，也就未再攔阻。

唐嘯拍活了無月雙腿上的穴道，却點了他的雙臂。

這時，譚雲已然包紮好了左臂的傷勢，但無月却是全身浴血。

原來他肩頭被唐嘯的閻羅刺洞穿，鮮血仍然不停的流了出來。

在無月帶路下，三人進入了白雲觀主的禪室。

這禪室不大，但却很雅緻。

無月歎了一口氣，說道：「木案有蠟燭，旁側有火鑪火石，你們想法子點上燭火。」

唐嘯隨手一幌，幌亮了火摺子，果見木案上有一隻燃過的紅燭，隨手點上。

禪室中，頓然明亮了起來，照的一室通明。

唐嘯收起了火摺子，大刺刺的在一張藤椅上坐了下來，道：「什麼事，你可以說了。」

無月道：「諸位，可知道貧道身受什麼控制麼？」

一頓飯工夫之後，未必就定能够把我折磨死。」

胆更朱奇說道：「無月，你還有一個機會，快些說出來解藥所在，老朽以江湖聲譽担保，饒你不死，而且，立時放你離開。」

無月道：「目下是三對一的局面，在下不願本，三位就吃虧大了，如是要談，條件應該由在下開出來。」

唐嘯道：「老哥哥，這小子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用和他談了。」

格登一聲，又被唐嘯捏碎了他一根指頭。

無月疼出了一冷汗，但他心中明白，如是啓口求饒，可能吃的苦頭更大，咬緊牙關，閉目不言。

譚雲原想，這無月是一位貪生怕死之徒，在唐嘯威脅之下，很可能說出解藥所在，但却未料到這一次，無月是王八吃秤錘，鐵了心啦，竟然是咬緊牙關，一言不發。

譚雲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唐嘯人似是上了怒火，抓起了無月另外三個手指頭。

無月睜開雙目，臉上盡是一片驚愕之色。

朱奇冷冷的說道：「無月，你右臂受傷，左手五指骨折，而且，我兄弟也不會放過你，這個有得你受，你就算還活着，也必然是一個廢人了，老朽願一伸前言，說出解藥，就放了你……」

只聽一聲陰森森的冷笑，傳了過來，道：「想要解藥，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唐嘯道：「廢話，這個我們自然不知了，如是知道，爲什麼還要問你？」

胆更朱奇冷冷說道：「這禪室之中，沒有什麼埋伏，你也不用拖什麼時間了，快些說吧。」

譚雲冷聲道：「我們有事情，無暇等

你。」

無月歎息一聲，道：「只怕諸位不好走了。」

譚雲覺心最高，立刻閉住呼吸，道：

「無月，你難道又用了什麼陰謀鬼計不成？」

伸手一把抓住了無月。

無月身受重傷，雙臂又被點了穴道，自是無能反抗，被譚雲一把提了起來。

但他並無驚慌之色，淡淡一笑，道：

「二公子，當然你一手就可以取我之命，不過，在下一人換你們三個，死也算有本有利了。」

唐嘯道：「二公子，放他下來，讓我收拾他，我先割了他的舌頭，看他還狠不狠？」

對頑童唐嘯，無月確然是有些害怕，只覺此人少不更事，很可能不顧後果的蠻幹，遂急急說道：「三位中的是迷心香，這毒性半個時辰之後發作，心神恍惚，如不及時療治，三日之後，即瘋狂，不辨親人敵我，在三七二十一日之後，心腦麻痺而亡……」

語聲微微一頓，似覺着言未盡意，立刻接道：「自然，死亡諸位不怕，但那瘋狂時間中，神志迷失，不知要做出什麼事了？」

轉頭望去，只見門戶口處，站着一個全身黑衣的老者。

青滲滲一張馬臉，雙目如鈴，暴射出冷寒的神光，花白長髯，飄拂胸前。

身上佩着一把長刀，腰裏橫束着一條寬皮帶，插滿了二十四口飛刀。

朱奇冷笑一聲，道：「原來是黑心馬面荷兄。」

黑心馬面打量了場中形勢一眼，道：

「難得，朱兄，還記得兄弟。」

朱奇道：「苟兄那一張臉，只要見過一次，大概沒有人會忘記。」

唐嘯道：「老哥哥，這個人叫黑心馬面……」

朱奇道：「那是他的外號，他本姓苟，叫作苟道。」

唐嘯說道：「這個人，我怎麼沒有見過。」

朱奇答道：「老哥哥見他，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你還小，咱們還沒有搭檔。」

目光一掠黑心馬面苟道，接道：「牛頭，馬面，從來是秤不離鉈，你在這裏出現了，怎麼不見牛頭何在？」

黑心馬面陰森一笑，道：「朱兄可是很想念我那位兄弟麼？」

譚雲望望天色，心中直着急，暗道：「如是无月說的不錯，再過一盞熱茶時光，我們就要毒發而死，應該早些動手了，多殺一個，也好多撈回一點本錢，和他囉嗦什麼？」

但聽朱奇道：「談不上想念，但既是老朋友了，用不着躲躲藏藏的。」

唐嘯雙目盡赤，臉上是一片殺機，冷冷說道：「有的你好受？」一捏無月，格登一聲，扭斷了無月右手一個指頭。

無月疼的一咬牙，道：「這迷心香，並非是沒有解藥。」

朱奇攔住了唐嘯，道：「小兄弟，問他解藥放在何處？」

不待唐嘯開話，無月已然搶先說道：

「三位先請運氣試試看，是否真中毒？」

三人運氣一試，果都臉色大變。

無月道：「唉！三人真中了毒，看來咱們得談條件了。」

突然轉身向外奔去。

唐嘯伸手一把，抓住了無月的傷臂，只疼的無月一臉大汗。

但他已知三人確實中毒，咬牙苦忍。

唐嘯道：「我先斷下你的左臂！」

無月道：「閣下動手吧！在下死了之後，就沒有人知曉解藥放在何處？」

唐嘯微微一怔，鬆了雙手。

原來，他想到朱奇和譚雲，可能因自己處置不當而死，只好放手。

無月已知手操左券，笑一笑，道：

「三位不知是否知曉了中毒原因？」

唐嘯道：「你說看看吧。」

無月道：「毒在蠟燭上，三位燃起火燭時，就點起了迷心香，只是那迷心香無色無味，三位竟不出罷了。」

朱奇道：「你這蠟燭早已點過了……」

無月笑道：「諸位都是老江湖了，若是用一支新的蠟燭如何能騙得過諸位。」

朱奇哈哈一笑，道：「很高明，你說吧！什麼條件？」

譚雲已然忍不住，接口說道：「朱兄，咱們可以出手了。」

朱奇微微一笑，道：「不錯。」突然收起了兩枚鐵胆。

黑心馬面道：「你們中了毒，再有片刻，就要毒性發作，人變瘋狂。」

譚雲道：「所以要在這片刻之內，取你之命。」

苟道雙目一瞪，道：「你小子，是什麼人？」

譚雲傲笑一聲，道：「湘西譚家寨的譚二爺。」

突然欺身而上，一刀劈出。

黑心馬面苟道，疾快向後一閃，避開了三尺，冷冷一哼說道：「你就是譚二公子。」

譚雲刷刷刷，連劈三刀。

這三刀，勢道強猛，逼的苟道一連向後退避了七八尺遠。不禁大怒，冷哼一聲，摘下了背上長劍。

寶劍入手，苟道胆氣，壯大了不少，青鋼劍連串的反擊，攻向了譚雲。

譚雲手中一把刀，奪自敵人，兵刃並不趁手，但他武功精湛，一把不趁手的刀，在譚雲手中，仍然有着驚人的威力。

兩人刀劍並舉，惡鬥的十分激烈。

黑心馬面苟道自恃手中的青鋼劍，不但變化精奇，而且腕力強勁，心中吁了一口氣，攻勢猛銳至極。

譚雲也不甘示弱，手中刀，硬攻和硬架。

兩人這一番搏鬥，除了凶險之外，而且還夾雜着不絕於耳的金鐵交鳴之聲。

黑心馬面的現身，只是和譚雲展開了一番凶險的惡鬥，對無月並無幫助。

唐嘯目光微轉，看了場中凶險的搏鬥，冷笑一聲，道：「無月，我們的毒性快發作了吧！」

無月道：「是！快了，很快了。」

唐嘯冷冷的說道：「你運氣真好，我本要慢慢的殺死你，現在，只好快些下手了。」

對唐嘯，無月心中害怕，知道這年輕娃兒，少了一份中年人那份瞻前顧後的穩健，不禁心中大急，道：「你們還來得及服用解藥。」

唐嘯道：「解藥在那裏？」

無月道：「解開我手臂上的穴道，我立刻拿給你們。」

唐嘯道：「告訴我們也是一樣。」

無月輕聲說道：「桌上那一個細瓷茶壺裏。」

朱奇飛身一躍，落到了木案旁側，伸手取過茶壺，倒在木案上。

茶壺中一層濃厚茶葉中，果然找出了一個墨玉瓶子。

瓶色和茶葉，顏色類似，如是不細心，極易忽視過去。

朱奇拿起玉瓶走過來，打開瓶塞，道：「無月，是這個麼？」

無月點點頭，道：「是的。」

其實，朱奇這話問的多餘，早已打開了瓶塞，倒出了兩粒丹丸。

那是黃豆大小的墨色藥丸。

唐嘯道：「老哥哥，先給無月吃下一粒。」

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朱奇道：「先找安靜地方，停下來，靜待毒發。」

唐嘯道：「老哥哥，這才是真正的坐以待斃了。」

朱奇道：「沒有法子，咱們毒性就要發作，無論如何已經無法在毒發之前，找到替咱們解毒的人了。」

唐嘯道：「咱們找到那裏去呢？」

朱奇道：「最好能找到主人……」

唐嘯接口道：「你是說，主人會解毒麼？」

朱奇道：「這個，老哥哥也不知道，他如能解毒自然會救咱們，如是他不會解毒，也會替咱們想法子，可是主人在那裏呢？」

譚雲輕輕嘆息一聲，道：「岳秀行踪無定，一時間那裏去找他，不過，咱們可以到楊晉的家裏去，但不知咱們能否支撐到他的家中。」

朱奇說道：「試試看吧，咱們盡量的趕。」

譚雲不再說話，舉步向前奔去，胆更頑童，在身後疾追。

三個人全力施為，快如流星趕月。行約大半路程，三人已感覺到情形不對，神志漸呈迷亂。

胆更朱奇突然大喝一聲，道：「兩位，提提神。」

譚雲，唐嘯人已快入迷亂之境，聽得朱奇這聲大喝，精神忽然一振，吸一口氣，壓住了發作的藥性，全速疾奔。

其實，朱奇也早已到了無能支撐之境，一面收緊了無月的右腕脈穴。

朱奇早已收好了鐵胆，左手捏起一粒丹丸，道：「吃下去。」

硬把藥物，放在了無月的口中。

無月心中明白，不吞下這粒丹丸，很可能會立刻死在唐嘯的手中，只好一咬牙，吞了下去。

唐嘯冷漠的道：「無月，你這解藥，藥力要幾時才能行開。」

無月道：「很快，很快，這不是已見效了麼？」身子一歪，向旁側倒去。

唐嘯不禁呆了一呆，說道：「也是毒藥。」

朱奇道：「果然是一個很惡毒的設計，計中有計，環中扣環，一步不能失錯，錯一步，就要受敵暗算。」

唐嘯一鬆手，無月的身軀蓬然摔在了地上。

聳聳肩，唐嘯有些懊惱的說道：「老哥哥，咱們渡過了江河，飄過海，想不到，竟然會在陰溝裏栽了，敗在這名不見經傳的雜毛老道手中，這真是叫人心中不甘的。」

朱奇道：「小兄弟，事已如此，急在善後，想想看，咱們目下應該如何？」

唐嘯道：「我不敢想，如是這雜毛老道沒有騙咱們，變成了一個瘋子，那實在可怕，所以，我想既是關不過這一關，那就不如早些自作了斷。」

朱奇道：「如果，無月是故意騙咱們，那豈不是死的冤枉。」

唐嘯道：「難就難在這裏了，咱們怕上當，又怕中毒，死不是，不死也不是，

但他究竟是經驗豐富的人，心中念念不忘那將毒性發作的事，自感不支時，忍不住大聲喝叫一番。

這一聲喝叫，不但震起了自己的精神，也震起了頑童唐嘯和譚雲的精神。

三人奔近楊府時，藥性已經發作。

譚雲，唐嘯，突然停下了腳步。

胆更朱奇一則功力較為深厚，二則他心志集中，對藥物還能抗拒一陣。

眼看兩人的神色不對，忍不住大聲喝叫道：「小兄弟，二公子，你們能再多支持一刻時光，咱們就到楊家了。」

但譚雲，唐嘯神志已經迷亂，那裏還肯聽那朱奇的喝叫。

四隻眼睛，都睜的圓圓的望着朱奇，臉上是一片茫然之色。

胆更朱奇，眼看同行數年，形影不離的小兄弟，竟然似不認識了自己，頓覺心上一酸，道：「小兄弟，你……」

唐嘯冷冷一哼，說道：「你給什麼人說話。」

朱奇道：「給你呀，兄弟，難道你連老哥哥都不認識了。」

唐嘯怒道：「我為什麼要認識你，誰又是你兄弟。」

言來，已然是語無倫次。

朱奇道：「這毒藥果然厲害。」

但覺神志一昏，眼前那裏還有什麼兄弟唐嘯，已經變成了一個桀傲不馴的年輕人。

但聞唐嘯說道：「你這老匹夫，胡說八道的什麼？」

朱奇已經聽着唐嘯不順眼了，聽他這

唉！可歎的是，一個人只能死一次，如是能死二次，咱們就先死了再說。」

朱奇哈哈一笑，說道：「如是一個人能够死它個三五次，天下那裏還有怕死的人？」

唐嘯忍不住微微一笑，道：「老哥哥，咱們先把那馬面宰了怎麼樣？」

朱奇抬頭看去，只見譚雲刀勢縱橫，攻勢猛銳的很。

黑心馬面，已被譚雲的刀勢迫落了下風。

未待朱奇答話，唐嘯突然一提真氣，闖羅判斜裏攻上。

一出手，就是辣招絕技，招招攻向荀道的要害大穴。

單是一個譚雲，荀道已然處於下風，如何還受得住唐嘯猛攻強打。

譚雲一面揮刀強攻，一面高聲說道：「唐兄退開，再有三十合，我就要取他性命。」

唐嘯手中闖羅判怪蟒出穴，步步逼近，一面冷冷說道：「我看咱們連十合也撐不過了，也許七八合內，就會毒發而瘋，咱們要在五合之內，殺了他，留一點時間自刎。」

譚雲哦了一聲，刀勢更見凌厲。

黑心馬面只打的心驚肉跳，一面高聲說道：「牛頭，你躲在那裏了，快些出來，我撐不住了……」

話未完，改口一聲慘。

原來，被唐嘯一判刺中大腿，血如泉湧而出。

譚雲大喝一聲，一刀劃過了荀道的後

麼一罵，更是火上加油，厲聲喝道：「你這王八羔子，在罵那一個？」

唐嘯道：「罵你，怎麼樣？」

朱奇還未來得及開口，唐嘯手中的闖羅判，已挾着一道寒芒，直刺過去。

這當兒，一條人影，悄無聲息的到了不遠的牆角之後。

來人是神眼楊晉，他得到佈守的四週捕快稟告，急急趕來。

他到了晚了一步，唐嘯已和朱奇動上了手。

兩人你來我往，打的十分激烈。

楊晉未聽兩人的對話，但看兩人打的凶險百出，決非玩笑。

胆更，頑童，情同父子，義若手足，怎會這樣打了起來。

再看譚雲時，一臉茫然，望着兩人打殺，既無勸解之意，也無焦急之色。

究竟是見多識廣的人，從譚雲的神情，楊晉已瞧出了不對，瞧是瞧出來了，但却沒有法子處置，朱奇，唐嘯，搏鬥激烈，一丈內，人難接近，楊晉空自心中在焦急。

楊晉摸了摸腰裏的量子尺和寬面刀，招呼兩個埋伏暗樁的捕快，道：「你們過來。」

兩個人急步奔過來，道：「總捕頭吩咐。」

楊晉道：「想法子去找岳公子，越快越好。」

兩個人同時一呆，說道：「到那裏去找？」

楊晉沉聲道：「多派幾個人去找就是

背，登時，衣裂皮綻，劃出了一道半寸深，五寸長一道血口子。

忽然間，金風破空，黑暗中無聲無息的飛出一個人影，人未到，一把三股叉已然先到，冷森的三尖叉芒，直刺向譚雲左肋。

胆更朱奇冷笑一聲，道：「牛頭，我還以為你永遠躲在暗中不出來了。」

口中說話，人却欺身而上，寒光飛旋，擋開了刺向譚雲的飛叉。

朱奇身如利箭，刷的一聲，人已到了牛頭的身前，右手一探，疾向鋼叉之上抓去。

牛頭大喝一聲，叫道：「馬面，快些後退。」

右手一揮，四柄小型鋼叉，直向譚雲和朱奇，唐嘯等撞了過去。

唐嘯的闖羅判，譚雲的單刀，同時飛了起來，擊落了兩柄飛叉。

朱奇右手一抬接住了一枚鋼叉。

牛頭發出了四柄飛叉，原本就沒有希望射中四人，但却給了黑心馬面荀道一個空隙，借勢一轉，飛奔而去。

兩人去勢很快，人影閃了一閃，人已沒入黑暗之中。

譚雲，唐嘯飛身而起，正待追趕下去，忽聽朱奇沉聲喝道：「不要追了。」

唐嘯停下腳步，道：「咱們就要毒發身死了，搏殺了牛頭馬面，也算替人間除一大害。」

朱奇道：「怕的是咱們還未追上他，就先行毒發。」

唐嘯怔了一怔，道：「老哥哥說的是

了。」

兩個人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楊晉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大步向前行去。

直行到譚雲身側，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譚兄。」

譚雲回頭望了楊晉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楊晉不禁怔了一怔，說道：「兄弟楊晉。」

譚雲冷冷說道：「什麼楊晉？在下一向也不認識。」

楊晉一皺眉頭，道：「閣下不是湘西譚家寨的譚二公子麼？」

譚雲冷笑一聲，道：「不是。」

這一下，楊晉楞住了，也確定了胆更頑童，譚雲都受了很大的傷害，而致神智迷亂。

心念轉動之間，突聞譚雲冷冷喝道：「你這人幹什麼的，快些給我走開。」

楊晉歎一口氣，道：「譚兄，你當真連兄弟也不認識了？」

譚雲冷冷說道：「你這人囉囉嗦嗦，可是活的耐煩了。」

楊晉怔了一怔，道：「譚兄弟，你這是幹什麼？」

譚雲突然右手一揮，一掌拍向楊晉。

楊晉一閃身，道：「譚二公子，你敢殺官麼？那不是我造反了。」

譚雲冷冷說道：「什麼造反了。」

手中單刀一揮，直劈過去。

楊晉右手一揚，寬面刀疾飛而出，噹的一聲架開了譚雲的單刀。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環心洗

黃緣獲絕學 藉機探龍潭

丹陽道長臉上神色慢慢的平靜下來了，訕訕的一笑，說道：「貧道一時失態，見笑少俠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老前輩言見平情，何笑之有。」

丹陽道長點點頭，道：「貧道俗家亦是姓熊，家中有一小妹，適三湘周家，妹夫周侃文武兼修，家傳『日月五行輪』尤有獨到之處，因他平日極少在江湖走動，是以江湖上知之者甚少，三十年前，他們夫婦忽然舉家出走，此後，便再沒聽到他們消息了，因見少俠所使『日月五行輪』招術，與敝親路數近，而且少俠又復姓周，所以貧道動了親情之念，有瀆少俠清聽之處，尚望少俠勿以見責。」

周震川聽他道來，除了父親的名字不是周侃之外，真可說自己就是這老道的外甥，但周震川為人謹慎，不敢就此冒然相認，沉思了一下，忽然目光閃動，暗忖道：「有了，如果這老道真是我娘舅，他該知道我父親所用『日月五行輪』上所有的四個字，我且問問他再說。」

打定主意，雙拳一抱，道：「老前輩想必見過令親所用的『日月五行輪』，不知令親那『日月五行輪』上，可有什麼文字？」

丹陽道長軒眉一笑道：「是了，貧道記得敝親那日輪之上，刻有『日升』兩字，月輪之上，刻的是『月恆』兩字。不知……。」

丹陽道長說到不知兩字，又顯得有點緊張起來，下面「對也不對」四個字，却再也說不出來了。

周震川這時的心情，却陡然之間，激動了起來，雙目神光炯炯的「啊！」了一聲，已是推金山倒玉柱，向丹陽道長拜了下去，道：「原來是舅舅，請受外甥一拜。」

丹陽道長忽然之間老淚縱橫，伸手扶起周震川，唏吁地道：「果然是賢甥，想不到想不到！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啊！」

周震川與丹陽道長認了親戚，心中亦甚是高興非常，兩人便席地而坐，話起家事。周震川對丹陽道長更是左一聲舅舅，右一聲舅舅，叫得熱絡無比，起初，丹陽道長倒也全未在意，時間一久，他却聽得心中心一陣難過，悠悠的長嘆了一聲，道：「震川，貧道已是出家修行之人，以後你還是稱呼貧道老前輩好了。」

周震川舉起星目，只見丹陽道長說過這話後，已是面色一肅，心凝神歛道貌岸然。周震川知道丹陽道長出家之人，自有出家人的戒律，輕聲一嘆，肅然恭呼了一聲：「老前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幫幫主施雷在寺中與夫人重聚，突遭一黑衣幪面人暗中下毒，限令他半年內讓出幫主之位，施雷身體被制，無法動彈，幸皇甫秀華趕到，逐走黑衣幪面人，與施雷離開寺廟與周震川會合，周震川已跟蹤得黑衣幪面人落腳之處，偕施雷往探，至則見丐幫護法及施雷大弟子正與武當弟子江逸虹聚談，施雷不便出面，由周震川現身把三人驚退，待周震川返回原地，施雷與皇甫秀華已走，周震川正欲離去，瞥見武當丹陽道長來到，向周震川盤問身世及周父母姓名後，倏忽喃喃自語——

士，先向丹陽道長稽首一禮，一語不發的站向一旁。

丹陽道長帶著周震川進入道觀，周震川抬頭只見迎面三清神像之下，端然坐著一個修眉朗目，精神矍鑠，長髯飄胸的耆袍老者。

那老者神態飄逸，面帶微笑，見了他們正從座位上升了起來，周震川只覺那老者神目如電，精光耀眼，正向他的身上射來。

丹陽道長稽首一禮見過那老者後，回首輕喝一聲，道：「震川，快快拜見敝掌門人！」

周震川聞聲一驚，暗暗「啊！」了一聲，付道：「他就是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呀！」

周震川面對這位名震天下，世人難得一見的武當掌門人，別看他出道以來，無往不利，這時却不免仍有惶悚之感，微現失措的怔了一怔，抱拳一禮，道：「晚輩周震川叩見老前輩！」身形一彎，就要拜了下去。

武當掌門人右手微微一翻，發出一股玄門罡氣，托住周震川，欠身含笑，道：「少俠請不要多禮，請坐！」

周震川適可而止，在丹陽道長一旁落了座。

周震川沒料到丹陽道長乃是帶他前來會見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心理上沒有一點準備，更不知丹陽道長帶他前來的何在，因之，在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未說話之前，未敢輕率出言，保持沉默的自重。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目光一轉，轉向

丹陽道長，問道：「師弟，你和周少俠詳談過沒有？」

丹陽道長微微欠身道：「小弟未敢擅專，請掌門人面詢。」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回臉轉向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令尊早年在中原之時，與貧道曾有數面之緣，令舅又是貧道同門師弟，說來府上與敝派關係至為密切，貧道言語上如有欠妥之處，尚請少俠不要見怪。」

一大掌門人，說起話來，如此客氣，倒是很少見，周震川受寵若驚，連聲道：「不敢！不敢！老前輩太客氣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暗中觀察周震川，初來之際，雖然略有不安之色，但不久就神安心泰，表現得甚是沉練，年紀雖輕，却自然流露出「一種祖職兼具的氣質，暗暗點頭不止，甚是讚賞。」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望著周震川目光之中顯出異樣的神采，道：「貧道聽丹陽師弟說，少俠昨天打敗逆徒，似乎尚未施展全力，但不知少俠如全力施為，逆徒能够支持多少回合？」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實在是一個奇人，問出來的話，就令人感覺到奇突非凡。

周震川一時真無法瞭解武當掌門人雲陽道長的意向，不由得轉日向丹陽道長望過去，丹陽道長點頭示意，要他大胆直說無妨，心神一定，坦然道：「請恕晚輩放肆，晚輩如全力施為之下，自信三十招之內，可以致勝。」他這樣說，實在還有相當保留，他沒有道及他的飛環絕技，他要是施展飛環絕技，一輪明月江逸虹將更難抵

擋。

一輪明月江逸虹是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親手教育出來的年青高手，他有多少斤兩，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心裏甚是清楚，他除了功力火候尚嫌不足之外，其實已得了武當掌門人十之八九的真傳，就當今武林之中一流高手，只怕也無法在數十招之內佔得上風，要擊敗他更是不容易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微微一楞，道：「少俠除了家傳武學之外，還承受了那位世外高人的衣鉢？」

周震川搖頭道：「晚輩除了隨堂上雙親習藝之外，從未另外從師。」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臉上掠過一道驚訝之色，道：「貧道有意請少俠與敝派午陽道長印証幾招武學，尚望少俠肯肯。」

這座道觀之內，總共只有四個人，武當掌門人口中的午陽道長，自是開門出來的那位白髮道長了。

周震川不由得先轉頭去望了午陽道長一眼，只見午陽道長臉上一無表情，同似未覺。

周震川目光一收，欠身道：「晚輩末學後進，得蒙午陽前輩賜教，幸如何之，敢不遵命。」

從後門出去，有一片小小的空地，而尺寸草皆無，修葺甚是平整，與道觀前門那種荒蕪的樣子大不相同。

這時午陽道長與周震川已在小小空地之上，各據一方，相對而立。

這雖然是印証性質的較技，由於午陽道長乃是武當掌門人同輩高士，周震川不敢狂妄自大，「日月五行輪」分持雙手，

神態是一片嚴肅穩重。

午陽道長別看他外表龍鍾衰弱，其實却是武當派駐雲境內的一方巡檢，身份雖不及丹陽道長，却也是武當派有名之士。

這時，午陽道長一劍在手，精神抖擻，老態盡去，雙目之中，神光炯炯，功力之深厚，已盡在神光之中，告訴了周震川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雙環一併，欠身一禮，道：「晚輩末學後進，藝業難登大雅之堂，有請老前輩手下留情一二。」

午陽道長笑了一笑，道：「少俠請別客氣，進招吧！」

周震川身居晚輩，理當先行出手，當下便不再謙讓，一欠身道：「晚輩恭敬不如從命，有招了。」

左腳向前踏出一步，雙輪由外而內，使「一招『丹鳳朝陽』」，這「丹鳳朝陽」使在最初，與「童子拜觀音」，都是末學後進，向前輩請教時的禮數。

周震川不驕不妄，禮數一盡，忽然雙臂一抖，化「丹鳳朝陽」為「大鵬展翅」，人已凌空而起，躍起來高達一丈六七，居高臨下，一輪護身，一輪下擊，疾撲而下。

午陽道長神情一凝，手中青鋼劍慢慢舉天而起，他舉劍極緩，但劍尖之上，却震出一陣嗡嗡之聲，勁氣如潮，已從劍尖之上發出去。

周震川因知午陽道長乃是武當高人，一出手就使出了精奧奇招「天虹倒瀉」，午陽道長更沒敢小視這位年輕人，出手就

把太極懸劍之中的「遙望雲山」，使了出來。

周震川但覺一股奇大無比的動力，從午陽道長劍尖之上發了出來。

周震川身形一欽，左手「日月五行輪」揮動之下，已與午陽道長來劍，凌空對拆了三環四劍，乍合即分，周震川身形一仰，迅捷無比的倒翻了出去。

他身形一落地，猛又兩人一合，劍環又交織成了一團。

周震川氣勢如虹，午陽道長沉練如山，只看得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與丹陽道長凝神屏息驚嘆不止。

周震川與午陽道長這一交手，與一輪明月江逸虹相鬥時，聲勢又自不同，各以奇詭迅捷的身法，閃避對方攻擊之勢，同時，又各出奇招，以求制敵先機，不過片刻時光，兩人已打了六十多招。

午陽道長雖然功力深厚，對敵經驗豐富，却未曾佔得絲毫上風。

再看周震川攻勢如潮之中，神態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自然的韻律，大有一代宗師的氣概。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忽然一揮手道：「兩位請住手！」

周震川與午陽道長人影忽分，各自向後躍退。

這時，周震川仍是一副恬逸之態，但午陽道長兩鬢之際，却已微微顯現出了汗漬。

形勢上未分勝負，在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眼中，已看出周震川心存禮讓，暗中不由大為震驚，心中凜然付道：「這孩子

，年紀不大，一身成就，簡直是大出人意表了……」

周震川這時已收好雙輪，向武當掌門人一抱拳，說道：「現醜了，請老前輩明教。」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思潮一斷，舉起手來，輕拂了一下胸前長髯，歛神一笑，道：「少俠一身成就，尤在貧道想像之上，啊！啊！請回顧再與少俠從長計議。」

大家回到觀中，各自坐下，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神色一正，肅然道：「少俠，實不相瞞，貧道相請少俠而來，乃是有件事相請少俠賜助。」

話聲一落，一雙精光如炬的眼神，停在周震川臉上，凝視不動。

周震川暗付道：「他以一派掌門之尊，不惜向我紆尊降貴，親口向我說出這種話來，可想而知，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和對我寄望之深，別開舅舅的親情不說，就是這一份知遇之情，也叫人無以辭謝。」

周震川打定主意，微微一笑，道：「但不知是什麼事？晚輩只怕幫不上忙。」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說道：「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不僅關係敝派立派以來的聲譽榮辱，更與整個武林安危，息息相關……」

話聲忽然一頓，長長的嘆息一聲，接著道：「江湖動亂將興，一場腥風血雨即將來到，少俠近月來的經歷，想必已看出了不少蛛絲馬跡。」

周震川聽了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的話，想起近月來所經歷的故，有如撥雲見

青天，驚「啊！」了一聲，點頭道：「老前輩說得不錯，晚輩私心之中，似是有這種感覺。」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道：「少俠能有此見，當知貧道之言不是無的放矢。」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貴派與少林，素有領袖正大武林門戶之譽，老前輩微服而出，事情之嚴重，可想而知，晚輩就是一無所知，亦不會冥頑至此。」

話聲微微一頓，星目之中神光陡然一凝，望著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語鋒一轉，道：「但晚輩有一不明之事，想就教於老前輩。」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和聲說道：「什麼事？」

周震川道：「丐帮面臨被人分化瓦解之困境，此事不知老前輩有否耳聞？」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微微一怔，道：「有此等事？貧道倒是尚無所悉。」目光一轉，射向丹陽道長，似有查問之意。

丹陽道長略作沉吟道：「小弟雖有所覺，但實情尚不得而知。」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道：「請少俠見告一二。」

周震川於是將老花子的處境，據實說了出來，接著道：「此事與令徒江逸虹只怕大有關係，老前輩對令徒……」

武當掌門人待他把話說完，便點頭截口道：「逆徒誤入歧途，貧道並非不知，早在半年之前，他便已犯下了彌天大罪，貧道此番微服而來，便是導因於他，而今日之有求少俠贊助，亦是因他而起。」

周震川自聽得九指神偷莫木森道及，

昨晚丹陽道長與一輪明月江逸虹相處在一起，心中便耿耿不安，這時正好借題發揮，把這件事問了出來，以消心中之疑。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的坦誠態度，使周震川很是滿意，暗暗吁了一口氣，說道：「老前輩可是說明知不問，乃是在大局？」

武當掌門人雲陽真人點了一點頭道：「貧道不打誑語，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便是貧道對他期望至大，他雖然一時誤入歧途，尚冀他能迷途知返，為敝派雪恥，為江湖贖罪。」

周震川肅然起敬，長身而起，抱拳一禮道：「老前輩心存至善，令人可敬可佩，晚輩不才，願効微勞，但憑吩咐。」

武當掌門人含笑而起，還禮說道：「少俠慷慨義士，嘉惠敝派，貧道先此致謝了。」

話鋒一轉，向丹陽道長點了一點頭，道：「丹陽師弟，你請周少俠去吧！」

丹陽道長稽首一禮，應了一聲：「領諭！」向周震川一招手，轉身從後門走了出去。

周震川隨著丹陽道長走出後門，順着山腰，去約兩三里路，到了一座怪石嶙峋的石林之內，穿行而入，停身在一塊兀立巨石之前。

丹陽道長伸手指在巨石突出部份，拍了三掌，旋見那巨石緩緩移動，現出一個洞口來。

丹陽道長當先而入，周震川稍不猶豫，隨在身後走入洞內，兩人一進入洞內，那塊巨石便自行關閉了起來。

周震川只覺眼前一黑，已是伸手不見五指，隨聽得丹陽道長的聲音道：「震川，你隨我這腳步之聲，向前走來。」

眼前一片漆黑，周震川聽聲辨位，隨着丹陽道長腳步之聲向前行去，行約六七丈，突然眼睛一亮，一道青濛濛的光影在眼前發了出來，自己立身在一間石室之內。

周震川放眼望去，只見這間石室空空蕩蕩，什麼也沒有，室頂上嵌着一顆明珠，青濛濛的光影，便是從那明珠之上發出。

這時，丹陽道長已轉過身來，面對着他，道：「震川，你仔細看看，洞壁之上，有些什麼東西？」

周震川聞言之下，這才向洞壁上注目望去，敢情那洞壁之上，還畫得有三個人像。

只因那人像畫得甚是輕淡，與洞壁顏色幾乎完全一樣，是以不留心之下，極易疏忽過去。

這時，只見丹陽道長忽然向着那三幅人像稽首一禮，口中喃喃的禱告了一陣，一臉穆肅的向周震川道：「震川，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周震川只知武當派乃是武林之中，聲威顯赫的名門大派之一，與少林派並執當今武林牛耳，至於，武當派的內情，却是一點不知，只有搖搖頭，說道：「晚輩不知道。」

丹陽道長道：「本派除了武當三元觀為根本重地之外，只在全國各地名山之中，設有七大洞天，此處即為『靈飛洞天』。

所在之處，壁上『靈飛三式』，乃是本派秘技之一，此三式本派弟子中，向無人奉命研習，本派為因應當前武林情勢，敝掌門人授命貧道研習此『靈飛三式』，並以此三式相贈與你……」

話聲忽然頓了一頓，接着聲音一沉，又道：「汝本非本派弟子，今得學習本派『靈飛三式』，乃本派歷代祖師與掌門人之殊恩，與你個人之殊榮，今有三事，望你三思後回答。」

周震川聽了，一口氣，接着又道：「第一，這『靈飛三式』只准你個人終身使用，不得擅自傳人。第二，只准你在處理與本派有關之人與事時使用。第三，你習得『靈飛三式』之後，應為本派榮譽護法，與本派共同攜手合作，為武林伸張正義，消弭禍亂。」

武當派千百年來，就是武林正義力量的主流，以武當派千百年來的聲望，與丹陽道長對他的關愛，周震川對『靈飛三式』雖然沒有貪得之念，却有却之不恭之難，再則他已來到此地，又答應相助武當派在先，除了答應之外，也實在別無選擇，當下微微一沉思，毅然點頭，說道：「貴派如此看得起晚輩，晚輩却之不恭，敢不遵命。」

丹陽道長暗暗吁了一口氣，面上微現笑容，點頭道：「請少俠正式參見敝派靈飛祖師聖像。」

丹陽道長閃身站過一旁，周震川正位而立，向那人像，行了三拜之禮，又轉身向丹陽道長一禮，說道：「多謝老人家指引了。」

丹陽道長微微一笑，道：「這是你自己的福緣，你本身如果沒有可取之處，貧道何能為力。」

話鋒一頓，轉，道：「我們在這裏，只有三天的時間，時間不多，有話以後再談吧，你先注意看看這『靈飛三式』，是否能夠調和？」

周震川凝神於目，向『靈飛三式』進一步作深入的探討，這一深入探討之下，周震川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肅然起敬起來。

敢情，這『靈飛三式』表面上看去，只是三個極其平凡的式子，似乎三歲小孩子都可以不費思索的擺出來，但真要照着做時，却又完全不是那回事，其精微奧秘之處，簡直非一言可盡，的是神妙無方的三式絕學。

周震川本身武學修養奇高，所以一一看之下，便能初窺玄妙，要是換了一位資質功力稍差的人，只怕眼睛裏的那人像，依然還是那樣平凡無奇。

丹陽道長一直守着周震川臉上的神情變化，因周震川的感受，而暗暗點頭欣慰不已。

周震川雙目入神的凝視了半晌，忽然搖頭一嘆，臉上現出了羞愧之色，低下了頭。

丹陽道長聞聲道：「震川，你心中有何感觸？」

周震川慨嘆一聲，道：「晚輩久聞貴派武學博大精深，前與江逸虹午陽道長一戰之後，頗有傳言失實之感，今日一見此『靈飛三式』，才知果如其言。」

丹陽道長微微一笑道：「本派武學，以洞天七洞最是精微奧妙，非年過六十，同時對本派有殊功之弟子，不得研習，因此本派弟子真能獲得七洞奇學之人，除了掌門人外，少之又少，而真正獲得七洞奇學之人，又多多半年事已高，不惑知命，絕不會輕易顯露，外人自是難明實情。」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你今身為本派榮譽護法，許多事情，日久自知，貧道問你，你習此三式，可有特殊困難之處？」

這是一針見血之問，問得周震川一臉訝然之色，望着丹陽道長，說道：「有三天時間，晚輩自當向有參悟之能，惜以晚輩內功道路，與貴派迥異，只怕難發揮運用。」

丹陽道長含笑點頭道：「敝掌門人已見及此，今有敝派『生化神丹』一粒，七字真言一則，你服用『生化神丹』後，依照真言施為，自有奇效。」

說着，取出一粒赤紅如火的靈丹，彈入周震川口中，接着，口齒微動，七字真言，已傳入周震川耳中。

周震川心領神會，面對神像，席地坐了下去，凝神一志，修習『靈飛三式』起來。

丹陽道長接着也盤膝坐在周震川身旁，自行修煉。

周震川一覺醒來，梳洗過後，便向周震川房中跑去，只見周震川的房門仍是關得死死的，皇甫秀華忍不住笑出聲來叫道：「川哥哥，太陽都要下山啦，你還不來。」

皇甫秀華一覺醒來，梳洗過後，便向周震川房中跑去，只見周震川的房門仍是關得死死的，皇甫秀華忍不住笑出聲來叫道：「川哥哥，太陽都要下山啦，你還不來。」

陰司秀才古今人心中大喜，道：「在下有一個朋友，就住在城外不遠，他姓莊子又太僻靜，最是方便，我們就借用他那裏好不好？」

皇甫秀華沉思了一下，微微一點螻首道：「好，你等一等，我馬上就來。」轉身回到自己房中，換了外出服裝，帶了隨身應用之物，走了回來。

皇甫秀華他們住在老花子這裏，看似非常鬆懈，其實暗中還是隱伏得有巧幫好手，暗暗警戒，只是非到不得已的時候，絕不現身出來而已。

陰司秀才古今人領着皇甫秀華出了遵義城，便向一處崇山之中的莊院奔去。貴州地方，間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之謠，他們所去的那座莊院，雖在崇山峻嶺之中，其實離開遵義並不遠，不過十來里路而已。

那座莊院被包圍在一片濃濃密密的樹林之中，到了樹林外面，還是看不出有一點跡象。

穿過了那片樹林，地勢突然開朗，放眼綠蔭叢中，依山聳立着一片房子。

入得莊院，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穿過前院空場，登堂入室，才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少年走了出來，向陰司秀才古今人欠身一禮，道：「古爺，您……。」

陰司秀才古今人一揮手截口道：「你們莊主不在家，快去告訴他一聲，我古某人來了。」

那少年轉身走了出去，陰司秀才古今人請皇甫秀華就廳中上座，又親自替她沏了一杯香茗。

(未完)

起來！」

皇甫秀華的聲音雖大，無奈房中沒有半點聲音，皇甫秀華心中猛然一驚，右手向房門上一落，內力輕吐，震得房門一分而開。

她身形一幌，便進了房中，只見房中床上寢具零亂，對外的窗戶又是大開未關，房中那還有周震川的人影。

皇甫秀華與周震川乃是隣室而居，有什麼動靜，皇甫秀華絕無聽不到之理，再加周震川也不是等閒之輩，她可以說，別人要弄去他，更非易事，唯一的原因，只有他的舅舅丹陽道長來到他，他才會走得如此神不知鬼不覺。

皇甫秀華差不多立時就想到了這一點，氣得一跺腳，道：「好一個武當牛鼻子，做事鬼鬼祟祟，總有一天姑娘要你們知道我的厲害。」

要知皇甫秀華乃是回天聖皇甫長春獨生愛女，自幼嬌生慣養，後來投的師父，又是風雲過一時的前輩怪人，在得天獨厚的情形之下，把她的小姐脾氣培養得驕縱到了極點。

這時，皇甫秀華認雲丹陽道長私約周震川，而把大家撇在一邊，不由心中甚是不舒服，發起小姐脾氣來。

皇甫秀華心中這一生氣，身後來了人也不知了……

暮地，只聽一道陰森森的聲音發自身後，道：「姑娘可是要對付武當牛鼻子，我們真是志同道合，好極了！」

皇甫秀華心中悚然一驚，這丫頭有小姐脾氣，但卻極有機智，心驚之下，却絲

毫不露慌亂之色，緩緩回過身來，先打量了那不速之客一眼，只見那人身材瘦瘦高高，一張寡白的瘦臉，任他堆上多少笑容，叫人見了，只有噁心，而沒有好感。

皇甫秀華秀眉一挑，冷「哼！」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堆起一臉諛笑，道：「在下古今人，聽得姑娘有意找武當牛鼻子的晦氣，在下不才，願助姑娘一臂之力。」

皇甫秀華「啊！」了一聲，道：「你就是江湖上人稱的陰司秀才？」

陰司秀才古今人嘻嘻笑道：「難得姑娘還知道在下號稱陰司秀才，榮幸之極！榮幸之極！」

皇甫秀華一指自己道：「你可知道姑娘是什麼？」

陰司秀才古今人呵呵一笑道：「姑娘不就是名揚天下，共尊名回春聖的皇甫老前輩的令媛千金麼！」

皇甫秀華用鼻子輕輕「嗯！」了一聲，接着秀眉一揚，道：「你既然知道姑娘是誰，可知姑娘交友的規矩？」

陰司秀才古今人微微一楞，道：「什麼規矩？」

皇甫秀華格格一笑道：「本姑娘交朋友是寧缺無濫，所以凡是想和姑娘交朋友的人，先得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資格。」

陣，點了一點頭，道：「不錯，不錯，只不知你有沒有真才實學？」

陰司秀才古今人道：「姑娘可是要當面相試？」

皇甫秀華道：「如蒙台端不以為意，本姑娘正有此意。」

皇甫秀華這時正沒好氣，陰司秀才古今人才偏偏鬼摸了頭，急功好利，只聽了皇甫秀華一句話，就現身出來，想在皇甫秀華身上做文章，他那知道，皇甫秀華比他陰司秀才古今人更鬼更高明，陰司秀才想在她身上打主意，可說是自尋霉倒了。

但人要都有自知之明就好了，尤其陰司秀才古今人一向以計算別人為樂趣，還以為皇甫秀華只是眼高手低，年輕可欺，樂得檢這個便宜，哈哈一笑道：「這倒很別緻，在下樂於就試，文武兩途，但憑姑娘命題。」

話聲一頓，忽然輕輕的又道：「只是在這裏有點不方便吧！」

皇甫秀華笑道：「你又不是來生事搞亂，怕什麼？」

陰司秀才古今人目光亂轉，四週看了一下，道：「姑娘如果要放驗在下武功，難免要過招動手，這樣驚動了別人也不大好，尤其叫別人誤會了，更是不好。」

皇甫秀華心中一動，暗暗付道：「好東西，你的胆子倒不小，竟然想把你姑娘調了出去，哼！我姑娘正要找你，還找不着哩！我倒要看看你，又能把你姑娘怎樣？」

念中點頭同意道：「你說得也是，但……」故意話聲一頓，等着陰司秀才接話。

文圖
美·容
慕·董

星殺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個俏麗婦人，自稱花娘，帶着兩隻通靈猴子，在街頭賣藝，圍觀者貪圖眼福，大解怪囊，完場後，花娘正欲離去，突被地痞孫二所阻，命她隨他回去，花娘力求寬恕，孫二恃惡不允，正當花娘驚惶失色，一面有刀疤大漢挺身而出，勸阻孫二勿為己甚，孫二不聽，逞強用武，詎只一招，便被刀疤大漢劈斷腳骨。刀疤大漢見孫二踴躍逃去後，似對花娘甚予同情，詢問她在何處棲身，稍後當趨訪，給予稍事幫忙。事後刀疤漢子果依址往訪，此刻那古老棧房中闖無人影，只一對猴子似在向漢子表歡迎之意——

人比花嬌艷

心賽蠶絲柔

馬姓漢子走到廊外，停住腳步，輕輕咳了一聲。
花娘似乎正在屋子裏張羅一些什麼，腰間束着一條圍裙，兩頰泛著紅暈，她探出頭來看到馬姓漢子，立刻露出驚喜之色道：「啊，我還以為……」
馬姓漢子笑笑道：「還以為我不會來了，是嗎？」
花娘赧然一笑，低下頭去道：「進來坐，外面風大。」
屋子裏的陳設很簡單。
一張破桌子，兩張舊椅子，一隻木箱權充茶几，上面放着一副茶具。
再往後拉着一道布簾，裏面大概是臥

室。
室中陳設雖然簡單，收拾得却很乾淨。靠窗戶底下，生着一個火爐，爐上溫着一壺酒。
桌上擺着兩隻菜碗，一碗紅燒肉，一碗青菜豆腐湯，都在冒着香噴噴的熱氣，似乎剛剛端上桌子不久。
馬姓漢子忽然湧起一股溫暖之感。
一個做丈夫的在外面辛苦了一天，回到家裏來，他所希望看到的，不正是目前這種情景嗎？
花娘將酒壺放上桌子，另外拿來一隻茶杯，紅着臉笑道：「奴家不會喝酒，也沒有在這裏招待過客人，所以連杯都沒有

一個，這酒壺還是向店家借來的，只好請馬爺將就些。」
馬姓漢子定了定神，忙道：「娘子何必破費……」
他不是一個講小節的人，同時他也實在餓了，口中雖是如此說着，人已坐了下去。
馬姓漢子坐定之後，才發覺桌上只有一副杯筷，當下抬頭道：「娘子怎不過來一起坐？」
花娘道：「我先燒點水等下好替馬爺沏茶。不論奴家會不會喝酒，等會兒當然要敬馬爺一杯！」
×
馬姓漢子的酒量並不大。
但奇怪的是，酒量不大的人，有時喝起酒來却往往比會喝的人還要喝得爽快。

馬姓漢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壺酒很快的便喝完了。

花娘是個很懂世故的女人，她無疑知道，讓一個男人喝醉了酒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如與誠心誠意讓一個男人喝酒，而又不讓他儘情喝個痛快，那就不如當初不必多此一舉。

所以，她今天雖然只做了兩碗菜，酒却準備了整整一大罐。

她倒出第一壺的最後一杯，馬上又將酒壺注滿，擱上火爐；同時，走去後面臥室中，拿出一包糖炒栗子，和一包水黃鹽花生。

這是一種很細膩的手法。
只有一個懂得侍候男人的女人，才會這樣做。

會喝酒的人，喝酒是一種藝術；會辦菜的女人，辦菜也是一種藝術；只有一個懂得辦菜的女人，才知不將所有的下酒菜做一一次全部端上桌子，那樣做也許會在開頭時獲得一聲讚賞，但絕不能使男人獲得一種寧迴路轉和柳暗花明的歡趣。

馬姓漢子正苦吃膩了紅燒肉，見她忽然拿出一包栗子和花生，不由得重重一拍桌子，連連喊好不已。

如果這兩包乾果當初跟紅燒肉一起擺在桌子上，會有這串喊好之聲嗎？

第二壺酒很快的又光了。
當第三壺酒上桌之後，這女人也跟着端出了第三道菜。

一道很特別的菜。
她的身世。

無論什麼時候，聽一個女人述說身世

，經常總是一道很好的下酒菜；無論什麼口味的男人，對這一道菜經常總會感到津津有味。

這女人的身世，其實並不如何特出，但馬姓漢子聽了，却為之深深感動。

她說：她原是人家的媳婦，公公帶頭領着一個馬戲班子，由於時運不濟，當家的男人去年得時症死了，幾個搭班子的伙計眼看混不出名來，也都一個不別而去，公公因年老體衰，已無力東山再起，她們這一家人口本來就不多，這樣一來，一副生活重担，便於無形中落在她的雙肩上。

她一個婦道人家，又有什麼能為呢？最後，她迫於生計，只好不惜拋頭露面，帶着這兩隻猴子，東奔西跑，四處飄流，靠着一點點微薄的收入，藉以養活一家……

馬姓漢子一邊聽一邊點頭，一邊點頭一邊喝酒，就這樣不知不覺的第三壺又去了一大半。

馬姓漢子在聽完她的身世之後，問道：「你那公公公如今何在？」

花娘道：「在老家宛平。」

馬姓漢子道：「家中除了公公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人？」

花娘道：「還有一個小叔子。」

馬姓漢子道：「這個小叔子多大？」

花娘道：「過了年十四歲。」

馬姓漢子皺皺眉頭，又道：「你如今離家這麼遠，銀錢如何接濟？」

花娘道：「我這位公公除了歡喜喝兩杯，別無其他嗜好，談開銷並不大，每隔三五個月，只要能托各地錢莊捐回百把吊

錢，也就儘够他們爺兒倆生活的了。」
馬姓漢子深深嘆了口氣，暗暗感慨不已。

百把吊錢合銀子不過三兩多，在他來說，有時喝一頓酒都不够，但在窮苦人家，却足敷半年之生計，想想真是作孽！
花娘拭了拭眼角，勉強露出笑容，端起酒杯，說道：「沒有什麼菜，馬爺多啣一杯……」

馬姓漢子默默聆聽着自己面前那杯酒，像在思索一件什麼事，隔了片刻，彷彿下定決心似的，毅然抬起頭來，手一擺道：「這一杯，你喝了，算是你敬你自己！」

花娘微微一楞道：「馬爺那是說？」
馬姓漢子頭一點道：「是的，我不喝了。今天你為馬某人擺下酒，是你娘子瞧得起馬某人。現在，我馬某人也不妨告訴你娘子，你娘子沒有看錯人，我馬某人在江湖上雖算不上什麼正人君子，但跟孫二那類的傢伙比較起來，我馬某人自信還算是個人物。」

他停了一下，正容接着道：「不過，俗語說得好，好漢撞不了烈酒三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古今只有一個。酒喝多了，總不是一件好事。趁馬某人口齒還算清楚之前，有幾句話，我必須正告娘子：今天的孫二，只是一個例子，娘子今後跑在江湖上，像孫二這樣的人物，隨時都不難碰到，但娘子並不能每次都走好運，遇上了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為你排解過去。」

花娘眼眶一紅，再度垂下了頭。
馬姓漢子道：「我要你娘子敬自己一杯，就是這個意思。現在有兩條路，你娘

子可以選擇！」
馬姓漢子說到這裏，忽然打開衣襟，從懷中取出一個長長方方，像官印似的小布包，拍的一聲，放在桌上。

花娘愕然抬頭道：「馬爺……」
馬姓漢子如同沒有聽得一樣，逕自站起身來道：「娘子請聽清楚：門外有一輛馬車，這裏是五十兩金子，從現在起，這兩樣東西都是你娘子的。明天這個時候，我還會再來一次。明天我來的時候，如果娘子已經走了，我祝娘子一路平安；如果娘子仍在這裏沒有走，那是咱們的緣份，我願向娘子保證，娘子一家三口今後的生計，馬某人願負全責！」

花娘不知是驚是喜，楞了一下，才道：「馬爺……」
可是，她底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馬姓漢子已經頭也不回的走了。

馬姓漢子的酒量，說起來還不算錯。因為他雖然喝過了頭，兩條腿已經有點不聽使喚，但他居然還能支撐着爬過一重山坡，在北市後山找着了那座天殺總營的秘洞口。

不過，經過一路上的山風吹下來，肚子裏的酒菜，已不再像早先那樣安份了。他扶着岩壁，開始大吐特吐。

酒吐過了，神智也為之回復不少，但是，當馬姓漢子進入秘道之後，仍然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地方？

他第一次進入這條秘道時，感覺到的只是新鮮和刺激，如今置身其間，却有如摸索在一座鬼氣陰森的墓穴中。

金磚，看上去實在誘人得很。另外還有一堆銀元寶，不過為數不多。」

三郎又道：「你有沒帶一點回來？」
馬姓漢子道：「帶了一點。」

三郎道：「在那裏？我看看！」
馬姓漢子卸下背上的包袱，正要打開之際，忽然扭頭四下掃了一眼道：「這兒的那兩個丫頭呢？」

三郎道：「這兩天風聲緊得很，我已經打發她們先上了路。沒有關係，你要什麼，我吩咐韻鳳，給你就是了！」

馬姓漢子道：「那就麻煩大嫂拿茶來吧！我口渴得要命。」

三郎朝後面暗道中一聲掌，高聲喊道：「韻鳳，馬大哥回來，快拿茶來。」
後面有人遙遙應了一聲，音調中充滿了喜悅。接着沒隔多久，一陣腳步聲傳來，那個叫韻鳳的少婦端着一壺茶從暗道中走出。

馬姓漢子起身接茶，連應有的謝謝也沒說一聲，就仰起頭，湊着茶壺，骨碌骨碌的將一壺茶一口氣喝了一個點滴不剩。

三郎瞧着馬姓漢子喝茶的樣子，眼珠子轉了一下，忍不住問道：「馬大哥在城裏喝了酒？」
馬姓漢子忽然一拍大腿，啊了一聲道：「我差點忘記告訴你們一件大事！」

三郎一怔道：「什麼大事？」
馬姓漢子放下茶壺，與高彩烈地笑着道：「一個人福氣來了，真是山也擋不住，我馬某人活了大半輩子，受娘兒們垂青，這可說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三郎又是一怔道：「娘兒們？」
馬姓漢子哈哈大笑道：「不相信，是嗎？」他又笑了一陣，這才將花娘賣藝受辱，他仗義挺身而出，以及最後他致贈那女人馬車和資金的經過，一五一十詳細的說了一遍。

綠衣少婦韻鳳聽他一出手就是五十兩黃金，似乎甚不以為然，三郎連忙咳了一聲，點點頭道：「是的，我跟你大嫂一直都在談着這件事，你馬大哥的確也該成家了，難得遇上這麼一個機會，自然不容錯過。」

馬姓漢子見三郎完全支持他，益發喜形於色，當下打開包袱，指着裏面的四塊金磚道：「這玩藝兒我一共帶回來五塊，送掉一塊，還剩四塊，親兄弟，他日算帳，那一塊將來可以在小弟的份下扣除，這四塊給大嫂先收起來，別讓這玩藝兒沒有多重，揹在身上趕路，還真够累人的。」

三郎道：「馬大哥，這一次可辛苦你了！」
馬姓漢子道：「自家兄弟，何必談這個。」

綠衣少婦將四塊金磚收去，錦綉後面一隻小櫃中放好，又去宮後為馬姓漢子重新沏來一壺熱茶。她放下茶壺，笑道：「這樣說來，這次回宮之後，我們可要喝你馬大哥的喜酒了！」

馬姓漢子笑道：「沒問題！」
他像想起什麼似的，忽然歛起笑容，望向三郎問道：「剛才在外面我聽短命楊二也提了一下，楊家莊那邊如今情形究竟怎麼樣？」

（未完）

秘道中似乎較上次更黑暗，一陣陣冷風從腦後吹過來，令人不寒而慄。

是不是因為他喝多了酒呢？
他停下來，仔細思量。他馬上發覺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

因為他剛才經過一陣嘔吐，酒意業已完全消退；他的預感從來沒有欺騙過他，如今這條秘道，是確有些異樣。於是，他緊緊背上的包袱，又自腰間拔出一支匕首，這才戒備着一步步繼續往前走。

噢，是了，他終於找到原因何在。原來是燈的關係！

在秘道盡端，五座成扇面形的暗門上面，本來應有五盞油燈，如今連一盞也看不到了。

馬姓漢子暗暗納罕。
他實在想不出這五盞用以照明的油燈為什麼要被取走。難道——他想——這座總宮中已經無人居住了不成？

馬姓漢子儘管心中懷疑，但雙腳仍然不由自主地跨進了左首第二座暗門。

走完甬道，鐵門在望。
鐵門緊閉着，還是老樣子，馬姓漢子走上前去，照老規矩抓起門上那根粗繩，連忙拉了三下。

裏面一點動靜沒有。
他又拉三下，裏面仍然不見動靜。

馬姓漢子忍不住徐徐嘆了口氣，他一點沒有猜錯，這裏的人，果然走光了！
是什麼時候走掉的？

有沒有留下暗號呢？
他取出火種，打亮火摺子，四下照了一遍，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

就在馬姓漢子站起身子，準備離去之際，身後那鐵門，突然吱呀一聲，悄悄打開了。

馬姓漢子嚇了一跳。
轉過身去一看，只見一名青衣漢子，手上拿着一盞油燈，正在那裏燃着一對黃板牙，沖着他微笑招手。

馬姓漢子有點惱火道：「你們這是攪什麼名堂？」

短命楊二豎起了一根指頭做了個噤聲的氣勢，壓着嗓門道：「進來再說！」

馬姓漢子走進去之後，短命楊二立即將鐵門落了門，像是生怕有人跟了進來似的。

馬姓漢子道：「三郎在不在？」
短命楊二朝後面寢宮一指，低聲道：「剛剛回來。這兩天楊家那邊吃緊得很，他日夜都在等着你回來，你要如果再不回來，在這三兩天內，我們也要走了。」

馬姓漢子輕輕一哦，沒有再說什麼，逕向寢宮走去。

寢宮中那位冒牌天殺幫主尚三郎正在六神無主地繞室徘徊，抬頭一眼看到馬姓漢子，不由大喜過望，連忙迎了上來，迫不及待地道：「怎麼樣？找着了沒有？」

馬姓漢子點點頭。
三郎緊接着又道：「總數有多少？」

「跟那所說的差不多。」
三郎道：「有沒有四千兩？」

馬姓漢子道：「細數我沒有清點，看上去也差不多了。」

三郎道：「全是黃貨？」
馬姓漢子道：「是的。全是一塊塊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馮朋奉蒙自道尹周大人之命，前來碧色寨找到辛老四，以黃金二百兩為酬，要辛老四設法刺殺前雲南都督且許以事成後，予以高官厚祿，同時馮朋也留下來助他一臂，辛老四為利薰心，一口答應下來，翌日，碧色寨的一間小茶樓，來了一個青年茶客趙飛，店伙駝背老孟與女兒銀娃子招呼他坐下之後，隨口向他詢問來自何方，到此有何目的，少年稱自遠方來，到此要討回一筆人命債，稍後離座而去。茶樓老闆娘對趙飛似是非常關心，特自趕到趙飛歇宿的大方客棧，勸趙飛到她家中暫住，以保安全——

雄風傾紅粉 雌威懾土豪

趙飛犀利的目光睽視着她。他發覺，福旺嫂的態度顯得非常誠懇，沉吟了一陣，他才緩緩道：「福旺嫂！對於你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只是我有些不明白，我們一不沾親，二不帶故，妳為什麼要這樣關照我？」

這話竟然將福旺嫂問住了，她面上浮現訕訕的神色，一時答不上話來。默許許久，才低著頭，輕聲道：「我親眼看見刀疤辛老四所作的惡事太多，自然不忍心看你死在他的手裏。而且你又是個外鄉人，人生地不熟，我……我應該幫你的忙。」

「福旺嫂！妳這麼一說，我倒不好拒絕了。只是……」趙飛頓了一頓，才輕聲問道：「方便麼？」

「沒有什麼不方便。家裏只有一個七歲大的女娃子和一個害病啞了嗓子的舅媽。房子很寬敞……」

「我是說，刀疤辛老四也許找到那兒去，兩下一見面，難免動刀槍。萬一嚇着妳的女娃子，那就……」

「別為這事擔心，我放聲說句大話，刀疤辛老四雖然是出了名的殺胚，他還不敢到我家裏去鬧事。」

「好吧！我就打擾你一天半日，只要找到辛老四單行獨走的機會，我就會痛快跟他作一了斷。」

福旺嫂向站在遠處的小喜子睨了一眼，壓低了嗓門道：「我先走一步。你騎馬向北邊出鎮，再順着鐵路繞回來。你會看

見一片竹林，我在竹林等你。快點，沈三貴是辛老四的叩頭兄弟只怕已去報信。」

「好！妳先走一步。」

福旺嫂掩掩閃閃地走出了大方客棧。平時，她也算是一個肩膀上能跑馬的不尋常人物。現在她竟然心跳狂急，額頭冒汗，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才五點多鐘，天就黑盡了。

福旺嫂一跨進茶樓，就覺得氣氛不對。座上有不少人，却沒有一點聲音；再一看，她不禁抽了一口冷氣，座上全是刀疤辛老四的人，沒有一個普通茶客。

她強自鎮定，滿面笑容地道：「哟！今天是什麼日子？英雄好漢都到齊啦！」辛老四站了起來，面上掛着陰冷的笑容，慢吞吞地說道：「福旺嫂！候駕多時啦！」

福旺嫂雙臂交叉着環抱胸前，將辛老四上下一打量。尖聲嚷道：「辛老四！你找我八成沒有好事，是不是來借賭本？說吧！要多少？」

「這兩天手頭還不缺錢用，」辛老四搖搖頭，又向前走了兩步。「打算向妳借一個人。」

「借人？」福旺嫂裝得很像。「你要借誰？」

「趙——飛。」

「那個趙飛？」她向駝背老孟看了一眼。「是不是下午跟沈三貴打架的那個外鄉客？」

老孟唯恐她不明白情況，連忙點醒：「就是他。辛老四去大方客棧會他，小喜

朱羽·文
董培新·圖

三日驚濤



子說他已經走了。說什麼姓趙的離鎮之前跟妳說了半天話。」

福旺嫂面色倏地一沉，冷冷道：「辛老四！姓趙的人已走了。」

「走了？」辛老四嘿一聲冷笑：「姓趙的千里迢迢而來，就是爲了要找我的老辛老四，還沒見面，怎會一走了之？」

「他那麼乖聽妳的話？」辛老四拾起手來，一根指頭幾乎戳到福旺嫂的鼻尖上。大嫂子，這幾年來咱們兄弟夥沒有在妳的茶館鬧一點事。吃茶給錢，借錢上利。很是看得起妳，妳千萬不要得意忘形，更不要以爲保安隊的薛隊長上過妳的床，妳就可以將我辛老四看扁。姓趙的跟妳有什麼關係？不管，妳跟姓趙的說了什麼，我也不問。一句話，姓趙的躲在什麼地方，妳可要回答一聲。要不然，妳就莫怪我辛老四對妳不客氣。」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怎麼？」辛老四在一旁敲邊鼓：「三貴，姓趙的是個小白臉麼？」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妳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妳，如果麻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太多了！太多了！總共才只四毛五分錢……」

「多的賞你買酒喝。」馮朋雙臂連連揮動：「走！走！今晚兄弟請客，大家喝個痛快。」

只不過一眨眼的時間，走了個精光。馮朋老孟楞在那兒，福旺嫂也楞在那兒。茶館裏靜悄悄的，火爐上那隻大銅壺冒氣的聲音清晰可聞。

沉默良久，福旺嫂才輕聲問道：「老孟，那個姓馮的是個什麼人？」

「剛才聽他們嘰哩咕嚕在談論，好像是從蒙自來的……」老孟往福旺嫂跟前湊湊，悄聲道：「那個姓馮的呢？」

「要你管！」福旺嫂狠狠地白了他一眼，逕自走進了櫃檯。裝着彈簧的眼珠子左右一掃，氣呼呼地道：「被這些傢伙一鬧，今晚只怕沒有茶客上門了。」

老孟這會兒已無暇關心買賣好壞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老是在惦念那個姓趙的。想了一陣，還是忍不住說道：「福旺嫂，不是我老孟管閒事，只是……只是……」

「老孟！」福旺嫂似乎拿這個可憐的老人當出氣筒，「有話快些說，別那麼吞吞吐吐的。」

「方才辛老四跟他的弟兄夥談論姓趙的，我都聽見了，趙飛有個哥哥名叫趙桐，是個販大烟的私客，去年在碧色寨教辛老四打了黑槍，還吃了他的貨。趙飛準定是爲他哥哥報仇來的。」

福旺嫂一雙眼珠子瞪得溜圓，顯然特別對趙飛的事發生興趣，見老孟的敘述停

定等到夜深之後，原因是這個時候她還守在茶樓裏作買賣。那麼，這會兒來的人是誰呢？

福旺嫂清晰地聽到馬蹄涉水踏過小溪的聲音，她從門縫中看出去，發現有四匹馬直向她的門前奔來。她飛快轉身，嘆地一聲，將馬燈吹熄了。

馬到籠前門前停住，緊接着，響起了一個悶雷般的聲音道：「福旺嫂，快來開門。」

來人竟然是薛子秋，福旺嫂一個箭步衝出去，打開了院子門，尖聲叫道：「老薛，要來也不事先打聲招呼，成羣結隊的，嚇死我了。」

「有啥好嚇的，碧色寨誰還敢吃掉妳？」薛子秋翻身下了馬，粗聲粗氣地道：「本來也沒有安心到妳這兒來，從茶樓經過，見妳不在，問老孟，說妳回來了，才臨時打的主意。」

福旺嫂眼尖，看出其中兩人是薛子秋的衛士，另外一個生得白白淨淨，穿着便裝，却是一個陌生人。不禁低聲問道：「這位是……？」

薛子秋看上去是個道地的粗人，却也有他心細之處，很快地壓低了聲音接道：「這位是昆明來的常參謀……」

姓常的也下了馬，笑道：「福旺嫂，一來就打擾，真是不好意思。」

「那裏話，」福旺嫂側身讓客，眉開眼笑地說道：「常參謀，怕請都請不到你來啊！」

頓了下來，不禁問道：「他們還說了些什麼？」

「沈三貴在這兒丟人現眼之後，立刻就去向辛老四報信。刀疤老四率衆趕到大方客棧。剛巧姓趙的離去不久，盤問之下，小喜子將妳去客棧和趙飛密談的事說了一個一清二楚。」

「嗯！怎麼樣？」

「辛老四是個鬼精靈，他算準了趙飛絕不可能空手而回，一定是聽了妳的話，躲……躲在妳家裏。」

「往下說！」福旺嫂的神色，語氣都很鎮定，心裏却在卜卜跳。

「依辛老四的意思，立刻就率衆趕到妳家裏去，却教姓馮的給勸住了。」

「哦！」福旺嫂挑起了眉毛，苦思其中的道理。

老孟接說下去道：「他們來到茶館時，辛老四還主張到妳家去看看，那姓馮的說了一句話……」

福旺嫂迫不及待地問道：「他說了什麼？」

「他說：不要爲了這樁小事而誤了大事。辛老四好像對他服氣得很，聽過之後連連點頭不語。」

福旺嫂喃喃自語地道：「姓馮的到底是個什麼來路哩？」

「反正不是好來路，兩隻小腿肚上都戴了匕首。」

「哦？」

「福旺嫂，妳若不是聽我一句話，也不會管上姓趙的閒事。他若是在妳家，趕緊教他走。要不，妳就立刻將這樁事對

「福旺嫂！」薛子秋擺了擺手，說道：「常參謀半個鐘頭之前才下了火車，還沒有吃飯，快去弄點吃的……對了，殺一隻雞……」

「免！免！」常參謀連連搖手。「鎮上飯館多的是，我們爲啥要往這裏跑？只是爲了找個清靜點的地方，談點機密事。大嫂不要麻煩，隨便弄點什麼吃的，就行了。」

福旺嫂笑道：「常參謀太客氣了，遠道來的貴客，說什麼也不能簡慢。不過，殺雞却要一、兩個鐘頭才能端上桌，我就蒸點新臘肉和香腸吧！」

「這就很好了。」常參謀說話很斯文，也很客氣。

「德勝兄！」薛子秋壓低了嗓門：「別以為我是個老粗，心眼兒可細得很，我看得出，你到碧色寨來，一定有什麼秘密大事。」

常德勝喝了一口酒，點點頭，道：「子秋，給你料中了，有一樁天大的事落到了你的肩頭之上。」

「哦？」薛子秋將湊上嘴唇的酒杯又放下來。

「你知不知道？」常德勝的聲音輕得想說悄悄話，「老袁想當皇帝。」

「嘿！聽到那麼一點風聲。」

「咱們唐都督心頭冒了大火，孫先生好不容易推翻了滿清，創立了民國。如今老袁却又又要改國體，過皇帝老子的癮，那怎麼行？」

「咱們雲南人起來革他的命。」

「不但雲南人，只要是中國人都該起來反對。不過唐都督做事非常小心，未敢妄動。他要等一個人到昆明來和他共舉義旗。」

「那一個？」薛子秋伸長了頸子。

「蔡都督。」

薛子秋道：「老袁不是將他調到北京去了的麼？」

「是啊！不過蔡都督已經逃出了北京，如今已到了海防，就在這兩天要乘火車到昆明去。」

「我明白了！」薛子秋真是人細心細。唐都督派你帶來密令，要我保護蔡都督的安全。」

「對！」常德勝雙掌猛地一擊。

「簡單！簡單！」薛子秋搖頭晃腦地

了。」

「可知道他躲在何處？」常德勝追問下去。

「不知道。」福旺嫂倉惶地搖了搖頭，也不知道為什麼她就是缺少承認實情的勇氣。「常參謀，我看，那姓趙的不會是壞人。」

「不管他是壞人，還是好人，只要是突然出現在鎮上的人都該留意。」說到這處，常德勝轉向薛子秋道：「子秋，坐下，我不贊成你此刻去拿問姓馮的。」

「為什麼？」薛子秋慢吞吞地坐下了來。

「如果姓馮的不是老袁那邊的人，倒還沒有關係，倘若真是為謀刺蔡都督而來，可就打草驚蛇了。」

「德勝兄！咱們該怎麼辦？」

常德勝低頭沉思了一陣之後，才抬頭問道：「今晚有越南那邊開來的列車抵達麼？」

「有一班，八點十分到站，今晚就停在這裡。」薛子秋一面掏出了掛表。「現在七點半，還有一個多鐘頭。」

「酒不喝了，」常德勝推開了酒杯。「我們先吃飯，反正火車還有一個鐘頭才到，我們還來得及仔細商量。」

福旺嫂立刻拿碗為他們盛飯，薛子秋

的濃眉皺得很緊，一句話也沒有說。

今晚，碧色茶樓的生意特別差，平常這個時候最少也有二、三十個茶客，有的下棋，有的玩紙牌，來個小輸贏。也有三五成羣圍在一起大擺龍門城的。今晚竟

道：「我帶領隊上的弟兄全部出動，只要蔡都督坐的那輛車經過碧色寨時，我率隊上車，負責將蔡都督送到昆明。」

「子秋！」常德勝面上流露出勉強的

笑容，緩緩道：「若論衝鋒陷陣，你是一把好手。但在這方面，你的心眼兒還是不够細。」

「德勝兄！」薛子秋摸着腦袋，臉上的麻子一顆顆都脹得血紅。「我這個辦法難道不對？」

一直沉默不語的福旺嫂為他倆斟上了酒，白了薛子秋一眼，輕聲道：「老薛，你還是多聽聽常參謀的話吧！」

「子秋！」常德勝的神色異常凝重。「老袁這個人城府極深，可說是老奸巨滑。在我們雲南省不知安排了多少心腹眼線。這回唐都督打算起兵護國，是件非常危險的事，隣省四川、貴州都有老袁的重兵駐紮，萬一時機不密，讓老袁下了先手，那還了得？」

「嘿！」薛子秋再也沒有插嘴。

「唐都督的介弟掌握了一個警衛團，手下有的是精銳兵將，大可以組織一個衛隊前往海防迎接蔡都督，為啥只派兄弟我一個來，還穿了便衣，就是怕驚動了老袁的耳目，你懂不懂？」

「我懂，我懂！」

「老袁已經知道蔡都督到了海防，還特別來了一道急電給唐都督，要他拿辦。當然老袁也會同時密電給他派在雲南潛伏的心腹死黨，要他們俟機行刺。所以蔡都督坐那一班車，何時自海防動身，也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唐都督又不便用電報跟他

然只有兩位茶客上門，大概那些茶客鼻子都很尖，聞出了不尋常的味道，不敢到這兒來湊熱鬧。

七點正，銀娃子為她爹送來了晚飯。駝背老孟剛端起飯碗來扒了兩口，門口進來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滿面血紅，一看就知道多喝了酒，其中一個就是下午跟沈三貴到這兒亮過相的姚順子，另一個是辛老四手下的大將，姓孫，單名一個魁字，玩得一手好飛刀，若教福旺嫂來批評他，準定也會說他是一個天生的殺胚。

這兩個人是天天都要到碧色茶樓來泡

泡的，駝背老孟從來就不覺得他們和別的茶客有啥不同，今晚却有些怪，這兩人一登門，老孟的心裡就打起了鼓來了。

他連忙放下飯碗，揚聲道：「二位請坐，我來泡茶，孫二哥哥喝的是沱茶，姚順子愛喝毛峯香片……」

孫魁並沒有理他的確兒，冲着座上的兩個茶客一抱拳，很客氣地道：「二位，今晚兄弟夥要在這裡談點事，請早回，改天辛四哥請二位喝茶。」

鎮上的人，誰不認識這批凶神惡煞？那兩個茶客一句話也不敢說，連忙抽身走了。

銀娃子原本本站在火爐邊，見這二人進來，連忙溜進了櫃檯，低着頭滴滴嗒嗒地學打算盤。

連絡。所以說，保護蔡都督的事麻煩得很哩！」

薛子秋現在再也不放大炮了，一個勁地擰動着手掌心裡的酒杯，沉默不語。

這時，亞男媽端上了臘肉，香腸，外帶了一大鉢熱氣騰騰的飯。

常德勝舉杯向福旺嫂稱謝，放下杯子後，向她緩緩說道：「福旺嫂，我和子秋，是穿草鞋的伙伴，他調到這裡來，我留在警衛團當參謀，並沒有影響我們的交情。所以一見面，他就告訴了我，你們二人的事……」

福旺嫂在那些流里流氣的混混們面前，可以滿嘴粗話，然而面對正正經經的常德勝却有些不自在，窘得低下了頭，訕訕地道：「請不要見笑。」

「這是什麼話？」常德勝很快地地道：「子秋未娶，大嫂你死了丈夫，只要你們心甘情願，誰又管得着？」

薛子秋連忙打岔道：「德勝兄！快談正事吧！」

「我就是要和她談正事了。」常德勝的腦袋往福旺嫂的面前一湊，輕聲道：「碧色寨在黑道上混混的人物不少，這些人只認得錢，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國家民族。這批人最容易被老袁的心腹死黨所利用。這兩天妳多費心，留心一下他們的言談舉止，若是發現了可疑之人，可疑之事，就立刻給子秋報個信。」

福旺嫂心頭一動，神色凝重地道：「常參謀一提，我倒想起來了，今天從蒙自來了一個姓馮的……」

「他怎麼樣？」薛子秋插問了一句。

「泡茶。」

孫魁一伸胳膊攔住了他，繃着脸道：「老孟！你雖然不是個駝子，咱們兄弟夥可是從來沒有欺負過你，你說是不是？」

「是啊……」

孫魁一伸手揪住了老孟的肩頭，冷笑道：「老孟！你雖然吃的是福旺嫂的飯，這碗飯却是咱們兄弟夥賞給你吃的，你要弄明白。」

「是！是！」老孟一個勁地陪着笑臉說。

「我老孫從來不喜歡囉嗦，」孫魁猛

地將老孟往上一提，惡狠狠地道：「問話也不問第二句，說！那個姓趙的是不是躲在福旺嫂家裡？」

「這……這……我怎麼知道呀！」

孫魁鐵拳高高舉起，冷冷道：「老孟！你是不是想要我一拳將你的背打直？」

「你們不要欺負老實人，」銀娃子嘆了起來，「有種就去問福旺嫂。」

她要衝出櫃檯，却教姚順子攔住了，他手裏拿着一把亮晃晃的小刀在修指甲，面上浮現着不懷好意的笑容。

孫魁嘿嘿笑道：「姚順子下午吃了姓趙的暗虧，有火無處發，勸你的女娃子乖點，要是姚順子拿刀在她臉上劃兩下，那就見不得人了啊！」

「他和刀疤辛老四那一夥混在一起，看樣子辛老四對他很是敬重。」

常德勝問道：「妳可曾聽到他們談些什麼？」

福旺嫂搖搖頭，道：「不曾聽到，茶樓一個打雜的駝背老孟聽見那個姓馮的說了一句話，細想起來，那句話真有些教人生疑。」

「他說什麼？」常德勝和薛子秋同聲發問。

福旺嫂緩緩道：「這還得從另一件事說起，今天晌午，有一個姓趙的年輕人遠從四川來，是來找辛老四報仇的，聽說他的哥哥去年死在辛老四的手裡。辛老四聽到消息之後，就要率領他的弟兄夥去堵那姓趙的，却教姓馮的攔住了。姓馮的對辛老四說：『不要為了這樁小事，而誤了大事。』」

薛子秋霍地站了起來，疾聲問道：「姓馮的人呢？」

「我在茶館裡聽他說，要請辛老四的弟兄夥喝一杯，然後一起走了。」

「德勝兄！」薛子秋整整腰皮帶，摸摸掛在腰間的駝虎槍。「你在這兒慢慢喝，我立刻帶人到鎮上去巡察，將那姓馮的帶到隊上，問問他是什麼來路。」

常德勝向他搖搖手，然後又向福旺嫂問道：「那個姓趙的現在何處？」

福旺嫂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楞了一下，還是沒有說出真話：「他原先在車站旁邊的大方客棧投宿，我多事向他提出了警告：辛老四人多勢衆，住在客棧裡很容易被辛老四算計。他聽了我的話，躲起來

說吧！姓趙的是不是教福旺嫂帶回家裡去了。」

老孟爬了起來，哭喪着脸道：「孫二

哥！我真的不知道啊！」

「姚順子！」孫魁沉聲道：「先割銀

娃子的辮子，試試刀夠不夠快。」

姚順子手中的刀一伸一幌，嚇得銀娃

子尖聲大叫，退後了好幾步。

老孟跪了下去，苦苦哀求道：「孫

二哥，求求你，行行好，別再嚇唬銀娃子

了。」

「行！只要你說出姓趙的躲在什麼地

方……」

「姓趙的在這裏。」聲音從茶樓門口

傳來。

趙飛像幽靈似地出現在門口，雙手叉

腰，紋風不動地站在那兒。

姚順子是吃過虧的，身子一側，立刻

掩蔽在櫃檯後面，孫魁卻一絲也沒有動，

而他用眼角余光已經看清楚這位不速之客

了。

「犯不着為一個外鄉人而欺負你們鎮

上的人，」趙飛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了幾步

。『回去給辛老四傳口信，殺人償命，欠

債還錢，他賴不掉，也躲不掉。他若是够

種，明天日出之時，要他一個人到鎮東野

墳地上來一趟，時間，地點由我選，道子

由他劃……」

孫魁身子像陀螺似地一旋，右手微抬

，一把閃亮的飛刀已向趙飛直射而出，出

手之快，令人目不暇給。趙飛哼了一聲，

身子微閃，那柄奇快無比的飛刀竟然被他

（未完）

兒拾單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拾兒得賊人留東，要他往西天目取回火雲寶馬，遂拜辭公孫子良夫婦，與於天琴、古英玉前往西天目，途遇被九鬼九判所騙，誤以單拾兒為惡魔的雁蕩神鷹簡雲攔路邀鬥，後經單拾兒說明，雙方結為兄弟，那晚，簡雲獨自前往紅楓廬索馬，單拾兒與羅漢隨後接應，草廬中僅留於、古二姑娘，二女缺乏江湖閱歷，為宵小所乘，昏迷地上，幸紅娘子趕到，留柬示警，二女醒後發覺失去寶劍，誤為紅娘子取去。單拾兒與羅漢趕到紅楓廬。值簡雲與文氏兄弟翻臉，單拾兒現身，按禮請賜還寶馬——

加一加餘推 開門見人頭

簡雲暗暗佩服二弟的虛懷和謙恭不已，適時文原避座還禮道：「單朋友太過客氣了，浮梁道上與朋友相約的人，並非文原，但文原却也作得六分主，人有見面之情，此事文原保証必可了斷，敬請上坐，給文原片刻時間。」

他話鋒一轉，一頓，誰都聽的出來，他言下之意是要前去取馬，率至大廳歸還單拾兒，不過簡雲卻却皆深知文原兄弟的為人了，明白事情不會這般輕易。

文原目光掃過手下，揚聲道：「單朋友遠道而來，簡大俠老一輩的英雄，還不快擺宴敬客！」

環廳坐有三五十位江湖巨寇，聞言如轟雷般齊聲高應，剎那桌椅杯盞碟筷皆已擺上。

文原臉上帶着莫測高深的笑容，再次傳令道：「來人，快去後面恭請閻老英雄，廳中除我九鬼九判兄弟及三位貴客外，餘皆退下！」

又一聲如雷應聲，座椅挪動，人走無聲，剎那退了個乾淨。

文原第三次示諭道：「去將單朋友的『火雲龍駒』牽於廳外，龍駒原有物件，不得失落其一，違者斬！」

好威風，廳外多人答應，步聲匆匆，似是真的前往牽馬。

單拾兒面對羅漢一笑，羅漢心裏有數，悄聲道：「二叔你愛信不信，他在搗鬼，絕不會真牽馬來，侄兒要是料錯了事，

回去自己罰跪到天明！」

單拾兒低聲道：「羅漢，對人總該多懷信心，少存疑念……」

他話沒說完，文原於座上又大喝：「火速擺酒！」

「擺酒」二字出口，後廳門適時洞開，十名伺候大漢魚貫而入，山珍海味擺滿桌上，賓主各據一席。

文原起座向簡，單二人拱手道：「恕文原簡慢，不成敬意，三位請入席。」

簡雲面色冷漠，單拾兒含笑，羅漢却冷哼出聲，舉座皆聞，落座後，羅漢那雙鎗及二叔的奇劍，仍然捧着不放，目光灼灼四顧全廳，九鬼九判亦皆入席，文原親令侍者斟酒，然後高捧金樽道：「這杯酒化盡前嫌，酒壺祇用一把，以示誠意，兩席所用之酒皆出壺中，文原仍以江湖規矩對客，先盡此盞！」

他果然仰頸乾杯，把杯底向簡，單二人一見，簡雲和單拾兒笑了，也將盞中美酒喝了個點滴不剩。

再次斟酒，文原又道：「嫌釋是喜，有道說酒逢知己千杯少，乾！」仍由文原先喝，簡、單二人繼之乾杯。

三次滿酒，文原高唱道：「金谷為歡，千秋義氣永存，請！」

這次是同時乾杯，羅漢面前竟排列了三盞滿酒，他半滴未飲，文原笑對羅漢道：「羅漢，你怎麼不喝呀？」

羅漢冷冷地答道：「我這羅漢未受戒，喝酒就要撒野，恐怕得罪了主人！」

文原突然變了臉色，嘿嘿的狂笑連聲，手指羅漢道：「羅漢你不愧生具慧心，

祇可惜你這羅漢尚未習得降魔大法！」

羅漢聞言知意，目光堅定的直貫文原身上！

文原兒時怒視着簡雲和單拾兒，詭異陰狠的問道：「兩位當家真要向我九鬼九判兄弟討索寶馬？」

簡雲怒目圓睜，單拾兒悄悄伸手止住道：「敢情文當家的即席賜還神馬。」

嘿嘿，哈哈，呵呵，桀桀，呼呼的怪笑聲，隨「寶馬」二字由九鬼九判口中發出，文原適時沉聲道：「火雲龍駒此時已在千里地外，相約此處，祇不過是要你單小子自投羅網……」

「無信無義無恥的匹夫們！」簡雲怒髮沖冠而起！

「簡雲你給文老老我住口！你賣友求榮，江湖上沒有你這號人物，你怎配談信義，也少在文老老面前叫橫，實話告訴你吧，三杯酒中早已放了『酥骨化筋散』，你就算是真金剛活羅漢，沒有解藥也祇好等死，不信你就提一提內力試試！」

說到這裏，九鬼九判又是一陣狂笑，文原更自口中吐出一粒粒粉紅色小丸，二指拈定對簡雲一照，又拋於口中吞下腹去，簡雲怎能忍受這個，猛提內力，果已骨軟筋酥，勉強伸手抓起面前金樽欲投，一陣奇痛傳佈全身，金樽自手中滑落，打碎了席上的盤碟，整個身子也伏於席上不能挪動再看單拾兒，竟早過簡雲一步昏臥桌上。

羅漢髮揚目裂，咬牙切齒地暴起，二叔奇劍急被腰帶上，快捷的抽出那根尺餘長的黑簡兒，擋在簡雲和單拾兒的身前，目光炯炯，虎視眈眈，一瞬不瞬嚴防任何人的動靜。

何人對簡、單不利！

文原狂笑聲中，手指羅漢罵道：「星星之火，點驢之技，小子你也敢出頭？」

羅漢似瘋若癡，一言不發，手中黑簡兒平對着九鬼九判，像有所恃似有所待！單拾兒適時自變臂環抱中微微啟目，一掃而閱。

九鬼九判不知羅漢手捧之物是件什麼東西，遲遲不敢下手，席旁一名侍役大漢看出便宜，他們本是這「鬼窟」的高手，假作侍役以防有變，功力自不含糊，冷不提防虎撲羊伸手去搶那黑簡，文原趁此時機飛射撲到，這東西小看了羅漢，羅漢身形一退，一腿踢翻大漢，右手一按黑簡，簡中射出一股疾泉，疾泉細如游絲，出簡劃起一絲火閃，整個灑到文原身上，轟地一聲，疾細絲泉化作烈火，文原頓成一個人火，悲劇厲叫痛吼不絕，自半空跌下，在地上翻滾不已，所經之處，火蛇即起，其餘八鬼驚駭變色，紛紛縱落，內中一鬼聰明一些，抖散席上杯筷，大桌布甩作網狀，沒頭臉的包起了文原，烈火始滅，急將文原抬下救治，並孤圍起羅漢，大有把羅漢粉身碎骨之勢。

萬幸羅漢那桌席面，後臨廳牆不遠，不慮四面受敵，否則羅漢雖有歹毒火器防護師父二叔，亦將難保平安。

九鬼鬼吼怒罵聲震，羅漢來個根本不睬，但他暗中焦急，明知久耗之下，或九鬼命令手下不停輪攻，耗盡自己火器中所蓄火汁時，師徒即將喪命，然無他策，不由暗恨，打定在萬一之時，仗此火器火化「鬼窟」斃死羣匪之心，來個與敵共亡！

顧上這名匪徒，一連串令人寒顫懼的厲號聲中，此匪雙手已將五官撕爛，全身是火，牙斷舌碎方始哀號久久死去！

遠遠地方出現了一名持劍老人，飛縱疾射而至，手指羅漢寧容喝喝：「好個狠心的小狗，老夫若不把你千刀萬剮，誓不為人！」

羅漢根本就不答話，烈火噴筒已無點滴，掖於腰際，雙錐取出，首先撲向老人，羣匪目睹羅漢噴筒已無作用，紛紛喝罵中圍攻上來。

單拾兒出手間傷敵昏臥，怪的是竟然不展輕功，一步步走出大廳，羣匪震於他的神功無敵，是故無人敢來阻攔攻門。

單拾兒走出大廳，正趕上老人及匪衆羣攻羅漢，單拾兒慢慢地提了一口真氣，臉色有些不正常的白，但他仍緊咬着牙，翻身而起投入匪羣當中，雙手互出，抓，拿，拋，震，所向披靡，倏忽五年年皆五旬以上的老者縱落當場，頭前一人沉聲向羣匪喝喝：「爾等立即退下，老夫兄弟領教領教單朋友的精奧絕學！」

羣匪聞步即退，但仍包圍於外！

單拾兒這時五內欲焚，全仗本身功力深厚並併傷元氣便將腹內酒毒逼集一處，使其暫時不至發作，他雖已十分危險，却仍不肯背棄那「今生絕不妄殺一人」的誓言，適才大廳中連番制人，酒毒有些許散佈他處，雖未受制却不敢再動真力，並且覺出全身漸感不適，面前五人，一望即知皆係外門中的高手，若在平日，別說祇有五個人，再多幾倍單拾兒也沒放在心上，如今可就十分危險了，冷眼看看到簡雲背後

轟地一聲嘿嘿冷笑自廳外傳來，接着一名殘眉六旬老者領率三名五旬人物步入廳中，老者目光一掃大廳，冷哼一聲，手揮處九鬼九判如奉敕令躬身退出大廳，老者又對身後三人將手一揮，三人弧形散開，老者這才轉對羅漢道：「老夫等人是專為這姓單的而來，與爾師徒是友非敵，別看你手捧『寒水烈火噴筒』這種歹毒奇絕的火器，老夫却不畏懼，念你情急護師，火燒文原出於無奈，放你師徒一條生路，背着令師走吧，老夫並且保證，今後彼此相安，如何？」

羅漢不答所問，道：「你是誰，說話可有信用？」

老者殘眉一皺道：「彼此只是一面，老夫是誰你大可不必知道，老夫一向言出如律，你放放心大的走吧！」

羅漢道：「老頭兒，你的話當真？」

老者道：「普天之下，沒人敢不信老夫說過的話！」

「老頭兒，那好極了！你若是心口如一，來，先拿一粒解那酒毒的藥來！」

老者不料羅漢這般聰明臨急難心不亂，一轉念道：「你休要在老夫面前搗鬼，指你師父回去，我馬上令人送藥過去！」

羅漢嗤之以鼻道：「你也休想在小爺面前耍乖，拿粒解藥給我師父服下，當我師父真能醒來而一身無碍時我立刻走！」

老者語塞怒道：「娃娃你是找死！」

羅漢道：「老小子你也別想活！」

老者身形向前一挪，羅漢的烈火噴筒立刻直對老者，冷冷地罵道：「小爺就知這鬼窟裏跑不出菩薩來，告訴你老小子，

揮着一支鋼鏢，伏地不動，生死難知，羅漢勢難生出鬼窟，不由心中一慘，想及自己身世，和恩師隱約所示的一身血仇，一股奮勇湧自丹田，雄心陡起，目視五名強敵不瞬，右手向羅漢一攤低低的說道：「劍給我，背起你師父來，紮好他，鏢不能動！」

羅漢拿上奇劍，放下雙錐，紮包背好了簡雲，再拾起雙錐，動作迅速至極，他這時神智恢復了清醒，懸心放下，有二叔在，還有什麼可着急懼怕的，憑二叔的功力劍法，闖出鬼窟何異探囊取物！

單拾兒接劍之後，目注面前五名強敵，莊色正容道：「單某曾有生平絕不妄殺一人的誓言，深盼爾等莫要逼人太甚！」

聲調一變，轉對羅漢道：「羅漢帶路，二叔我斷後，阻我者死，走！」

羅漢朗聲應諾，雙錐橫於胸前，目射神光，旁若無人，大踏步直向出口而行！

羣盜揚喝欲攻，單拾兒輕按卡簧，一聲龍吟，一池春水洒出，一響秋月映影，奇劍出鞘，寒虹閃閃，微一顫動，朵朵梨花飄飛，羣匪個個懼而不前。

那五名外門匪徒高手，互望一眼，一聲喊「上」。

羣匪在諭令之下怎敢不從，呼嘯湧撲過來，單拾兒暗中吁嘆一聲，手中劍已發招「橫掃千軍」，眼見血搏即起，轟地在烈火濃烟捲的大廳右側，轉出一人，飛騰落於羣匪身中。

這人時立如山，右手高舉着一支「硃紅木令」，以威嚴而嘹亮的聲調喝喝：「硃紅木令到！」

小爺早打好了主意，誰敢再近前來，小爺烈火噴筒就來個亂發一陣，先斃了這座鬼窟！」

殘眉老者聞言竟然呆楞當場，羅漢的脾性為人，他早已打聽清楚，當真是烈火噴筒對大廳下手，勢將波及整個的紅楓廬，火勢一發則不可收拾，紅楓廬要真是九鬼九判的秘集，斃了就是斃了，沒什麼關係和問題，但紅楓廬却是天下武林總當家的浙江遊藝別莊，若是一把火燒個淨光，那個担待的起，況此次秘密發動力量暗取單拾兒性命一事，是二總當家的傳下秘令，曾經說明，因總當家的未必贊成所以沒有請示，要奉令行事的上下人等，守住消息，那個洩露給當家的知曉，祇有一條路留給這個人，就是死！

現在羅漢拚了命，要來把無名亂火，紅楓廬能有這大本領購得往，到時候自己豈不是死路一條，殘眉老者越想越沒了主意。

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他這裏正苦思妙策不得，手下三名五旬人物，竟悄沒聲的陡向羅漢施了煞手，六點寒星帶着一絲閃光，奔向羅漢胸前，印堂及手腕打到！

羅漢暴退到簡雲身前三尺，左手一翻取出一錐，橫攔旋架，將六般暗器碰飛，殘眉看出便宜，暴然撲向羅漢，羅漢右手輕按黑簡，一片火雲飛射出去，老者早已有防，半途倒登而回，火雲罩空，大廳地上却燃起火起！

適時殘眉老者三名手下，再次揚發了六枚暗器，羅漢急了，推倒桌面阻住簡雲

一千匪徒聞聲止步，見今後紛紛後退丈外肅立俯首，持令人轉身到了單拾兒面前，左手張處，掌心內托有兩粒粉紅色藥丸，和文原前曾顯露過一樣，十分客氣的開口道：「敝上不知單大俠業已赴會駕降，酒內藏毒係門下九鬼九判私下所為，已受嚴責，特請在下代致歉意並贈解毒之藥，現恭送單大俠及簡老英雄師徒出廬，錯開今朝，十日內任憑何時，皆至誠恭奉單大俠光臨賜教！」

單拾兒含笑點頭，首將奇劍歸鞘，然後接過藥丸給簡雲服下，另一粒放己口中。持令人再次轉對羣匪，沉聲喝喝：「未奉硃令，擅自動手，導致紅楓廬火殘之恥，門規無私，會稽五義速自前往總寨刑廳請罪！」

五名外門高手，恭應着施禮退下。持令人揚聲又道：「分水七虎處理善後！」

立刻有七名巨盜遵諭出隊，招呼衆匪救火治傷抬埋死者，動作極快却鴉雀無聲，由此可見「硃紅木令」的威風！

持令人木令一揮，震聲喝喝：「速亮十對明燈，餘衆隨我送客！」

明燈亮起，禮隊兩列，持令人這才收起木令，含笑伸手肅請單拾兒等三人起駕，單拾兒也以笑為禮，坦然率羅漢步向廬外，邊行邊想，想不通何時何地何故與這幕後綠林梟雄結過仇恨，思忖間已到紅楓廬大門，那持令人雙拳一抱道：「門下今宵得罪之處，單大俠萬莫掛懷，並祈諒宥，兼恕在下身奉敕上之令，不便再送。」

單拾兒拱揖慨答道：「閣下盛情可感

和單拾兒，接着破命的直追三名老者之一，黑簡聲動，火雲撲落，那老者已一身是火，羅漢看都不看一眼，反身撲回攔起了簡雲，拿好左手錐，才待攙扶單拾兒硬闖出去，斜裏射來一支暗器，殘眉老者更不顧手下生死，雙掌已拍向羅漢肩頭，另有一名高手滑步悄入，一柄劍遞向羅漢左肋，羅漢三面受敵已危於一髮！

驚地！單拾兒霍展雙目，光若寒電，倏起身形，右手微拂，已將殘眉老者震出丈遠，左手一抄一甩，那支打奔羅漢左肩的鋼針被接回去，一聲慘號，鋼針插沒入殘眉人肩上，回頭低對羅漢道：「背起你師父來，先退！」

羅漢突見二叔回醒，大喜之下勇氣倍增，高應一聲攔起簡雲闖向廳外，單拾兒滑足已到劍高手之前，二指輕彈，劍身寸寸短落，右足微蹴，這人被踢飛撞於牆上昏死過去。

羅漢時已闖出廳去，倏忽十數點寒星打到，羅漢被迫切地前竄避過，不知何處暴射出一絲寒芒，疾厲無倫，等羅漢發覺時已遲，簡雲在羅漢背上轟地全身一抖，四肢頓即懸垂下來，顯然已被擊中而生死不知！

羅漢悲號一聲，雙目已紅，放下了簡雲，不顧檢看傷勢及生死，如出柙之虎返撲廳外羣匪，烈火噴筒不啻是人是物，暴射發出，雲間間烈火騰空，十數名悍匪被火汁噴中，帶着滿身烈火東跳西跑鬼哭狼嗥，羅漢已形如瘋狂，翻身登於高處，驚見一名惡匪手舉鋼刀猛猛砸師，羅漢頓足而到，踢倒悍匪，烈火噴筒所餘火汁照

貴上作為令人仰敬，此德必報，就此暫別，煩請寄語貴上，只等簡義兄傷勢無碍，定來拜叩。」

二人互揖分別，返家路上，簡雲藥力業已行開，知道痛疼，遂由羅漢和單拾兒步履傳進竹籬內，琴、玉兩位姑娘已疾步奔出，扶簡雲於臥榻後，單拾兒自簡雲背上，起下鏢來，萬幸鏢中「鳳凰入洞」和「鳳眼」穴的中間，否則，早已死去。

單拾兒隨手將鏢放於桌上，代簡雲洗淨傷口上過最好的傷藥後，並代簡雲推宮過穴使之安睡，他自己神功已達化境，解藥入腹已用內力逼散行開，去盡酒毒而無碍，但也極累，順手抓起桌上鋼鏢，本欲小臥片刻，不料偶拈手中鋼鏢，覺出分量甚重，驚地色變，床前桌上取出他的一個小黑皮囊，抖擻將內中物件散於床上，玉、琴二位姑娘暗中注意，發現皆係業已生鏽的暗器，單拾兒自內中取出一支鏢鏢，和簡雲背上所中鋼鏢相較，分毫不差，是同一門戶中的同型暗器，單拾兒雙目射出

了煞威，他記的十分清楚，恩師賜下小黑皮囊中物件時曾說：這是一十三般不同的暗器，取自十三具屍體的身上，這十三名死者，都和你（指單拾兒）有極深的關係，若能找出這十三般暗器的任何一個主人，就有希望找出你自己的身世！

單拾兒於事後曾深思久久，認定十三名死者必係自己的血親，因之暗中打定主意，要找到十三般暗器中的任何一個主人，進而偵破這天大的謎底！

羅漢睡的最晚，是在簡雲睡後單拾兒也落夢後，又仔細細檢看門窗一遍，才收妥各物，藏好烈火噴筒，往太師椅上一倒就人事不知睡去。

醒來，是夕陽西下，羅漢只覺得身心舒暢到頂點，睜眼看到天棚頂，猛地坐起，單拾兒正冲他笑，警望恩師，也正半坐半靠的笑着對他，他臉一紅，跳到地上繫好鞋子，一碰自己頭頂道：「師父，您鏢傷不得事了吧？」

直道她感覺有些勞累，才緩緩鬆下馬，此時她已不知道走出多遠，也不知道此處是個什麼地方，不過心裏却比先前舒暢了許多。

抬頭打量四外，好個幽靜的所在，曲徑劃破一片松林，身在高處，背後隱隱峯巒，眼前不遠處有戶人家，栽松為廬，環植修竹與花，傲霜雪菊，花開如斗，早春寒梅，散發幽香，玉姑娘此時憂悶盡釋，不忍驚破這天地松竹幽雅安靜的風光，林木深處悄藏龍駒，輕撫馬臉如赤子般道：「乖，別亂動，等着我，喔！」

馬懂人意，雙耳擺動不停，玉姑娘笑了，笑的真美，真甜，粉面微依馬臉，龍駒四蹄舞蹈，長尾長絲泛光飛搖，表示出無比的歡欣，玉姑娘又輕拍馬頸幾下，方始往林外踱步。

適時，突有一條長大黑影自由徑頭飛縱而來，身法疾勁，快捷無倫，玉姑娘立即縮身隱於一株古松幹後，黑影已馳過古松，直投前途那戶人家，叩門變响，板門透出一線光亮，隨即微開，繼之關闔光亮亦隱。

此處隱有武林中人，這可勾引起玉姑娘的好奇心了，才待一探究竟，却又慌不迭縮回，原來又有一條矯捷倩小的影子飛射而來，這影子閃過古松，也直奔那戶人家，留給隱身松後的玉姑娘一陣幽香和一片恍惚的紅雲，玉姑娘心中一動，來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獵者隱伺」的妙着，走在最後。

長大黑影已然入室，紅雲幽香隱於前堂，玉姑娘問了問囊中暗器，飛入後院，

玉姑娘此時心中驚喜交加，怦怦亂跳，心中暗忖，上天有眼，這恐怕正是我丟的那柄劍，何不沾香唾濕窗紙窺個究竟？

室內二人皆係武林罕奇高手，若是打草驚蛇，豈不敗事，還是聽下去的好。

其實以玉姑娘的生性，堂內就算當代一等一的大魔頭，她也敢來個「直闖秦庭」，毫不胆怯，她所以不願一窺究竟，是怕一窺之下劍非己劍的極度失望而已。

適時室內話聲又起，是那聲聲怪氣的八弟，道：「小弟的事想瞞大哥可真不容易，這柄劍是一位黑道上的朋友巧得手中，是小弟看出此劍異於平常，半嚇唬半軟哄，以百兩紋銀的重價買下這是實情。」

那大哥苦笑着出聲，繼之長吁道：「八弟，愚兄明知你這些話仍非實情，也許對這柄劍的一切，該詳說給你聽聽，你就知道箇中的厲害了，八弟，事後愚兄仍望你能將獲劍實情說出，設已出錯，愚兄尚能代彌補萬一，否則八弟不論因之發生什麼問題，恕愚兄再難盡力，那時莫謂愚兄無義！」

「大哥放心，小弟所言是實，若大哥能詳加指點此劍一切，茲後小弟生死由命，絕不會再給大哥添煩就是。」

「只好由你，反正你自己明白，人之出乎常情的福禍，皆係自己安排！」

談話至此而止，靜悄了刹那，玉姑娘凝思提氣以待，因為她對義祖母所賜劍，也無所知，若能巧獲內情，豈不正好，這轉瞬間的寧靜，她却感受到似漫漫長夜

龍馬神駒，奔騰如飛，左盤右旋登山跨嶺寬闊渡崖疾馳而前，玉姑娘任馬自行

在應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俗話，今夜紅楓廬一戰，竟被自己巧而又巧的發現了十三般暗器中鋼鏢的主人，好，有了劍就不愁找不到和尚，他立刻把一鎗一新兩支鏢，妥放衣囊中。

琴姑娘冷眼旁觀，怔忡畏怯在心頭，對單拾兒的身世，她比別人清楚，所以她比別人害怕，可惜她非把這個秘密深藏起來不行，箇中苦只有自己去領受了。

玉姑娘只是對單哥哥剛才的行為深覺奇怪，但已料知事態嚴重，所以並未詢問，還是單拾兒在放妥雙鏢後問及姑娘們在家中遇否暗敵，玉姑娘才待開口，琴姑娘竟搶先說明遇過經過，但她喘起身懷「血手令」的事，單拾兒索看素帕，琴姑娘答以一時生氣，早就燈火焚去，玉姑娘揣摸出內中別有文章，不敢多話，因之她丟失八尺弧形金劍的事也沒告訴單拾兒。

簡雲既已無碍，單拾兒又困又乏，大家互道晚安分別歇息，玉姑娘尺八短劍丟掉，心頭煩極，無法入睡，琴姑娘別有憂心事，精神恍惚也睡不着，直到鷄鳴聲傳，雙雙才倦極入夢。

羅漢睡的最晚，是在簡雲睡後單拾兒也落夢後，又仔細細檢看門窗一遍，才收妥各物，藏好烈火噴筒，往太師椅上一倒就人事不知睡去。

醒來，是夕陽西下，羅漢只覺得身心舒暢到頂點，睜眼看到天棚頂，猛地坐起，單拾兒正冲他笑，警望恩師，也正半坐半靠的笑着對他，他臉一紅，跳到地上繫好鞋子，一碰自己頭頂道：「師父，您鏢傷不得事了吧？」

直道她感覺有些勞累，才緩緩鬆下馬，此時她已不知道走出多遠，也不知道此處是個什麼地方，不過心裏却比先前舒暢了許多。

抬頭打量四外，好個幽靜的所在，曲徑劃破一片松林，身在高處，背後隱隱峯巒，眼前不遠處有戶人家，栽松為廬，環植修竹與花，傲霜雪菊，花開如斗，早春寒梅，散發幽香，玉姑娘此時憂悶盡釋，不忍驚破這天地松竹幽雅安靜的風光，林木深處悄藏龍駒，輕撫馬臉如赤子般道：「乖，別亂動，等着我，喔！」

馬懂人意，雙耳擺動不停，玉姑娘笑了，笑的真美，真甜，粉面微依馬臉，龍駒四蹄舞蹈，長尾長絲泛光飛搖，表示出無比的歡欣，玉姑娘又輕拍馬頸幾下，方始往林外踱步。

適時，突有一條長大黑影自由徑頭飛縱而來，身法疾勁，快捷無倫，玉姑娘立即縮身隱於一株古松幹後，黑影已馳過古松，直投前途那戶人家，叩門變响，板門透出一線光亮，隨即微開，繼之關闔光亮亦隱。

此處隱有武林中人，這可勾引起玉姑娘的好奇心了，才待一探究竟，却又慌不迭縮回，原來又有一條矯捷倩小的影子飛射而來，這影子閃過古松，也直奔那戶人家，留給隱身松後的玉姑娘一陣幽香和一片恍惚的紅雲，玉姑娘心中一動，來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獵者隱伺」的妙着，走在最後。

長大黑影已然入室，紅雲幽香隱於前堂，玉姑娘問了問囊中暗器，飛入後院，

玉姑娘此時心中驚喜交加，怦怦亂跳，心中暗忖，上天有眼，這恐怕正是我丟的那柄劍，何不沾香唾濕窗紙窺個究竟？

室內二人皆係武林罕奇高手，若是打草驚蛇，豈不敗事，還是聽下去的好。

其實以玉姑娘的生性，堂內就算當代一等一的大魔頭，她也敢來個「直闖秦庭」，毫不胆怯，她所以不願一窺究竟，是怕一窺之下劍非己劍的極度失望而已。

適時室內話聲又起，是那聲聲怪氣的八弟，道：「小弟的事想瞞大哥可真不容易，這柄劍是一位黑道上的朋友巧得手中，是小弟看出此劍異於平常，半嚇唬半軟哄，以百兩紋銀的重價買下這是實情。」

那大哥苦笑着出聲，繼之長吁道：「八弟，愚兄明知你這些話仍非實情，也許對這柄劍的一切，該詳說給你聽聽，你就知道箇中的厲害了，八弟，事後愚兄仍望你能將獲劍實情說出，設已出錯，愚兄尚能代彌補萬一，否則八弟不論因之發生什麼問題，恕愚兄再難盡力，那時莫謂愚兄無義！」

「大哥放心，小弟所言是實，若大哥能詳加指點此劍一切，茲後小弟生死由命，絕不會再給大哥添煩就是。」

「只好由你，反正你自己明白，人之出乎常情的福禍，皆係自己安排！」

談話至此而止，靜悄了刹那，玉姑娘凝思提氣以待，因為她對義祖母所賜劍，也無所知，若能巧獲內情，豈不正好，這轉瞬間的寧靜，她却感受到似漫漫長夜

龍馬神駒，奔騰如飛，左盤右旋登山跨嶺寬闊渡崖疾馳而前，玉姑娘任馬自行

簡雲笑道：「好小子，你可睡够了吧？師父這點傷不算什麼，只是餓的發慌可怎麼辦？」

羅漢咬啣一聲，扭頭就往後廚房跑，簡雲揚聲道：「回來，你慌裏慌張的想幹麼去？」

羅漢期期艾艾的說道：「師父不是說餓了嗎，羅漢去做飯呀。」

簡雲道：「做那頓飯？」

羅漢剛醒，似已睡醒的轉了向，直楞楞地道：「午飯呀，咱們不是都沒吃嗎？」

說着，琴姑娘進來了，笑對羅漢道：「你師父門你玩哪，現在就到晚上啦，還吃那門子午飯，我和你玉姑娘已將晚飯做好了，擺上桌子就能吃。」

羅漢一聽也笑了，簡雲這才正色地說道：「羅漢，你可覺的身上有什麼地方不對？」

「沒有呀師父，因為睡够的關係，反而覺得比平日舒服許多。」

「哼！還不過去恭恭敬敬地給你二叔磕三個頭，你二叔見你昨夜臨臨不懼，又不能不計生死維護為師，認為你還可以造就，趁你睡臥榻上，抱於床上，用本身真火精氣施展佛門無上神功，代你推拿過穴，貫穿各路經脈，一夜之間你功力突進，茲後僅習內功，三年苦練勝過為師三十年的習為，並能收發由心，這些都是你二叔成全，小子，磕三個頭不多吧？」

羅漢大喜，跪伏於地當真磕了三個頭，單拾兒拉他近前道：「別聽你師父亂說，二叔應該終你見面禮的，不過二叔要勸你幾句，人之初，性本善，今後對敵，不

繞伏窗側窺聽！

裏面人談話聲雖低，但因夜深人靜萬籟無聲，是故字字入耳，聽到一個音調蒼啞但口氣剛毅的話聲道：「八弟必須先跟愚兄說明這劍的來由才行，否則仍請八弟携它歸去，所謀之事想愚兄無能為力！」

又一人聲調古怪，壓低嗓門後聲音反而越發沙澀難聽，道：「大哥怎麼還不信小弟，此劍實是在小弟用十兩銀子在杭州購得！」

「八弟，還是那句話，想愚兄無能為力！」

「大哥，您是當代唯一無二的冶金名家，別人前來，大哥無不開誠指點一切，一而再至三，惟恐不詳，有時更不惜引經據典直到對明白一切為止，你我數十年兄弟，大哥竟吝吝一言，莫非小弟還不如個陌生路人嗎？」

「八弟，愚兄怎敢以陌路人比擬賢弟，更不會背棄結義金蘭盟信，忘却弟兄之義，所以愚兄才一再問你得劍經過，但八弟你……」

「唉！……」那位被稱作八弟的人，僅以一聲長嘆當作回答了！

「唉！……」那大哥也嘆了口氣，聲調誠摯而緩和的說道：「八弟，杭州假如真的發現此劍，天下英豪，武林奇士，江湖朋友們早已雲集謀奪，此時怕不業已血流千里屍堆如山了，又怎會這般輕易的被八弟你以十兩紋銀購得，八弟，話只一句，你必須詳細說明得劍來由，愚兄或能盡力，其實愚兄這全是為八弟你好，因為這柄劍太可怕了，自其出世至今，凡懷有此劍的

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切莫就下狠手，你那『寒水烈火噴筒』是從那裏得來的？」

羅漢本想用個方法攔阻二叔再說下去，不料二叔已經說出口來，正不知如何回答，簡雲一旁却道：「我年前有個江湖朋友，在危厄下我幫了他個忙，他竟將這種火器傳給羅漢，當作報答，並把配製寒水膠汁的方法也留了下來，羅漢這小子知道我反對用這種歹毒東西，偷偷藏起，從未用過，我也懶的多事，假作不知，昨夜想是那羣東西作惡太多應遭天報，碰上了煞星。」

單拾兒領首微笑，但並沒有詢問簡雲的這位朋友是誰，不過他深知這種歹毒火器的來源，所以心中存了疑念。

簡雲話鋒微頓，轉向羅漢道：「從今以後，沒得我的許可，再用這種歹毒的東西，當心重責！」

羅漢諾諾連聲，玉姑娘催着大家吃飯，簡雲雖有單拾兒師門靈藥救治，仍然僅能緩慢挪步，無法提聚內力，飯罷簡雲被勸服臥床休養，琴、玉兩位姑娘才和單拾兒談及失去尺八孤劍的事，單拾兒不由皺眉對琴姑娘道：「這件事昨夜三妹妳怎麼不講？」

單拾兒因為玉姑娘失劍之後已極懊惱，不便再責問什麼，雖說同樣的是份屬兄妹，他總是和琴姑娘近些，再說琴姑娘是三妹，因此話意僅對琴姑娘不滿。

不料這下子可惹出琴姑娘的牢騷來了，她半氣半惱委屈屈屈的咕嘟着嘴小嘴巴道：「哼！還怪人家不早說呢，從昨夜你看到大哥所中的那支鋼鏢起，臉上就罩着寒

主人，無不慘死而屍體無存，八弟又何必自取橫禍？」

玉姑娘此時心中驚喜交加，怦怦亂跳，心中暗忖，上天有眼，這恐怕正是我丟的那柄劍，何不沾香唾濕窗紙窺個究竟？

室內二人皆係武林罕奇高手，若是打草驚蛇，豈不敗事，還是聽下去的好。

其實以玉姑娘的生性，堂內就算當代一等一的大魔頭，她也敢來個「直闖秦庭」，毫不胆怯，她所以不願一窺究竟，是怕一窺之下劍非己劍的極度失望而已。

適時室內話聲又起，是那聲聲怪氣的八弟，道：「小弟的事想瞞大哥可真不容易，這柄劍是一位黑道上的朋友巧得手中，是小弟看出此劍異於平常，半嚇唬半軟哄，以百兩紋銀的重價買下這是實情。」

那大哥苦笑着出聲，繼之長吁道：「八弟，愚兄明知你這些話仍非實情，也許對這柄劍的一切，該詳說給你聽聽，你就知道箇中的厲害了，八弟，事後愚兄仍望你能將獲劍實情說出，設已出錯，愚兄尚能代彌補萬一，否則八弟不論因之發生什麼問題，恕愚兄再難盡力，那時莫謂愚兄無義！」

「大哥放心，小弟所言是實，若大哥能詳加指點此劍一切，茲後小弟生死由命，絕不會再給大哥添煩就是。」

「只好由你，反正你自己明白，人之出乎常情的福禍，皆係自己安排！」

談話至此而止，靜悄了刹那，玉姑娘凝思提氣以待，因為她對義祖母所賜劍，也無所知，若能巧獲內情，豈不正好，這轉瞬間的寧靜，她却感受到似漫漫長夜

龍馬神駒，奔騰如飛，左盤右旋登山跨嶺寬闊渡崖疾馳而前，玉姑娘任馬自行

龍馬神駒，奔騰如飛，左盤右旋登山跨嶺寬闊渡崖疾馳而前，玉姑娘任馬自行

何時且的焦急。

話聲又起，是那大哥，他說道：「列子湯問篇中，曾有『周穆王天征西戎，西戎獻銀錐之劍……其劍長尺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孔叢子陳義篇中有『秦王得西戎利刃，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王曰：今何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是故西戎閉而不致！」

話聲微停，傳來飲水聲，片刻，那大哥才接着說道：「所謂銀錐之劍，其實是大刀，只不過用錐刃若劍而尖處微彎，由是訛傳為劍，武林中人更無以為名，遂硬給它加上『弧形』二字，這柄刀，俗稱尺八弧形短劍，其實正是穆王所獲西戎所獻的『銀錐神刀』！」

玉姑娘一頭提在咽喉上的懸心，拍地一聲墜落原處，暗暗笑了，室中人所談的神劍，果然正是自己丟失的東西。

適時室內傳出狂笑歡呼之聲，道：「大哥，這是那銀錐神刀？」

「不錯，銀錐神刀為天下第一利器，勝過昔日吳越名師歐冶子及干將二人所鑄名劍多多，世傳冶金鑄劍名師皆出吳越，錯了，西戎製劍冶金之術方是天下無比，史家不乏確證，祇可惜國人不能習彼奇技而神傳之，才使吳越冶金幾如至今。」

「大哥，那銀錐劍……」

「世上那來的什麼『千年寒鐵』、『萬載鋼母』？又那來的以此冶鍊成刃的寶劍？諸傳此者純為閉門造車不知所云，薛燭之論寶劍，曾有『赤黃之山，破而出錫；

「了百了，可無牽掛！」

話聲中，他霍地收劍飛退，白髮老者雙手緊抓着所坐太師椅的扶手，胸前血噴如泉，銀髯盡赤，雙目仍然含光逼視着兇手，不知是什麼力量支持着他，竟然能慘笑出聲，令人毛髮森慄！

驚地前後窗外同時傳進兩聲嬌叱，兩聲暴响，兩窗俱碎，前窗飛入了紅娘子，後窗飄進來玉姑娘，玉姑娘淚珠盈睫，紅娘子面含秋霜，恨、怒、悲、憤之情二女一樣！

玉姑娘一聲「紅娘子？」

紅娘子一句「正是我！」

玉姑娘手指兇手道：「那好極了，老賊和我的劍全交給姊姊了！」

她話聲未了，人已縱到白髮老者身前，出指架封老者穴道，意圖止血救人，豈料老者雙目突發異樣光輝，右手一揮竟撥開了玉姑娘的二指，並緊抓住玉姑娘膀臂，雙唇急抖顫顫出聲，玉姑娘事急智生，耳貼老者唇邊，老者以絕無第三者能聽到的微弱語聲道：「劍是……銀錐，中藏有……有物，我死後，床……床上枕頭……一切東西，全……全送妳，你……仔細找找……枕上……龍角……眼……鱗……那是……」

白髮老者終於傷重難支，死在玉姑娘的腕上，玉姑娘淚如湧泉，目光瞥視了床上的枕頭一眼，抱老者屍體於床上，手腳理正，怪事，再回頭竟不見了紅娘子和那狀元的萬惡老賊！

穿窗而出，四下眺望並側耳細聽，半里之內不聞打鬥聲音，自更不見人，好在

若耶之溪，涵而出銅……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使巧成劍，由此可知干將、莫邪、魚腸之流，不過是銅、錫提鍊而成的利刃，但當時冶金之術，却高明至極，斷非時下所可比擬，由之可見後世人承前人所成，飽食終日，玩物失志，却仍動輒以專家自誇，而誤盡蒼生，良夜自思，得無愧乎！」

「大哥議論令小弟欽佩萬分，但大哥應屬箇中例外，神傳古人奇技而日新，被譽當代第一冶金大師，才華蓋世，武功超凡……」

「八弟，這些話，愚兄實不願聽，何況，要緊的幾件事，還沒有說完，你莫中途打岔！」

「是是，小弟遵命。」

玉姑娘這時一心盤算怎樣收回已失奇刃，室內話聲又起：「此劍自周穆之後，即絕其跡，宋末岳帥，朱仙鎮破金賊拐子馬時，傳說曾配此劍，奸相矯旨，一日十二金牌召喚岳帥之夜，此劍即悲嘯出鞘至三，岳帥似知此行無還，遂將此劍與一部上古『廣成子真解』，密封一精鋼盒內，交托其一位武技蓋世的親信攜藏，自此江湖遂有傳聞，人人皆欲獲得！」

「喔？請問大哥，最後鋼盒落入何人之手？」

「愚兄不知，祇知道十幾年前，此劍突然再現江湖，殺惡除奸血流千里，三年九換其主，其主無不死無葬地屍骨無存，最後此劍又如烟雲、霜雪般消失，但武林中人並未忘懷，更因為那部無上玄門神功的『廣成真解』，是與此劍同封盒中，更

紅娘子總會再見，先將可憐的老人入土為安才是，遂再次入室，老者雙目未瞑，凄死慘狀不忍目睹，她默立床前垂泣無語，心中悔恨不已！

在那該死惡徒抓取劍鞘面露殺氣的時，自己就該飛身而入，老人又怎會慘死，至少自己也該出聲警告老人，老人明知拜弟不肖，仍然苦口規勸，不惜將古比今循循善誘，為人有那麼多善良，多麼磊落，而自己祇顧一心惦念着一柄劍，連身懷『廣成真解』，大可發出射殺兇手的事都忘個乾淨，多無用，多懦弱！

她悲思而至自語，却並不知，喃喃聲因想及老人臨死贈物之情而祝禱，道：「老人家，您別怪我，是我害了您，回頭我定然好好的掩埋您，可惜不知道您的名姓，不過，我發誓會打聽清楚，那時一定給您立上石碑，並把今夜發生的事情詳刻碑上，謝謝您的厚賜，我定不負您，若紅娘子不能殺了那賊，今生今世我非殺了他來哭祭您不可，那柄『銀錐神刀』不是我的，是我義祖母賜我防身之用，真有一天若歸我所有，我一定把它沉於大海，使世人不再為它爭奪流血，老人家，請您瞑目吧！」

她的手緩緩閉攏老人的雙目，老人闔目時竟滾落兩滴血淚，她找了把花鋤，在修竹花園間刨了個深坑，人已有些疲憊，倚依牆角喘息利那，才移動腳步進屋，月光掃向床上，嚇得她全身猛地一抖，床上老人的屍體竟已失去，看！多了一張有字的素柬！

她飛步取來，上寫着——我是偷兒，

引入觀觀！」

「大哥，哈哈……現在這柄劍却已是小弟之物……」

「聽下去八弟，此劍當年最後的那位主人，曾惹下大禍，引使兩位功力罕絕獨步天下的夫妻魔頭，出而代彼已死晚輩復仇，天涯追索懷劍人的下落，迫使劍主人人劍同歸，中斷了消息，此事尚未了結，愚兄深信那對夫妻魔頭仍在世上，因之八弟得劍非不足喜，實該擔憂，人有吉凶氣色，劍有祥煞靈光，此劍大哥我適才曾經細看，煞光已透劍身，鋒露紫氣，主持有者身遭奇禍，血染江湖，愚兄昨日自觀氣色，似極不祥，故而一再不肯過問八弟之事，但兄弟盟誼交，愚兄終於無法緘默，八弟，你我年事已高，應早看破奸險江湖，何苦再為此劍召災惹禍，請聽愚兄相勸，你何處取得還之何處吧。」

那怪聲怪氣的八弟，根本不理這金玉良言，祇鄭重叮問道：「大哥有否弄錯，這果是銀錐神刀？」

「放心八弟，愚兄絕對不會走眼看錯的！」

「不不不，大哥剛剛祇看了一眼，就許忙中有錯，來來來，請大哥您再過過目看！」

說着，龍吟聲傳，金露暴騰，窗映奇采，玉姑娘趁此時際點破了窗紙往室內窺探。

祇見一個高大兇悍蓬頭散髮的老者，右手握着自己銀錐神刀，含笑而恭敬的正反覆着亮給另一位白髮銀髯的老者觀看，玉姑娘暗中恨的幾乎咬碎銀牙，這個可惡

本意光顧此宅，姑娘由外返回，我一時心急驟於床下，姑娘對死人講話，句句字字入耳，人都有良心，我不是禽獸，此地一草一木既然皆屬姑娘，我寧願死也不偷仁義姑娘的半點東西，並發誓不再作賊，已偷之物皆在床下，沒別的可幫姑娘，替姑娘把老爺子的屍體抬出去，姑娘看這字條時，老爺子已入土為安了，謝謝姑娘叫我偷兒明白了做人的真義，姑娘，我向妳告別，走了。

玉姑娘看罷字條，竟放聲大哭起來，她哭一個偷兒竟能悔悟從善，但一個武林高手，只為一己之私却作出弑兄大逆不道的罪行，那叫「人心」「人性」？人人心性又該怎樣去衡量？

玉姑娘擦乾了淚，再返花園，果然老人已安臥坑中，這偷兒的是可人，坑內還放了兩塊木板，姑娘動手掩埋妥當，入室自床下將偷兒棄物抱放床上，祇把枕頭拿了起來，發覺竟是隻鑲花木枕外遮布套，她釘死前後窗及後門，以偷兒所用筆墨，在一板上寫了「此間主人不幸去世，仁人君子幸勿殘毀此室」十八個字，抱着枕頭，吹熄燈火，用木板在外把正門釘死，又默視片刻，方始飛身上馬而回，時已黎明。

開門的是羅漢，一見面就問道：「四姑娘，您可曾見着二叔和三姑娘！」

玉姑娘一呆，下馬道：「沒有啊，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的老兒，竟連自己的大哥都不放心，有求於人還手不離劍，其心腸性格不問可知，玉姑娘一個人，深悔沒和單哥哥或琴姊姊一道兒來，如今真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將刃收回。

儘管兇狠高大的老者反覆的亮着神劍，但另一老者根本不看神刃道：「不必再看，愚兄保證它沒有錯！」

蓬頭老者聞言哈哈狂笑連聲，轉身自桌上抓起劍鞘，又回過身來，就這一轉身的剎那，玉姑娘恰好看到他的正面，心頭猛凜而心跳不已，原來她正看到蓬頭老者臉上掠過一絲猙獰的殺氣。

玉姑娘尚未來的及付思對策，蓬頭老者已向白髮老人道：「大哥，小弟獲得此劍，實在另有隱情，容小弟隔日詳陳，現在這柄劍交給大哥收藏，小弟絕非怙惡不悛之輩，當小弟找到此劍真正主人後，再向大哥問安……」

白髮老者祇當蓬頭老者如今果已向善，不由贊道：「八弟果已知悔，那太好了，此劍愚兄不能保管，賢弟最好是……」話沒說完，蓬頭老者驀地彈笑一聲道：「我最好是送你上路！」金虹暴閃，銀錐神刀已刺入白髮老者的前胸！

千古神刃無堅不摧，前胸刺入後背穿出，白髮老者臉色立變死灰，十指及身軀索索顫抖着，雙目不瞬逼視着蓬頭老者。蓬頭老者緊握劍拔出，彈笑一聲道：「你知道的太多了，又是當代唯一冶金和鑒別奇兵的名家，遲早必會有人前來詢問此劍下落，那時我可就麻煩大了，老大，你不是很惦念我的吉凶禍福嗎？現在好了，你

玉姑娘點了點頭，進入堂屋穿入暗間，把那隻鑲花枕頭放在床上，羅漢已經把茶水備好，她喝了兩口，人太累了，竟連衣服也沒換睡了。

朦朧中，被羅漢隔着窗喚醒，梳裝而出，羅漢假借送茶為名，嘴已向左暗間「歪，悄聲道：『三姑娘留了一封信走了，二叔不說話，師父也勸不好，四姑娘，您去勸勸吧。』」

玉姑娘聞言暗驚，走進左間，簡雲已經坐起，單拾兒悶坐椅上，雙眉緊鎖，玉姑娘假作不知道，問道：「單哥哥，琴姊呢？」

單拾兒手向桌上，一封信束直指，沒開口，玉姑娘展閱讀，上寫着——紅楓廬已無人踪，小妹巧獲盜馬賊下落，時已緊迫，立即追下，不日則歸，天琴。

玉姑娘深覺奇怪，詢問經過，單拾兒道：「昨晚四妹外出，羅漢走報，我和天琴爭論了幾句，她犯了小性，竟也跨馬携劍而去，我急迫不得，轉向紅楓廬，廬門上釘有此柬，我一看之下追出數十里而無所得，天亮了祇好回來。」

玉姑娘已明白爭論的原因，不便多言，祇有安慰單拾兒道：「單哥哥也太着急了，這很明顯，琴姊去鬼窩找盜馬賊，正好碰上賊搬家，又料定你遲早會去，匆匆留束釘放門上，就追賊而下，信上明寫着不日則歸，有什麼好不放心的嘛？」

單拾兒開口了，搖着頭道：「要照四妹說的一樣，誰還能不放心呢，她走時說去找妳，怎會轉向紅楓廬？又怎敢斷定我一定會去？再說匆匆書束，那來的紙筆？」

不日即歸究竟是好？這些在在是問題，我怎不着急？」

玉姑娘沒話說了，單拾兒講的對，其中破綻重重，矛盾叢生，不禁也暗中着急起來道：「那單哥哥你這可怎麼辦好？」單拾兒這次答的乾脆，道：「等一等！等她回來！」

玉姑娘道：「萬一琴姊入伏，急待我們接應的話，那可怎麼辦？」

「不會！」單拾兒冷靜的說，「那封信上的字跡是她的，寫時十分從容，信紙帶蘭花香氣，她沒有這種東西，因此我揣摩她非但平安無事，並且又結交了位閨中好友！」

「單哥哥豈不也矛盾起來了，既知如此，又着什麼急？」

「我是怕她在另有助力下，向賊聚下手，豈不危險可怕？」

「反面單哥哥有理，正面單哥哥也有理，小妹斗胆問單哥哥一句，琴姊在沒認單哥哥的時候，是怎麼樣過日子來？」

單拾兒這次臉通紅了，紅的像「月子裏送人吃的「紅蛋」，紅的發亮。

羅漢忍不住了，捂着大嘴往外跑，人沒跑出堂屋已經哈哈笑出聲來。

簡雲何嘗不想笑，一怕二弟下不了面子，再者一受傷處就痛，人老了自然因經驗多而滑頭，道：「四妹，妳三姊的事目下祇好等，到是四妹妳昨夜去了一整宿，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

玉姑娘未語嘆息，說出來昨夜經過，羅漢根本沒走，也聽了個清楚，玉姑娘立刻叫羅漢去取來木枕，捧交單拾兒，詢及

洗手下了廚房，玉姑娘抱着寶笈回轉所居內間，靜靜的打量它，沒辦法，套簡毫無隙縫，又無暗鈕，除非硬爛打它！

飯後她睡了一個香甜的午覺，醒來日已西沉，羅漢又在生火，簡、單二人下棋，她轉向馬廊，胭脂玉早經羅漢洗刷的乾乾淨淨。她又轉往廚房，羅漢笑迎上來道：「四妹，羅漢有件事要求妳……」

玉姑娘一笑道：「寶笈就存在你那兒吧，只要別丟了就行，還有什麼事？」

羅漢臉微紅道：「四妹真好，沒有別的事了。」

晚飯玉姑娘全神貫注着昨夜的事，吃的很少，飯後她對單、簡二人道：「小妹想叫羅漢陪着我再去趟東方老人的住處，把門、窗全修修好，順手整理乾淨，說不定可以當作我們另一處歇足地方。」

簡、單二人自不反對，羅漢更是高興，借得二叔的馬匹，拿着修理門窗的器具，背後雙雞，緊隨玉姑娘寶馬之後飛馳。

當到達目的地時，玉姑娘已發覺不對，非祇門窗煥然一新，門外修竹花園石階等等，亦皆經細心打掃。

羅漢木楞的看着玉姑娘，玉姑娘已飛身下馬步向門際，羅漢緊隨於後，門上有了新鎖，並一紙柬，柬上寫——此鎖三七五不須二四六，加一加餘推開門見人頭！玉姑娘呆了，那把鎖，大如人掌，嵌有三個滑輪，輪上有自一至九的號碼，玉姑娘搖頭問，羅漢却已取出工具中的快斧，揚斧欲劈，玉姑娘伸手攔道：「慢着，讓我想，它還難不住人！」

說是難不住人，玉姑娘久久，仍無所

木枕來歷！

她問對了人，單拾兒翻覆看過多時，道：「此枕我第一次見，很像恩師所說『龍騰雲海寶笈』，笈字應作『書箱』解釋，若真是此物，它長二尺八，寬厚各為八寸，上下兩側中間微凹，但寬腹內却是長二尺四寸，寬厚各六寸的空腔，並沒有凹或凸的地方，此笈周圍鑲刻着一條長龍，騰躍飛舞於雲海之中，翩翩如生，巧奪天工，尤妙的是長龍盤飛恰正『龍騰雲海』四字！」

玉姑娘欣然道：「那沒有錯了！」

單拾兒一笑又道：「此笈是用上古桃木做成，像套筒一樣，大小兩隻套在一起，嚴絲縫，別說『書箱』，連灰塵都進不去，據恩師說，此笈非普通東西，是漢周烈王時神僧『寶掌』隨身十大佛門至寶之一，四妹巧得真是天賜奇緣，我剛才試出，內中有物，至於究竟藏着什麼東西，那就不敢妄斷了！」

玉姑娘道：「這枕上鑲龍及雲海，可有講究？」

單拾兒道：「有，含着一種無上威力的降魔真解，誰能參詳出來，已是無敵絕頂高手之屬了！」

羅漢在旁聽單拾兒這樣說，不禁眉飛色舞，玉姑娘憂眼而笑道：「羅漢，四妹我無物送你，此枕是老人遺賜，送你是不可，不過你聽到二叔剛才說的話了，現在你拿去，仔細參詳那『龍騰雲海』妙圖吧，能有所得也算奇緣。」

羅漢立即喜應不迭，玉姑娘轉對單拾兒說道：「就煩單哥哥把它打開來一看如

何？」

單拾兒正色搖頭道：「四妹，我打不開，剛才入手，我已能斷定它是『龍騰雲海』字笈無疑，翻覆檢看就是想要開啓，但佛門至寶果非平常，一時間絕打不開，何不先責成羅漢，讓他去先傷傷腦筋？」

玉姑娘果然把寶笈交給羅漢，羅漢修乖，自知奇緣天降失則不再，立刻心無旁騖聚精會神的參詳起來。

話鋒調轉，玉姑娘請教簡雲那已死白髮銀髯老人的名姓，簡雲恨聲道：「這位前輩成名已久，複姓東方，二弟可還記得，前夜我那雙雞被四妹孤劍斬傷，曾有一查孤劍來由之心，我說此處正有一位冶金名家，來日可以拜會討教，這位冶金名家，正是東方前輩，我和羅漢自居隱居浮玉西峯後，十年來祇交了這麼一位忘年朋友，年年中秋相聚，此老博學而仁厚忠誠，武功極高，可惜禍發蕭牆，竟慘死於自己結義盟弟之手，實是令人痛恨！」

單拾兒立刻問道：「大哥，此老莫非就是昔日人稱『流星飛渡』的東方淳？」

簡雲道：「正是他，二弟認識？」

單拾兒掩頭道：「沒見過，曾經聞名，想不到他隱身此地却仍難逃橫死，冥冥中的因果報應，真是可怕！」

玉姑娘聞言，意似不服，道：「單哥哥言下似乎另有所指，小妹不信慈祥仁厚忠誠如東方前輩，會作出什麼欺心負人的事來！」

單拾兒淡然一笑道：「我是聽人說過，此老曾有無心之失，所以偶感而有了剛才的話，其實未曾目睹的事，那個又能分

早該賞那寶笈一斧才對！」

羅漢低下頭去，深覺慚愧。玉姑娘心靜思明，又有所得，她以三七五加上一八九，得數五六四，以此數排列，奇鎖洞開她喜不自勝，內力腐紙作灰，推門而進！

羅漢早已取出引火之物，點上燈燭，祇見室內井井有條，地上點塵不染，昨夜四處濺漬的血污，早已洗淨，床上新換的被單，目光取對書桌，羅漢驚呼道：「人頭！人頭！」

誰說不是，書案正中端放着一個黑漆大木盤，盤中赫然有顆髮蓬目睜的淨淨人頭，玉姑娘時又記起紙束上的末一句話「開門見人頭」，果然！

疾步而近人頭，盤下插有一束，束上是一匹夫袂兄何能逃誅，謹遵先盟兄遺諭，代女俠整頓百物，復按女俠心意，取得袂兄逆賊六陽敬奉，銳鎗神刃暫為保管，奉還之期不遠，先盟兄另有葬地，遺體業已他遷，勿念。下面沒具名姓，却畫着一隻「長臂仙猿」。

玉姑娘沒打聽就奔出屋子到花園，羅漢不知何變緊隨於後，東方淳屍骨業已他遷，再返室內，妙哉，那案上木盤中人頭也沒了影子，羅漢拍手笑道：「難道這位前輩畫了個大猴子，直叫快，比猴子還要快！」玉姑娘已知此人是誰，沒有接話，

羅漢這裏看看那裏瞧瞧，穿房過戶走了一遍，最後向玉姑娘誇讚着說道：「這裏要比師父那屋子強多了，又寬大又清靜，景色也好，四妹，好不好等三姑回來後，妳向師父和叔提一聲，乾脆咱們搬家。」

玉姑娘笑道：「好是好，你不怕買東燈滅火，心中頓興念。」

明是非非。」

玉姑娘話題一變道：「大哥和單哥哥既然對東方前輩的事，如此清楚，可知那個袂兄的老兒是誰？」

簡雲想了想道：「東方老人的這個八盟弟，我見過一面，事後曾經問過東方老人此人的名姓，惜老人不言。」

單拾兒冷冷地接話道：「據說此老年經時誤交惡友，並曾淪入歧途，傳言他們一共是十二弟兄，按十二屬相命名，人稱『十二天星』，此老屬龍，年紀又最大，於是他們自龍肖開始算起，行八的屬什麼一便知，老八後來流入私梟羣中，無惡不作，大概是姓魏！」

玉姑娘暗記心中，決定浮玉西峯單哥哥赴約索馬事完全了斷之後，天涯海角去找這魏八老兒，一為索劍，再者是給東方老人復仇。

單拾兒看眼裏笑道：「四妹大概要替東方淳復仇吧？」

玉姑娘坦笑承認道：「當然，我曾對東方老人的屍體發誓！」

單拾兒沒再開口，簡雲瞥見羅漢苦思開啓寶笈的辦法而不得，那種愁眉哭臉的樣子，不由笑叱道：「羅漢，什麼時候你才有放下這只枕頭。」

羅漢沒抬頭，却正經的說道：「打開為止！」

「那不行！」簡雲的話不祇羅漢聽了一呆，玉姑娘也深覺不解，簡雲一笑道：「你小子能拿着這個寶貝當飯吃，師父和你二叔四姑可受不了，去，先去吃飯。」

羅漢笑了，雙手把寶笈捧送玉姑娘，西費事？」

羅漢又搖頭道：「一樣的，油鹽等開門七件事，都要大宗買，後面地方大，能自己種點好菜，竹筍更是現成，若能遠遠地開座豬欄，養上幾隻乳豬，豈不恰合『心印』說的：要想不俗又不瘦，餐餐頓頓筍炒肉！」

「筍炒肉」說笑了玉姑娘，高興之下地答應了羅漢，一定要簡哥般家，說着開話兒，她順手翻翻案上書籍，多半是冶金記載，她看不懂，瞥見牆上掛着個火紅的大酒葫蘆，紅的愛人，想起大哥善飲，這東西可以送給大哥，遂取下來交給羅漢，突然又想起可送羅漢點什麼東西好呢，左看右瞧全不合適，乾脆告訴了羅漢，要羅漢自己去找他喜歡的東西。

羅漢實心眼，在東方淳安置冶金器具的石室中，找到了一面鐵牌，牌長尺五，寬有尺二，上方而下尖圓，像是一面箭盾却又略嫌小了一些，後面如盾般也有個把手，厚有寸半，十分沉重，羅漢輕輕敲叩，其聲震耳，餘音久久不絕，不知是幹什麼用的，也不知是何種金屬所鑄成，羅漢祇覺得這個玩意兒阻擋暗器是再妙沒有，遂把它擦亮了個雪亮，向玉姑娘討作已物，最後玉姑娘見已無再可收拾整理的地方了，遂和羅漢熄燈鎖門跨馬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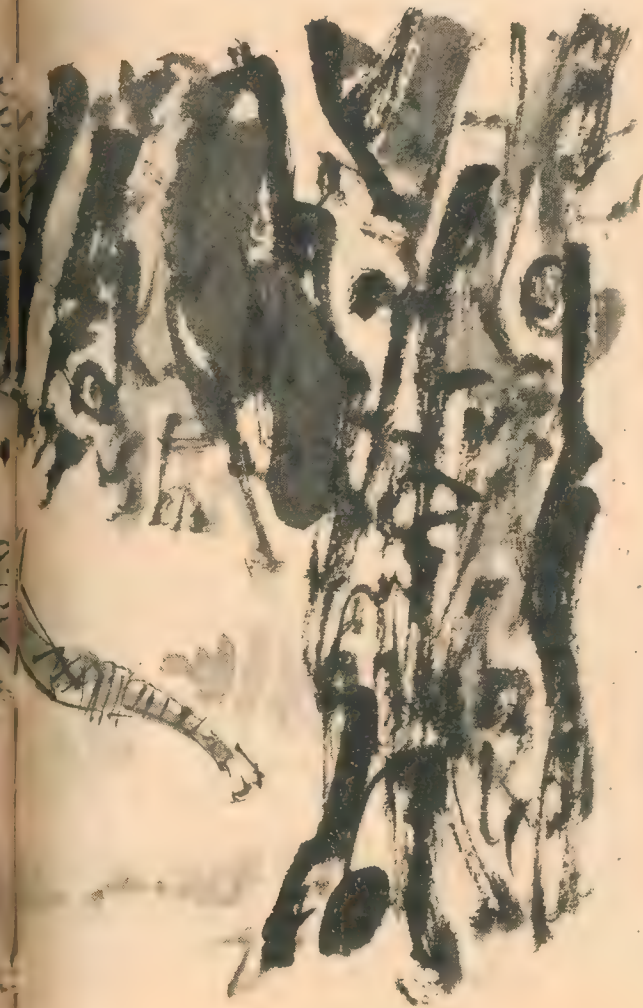
今天出來早，回去快，不到二更天，遠遠就看到屋內沒有燈亮，若照往日，羅漢不會起疑，說不定會送上這條小命，但自二叔三、四姑作客後，師父如要早睡，堂屋中也必留燈火，今夜天才二更竟已熄燈滅火，心中頓興念。

(未完)

帶羅香

文圖
庸新
高培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把林百合以身作價，向黑衣幪面人說出，原知黑衣幪面人二話不說，祇將幪面黑巾除去，露出本來面目，竟是美如天仙少女，也願以身相獻，並加上十七箱珠寶，郭長風一再婉言向她相勸，要她弄清上代結仇經過，勿因一時之忿，抱憾終生，那少女拒不接納，恨然而去。少女走後，郭長風命小強取酒，飲後中毒，雙手僵硬，小強說出為何老頭收買，郭長風待他說出實情，雙手又恢復靈活，說出已洞悉其奸以透他說出真情——

巧施騙上騙 慕逢奇上奇

小強滿面羞慚，低頭無語。

郭長風搖搖頭，接道：「不過，他們竟然將你收買，這一點，倒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特地假作中毒，試試你的本意，現在我總算明白了，原來一沾上『名利』之爭，最親密的朋友，一樣也會變成敵人……」

小強哽咽着道：「六哥，求你不要再說了，我對不起你，我忘恩負義，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六哥，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郭長風道：「不！這是人性，我並不怪你，也許我一向拿你當小孩子看待，忽畧了你已經二十多歲，已經長大成人了，你有慾望，不甘心默默無聞渡過一生，這都是對的，但是，你不應該用這種手段，一個人不能爲了成全自己而犧牲別人！」

小強愧作難抑，掩面大哭——

郭長風沒有攔他，讓他盡情哭了個够，才柔聲道：「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這並不可恥，祇有知錯不改，頑梗不化的人才可恥。小強，你還年輕，將來的日子長得很，成名致富並非難事，何必操之過急，用這種不正當的手段呢？」

小強只是吞聲飲泣，唏噓不已。

郭長風又伸手將他輕輕挽了起來道：「知恥近乎勇，你能知錯，仍然不失爲我的好兄弟，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必再提它，去洗洗臉，咱們還有許多正事要商議哩！」

小強驚喜地道：「六哥，你不怪我？還願意認我這個忘恩負義的兄弟？」

郭長風笑道：「你若不肯去把臉洗乾淨，像這樣眼淚鼻涕，一塌糊塗，叫我怎麼認你呢？」

小強含淚而笑，急忙轉身奔向屋後。

× × ×

等他洗好臉回來，郭長風正蹲在一根屋柱前，輕輕撫摸着柱身，同時聚精會神地側耳察聽。

小強詫道：「六哥，你在——」

「嘘——」郭長風以指壓唇，壓聲道：「這柱子是空心的，裏面有傳聲筒。」

小強也壓聲道：「你怎麼知道？」

郭長風不答，雙手繞向柱後，將一塊活動木片，小心翼翼地取卸下來。

柱上，赫然現出一個方洞，裏面有一具喇叭形狀的東西，下端連接着空心銅管，直入地底。

郭長風用一團破布將喇叭口塞住，輕吁道：「難怪我的一言一動，他們都瞭如指掌，敢情就是這東西作怪。」

小強道：「這兒是客棧房間，他們怎麼能在客房內埋設竊聽裝置呢？」

郭長風道：「有錢能使鬼推磨，說不定這家客棧就是他們開的，在我未到襄陽以前，這些東西早已佈置好了。」

小強說道：「咱們把客棧掌櫃找來問問……」

郭長風擺手道：「不必！咱們要找的是那艘雙桅大船，而且必須儘快行動。」

小強道：「我知道雙桅船在什麼地方，他們曾經告訴我，如果下毒成功，就去



船上相見……」

郭長風搖搖頭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他們聽了剛才的經過，情知事敗，必定逃走高飛了。」

小強道：「他們要殺林元暉的事還未成功，怎會離開襄陽？」

郭長風道：「我担心的，正是這件事，他們買通你下毒害我，等於已跟我翻臉，事敗之後，另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暫離襄陽，另聘高手，一是突擊寂寞山莊，作孤注一擲。」

小強道：「六哥估計他們是走那一條路？」

郭長風道：「第二條路太冒險，成功的希望也太渺茫，我想他們走第一條路的可能較多，不過，無論走那一條路，他們一定會留下眼線，監視我們的動向。」

小強望望郭長風，低問道：「他們的眼線，會不會就是那窮鬼的人？」

郭長風在他肩上輕拍了一掌，道：「小強，你怎麼忽然聰明起來了！」

小強道：「那咱們就趕快動手吧，只要沿着銅管挖下去，必定能找到……」

郭長風笑道：「剛誇你聰明，又說笨話了。你去前院酒樓弄幾酒來，瞧瞧愚兄的妙用。」

小強不解道：「要酒幹什麼？」

郭長風道：「先別問，快去快來，酒要烈性的，有兩三罐便夠了，但務必小心，不可顯露行跡。」

小強依言而去，不多久，果然抱回來三罐烈酒。

郭長風又道：「現在，你去屋頂瞭望。」

附近房屋，祇有「七賢樓」最高，郭長風立身樓頂，游目四望，果見東北方有人影閃動，隱約傳來金鐵交擊的聲響。

郭長風急忙趕去，及至近處，才看清對方竟有兩人，一個使刀，一個使九節鞭，正圍着小強激鬥。

郭長風低喝道：「朋友，兩個打一個，未免不光彩吧？」

兩名青衣人一見郭長風趕到，虛幌一招，回頭便跑。

小強叫道：「六哥，快向北追，剛才那受傷的往江邊逃了，這兩個祇是他的幫手。」

郭長風道：「別管它是誰，捉住一個就行，你追那個使刀的，把使鞭的讓給我，咱們比比看誰先得手。」

使鞭的青衣人聽了，連忙加快腳步，沒命的狂奔而去。

郭長風却一橫身，將那使刀的攔住，笑道：「你那同伴真不識義氣，只顧自己逃命，竟把你丟下不管了。」

使刀的青衣人這才知道上了當，可是郭長風和小強一前一後，將自己夾在中間，再想奪路逃走，已經遲了。

郭長風又道：「事已至此，我看你還是認輸了吧，把刀放下來我保證不會難為你。」

青衣人哼了一聲，刀鋒一轉，逕向郭長風迎面劈去。

郭長風毫不閃避，左手疾探，「喀」

，舉動隱密些，多留意屋後院牆外那一排民房，我隨後就來。」

小強答應着，飛身掠登屋頂。

郭長風一面將酒罐封泥除去，一面拔去喇叭的破布團，口裏喃喃道：「小強，洗好臉了沒有？我還有重要的話跟你商議哩……」

郭長風忽然想到一條妙計，咱們正好騙騙那個管家……」

說着，酒罐一傾，三罐烈酒全灌進了「漏斗」狀的喇叭口。

酒灌完了，又深吸一口真氣，對準喇叭口，「呼」地猛吹了進去，急忙再用布團塞住管口，一旋身，上了屋頂。

小強伏身屋脊，正凝目向後院牆外張望。

郭長風道：「有什麼動靜？」

小強用手指着牆外道：「剛才好像聽見那排民房中有人輕呼了一聲，但沒聽清楚是那一間。」

郭長風抬抬手，道：「跟我來吧！」兩人同時縱身越過院牆，牆外是小巷，對面一排民房，大約有二十餘間，低簷窄門，顯然是窮苦百姓的居處。

小強道：「要否一間間挨戶搜查？」

郭長風笑道：「不用了，我知道是那一間。」

說完緩緩移步，由巷尾向前走去。他每走過一家，便足向門窗空隙處輕吸一口氣，接連走過十家左右，突然嗅到一股酒味。

郭長風低聲道：「就是這間了。」

小強道：「我進去看看！」一抖袖子，便想推門。

地一聲，竟將刀身輕輕抵住。青衣人奮力抽刀，連抽了兩次，却無法抽回。

郭長風笑道：「一隻手不行，要不要兩隻手再試試？」

青衣人不服，果然雙手握住刀柄，用力一扯……

不料郭長風鬆手笑道：「小強，接住了！」

那青衣人用力過猛，踉蹌倒退，被小強迎個正着，短劍一轉，正敲在腰後「志堂」穴上。

郭長風道：「別傷他，先把頭罩取下來看。」

小強一伸手，扯去青衣人頭罩，不禁驚呼道：「呀！原來是個女的。」

可不是，圓圓的臉蛋，長長的秀髮，柳眉杏眼，正是個嬌滴滴的大姑娘。

郭長風也很意外，低頭端詳了一會，問道：「姑娘，咱們好像在哪兒見過面嘛？」

青衣女一扭頭，道：「哼！誰見過你這騙子！」

郭長風笑道：「你沒有見過我，怎麼知道我是騙子呢？」

青衣女冷冷道：「剛才你若不用騙術，我會落在你們手中嗎？」

郭長風道：「這意思是說，你輸得很不服氣？」

青衣女道：「當然不服氣。」

郭長風道：「那麼，我放了你，咱們再重新較量，比個高下，你看如何？」

青衣女閃目道：「你真敢放了我？」

郭長風道：「不！你在外面把風，祇要有人逃出來，就用暗青子招呼，但千萬別打要害，要留活口。」

小強依言後退了幾步，道：「六哥請小心些！」

郭長風露齒一笑，道：「多年沒動過手了，能試試筋骨也不錯。」

這是一間破舊的矮屋，門窗緊閉，裏面一片漆黑，瓦簷上有塊木製店招，寫着「福記炭行」四個字，門上却掛着一把新的大銅鎖。

郭長風暗笑道：原來老福記錢莊也兼做煤炭生意。

舉手一拂銅鎖立斷，輕輕推開木門。進門是一間倉房，堆滿了煤塊和炭簍，靠牆壁放着一副桌椅，桌上有筆墨硯台，還有兩把算盤，看來像個記賬的櫃檯，再往後面，是臥房和廚房。

整棟木屋內，不見人影，臥房雖有簡陋的床帳，也未見人居住。

郭長風循着酒味直入臥房，拉開床鋪，才發現蚊帳後面有一道暗門，下面竟挖了地窖。

陣陣酒香，由地窖中散發出來，薰人欲醉。

郭長風輕敲地窖門板，道：「朋友，喝够了麼？該出來了。」

下面黑洞洞地，毫無回應。

郭長風笑道：「秘密都揭穿了，躲着不吭氣就行嗎？這兒又別無出路，還是老老實實上來吧！」

連叫數遍，仍然沒有回答。

郭長風高聲道：「現在，你去屋頂瞭望。」

附近房屋，祇有「七賢樓」最高，郭長風立身樓頂，游目四望，果見東北方有人影閃動，隱約傳來金鐵交擊的聲響。

郭長風急忙趕去，及至近處，才看清對方竟有兩人，一個使刀，一個使九節鞭，正圍着小強激鬥。

郭長風低喝道：「朋友，兩個打一個，未免不光彩吧？」

兩名青衣人一見郭長風趕到，虛幌一招，回頭便跑。

小強叫道：「六哥，快向北追，剛才那受傷的往江邊逃了，這兩個祇是他的幫手。」

郭長風道：「別管它是誰，捉住一個就行，你追那個使刀的，把使鞭的讓給我，咱們比比看誰先得手。」

使鞭的青衣人聽了，連忙加快腳步，沒命的狂奔而去。

郭長風却一橫身，將那使刀的攔住，笑道：「你那同伴真不識義氣，只顧自己逃命，竟把你丟下不管了。」

使刀的青衣人這才知道上了當，可是郭長風和小強一前一後，將自己夾在中間，再想奪路逃走，已經遲了。

郭長風又道：「事已至此，我看你還是認輸了吧，把刀放下來我保證不會難為你。」

青衣人哼了一聲，刀鋒一轉，逕向郭長風迎面劈去。

郭長風毫不閃避，左手疾探，「喀」

，舉動隱密些，多留意屋後院牆外那一排民房，我隨後就來。」

小強答應着，飛身掠登屋頂。

郭長風一面將酒罐封泥除去，一面拔去喇叭的破布團，口裏喃喃道：「小強，洗好臉了沒有？我還有重要的話跟你商議哩……」

郭長風忽然想到一條妙計，咱們正好騙騙那個管家……」

說着，酒罐一傾，三罐烈酒全灌進了「漏斗」狀的喇叭口。

酒灌完了，又深吸一口真氣，對準喇叭口，「呼」地猛吹了進去，急忙再用布團塞住管口，一旋身，上了屋頂。

小強伏身屋脊，正凝目向後院牆外張望。

郭長風道：「有什麼動靜？」

小強用手指着牆外道：「剛才好像聽見那排民房中有人輕呼了一聲，但沒聽清楚是那一間。」

郭長風抬抬手，道：「跟我來吧！」兩人同時縱身越過院牆，牆外是小巷，對面一排民房，大約有二十餘間，低簷窄門，顯然是窮苦百姓的居處。

小強道：「要否一間間挨戶搜查？」

郭長風笑道：「不用了，我知道是那一間。」

說完緩緩移步，由巷尾向前走去。他每走過一家，便足向門窗空隙處輕吸一口氣，接連走過十家左右，突然嗅到一股酒味。

郭長風低聲道：「就是這間了。」

小強道：「我進去看看！」一抖袖子，便想推門。

地一聲，竟將刀身輕輕抵住。青衣人奮力抽刀，連抽了兩次，却無法抽回。

郭長風笑道：「一隻手不行，要不要兩隻手再試試？」

青衣人不服，果然雙手握住刀柄，用力一扯……

不料郭長風鬆手笑道：「小強，接住了！」

那青衣人用力過猛，踉蹌倒退，被小強迎個正着，短劍一轉，正敲在腰後「志堂」穴上。

郭長風道：「別傷他，先把頭罩取下來看。」

小強一伸手，扯去青衣人頭罩，不禁驚呼道：「呀！原來是個女的。」

可不是，圓圓的臉蛋，長長的秀髮，柳眉杏眼，正是個嬌滴滴的大姑娘。

郭長風也很意外，低頭端詳了一會，問道：「姑娘，咱們好像在哪兒見過面嘛？」

青衣女一扭頭，道：「哼！誰見過你這騙子！」

郭長風笑道：「你沒有見過我，怎麼知道我是騙子呢？」

青衣女冷冷道：「剛才你若不用騙術，我會落在你們手中嗎？」

郭長風道：「這意思是說，你輸得很不服氣？」

青衣女道：「當然不服氣。」

郭長風道：「那麼，我放了你，咱們再重新較量，比個高下，你看如何？」

青衣女閃目道：「你真敢放了我？」

郭長風道：「不！你在外面把風，祇要有人逃出來，就用暗青子招呼，但千萬別打要害，要留活口。」

小強依言後退了幾步，道：「六哥請小心些！」

郭長風露齒一笑，道：「多年沒動過手了，能試試筋骨也不錯。」

這是一間破舊的矮屋，門窗緊閉，裏面一片漆黑，瓦簷上有塊木製店招，寫着「福記炭行」四個字，門上却掛着一把新的大銅鎖。

郭長風暗笑道：原來老福記錢莊也兼做煤炭生意。

舉手一拂銅鎖立斷，輕輕推開木門。進門是一間倉房，堆滿了煤塊和炭簍，靠牆壁放着一副桌椅，桌上有筆墨硯台，還有兩把算盤，看來像個記賬的櫃檯，再往後面，是臥房和廚房。

整棟木屋內，不見人影，臥房雖有簡陋的床帳，也未見人居住。

郭長風循着酒味直入臥房，拉開床鋪，才發現蚊帳後面有一道暗門，下面竟挖了地窖。

陣陣酒香，由地窖中散發出來，薰人欲醉。

郭長風輕敲地窖門板，道：「朋友，喝够了麼？該出來了。」

下面黑洞洞地，毫無回應。

郭長風笑道：「秘密都揭穿了，躲着不吭氣就行嗎？這兒又別無出路，還是老老實實上來吧！」

連叫數遍，仍然沒有回答。

郭長風高聲道：「現在，你去屋頂瞭望。」

附近房屋，祇有「七賢樓」最高，郭長風立身樓頂，游目四望，果見東北方有人影閃動，隱約傳來金鐵交擊的聲響。

郭長風急忙趕去，及至近處，才看清對方竟有兩人，一個使刀，一個使九節鞭，正圍着小強激鬥。

郭長風低喝道：「朋友，兩個打一個，未免不光彩吧？」

兩名青衣人一見郭長風趕到，虛幌一招，回頭便跑。

小強叫道：「六哥，快向北追，剛才那受傷的往江邊逃了，這兩個祇是他的幫手。」

主人翁。」

青衣女冷哼了一聲，閉目不理。

郭長風接着說道：「女孩子們都是重感情的，只有對自己心意的人，才會說實話，所以我決定先替姑娘介紹一位英俊瀟灑的意中人，讓你們小兩口，私下談一談。」

青衣女霍然張目道：「你竟想用下流手段侮辱我？」

郭長風指指小強，道：「你瞧我這位兄弟，少年英俊，那一點配不上你？如果說他有什麼不好，也只是脾氣暴躁了些，喜歡打老婆罷了，這沒關係，等你們成親以後，只要多順從他一些就行了……」

青衣女怒叱道：「郭長風，你是江湖成名人物，居然用這種無恥的手段？」

郭長風道：「我只不過是介紹人，有什麼無恥？難道你心裏不喜他歡嗎？」

青衣女啞道：「這種沒有骨氣的男鬼，才不會喜歡他！」

郭長風笑道：「女孩子總是口是心非，嘴裏說不喜歡，心裏早就願意了。」

青衣女大叫道：「我不願意！死也不願意！」

郭長風道：「現在不願意，成親以後慢慢就習慣了，好啦！天也快亮了，擇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是黃道吉期，小強，你先帶新娘子回去，我去替你買喜燭，僱幾個吹鼓手，天亮就拜堂成親。」

小強答應一聲，上前將青衣女抱了起來。

青衣女嘶聲大喊道：「放開我！放開我……」

吳姥姥道：「絕對無毒。」

小強道：「用銀簪化的水沐浴，會有什麼感覺？」

吳姥姥道：「什麼感覺也沒有，無色，無味，跟平常熱水毫無分別。」

小強道：「那沐浴以後……」

吳姥姥截口道：「以後的事，你就不必打聽了，總之，我保證不會傷他性命就是。」

小強收好銀簪，道：「事成了，咱們怎樣聯絡？」

吳姥姥道：「如果得手，就去北門城樓等候，自有人會跟你聯繫。」

口裏說着，脚尖一挑，抄起春梅失落的柳柄薄刃單刀，寒光捲動，接連向小強揮出兩刀。

小強猝不及防，左肩和前胸頓時被刀鋒掠中，衣衫破裂，肌膚上也現出血槽。

他踉蹌倒退了四五步，沉聲道：「姥姥，你這是什麼意思？」

吳姥姥咧嘴一笑，道：「對不起！不這樣嚇不過郭長風，哥兒受點委屈吧！」

拱拱手，帶着春梅如飛而去。

郭長風正藏身暗處，遠遠望見兩人離去，立即尾隨跟踪。

吳姥姥和春梅一路向北奔行，眼看快到北門城樓，突然停步低聲交談了幾句，竟分手各奔一方，吳姥姥向東，春梅却轉向西城。

郭長風倒不禁為難起來——

吳姥姥是黑衣少女的管家，春梅則是貼身侍女，兩人所去的方向，都可能是黑

郭長風道：「千萬放不得，新娘子生肖是屬『泥鰍』的，一鬆手就溜了。」

說着，擺擺手，大笑而去。

小強回頭見郭長風已經去遠，突然將青衣女放下，同時解開了她的穴道。

青衣女挺身躍起，詫問道：「你這是為什麼？」

小強揮手道：「姑娘快走！回去請上覆貴主人，並非我沒有骨氣，實在因為下毒失敗，不得不如此。」

青衣女道：「你知道我是誰？」

小強道：「我雖沒有見過姑娘的面貌，那天在船上，曾聽到姑娘的口音，只是不知如何稱呼而已。」

青衣女默然片刻，道：「你放我走了，等一會怎樣向郭長風解釋？」

小強苦笑道：「還有什麼不好解釋的，我只好假稱姑娘已經答應，騙我解開穴道，却趁機逃走了。」

青衣女又道：「如果你問我為什麼不追趕呢？」

小強道：「我就說已經追趕了，沒有追上……」

忽然一個聲音接口道：「這樣說，一定瞞不過郭長風。」

隨着話音，姓吳的老婆子緩步從小巷走了出來。

青衣女一驚，急忙檢視道：「原來姥姥也親自趕到了。」

吳姥姥冷笑道：「我能不來嗎？當時一再告訴你，郭長風不是易與之輩，你偏要逞能，現在果然落在人家手中，我可不來嗎？」

衣少女隱匿之處，郭長風只有一個人，究竟應該跟誰呢？

他畧一沉吟，決定仍以吳姥姥為主，因為這老婆子無論身份和地位，都比春梅重要，同時，她又剛說服了小強，勢必急于將消息告訴黑衣少女。

於是也轉向東方，緊緊追隨在吳姥姥身後。

那老婆子展步如飛，不多久，抵達一座巨宅門外，忽然停身回頭查看。

郭長風猜想已到地頭了，急忙退入街角一棵大樹下，屏息以待。

這時，天色已近黎明，遠望那巨宅牆高門寬，屋宇層疊，黑漆銅環門前，高踞着兩座石獅子，顯得峻宇雕牆氣象萬千。

吳姥姥在門外搜視了一遍，飛身越牆而入。

郭長風等了片刻，不見有什麼動靜，也蹣跚欺到近處，吸一口氣，輕輕掠登牆頭。

只是，他沒有越牆而過，一登牆頂，立即橫身臥倒。

由牆頭望下去，裏面是一片碧綠的草地，種着許多冬青樹，林木掩映中，露出幾棟樓房，都是綠瓦覆頂，翠藤滿牆，顯得十分醒目。

這巨宅內，無論庭園佈置和屋宇裝飾，幾乎全部以綠色為主，雖處鬧市，却令人有置身田野的感覺。

祇是，偌大庭園，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甚至連鳥語蟲鳴之聲也沒有，又顯得有幾分陰森。

郭長風橫臥在牆頭上，縱目四望，不

了。」

吳姥姥道：「還不快謝謝哥兒！」

青衣女欠身道：「謝謝少俠。」

吳姥姥接道：「強哥兒的記性不錯，這丫頭就是咱們小姐的隨身使女，名叫春梅。」

小強忙拱手還禮，道：「春梅姐姐別客氣，說來慚愧，在下也是失手的人。」

吳姥姥道：「哥兒的情形，跟她不一樣，無論怎麼說，你跟郭長風是多年兄弟，見面三分情，心裏一緊張，自然容易失手。」

小強道：「難得姥姥能體諒微衷，不過，辜負了小姐的重托，在下總是問心不安。」

吳姥姥道：「一點小挫折，何必耿耿於懷呢，連咱們也沒料到郭長風竟會那麼精，簡直跟猴子一樣！」

小強嘆道：「在下也心太軟了，沒有照何老爹的主意使用『砒霜』……」

吳姥姥搖頭道：「錯了，如果使用『砒霜』，一樣會被發覺，那時反而沒有轉圜的餘地，倒是這樣還有第二次機會。」

小強暗吃一驚，忙道：「姥姥的意思是——」

吳姥姥陰沉地笑道：「咱們小姐的條件，仍然沒有變，只不知你還有沒有這份勇氣？」

小強道：「我……憑良心說，我實在有些胆怯了，萬一再失手……」

吳姥姥道：「這一次，不是要你下毒，只須舉手之勞，準能成功。」

見吳姥姥的去向，只有一棟朝西的小樓窗口，隱隱透出燈光。

這時，天色已經黎明，那小樓又坐東朝西，燈光被曙色所掩，如非細看，不易查覺。

郭長風一個翻身，飄落牆下，快步向小樓奔去。

小樓周圍遍植牽牛花藤，茂密的藤葉，從牆角直攀上樓頂，看起來，整棟樓房就像用枝藤編織而成，非常別緻。

樓窗上，映現出一個人影，却不是吳姥姥。

那是一個身着長衫的男人，坐在一張高背搖椅上，一卷在手，緩緩搖動着，彷彿在挑燈夜讀。

從窗外看去，只能見到搖動的影子，既無法辨認面貌，也沒聽見聲音。

不過，郭長風直覺那人影頗為熟悉，由側面身裁和臉部輪廓看，竟然很像林元暉。

難道這巨宅會是寂寞山莊的產業？林元暉離莊避仇，就藏在這棟小樓中？

郭長風疑雲頓起，身形一長，掠上了樓前迴廊。

隔窗細看，越覺得那人就是林元暉，只見他斜靠在木椅上，一幌一幌地搖着，似乎並未專心看書，倒像已經睡着了。

郭長風忽然發覺情形有些不對，如果樓中人影真是林元暉，附近必定有人守護，至少，應該有個丫鬟僕婦在旁邊侍候，怎會讓他獨自一人坐在樓上？

此地若是林元暉藏身的地方，吳姥姥來幹什麼？

想到這裏，心中頓生不祥之感，急忙拍開窗櫺，飛身而入……

椅上那人仍在搖晃，衣着狀貌果然和林元暉一般模樣，却是一具木頭雕刻的假人。

郭長風知道中了圈套，剛想抽身，「嘩啦」一聲响，窗口已被鐵欄封堵。

接着，整個房間便開始向下沉落。房間下沉的時候，牆壁却未見移動，從窗口望出去，園中景物都在緩緩上昇。

這表示地底也有和樓房同樣大小的空間，整棟樓房，原是一座設計巧妙的機關陷阱。

郭長風不禁搖頭苦笑，他一向自負精明，沒想到這次栽了個大筋斗。

栽筋斗猶在其次，最叫人窩囊的是，至今仍未明白筋斗栽在誰的手中？

小強駭然道：「莫非要我刺殺他？」

吳姥姥道：「也不是。」

小強道：「那是用什麼方法？」

吳姥姥道：「你若願意試試，我再告訴你，否則，說也無益，不如作罷。」

小強沉吟了一下，道：「不瞞姥姥說，在下本是一名孤兒，自幼即受郭長風照顧，名為兄弟，情同父子，若要我謀害他的性命，我實在不忍心下手……」

吳姥姥領首道：「為人能不忘本，足見你言出由衷，值得信賴。放心吧，咱們也沒有意思害他性命，只不過讓他別再插手寂寞山莊的事罷了。」

小強道：「祇要不傷害他的性命，我願意再試一次。」

吳姥姥從髮髻上拔下一支銀簪，說道：「你把這東西帶去，等他晚間沐浴之前，偷偷丟進熱水桶裏，事情就成功了。」

小強訝道：「就這麼簡單？」

吳姥姥笑道：「我已經告訴過你，舉手之勞就行了。不過，銀簪必須在他沐浴前，投入熱水桶中，這一點，千萬不能弄錯了。」

小強細看那銀簪，並無特殊之處，不禁問道：「這東西究竟有什麼妙用呢？」

吳姥姥道：「妙用無窮，但你不必多問，只須照我的話去做，包你成功。」

小強想了想，道：「他若發現水桶中有支銀簪，查問起來，我該怎麼解說？」

吳姥姥搖頭道：「放心！銀簪一遇熱水，立刻溶化，他根本就不會發現。」

小強驚問道：「難道這東西是用毒物製的？」

想到這裏，心中頓生不祥之感，急忙拍開窗櫺，飛身而入……

椅上那人仍在搖晃，衣着狀貌果然和林元暉一般模樣，却是一具木頭雕刻的假人。

郭長風知道中了圈套，剛想抽身，「嘩啦」一聲响，窗口已被鐵欄封堵。

接着，整個房間便開始向下沉落。房間下沉的時候，牆壁却未見移動，從窗口望出去，園中景物都在緩緩上昇。

這表示地底也有和樓房同樣大小的空間，整棟樓房，原是一座設計巧妙的機關陷阱。

郭長風不禁搖頭苦笑，他一向自負精明，沒想到這次栽了個大筋斗。

栽筋斗猶在其次，最叫人窩囊的是，至今仍未明白筋斗栽在誰的手中？

如果陷阱是黑衣少女佈置的，何以要用林元暉的雕像為餌？如果屬於寂寞山莊的安排，誘敵者又怎會是吳姥姥？

莫非寂寞山莊設阱捕虎，吳姥姥沒有上當，自己倒做了替死羔羊？

他簡直越想越窩囊，但事已至此，明知懊惱無益，索性搬過一張椅子，在林元暉的雕像對面坐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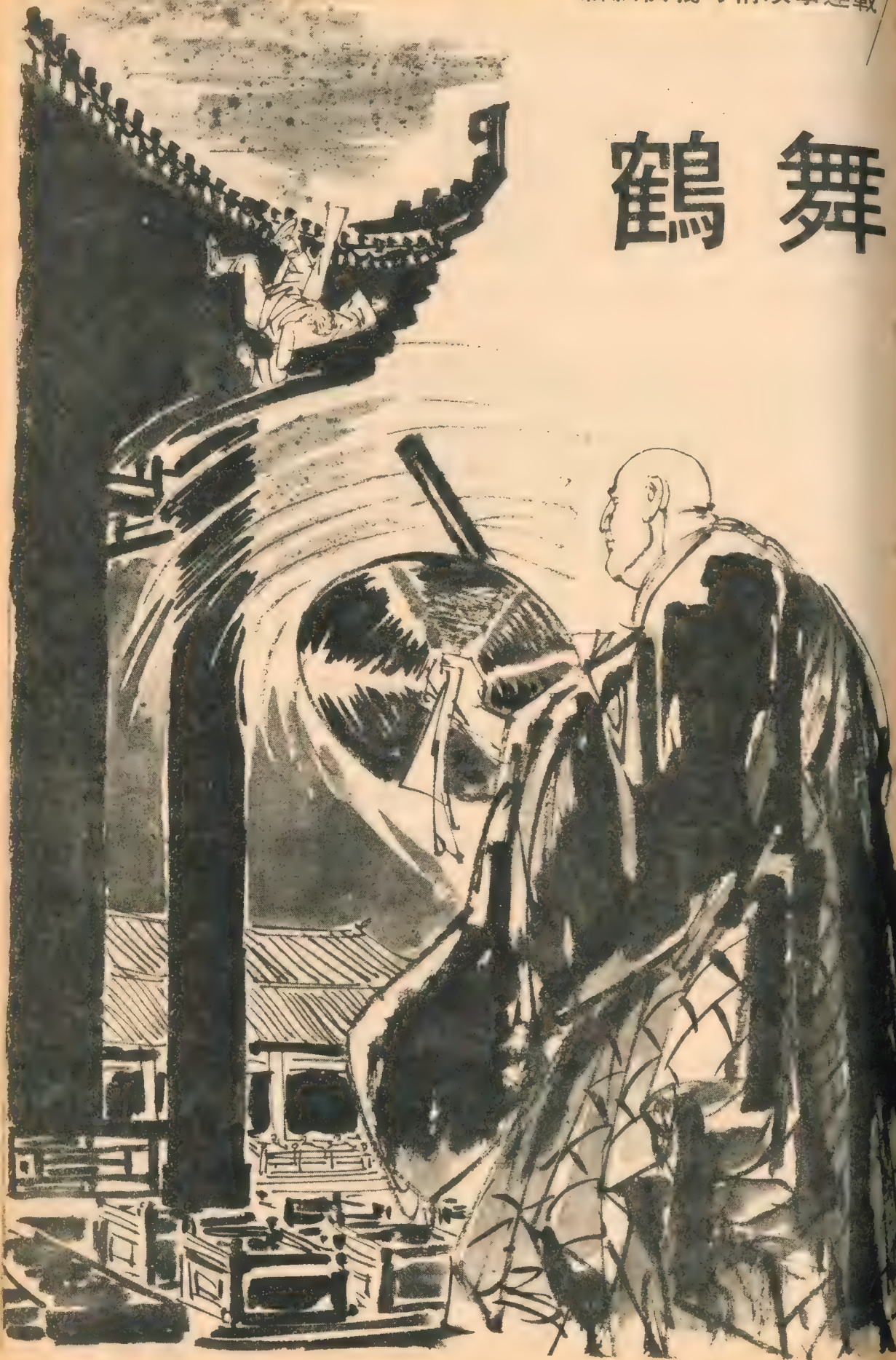
樓房漸漸沉入地底，下降之勢終於停止了。

地底是一座方形鐵屋，大小與樓房完全相同，整間樓房恰好降入鐵屋中，嚴絲合縫，分毫不差。

換句話說，房內一切原有陳設都沒有改變，祇是由地面搬到地底，四週換了鐵鑄的牆壁。

（未完）

神州舞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祝三立搶得翡翠梨，涵一和尚立命他偕同笠原一鶴晉京，未幾，匪飛來到，求涵一和尚剃度，涵一不允，匪飛含怒而去，匪飛剛走，白嫖與子女到來，涵一和尚迫得說出匪飛苦衷，並答允一月內取回翡翠梨及找匪飛回來，白嫖答允偕子女而去。祝三立與笠原一鶴抵京，那晚二人夜探禁宮，詎為禁宮侍衛發覺，兩人分道奔逃，笠原一鶴不慎自殿頂摔落，笠原一鶴忍痛爬起，就在這時，兩條人影，猛地撲了過來，其中一人大喝，要笠原跪下就縛，隨着喝聲，雙手向笠原一鶴肩上抓去——

朝貢完重任

盜寶受酷刑

笠原一鶴一咬牙，掌中刀迎面就劈。刀光一閃，那人口中「啊！」了一聲，驀地向後就退，這時樓上如同星墮也似的，又落下了一人，這人一下地，高叫道：「不要用箭射，捉活的！」

又有人高聲道：「這傢伙可是偷了東西？你看他背上。」

原來笠原一鶴背後背着那個進貢的箱子，這一句話頓時把他提醒了。

他驀地想到，自己本是負有足利將軍的使命，前來晉見皇上，自己懷內更有將軍親函，又怕他何來？

當時不由雙手握刀，後退了一步，怒聲道：「停手！」

這時人聲亂成一片，大隊的兵弁，自兩側疾跑而來，燈光交織成了一片，紛紛嚷着：「拿賊！拿賊！」

笠原一鶴這一聲吼，頓時使得為首那個官人一怔，他比了個手式，阻止住身邊的人上前，一面仔細看着笠原一鶴的臉道：「大胆，你是什麼人？還敢動手麼？跪下！」

燈光火炬，人聲鼎沸，笠原一鶴不禁有些胆寒。

可是當他想到自己所負的使命，不禁胆力大增，他雙手托刀怒目視着為首那個官人道：「拿什麼賊？我又不是賊！」

那個官人冷叱了聲，道：「還不跪下」

？怎麼你還敢動手不成？」

笠原一鶴面色一整道：「我是來見皇上的！」

那個官人不由怔了一下，驀笑道：「你胡說些什麼？來呀，先拿下他再說！」

四周之人，正要動手，笠原一鶴挺身道：「你們如果真要無禮，我可不客氣了，不過如果萬歲降罪下來，你們可就當不起了！」

這時又陸續來了八九個錦衣衛士，燈光火炬較先前更亮了，那官人似乎為笠原一鶴的話嚇住了。

他咳了一聲，雙手連搖，止住了四下的亂聲，當時冷着脸道：「你是那裏來的，叫什麼名字？」

笠原冷冷一笑道：「我名笠原一鶴，乃是日本足利將軍手下第一武士，來此是



向皇上進貢來的！」

這人「聽，面色一急道：「哦，有証明麼？」

笠原一鶴點頭道：「自然是有，拿去你看！」

說着自懷內拿出了封有火漆的信封，這個侍衛接過看了一眼，匆匆遞過來，立時就換上了一個笑臉道：「我的爺，你怎麼不早點說呢？」

笠原一鶴也就收下了刀，遞冷着臉道：「你們根本就不容我多說嘛！」

那衛士遂笑道：「你怎麼這個時候來呀！萬歲爺在荷花殿，已經就寢了，我們也不能驚動他老人家！」

說着摸了一頭，說道：「這可怎麼好？」

笠原一鶴不由抱了一下拳，道：「那麼，我就明天再來！」

說着正要轉身，這衛士一笑道：「那倒是不必了，笠大人你既然來了，就在宮裏先留下，明天早朝時候，我們帶你去見皇上就是了！」

笠原一鶴一想，也只有如此了。當時皺了一下眉道：「可是我這個樣子……」

那官人笑道：「這無妨，笠大人只要告訴我們下榻的客棧，我們自會派人去拿，衣物是一概少不了！」

笠原一鶴見這官人說話時，一雙眸子裏透出精明，似笑非笑的样子，他立刻就明白，對方是在懷疑自己的身份了，當時只得點頭道：「這樣很好，就請貴官帶路，我要休息一夜再說！」

這名內官點頭道：「是！是！」

說着就回身對一旁二人說了幾句，那兩個人，全是身著錦衣，身帶兵刃的衛士，三人商量了一陣之後，其中之一，冷冷笑道：「閣下已是外國的來客，怎會連規矩都不懂？這是萬歲爺的寢宮，怎可帶着兵刃隨便出入？」

笠原一鶴也冷笑一聲，道：「我如沒有這口兵刃，只怕此時，已經死在你們的手下了！」

一面說着連刀鞘交過去道：「已如此，就請貴官代為保存好了！」

那侍衛雙手接過來，道：「這是宮裏的規矩，除了我們以外，誰也不能帶兵刃，笠爺你多包涵！」

另一名侍衛道：「我們也不要你的，等下早朝之後，一定奉還！」

這時，已走出了兩名小太監，打着燈籠，由三名侍衛護送之下，笠原一鶴就同着他們直向偏殿行去！

雖然是在深夜裏，可是笠原一鶴也能看出來，這裏好大的地方。

目光望去，但見畫棟雕樑，一層層像雲也似的展出去。

蓋蓋的宮燈，有方的有圓的，乍然望去，就像是隱約在天空中的星羣一樣，甚是美觀！

他只不過左右看了幾眼，那三個侍衛，似已帶出懷疑之色。

當時只好低下頭，隨着那兩個小太監直向前行。

幾個人走了足有盞茶的時間，笠原一鶴實在有些不耐煩了，才見為首兩個小太

監，推開了一座大門。

笠原一鶴鼻中立時聞到一陣清香，沁人心脾。

在一排十盞宮燈之下，他看見一方橫匾，鑲在大紅的屋簷之下，匾上寫着「清客廊房」四個大字。

這是專為遠來晉見皇上的貴賓所設的一處地方，環境至為清雅。

正中有一個大荷花池子，這種季節裏，正是荷花開放的時候，陣陣清香隨風飄渺。

這時刻，清客廊房裏的客人，並沒有全部安歇，差不多都還亮着燈光。

有的房內，還傳出陣陣絲竹之聲，還有宮女的婉轉歌聲。

三名侍衛一直護送他到了一個寬敞大廳為止，這時另由專門侍候廊房裏的太監接管。

笠原一鶴抱拳一笑道：「有勞三位官人了！」

三人倒是彎腰連道：「不敢！」

先前那侍衛却告誡道：「笠爺，你暫且在此住一夜吧，無故不可隨便外出，這是宮裏的規矩！」

笠原一鶴笑道：「請放心，我不會亂走的！」

那侍衛含笑：「這樣就好了，笠爺有何需要，只管吩咐這裏的太監，必能為你辦到就是！」

笠原一鶴只得告了謝辭，三名衛士，又前後看了看，關照一番，才匆匆退去。

他們走後，立時就有兩個小太監侍候着他進了一間極為豪華雅緻的官房，並侍

候着他脫了衣服沐浴，換上舒適的便衣。

這時候他真後悔，已然有如此舒服的地方，自己又何苦如此折騰？

他在燈下，看賞了一下懸掛壁上的書畫，正想就寢，却聞得敲門之聲。

笠原一鶴開門，見是一個白衣老太監，隨着兩個小太監手上捧着紙墨等物！

老太監齒牙一笑道：「還沒睡麼，我們來麻煩您啦！」

那老太監音很細，宛如女子，只是一個牙，差不多都掉光了，看起來真像是一個老婆婆。

笠原一鶴知道，這些太監都是幼年進宮，並且從小經過「去勢」，所以看起來才會是這樣子。

當下忙道：「公公請坐！」

老太監嘆了一聲坐下來，打着一口京片子道：「這些事是少不了的，一樣樣都得填！」

小太監磨好了墨，遞上了筆，這位公公就開始細細的盤問笠原一鶴姓氏，來歷，以及隨身所帶的東西，下榻的地方。

一直問了有半個時辰，才算填好了。這時又有人敲門，一個小太監進來道：「回總管，笠爺的東西已拿回來了！」

笠原一鶴不由驚道：「好快！」

公公招呼着道：「拿進來，給放好了！」

他好像是這「清客廊房」的總管太監，權勢不小，接着他就喝着茶，跟笠原一鶴聊天，道：「日本這國家是好地方，姑娘皮膚白，漂亮，趕明兒個，你回你們將軍，買幾個姑娘來，可比送什麼金子寶貝

多多了！」

笠原一鶴含笑道：「日本現在正在鬧內亂飢荒，百姓不寧，進貢姑娘只怕不易行通！」

老太監點頭笑道：「也說的是，現在不行，送上來的又黃又瘦，主子那能喜歡呢？」

笠原一鶴不由暗笑，也不太頂撞他。

老太監聊了幾句，就站起來告辭，道：「怎麼，笠爺要是喜歡聽歌什麼的，叫他們傳幾個歌妓來！」

笠原一鶴忙搖手道：「那是不必，謝謝了！」

老太監這才帶着兩個小太監退了出去，笠原一鶴和衣倒在床上，耳中聽得陣陣絲弦吹竹之聲，甚為悅耳。

他腦子裏，不禁為方才的話，生出了一些悲傷。

對於自己的身世，他並不知道，他仍然以為自己是一個日本人，那麼對於祖國的災難，又怎能不傷感呢？

他悲傷了一陣，不禁又想到了祝三立，不知他現在如何了？今天幸虧自己能隨機應變，否則只怕有理也講不清了。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好像他才睡了沒多久，就被一陣急促的敲門之聲驚醒。

笠原一鶴忙去開了門，見是小太監送面湯來了。

他接了臉盆，那小太監笑道：「爺要準備了，等一會王總管要帶爺進去的！」

笠原一鶴答應了一聲，忙洗漱完畢，換好了衣裳，又重新回到了他那間日本武士的屋子。

這時就有人送來早餐，小籠包一籠，玫瑰糖糕，和荷葉糖糕各一盤，另有八寶甜粥一碗。

笠原一鶴如風捲殘雲的吃了一個乾淨，只覺得味道美極了，不愧是宮廷御廚！

一切就緒之後，又等了一會，才見那老太監，同着兩個帶刀的衛士進來招呼道：「笠爺請隨我出來！」

笠原一鶴整理了一下衣帽，道：「皇上在那一殿召見？」

老太監一笑道：「我也不知道。」

他走出房子，却是除自己之外，尚有二人也都打扮得整齊都坐在大廳內，老太監一進來，那二人忙站起來。

這時又有一個小太監送給每人一面銀牌，笠原一鶴見自己這面是銀龍二號。

老太監笑向三人道：「三位請坐等內宮的公公來傳才能動身呢！」

笠原一鶴才知這見一見皇上，可真是不容易，只得耐着性子坐了下來。

兩個素衣太監，却過來對三人行了禮，然後很仔細的在每人身上摸着，連一粒銅鈕也不許有！

笠原一鶴的那個小箱子，却要交給另一人拿，不許他親自拿。

一切就緒之後，才見廳門一開，一個着杏黃長袍的太監走進來，他身後跟着兩個白衣太監，各人拿着一個拂塵，衆人一齊站了起來。

黃衣太監手上拿着一卷黃綬，一進門就打開來，高聲道：「聖旨，下跪！」

全室所有人都都跪了下來，笠原一鶴猶豫了一下，也跪了下來。

那黃衣太監遂高聲吟道：「高麗來使金大和，四川提督郭永興，日本武士笠原一鶴即入「翠微宮」，不得延誤欽此！」

三人叩了頭一齊站起，那黃衣太監含笑點了點頭道：「三位辛苦了，請隨我入宮見駕吧！」

說完轉身退出，三人跟隨他一齊走出，却見廊前已站了兩列錦衣衛士，一個個衣械鮮明，神情威武。

那黃衣太監和兩個小太監在前，三位晉謁者居中，兩列錦衣衛士殿後，直向前行去。

笠原一鶴隨身的那個寶箱，却由小太監之一雙手捧着，偌大的一行人，行在水磨方磚的地面上，只有沙沙一片細聲，連一個咳嗽的人都沒有。

笠原一鶴打量着這皇宮內，真是開了眼了。

宮院內花樹井然，有一半以上，笠原一鶴連名字都叫不出來，兩行翠柏樹，剪得一般高，一般齊，每幾步都有一個金絲質鳥架，落棲着各種珍禽！

一行人行進一處白玉牌樓，其上寫着「翠微宮」三個大字。

門前有四個黃衣太監，分立左右。其中之一，揚着手上的拂塵道：「錦衣衛四品以下留守殿外其餘進宮護駕！」

立時就見那些衛士分作兩列，有一對巨大的石獅，一對玉麒麟，宮簷之下，是雕刻着一條長有數丈的五爪金龍，看起來栩栩如生！

一名二品侍衛，立在階上，道：「萬歲爺在東琴閣巡視，來見使者請先在烟龍殿少憩！」

兩個黃衣太監又帶着三個人來到了一迴龍殿「方才坐定，一個內監入宮宣道：「萬歲爺有旨，高麗使者入晉！」

那個高麗使者忙應聲站起來，他身著鮮衣，頭戴高帽，由一名太監捧着他的貢物無非是他們高麗所產的參茸玉桂藥物。這位高麗使者去後不久，那個太監又入內喚道：「傳日本武士笠原一鶴——」

笠原一鶴忙站起來，這名內宮總管走過來，微微打量着他道：「你是日本來的武士麼？」

笠原一鶴不由點了點頭，那侍衛含笑點了點頭，向兩名侍衛道：「岳侍衛，你陪同他入見皇上，要仔細了！」

那侍衛躬身答了一聲：「是！」

就在一名侍衛，一名太監陪同之下，笠原一鶴走進了翠微宮，直入皇駕憩息的御書房。

那位大明永曆皇帝，此刻正斜倚在金絲絨的龍椅之上兩名小太監在爲他捶背。皇帝身著便服，龍目微弛，看來似乎很疲倦，兩鬢都已斑白，一雙白眉長長的搭了下來。

事實上，永樂帝自從征阿魯索元良哈歸後不久，精力體力已大不如從前了。

想當初爲燕王時靖國難，殺秦子澄，稱帝初伐安南，親征韃靼……那是何等等的威風，可是今日看來，這位皇帝勇魄雖在，體力已不行了。

太監唱名之後，皇上揮手令捶背的兩個小太監走開，龍目向着笠原一鶴直直的看着。

笠原一鶴跪地叩頭道：「屬民笠原一鶴叩謝龍安！」

永樂帝微笑點頭道：「你會說中國話，很好，請站起來，賜坐！」

笠原一鶴雖非卑賤之流，可是當他目睹着這位天國的大皇帝，內心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戰兢。

身為一國之主的永樂大帝，儘管在老邁之年，却也有有一種上國之君的天威，令人肅然起敬！

對答之下，皇帝甚為高興，並品嚐一碗他自己食用的「萬年羹」。

這時內監把貢物進上，皇帝親自打開，一樣一樣的賞玩，尤其對於那一枚翡翠梨喜愛十分。

他龍顏甚悅的道：「笠原武士，你可願在我們中國留下麼？」

笠原一鶴垂首道：「小民奉將軍之命，叩見皇上，此間事了，倘蒙至敝國覆命，不能多事逗留。」

永樂皇帝點首道：「很好，孤賜你們將軍彩緞千疋，玉如意，玉彩盒各一對，賜你神劍一口，孤習箭時所乘的御馬一匹，黃金百兩，你好生遊玩些日子，遂自回去吧！」

笠原一鶴當時連忙答應，跪地謝恩。皇帝又含笑道：「至於為貴國發兵之事，我卻要從詳考慮，此時只怕不易，因為我國北方作亂，尚待征伐，只怕無力相助了，你遂自回國，我再另派使者去見你們將軍就是！」

笠原一鶴又叩了個頭，退後站起，當下由錦衣衛護送下，走出御書房。

多少座宮房樓殿，要在這裏去找尋一枚小小翡翠梨的藏處，那是多麼不容易？

老狸祝三立想到此，真不禁有些洩氣了。

這座「文鸞殿」好大的地方，月光閃映着琉璃瓦面，發出萬點金星，刺得眼睛挺不好受的！

祝三立一身緊身衣褲，背後繫繫着兵刃！

他事實上，已來了宮內多次了，可是前數次，絲毫不着要領。

因此，他已下定了決心，今夜無論如何，也要把那枚「翡翠梨」偷到手。

他那雙閃閃的眸子，注視着「文鸞殿」下的任何動靜，其實他那裏知道，這是一座空殿，只是日間，供宮內諸人習書開畫的地方。

良久之後，他看見一個白衣的太監，打着「蓬宮燈」，遠遠的走了過來。

老狸祝三立安心要拿他試問，容得這名太監走得差不多了，他陡然拔身而起，身形向下一落，正好落在了這太監身後，隨身帶下的風力，差一點把那太監手上的燈籠弄熄。

那太監是來自西宮太后那邊的，因為幾個娘娘在猜謎玩，叫他來文鸞殿找謎譜，不想竟會遇見了這件事。

這陣風力，使得他嚇了一大跳，口中道：「什麼東西？」

當時猛地一個回身，燈光驟照之下，他看見是一個矮小的老頭兒，不由「啊！」了一聲，方要叫喊，祝三立一隻右手，已搭在了他的肩上。

他總算辦完了一件大事，輕鬆得吐了一口氣。

返回到「清客廊房」之內，各項御賜之物，均已由內監捧進來。

只有彩緞千疋，却是發交江南織造廠直接處理，笠原一鶴所領到的，不過是一件提領的御提單。

至於永樂皇帝所賜送的那匹御馬，倒真是一匹蒙古異種好馬，白毛紅睛鬃長披頸，所謂「神劍」不過是一口宮中玩物，沒有開過口的，看起來樣子唬人，並沒有什麼實用。

笠原一鶴帶着東西，上馬離宮。

他身上帶有一件由錦衣衛批交的公文，這件公文可以沿途借重官府的保護，諸如舟車之類，也可以便宜行事！

但是他對於這些毫無興趣，他只是乘程的趕回金陵朝陽寺，向師父覆命，之後，他還要回去一趟日本。

他趕回朝陽寺的時候，涵一和尚並不在寺內。

原來這時涵一和尚，正為着匪飛的事而大為傷神。

他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找到他，並且把他送到仙霞嶺去，才能令自己心安！

可是，匪飛却抱着「破鏡難圓」的心情，誓死不回！

他二人在這一件事上，表現了不同的意見！

笠原一鶴由一位師父處，看見了一張師父對自己的留條，不由的大吃了一驚！這張留條內，涵一和尚把他的出身來

這太監只覺得全身一陣發麻，不由一個勁兒的直打冷戰，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見他雙腿一軟，「撲通！」一聲自己坐了下來。

祝三立一聲冷笑道：「不許叫喊，否則要你的命！」

說着右手一抬，一口冷森森的利刀，已自抵在了這名太監的胸前，這名太監早已嚇了個面無人色。

他咬着舌尖道：「祖宗爺……爺……饒命呀！」

祝三立沉聲說道：「我問你，前些日子有個日本人進貢的寶物，萬歲爺放在那裏了？」

那太監哆嗦道：「這……這……我是西宮裏當差的，那知道呀！」

祝三立寶劍微微向前一送，那太監嚇得整個身子都躺下了，當時哭泣道：「祖爺爺……我……我……不知道，不過萬歲爺的寶貝一向是放在『紫金樓』的！」

祝三立冷冷一笑道：「紫金樓在那裏？你說！」

這太監連指帶比道：「還要下去，繞過文華殿，在翠微宮裏面……爺爺，你不要殺我！」

祝三立不由心內大喜，當下一笑道：「你說了我當然不殺你，不過，你還是在這裏先睡一會的好！」

那太監方自搖手，却為祝三立指尖一翻，已點中了他前胸的「氣坎穴」上，這名太監頓時就不動彈了！

在這僻靜的文鸞殿內，這種事是不易

歷，以及父親的一切情形交待得很清楚。

笠原一鶴看得真是如醉如痴！

到今天，生活了這麼多年以來，他頭一次揭開了身世之謎，到現在，他才瞭解到自己一半血統，竟是屬於中國的，原來父親的原名叫匪飛，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人，笠原一鶴不過是他一個化名！

可是這件事，母親竟從來沒有對自己談過！

他更知道了，那位翠娘白嫻，原來是父親的中國妻子！

以此下推，匪長青，匪荏荏也正是自己的兄妹……

這一切簡直是像夢也似的，難以令自己相信，可是這些是出自師父親自所述，怎能令自己有所懷疑？

涵一和尚在這封信後說，他是為找尋匪飛才外出的，這麼說來，父親也來到了中國。

笠原一鶴這時，內心真是亂極了。

可是師父最後批示自己的話，囑令自己不得離開寺門，一切事情，交給師兄辦理！

他只得誠懇懇懇的向尼利將軍寫了一封信，說明一切經過，以及自己不回日本的原因。

涵一和尚所謂笠原一鶴的那位「師兄」，正是合一和尚。

笠原一鶴寫好書信後，親自找到了合一的禪房，面謁師兄請罪！

合一和尚對於他昔日的過錯，並不責怪，可是由神情上看起來，顯然對這位師弟冷淡得多了！

被人知道的。

可是步出文鸞殿外，卻不斷的來往有人，這一段距離很不容易藏身。

祝三立考慮再三，當時匆匆把這名太監的衣服剝了下來，穿在自己身上，雖嫌長一點，却也湊合！

然後他又戴上了帽子，這才打起了燈籠，大搖大擺的向着殿外行去。

向前直行了約有一箭之地，他才看見了一座佔地極大，金碧輝煌的大宮殿，這正是每早天子在此臨早朝的「文和殿」。

當時心中想着，就匆匆走了過去。

文和殿外懸着有三個人高的大燈籠，石階上立着八名持戈的衛士威風凜凜的。

祝三立低着頭走過去，搖搖晃晃，滿像是那麼一回事似的，誰知他走了百十步左右，忽聽得一人沉聲道：「前面那個人站住！」

祝三立不由大驚，當下就立步不動，那人叱道：「回過身來！」

祝三立只得回過身來，却見一名身着便衣，高有八尺左右的漢子，匆匆向自己行過來。

待他走過，祝三立才看清他有五十左右的年歲，一雙招風耳，兩隻眼睛又細又長，鷹鼻薄唇，一望即知是一個精明厲害的人物。

這人走過來，用着精異的目光，打量着他，說道：「你叫什麼名字？在那一宮當差？」

祝三立一笑道：「我姓祝，在西宮來的，有事麼？」

那人赫赫一笑，道：「這倒是怪，太

他只是冷冷的道：「你把所有的事交待清楚，我馬上就想動身了！」

笠原一鶴把御賜各物，以及路上的通行證明，與將軍的信件，都交給了這位師兄。

合一和尚就在當日，帶着這些東西出行了。

從這一天開始，笠原一鶴暫時收起了「一顆心，在這朝陽寺裏住了下來。

他每日聽禪頌經，儘量的把自己作成一個虔誠的和尚。

可是，佛家重視「因果」二字，也許在你無知無覺的時候，你種下過一個因，那麼你必定要得到那個「果」！否則是不會干休的！

夜暮深垂，紫禁城一片肅殺。才打過三更時分，就由東面宮殿上翻過了一條疾勁的人影，這條人影好快，一利時間已撲到眼前的「文鸞殿」上。

月光之下，才看清了，來人是一個瘦小乾癟的老頭兒，領下一縷山羊鬍子，被風吹得斜到了一邊。

他那雙銳利的眸子，不時的四下溜着，神情顯得十分緊張。

只聽到他口中喃喃低語道：「媽的，老和尚把我給害苦了！」

「這麼大的地方，老天爺我可是到那裏去找那翡翠梨啊？……」

沒辦這件事之前，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簡單了，可是如今事到臨頭，才知道竟是如此的不易。

你只要想，這座宮裏是多麼大的地勢，監選能長鬍子，我倒是頭一次看見！」

祝三立不由大吃一驚，他匆匆換衣，自以為得計，卻沒有料到，竟會留下這麼大一個漏洞！

那人已伸出手來，向着他那一縷山羊鬍子上扯來，口中大聲笑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祝三立不由向後退了一步，他手上的那盞燈籠，猛地掄起來，照着對面這個人頭上砸去！

那人無防之下，為燈籠打了個正着，雖說不怎麼要緊，可是却被燈油澆了一額子，燙得「啊」了一聲。

當時他大嚷道：「來人拿奸細！」

身子向旁一翻，正要伸手去拔刀，祝三立已冷笑了一聲，他手上的那根燈籠竿兒，向外一翻，正正的點在了這衛士的咽喉之上。

只聽得「吭！」一聲，這小子喉通一聲，就倒下了不動了。

祝三立那裏再能在此多留？當下足尖一點，已用「蜻蜓點水」的輕功絕技，猛地撲了出去。

可是這種情形，又把附近所有的人全都驚動了，那八名持戈的衛士不由大聲喧嚷了起來。

祝三立疾馳到了前路，迎面看見一座牌坊，上面有「翠微宮」三個大字。

他這時真的又恨又氣，想不到竟會在這時候，驚動了衆人，自己行事可就大大不便利了。

他恨得咬了一下牙，不得已，只得暫求退路了。

可是就在這時，一口利劍，帶起一陣勁風，直向他頭上猛劈了下來。

祝三立向後一翻身，看見是一名錦衣衛士。

他手上此刻向拿着那截燈籠桿兒，當下就勢一翻，「噹！」的一聲，已把來人的那口寶劍蕩了出去。

這名衛士冷笑道：「老小子，你好大的狗胆！」

他口中說着，內心不由甚是吃驚，因為對方竟能以一枝細棍蕩開自己手上的寶劍，只此一點看來對方又豈能是個弱者？當時身子向下一塌，直向一邊竄了出去，就勢一抬右腕，猛的打出一件暗器。

祝三立那裏有心戀戰，他用手上的竹枝，猛地一揮，「叭！」一聲，已把打來的一枚「燕尾鏢」砸在了一邊。

可是那人却又發出了第二枚暗器，同樣是一支「燕尾鏢」，只是這一次却是直向祝三立小腹上打來。

祝三立憤怒之下，左手向前一抄，已把這支燕尾鏢抄在了手中。

那衛士見狀，微微一呆，祝三立的燕尾鏢卻像是一點天星也似的，只一閃已到了那人面前。

可是猛可裏，由翠微宮後牆角處一聲斷喝道：「好打！」

「呼！」地一股勁風，猛地劈過來。

祝三立發出的鏢鏢，爲這股勁風一擊，只聽得「叮！」地一聲，落在了丈許以外。

老狸祝三立不禁大吃了一驚，因爲以自己的內力，發出的暗器，竟會爲對方掌

風所擊落，以此推想，來人的掌力，該是多麼驚人？

想着，他身子向左一閃。

却見面前人影一晃，一人以着宏高的嗓音道：「老頭兒，這地方也是你來得的麼？」

祝三立尋聲望去，却見是一個身披紅衣的高大喇嘛，他站在當地，看起來，竟較自己高出了一半頭以上。

祝三立不由吃了一驚，他還不知道，這地方，竟會出現這種角色。

當下退一步，冷冷笑道：「大和尚，你也要湊一脚麼？」

紅衣喇嘛嘿一笑道：「這很好，我承聖上看重，第一天上任，就有事情上門，老小子，你乖乖的跪地磕頭吧！」

說話之間，無數的錦衣衛士，已由四面集了過來，燈光火炬亮了一團。

祝三立看到這種情形，不禁道了聲苦也。

當下嘿一笑道：「大和尚，今夜不是打架的時候，祝三立記着你就是，告辭了！」

說着雙足用力一頓，「咻！」一聲，倒竄了出去！

他足尖方一沾地，一口弧形劍，來滿了風力，直向他面門之上猛然劈下來。

祝三立身子霍地一滾，他就勢已把背後的兵刃撤在手中。

勢到如此想要不傷人，只怕是行不通了。

就見他掌中劍向外一抖，就勢向下壓，正正的扎在了那名來犯的錦衣衛士的肩

頭之上。

隨着他寶劍向回一抽，左足向前一抬，那名錦衣衛士已像皮球也似的被踢了出去。

祝三立寶劍向後一抽，這當口，一股沉重的掌力，向他背心處逼到。

祝三立用「大輪轉」的身法，霍地一個旋身，掌中劍帶出了一片光華，直向來人雙手削去。

他身形轉過之時，已然看清了，來人正是那個大喇嘛。

這個紅衣大喇嘛哈哈一笑，口中說了一句藏語。

「烏朱里赤！」

只見他偌大的身子，驀地騰了起來，就像是一片紅雲也似的，直向祝三立身後落下去。

老狸祝三立「怪蟒翻身」，身子才轉過一半，却開得那喇嘛口中怪叫了聲：「打！」

只見他箕盤大小的一雙大手，驀地向外一揚，一吐，祝三立雖有內力充體，却也由不住往後退了兩步。

那個紅衣喇嘛這時，忽然失聲叫道：「你們退下去，待本教擒他去了！」

這幾個侍衛，似乎很聽他的話，聞言紛紛撤了開來，却見這個喇嘛一聲狂笑，他右手向背後一探，向外一亮式子，手中已多了一面大銅鈸！

這面銅鈸迅速的交在了左手，右手自腰間拔出了一個黑色的鐵棒。

遂見他狂笑了一陣，道：「老頭兒，今天也叫你見識我西方野佛的奪魂鈸的厲害！」

害。」

祝三立不由驀地一驚，他才知道眼前這個紅衣喇嘛，竟是負有盛名的西方野佛，金身喇嘛上元吉太。

這個人他是久仰得很，聞道這個喇嘛慣使巫術，尤其是他手中的「奪魂鈸」，竟能使人魂飛魄散，乃是當今一個怪僧。

今天，他想不到，竟會遇見了此人，當下不由內心大爲震驚了一下。

可是眼前局面，不打却也是不行的。西方野佛上元吉太，說完話後一聲狂笑，只見他右手鐵棒向外一碰，「噹！」一聲，已把祝三立手中兵刃碰開。

祝三立這才知道，原來他手上的那根黑漆棒兒，竟然也是金屬作的？

當下一壓手中劍，二次進身用「長虹貫日」的手法，第二次把長劍擊了出去，直取對方膺下三分。

西方野佛面色一變，狂笑了一聲道：「好老兒！」

身子驀地騰空而起，就在身形似落未落的當兒，他手上的那面大銅鈸，忽然「噹！」的响了一聲。

祝三立身子本來跟進，這時見狀，慌不迭點足而退，可是仍然慢了一步。

上元吉太這「奪命三鈸」，在一丈方圓範圍之內，會令人吃驚的奇效！

鐵棒一响，祝三立那深高深定力的人，竟由不住足下打了一個踉蹌，只覺得頭上「噹！」地一聲，差一點掉倒在地！

他這才體會到對方的厲害，那裏再能戀戰？

當時奮力向前一縱，迎面撲來了一名

滿目的擺滿了整個的一案子。

神殿大門，是用白色的大理石砌供成的，上懸一牌書有：

「非聖諭特令，嚴禁出入。」

可是這却不包括上元吉太所指定護法的八名宮娥，這八名宮娥是可以任意出入，甚至於成羣的在神殿內打鬧嬉戲着。

西方野佛上元吉太，得寵於當今萬歲，據說，是當衆表演了他的「奪命三鈸」。

他那三聲鈸响，曾把幾名衛士在聖上面前而昏倒在地，而且有一次聖上頭昏，被這喇嘛燒了一炷香，按摸了幾下就好。如此，他就得寵了。

宮內裏裏外外，見了他，無不尊稱一聲「法王」，誰敢招惹？

可憐那個老狸祝三立，現在却鐵鎖橫身，被鎖在神殿下的一個石亭之內。

在他枯瘦的手腳之上，各加着一副沉重的鐵鎖鍊子，鐵鍊却連在一巨大的石柱之上。一任你有多大的本事，至此也是一籌莫展。至此為止，老頭兒已昏睡了一天一夜，却仍然沒有甦醒的意思。

至於那個大喇嘛，一返神殿，也就再沒有出門，整整的在床上躺了兩天。

直到第三天，他才在兩個弟子的扶持之下，在院子裏走了一趟。

總算他功力深，在靜心調養之下，已大大的減輕了傷勢，他走到石亭前看了祝三立，不由冷笑道：「把他弄醒，我有話問他。」

兩個宮娥爲他搬來了一張太師椅，上元吉太就坐在椅上。

（未完）

錦衣衛士，一口鬼頭刀，劈面就砍，口中道：「相好的，躺下吧！」

祝三立這時明白，自己如果不能撲出眼前的重圍，必定就擒於那個喇嘛之手。

當時也顧不得下手輕重了，他身子驀地向外一偏，鬼頭刀已砍了一個空！

祝三立右足尖向外一挑，冷笑道：「你給我躺下吧！」

他這種「驚鶴跳子腿」是從不虛發。那錦衣衛士雖然躲開了他的第一腿，可是却没有躲過他的第二腿。

這一腿，乃是祝三立身形騰在空中所發出的。足尖一點，正正的點在了這位錦衣衛士的當頭天靈蓋骨之上。

只聽他發出了一聲狂嘯，驀地仆地而亡，口中狂吐鮮血，祝三立一經殺人，雙目如火。

他掌中劍第二次向外一揮，又被他砍翻了一人，身子却待機猛拔了起來，直向一處偏殿上落去。

然而他足尖方自着瓦，迎面一聲狂笑道：「本教候你多時了！」

祝三立見又是那紅衣喇嘛，不由吃了一驚！

不容他有所舉動，但見那喇嘛向前一探身，手上的銅鈸第二次發出了一聲大震，「噹！」

老狸祝三立足方踏瓦，這一聲鳴鈸，使得他足下一個踉蹌，再也站立不住。

當時口中「啊！」了一聲，足下一滑，直由殿瓦上墜了下來。

西方野佛上元吉太這「奪命三鈸」，真個是厲害，祝三立整個頭都像要炸開了

一般。

他恍惚之中兀自提着一口真力，可是由於志力不堅，真力也就不足，當時「碰！」一聲，手中兵刃也摔了出去。

跟着哈哈一笑，上元吉太飄身而下，道：「老頭兒，你束手就擒吧！」

說着手上的黑漆鐵棒，陡然朝着祝三立頂門上點來。

祝三立雖是昏沉沉的，可是內心却很清楚，他恨透了這個大喇嘛。

這時見他竟然是對自己下毒手，不由上身霍地向前一塌，雙掌上貫足了真力，猛地打出了雙掌。

西方野佛怎會想到，對方在此時竟會有此一手？

當時再想躲閃已是不及，偌大的身子，直被祝三立打得猛然一見，可是他在這時，却第三次擊動了銅鈸，只聽見「匡！」的一聲大震。

這是他「奪命三鈸」最後的一擊，這喇嘛口中唸了一句梵語道：「烏嶺三一，求次西！」

老狸祝三立再也挺身不住，只見他霍地向後一揚，竟自昏了過去。

西方野佛擊了這聲銅鈸之後，雙手一鬆，連鐵棒一齊摔在地下，整個身子「撲！」地一聲坐了下來。

他身邊的錦衣衛見狀大驚道：「不好了，法王受傷了！」

西方野佛強自鎮定道：「胡說……你們還不把那老賊縛起來待他跑走不成？」

這時燈光火炬耀目難睜，人聲亂成了一片。

幾個衛士跑近祝三立身前，見這老頭兒，牙關緊咬，面如死魚，一副驚魂萬狀的神態。

他們就用繩子，很快的把他縛起來！

西方野佛這時只覺得口內陣陣發甜，他知道自己爲對方傷中內腑，雖非致命，却也不輕。

可是在衆人面前，他又不便吐實。當時強提一口真力，站了起來道：「把這老賊押在我那神殿之下，交給我兩個弟子看管！」

兒，牙關緊咬，面如死魚，一副驚魂萬狀的神態。

他們就用繩子，很快的把他縛起來！

西方野佛這時只覺得口內陣陣發甜，他知道自己爲對方傷中內腑，雖非致命，却也不輕。

可是在衆人面前，他又不便吐實。當時強提一口真力，站了起來道：「把這老賊押在我那神殿之下，交給我兩個弟子看管！」

「一名侍衛道：「老法王你無妨吧！」

西方野佛揀起了地上的銅鈸，嘿嘿笑道：「你們不要擔心本教，還是去看看有沒有驚動了聖駕才是正理！」

幾個錦衣衛士聞言才猛然驚覺，匆匆跑走。

皇上今夜就寢「飄香殿」，距此甚遠，這邊所生的事情，倒也沒有驚動了他，只是此一事件，却把整個皇宮震驚了，只是他們誰也不敢驚動皇上，紛紛着人打聽經過，暗中加強防範罷了！

在宮院東側，有一座新建的豪華建築，名之爲神殿。

西方野佛上元吉太，和他的兩個弟子——金銀喇嘛，現在正被菩薩也似的，被供養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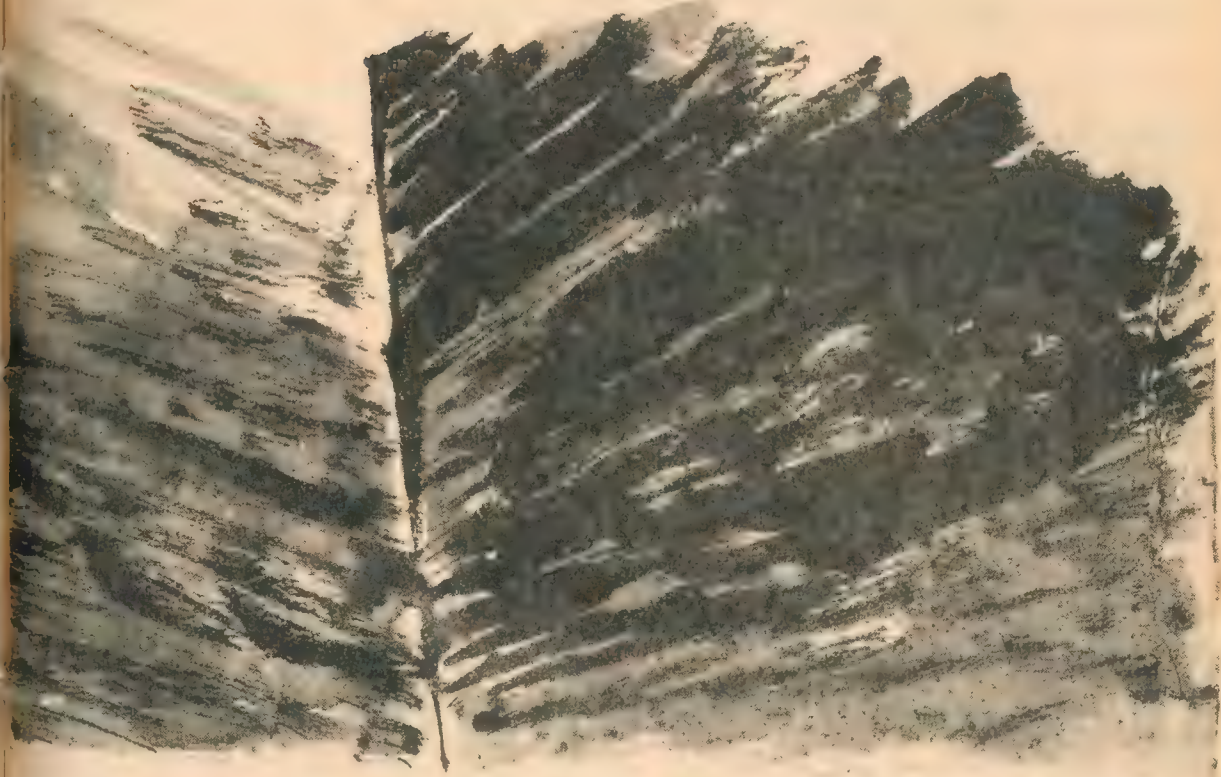
神殿內沒有高大的神壇，日以繼夜的焚着聖香，聖燭，設有神案其上供着書：

「吾皇當今天子

朱棣大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正中壁上，是皇帝一副極大的畫像，長生位上供有四季鮮果，水陸乾鮮，琳瑯

影劍潭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公孫相、激門多時，凌君毅殺死率領十劍陣的修天錫，瓦解了十劍陣，但公孫相中了對方淬毒劍，凌君毅為之療毒，丁嶠殺得性起，不顧危險，單身追敵而去，待凌君毅與公孫相追出，已失丁嶠踪跡，未幾，凌君毅與公孫相來到一狹仄石室，觸動機關，兩人為一道石壁相隔，凌君毅返身奔向地道，遇傷重垂死的蔡良，臨死指指前道，說出主人二字，凌君毅沿前道追去，遇一黑衣人持劍擋路，凌君毅心忖要瞭解洞中內情，非先制住此人不可——

抗韃功未竟 龍潭浩劫臨

黑衣人動作迅捷，短劍連連幌動，疾快點出，黑芒如電，快的目不暇接。

他閃電似劍法，不但快速，而且劍上還有着濃重的內勁，隨着劍勢迸發！

凌君毅右手巨闕劍，一連反擊三招，和黑衣人互相搶攻。狹仄的通道中，登時珠光劍影，耀目生光，寒風流動！

這一戰，倒也十分激烈，兩人搏鬥了十幾劍之後，才把黑衣人攻勢阻退下來。

黑衣人似是極為憤怒，口中連聲叱喝，短劍揮舞，愈來愈快，但他忽焉了一件事，這等快速攻勢，都是硬打硬碰的力拚招術，凌君毅手上是一柄斬金截鐵利器！

一串金鐵交鳴之後，他手上一柄短劍，已被寸寸削斷，只剩了一個劍柄！

黑衣人方自一怔，正待往後躍退！

凌君毅比他還快，驀地跨上一步，劍尖已經指到黑衣人的胸口，喝道：「閣下只要動一動，在下立可取你性命。」

黑衣人眼看青光耀目的鋒利劍尖抵在胸口，果然不敢掙動，臉色慘厲，怒聲道：「你要怎的？」

凌君毅忽然微微一笑道：「在下只想問你幾句話，閣下最好

據實回答。」

黑衣人道：「你要問什麼？」

凌君毅道：「在下還是一句老話，黑龍潭是不是你們總堂所在？」

黑衣人道：「我不知道。」

凌君毅道：「朋友是真的不知道？」

黑衣人道：「在下奉命巡視通道，任何人未得會主特許，擅入通道，一概格殺勿論，旁的就不知道了。」

凌君毅道：「那麼這條通道，是通向黑龍潭的，對不對？」

黑衣人道：「不錯。」

凌君毅道：「那麼在下再問你一件事，方才可有人從這裏進去？」

黑衣人道：「咱們這裏，輪班巡查，在下剛接班，並未聽說有人潛入。」

凌君毅心中暗暗奇怪：「三眼神蔡良，身中兩處劍傷，垂死之際，說出他『主人』是朝這裏來，他們怎會不曾發現？」

心念轉動，接着問道：「朋友都是從黑龍潭來的了？那就有勞閣下，替在下帶路。」

黑衣人還未開口，突聽一個清冷的聲音，接口道：「放開他，他並不知道黑龍潭的走法。」

這人來的無聲無息，連凌君毅都未能聽得一點腳步之聲。

凌君毅暗暗吃了一驚，急忙凝目看去，只見黑衣人身後不遠，站着一個青袍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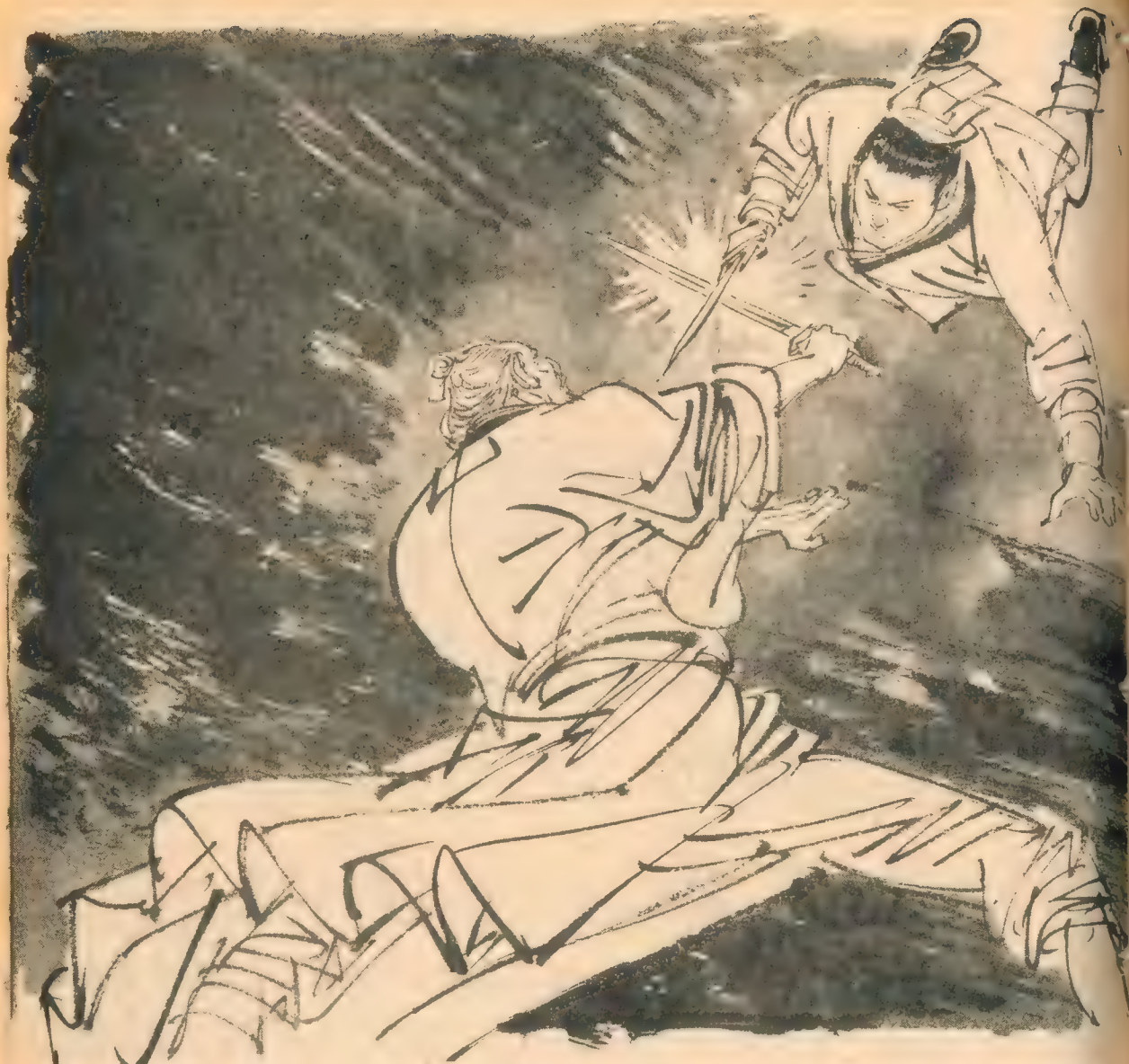
黑暗之中，只覺來人身材修長，臉容清肅，雙目炯炯，額下留着一把蒼髯。

只要看他這份氣派，一望而知此人不但武功奇高，而且身份高過黑衣人甚多。

凌君毅緩緩收回短劍，瀟灑一笑道：「如此說來，在下該問老丈才是。」

他雖然收回短劍，但却絲毫不敢輕視對方，暗暗功運全身，嚴神戒備。

黑衣人迅快向旁退下一步，朝青袍人躬身為禮。



青袍人目光朝凌君毅腰間懸掛的「龍珠」注視了一眼，抬目望着凌君毅，徐徐說道：「閣下能找此地，大是不易，可否把姓名見告？」

凌君毅道：「在下凌君毅。」

青袍人目中忽然閃過一絲喜色，頷首道：「很好。」突然揮手一掌，朝身旁黑衣人當胸擊去。

黑衣人恭身而立，自然不會防到自己的上司，會向他突下殺手，是以連躲閃的機會都沒有。

青袍人這一掌，輕而易舉，結結實實的擊在他心胸之上，口中悶哼一聲，應掌倒地。

青袍人目光一抬，朝凌君毅道：「你再補他一劍。」

事出意外，凌君毅不覺怔的一怔，黑衣人手中掌倒地，已經氣絕而死，何用再補一劍？

青袍人催道：「時光稍縱即逝，你快補他一劍，我們必須及時離開此地。」

凌君毅更覺驚異，望望青袍人道：「你……」

青袍人搖搖手，截着他話頭，聲音忽然變的十分平和，接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你照我說的去做，決不會錯。」

凌君毅不知他說的是真是假？反正黑衣人已經死了，再補他一劍，也不會增加他的痛苦，自己正好藉此聽聽青袍人和自己說些什麼？

心念一轉，就立即揮手一劍，朝黑衣人胸口扎下。

青袍人點點頭道：「你隨我來。」

這和公孫相推門而入的邪道石門一樣，一經闔上，不諳開啓之法，是無法打開的。

凌君毅回到石椅上坐下，細想這青袍人似乎對自己並無惡意，只不知他把自己引到這間石室之中，又忽然離去，究竟爲了什麼？

他既然告訴自己，這裏外人不得擅入，又說他此舉對自己有盆無害，自己且等他來了再說。

他想起師傅一再告訴自己，愈是遇上險惡環境，愈要冷靜，這大半夜工夫，一直從步步危機中摸索過來，既然到了此地，也就泰然處之。

青袍人出去之後，足足過了一刻工夫之久，依然不見他進來。

凌君毅奔波了大半夜，正好趁這段時間，坐在石椅上，閉目養神。

突聽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走了進來！

凌君毅聽的不禁一怔，自己只是閉目養神，這間石室，四面俱是石壁，縱有暗門，自己也應該先聽到石門開啓的聲音。

如今既未聽到石門開啓的聲音，怎會有人進來？

心念閃電一動，同時也倏地睜開眼來，但見一名青衣少女，手提食盒，俏生生從右首石壁間一道門戶走入。

邪道石門，正是青袍人出去之處，原是一扇活動門，但方才青袍人出去之時，明明已經闔起，自己還用手推過，一點也推不動。

如今這青衣少女居然悄無聲息的進來

說完，回身朝通道中走去，他緩步而行，連頭也未回過一次，似是絲毫沒把凌君毅放在心上。

凌君毅也弄不清這青袍人是敵是友？只覺他舉動有些詭秘，但卻毫不思索的跟着他身後走去。

通道依然十分曲折，走不了一、二十步路，就有一個轉彎。

青袍人也沒帶火種，生似走熟了一般，腳下走的極快。

這樣走了二三十丈遠近，突聽黑暗之中，有人喝道：「什麼人？」

青袍人道：「是我。」

兩句話的工夫，凌君毅已經緊隨青袍人轉過彎去，只見前面又是一個黑衣人，恭身而立，朝青袍人抱拳道：「屬下見過總管。」

青袍人頷首爲禮，口中「唔」了聲。

這時，他已緩步走到那黑衣人的身前，突然揮手朝他心口拍去。

他出手如電，黑衣人又在毫無準備之下，自然一擊便中，只聽黑衣人口中「呃」了一聲，身子一顛，人已倒了下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這些守巡通道的黑衣人，武功決不會是庸手，他竟能在一舉手間，取了他的性命，可見青袍人的武功，十分高強了。」

青袍人若無其事，依然舉步朝前走去，口中低低喝道：「快再補他一劍。」

凌君毅看他連殺兩名黑衣人，心頭有些明白，他似是爲了幫助自己，才殺人滅口的。

他爲什麼要幫助自己呢？

而且那扇石門，依然那麼靈活，隨着青衣少女的走入，又像翻板般轉了過來，緩緩闔上。

青衣少女進入石室，一雙明亮的眼睛一抬之際，看到室中坐着的竟是一個俊美少年，不禁粉靨一紅，急忙低下頭去。

急步走近石榻，從食盒中取出四式佳餚，一壺美酒，和一盤炒麵，一起放到榻上的矮桌之上，擺好一副杯筷，然後朝凌君毅欠身一禮，嬌脆的道：「方才總管吩咐說，公子大概已經餓了，特命小婢送來酒菜麵點，公子請隨意用吧。」

凌君毅頷首笑道：「多謝姑娘了。」

青衣少女靦腆道：「公子言重，小婢不敢。」隨着話聲，似要退去。

凌君毅道：「姑娘請留步。」

青衣少女腳下一停，欠身道：「公子還有什麼吩咐？」

凌君毅道：「在下請教姑娘一件事，不知姑娘肯不肯見告？」

青衣少女美目一抬，說道：「不知公子要問什麼？」

凌君毅道：「姑娘方才說的總管，可是那位胸垂鬚髯的青袍人麼？」

青衣少女道：「自然是了。」

凌君毅道：「姑娘可否告訴在下，你們總管姓甚名誰？」

青衣少女訝然道：「公子是總管的朋

友，難道還不知道總管是誰麼？」

凌君毅道：「在下若是知道，何用再向姑娘動問？」

青衣少女眨動眼睛，說道：「總管沒有告訴公子，小婢就不敢說了，公子還是

那一定是他認錯了人，把自己當作了三眼神蔡良的「主人」一黨。

由此推想，這青袍人準是那位「主人」派來在黑龍會臥底的人了。

凌君毅沒有作聲，依舊右手一揮，就補了那黑衣人一劍。

青袍人低喝一聲：「快走。」腳下突然加快，朝前掠去。凌君毅緊隨他身後奔行。

轉了兩個彎，只見青袍人腳下一停，伸手在壁上按了兩按，回身說道：「快進來。」

話聲才落，身形一閃而沒。

凌君毅掠到近前，才看清石壁間原來已經裂開了一道狹窄的門戶，青袍人站在數尺外相候，當下毫不猶豫，側身而入。

走了三數步，才聽身後傳來「砰」然一聲輕响，敢情那石門已經闔起。

這條通道，極似未經修整的天然石縫，不但十分狹窄，僅容一人側身而行，而且兩邊石壁，稜角不平，稍一不慎，就會碰上。

前面青袍人走的極快，凌君毅有珠光照路，自然不會落後。

兩人彎彎曲曲的走了盞茶光景，前面似是已到了盡頭，但見一座石壁，擋住去路。

青袍人舉手在石壁上一按，只聽得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傳向耳際，石壁間果然又裂開了一道小門。

青袍人回頭微微一笑道：「請。」舉步跨了進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這黑龍會的巢穴

當面問總管的好。」

凌君毅心中暗道：「好個狡黠的丫頭。」一面含笑笑道：「姑娘不肯說，那就算了……」

青衣少女沒待他說完，接口道：「小婢就告退了。」

凌君毅道：「姑娘且慢，在下還想問妳一句話。」

青衣少女有些嬌急，說道：「公子還要問小婢什麼？」

凌君毅道：「那麼這裏是什麼地方，姑娘總可以告訴在下吧？」

青衣少女反問道：「公子已經到了這裏，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凌君毅道：「在下知是知道一點，只是未能証實。」

青衣少女「嗤」的輕笑一聲道：「公子知道就好，何用多問，好啦，請用酒菜吧，小婢要走了。」說完，轉身就走。

凌君毅一句話也沒有問得出來，看她轉身走去，心中暗道：「我若突然出手，自可把她留下，問問清楚。」

但因青衣少女一臉嬌稚，又不願貿然對一個女子下手。

青衣少女很快走到壁下，纖手輕輕一推，石門便已開啓，忽然回過頭來，嫣然一笑道：「公子多多原諒，小婢未得允許，什麼話都不敢奉告。」

石門轉了個向，又已靈活的闔起。

凌君毅腹中確實感到飢餓，但身在這等險惡，詭秘的環境之中，在沒有弄清楚對方來歷和意圖之前，自然並未食用。

青衣少女剛走不久，石門推啓，青袍

，全在山腹之中，各有秘道相通，當年這項工程，該是何等浩大？江湖上儘多佔山立寨的幫派，黑龍會何以要如此費事，把巢穴築在山腹中呢？莫非他們另有什麼隱秘不成？」

心中想着，已經舉步跨了進去。

這石門之中，是一間小小的石室，室中除了幾張石製的椅几，和一張石榻，就別無他物，但石椅，石榻，都打磨的十分光滑。

石几上放一盞白銅燈檠，不知點的是什麼油，甚是光亮。

青袍人把凌君毅讓入石室，仍然在石壁上輕輕按動一下，石門隨即緩緩闔上，然後轉過身來，抬手道：「公子請坐。」

凌君毅並未坐下，雙手抱拳，說道：「老夫把我引來此地，必有見教。」

青袍人含笑說道：「公子但請寬坐，不錯，老朽確有事奉告，但此非其時了。」

凌君毅坦然在石椅上坐下，一面問道：「何謂此非其時？」

青袍人笑笑道：「這裏外人不得擅入，公子且請在此稍候，老朽去去就來。」

他不待凌君毅答話，舉步朝右首一堵石壁行去，走近石壁，忽然回頭笑道：「公子幸勿多疑，老朽此舉，對公子有益無害。」說罷，伸手一推，石壁應手而啓。

原來壁間是一道活動的石門，隨着青袍人走出，就像翻板一般，轉了過來，無聲無息的重又闔上。

凌君毅看他舉動神祕，心頭不無可疑，立即一躍而起，掠到右首壁下，伸手朝着石門一推，石門已經闔上，果然一動不

動。

人已經緩步而入，他手中提着一個黑色小瓶，往几上一放，目光一掃矮桌上的酒菜，全未動過，不覺詫異的道：「老朽因凌公子連番劇戰，大半夜工夫下來，想必腹中早已飢餓，才要小桃替公子準備了酒食送來，怎麼？公子是怕老朽在酒菜中做了手脚？」

說到這裏，不由的掀髯微笑，接道：「酒菜之中，決無毒藥，公子但請放心食用。」

凌君毅冷然一笑道：「酒菜中縱有劇毒，在下也並不在乎。」

青袍人目中神光一閃，說道：「那麼公子何以不肯食用呢？」

凌君毅說道：「在下和老丈在甬道中相遇，姓名未通，敵友未分，故而不敢叨擾。」

青袍人忽然仰天大笑一聲道：「好個姓名未通，敵友未分，老朽榮敬宗，和公子應該是友非敵，這樣够了吧？」

凌君毅道：「榮老丈現時可以告訴在下，把在下引來，究竟有何見教？」

榮敬宗微微搖頭道：「尚非其時，公子先請用些酒菜，老朽自會慢慢奉告。」

凌君毅道：「爲什麼老丈一定要在下食用了酒菜，才肯說呢？」

榮敬宗道：「公子尚有一件艱巨的任務，要你去完成，不用些酒菜麵點，身體如何支持得住？」

凌君毅奇道：「老丈說在下還有一件事要去辦麼？」

榮敬宗道：「正是，正是，公子快些請吧。」

凌君毅道：「正是，正是，公子快些

請吧。」

凌君毅道：「正是，正是，公子快些

請吧。」

凌君毅心中雖覺疑叢叢生，但他既然說要等自己吃過酒菜，才肯相告，再問也不會問出什麼來的了，何況自己確也感到飢餓。

這就站起身來，說道：「好，在下就叨擾了。」

走到石榻上坐下，舉起筷子，獨自吃喝起來。

榮敬宗陪着他，在矮桌對面坐下。

凌君毅已腹中飢餓，這一放懷吃喝，不大工夫，便已把四盤佳餚，一盤炒麵，吃得一掃而光，但一盞美酒，却只小飲了兩盞，就不再喝。

榮敬宗看他吃畢，微微一笑，舉手擊了三掌。

只見那青衣少女立即推門而入，收過碗盤，退了出去，接着又端上兩盞香茗，放到石几之上，低聲說道：「公子，請用茶。」

榮敬宗道：「老夫和公子有要事密談，妳可守在外室，未得老夫之命，不准任何人進來。」

青衣少女答應一聲，轉身退出，石門也泠然闔起。

榮敬宗從几上取起兩盞香茗，移到石榻中間的矮桌之上，一面說道：「公子請到榻上坐。」

凌君毅知他必有重要話說，依言走了過去，和他在榻上對面坐下。

榮敬宗道：「公子腰間這顆珠子，可否讓老朽一觀？」

凌君毅道：「自然可以。」

隨手解下「驪龍珠」，遞了過去。

飛旋，當真是凶險百出。

轉眼工夫，已經惡鬥了五十餘招。

榮敬宗武功博雜，劍勢也愈來愈奇，每一招，都是江湖各門各派的劍術精華，本來互不連貫的招法，但在他手中施展出來，却渾成自然，變化奇奧，威力異常驚人。

任你凌君毅一套「達摩劍法」難以反手使出，但到了此時，猶如和名門各派的劍法較量，漸漸就有難以支應之感。

尤其對手內功深厚，劍上滿佈真氣，幾乎一劍重過一劍，壓力之強，有如波濤洶湧，層層推來，凌君毅的劍勢，受到鉗制，幾乎被迫的施展不開。

激戰之中，只聽榮敬宗大聲喝道：「凌君毅，難道你除了反手如來教你的那一套「達摩反手劍」，就沒學過家傳武功？」

這話聽的凌君毅心頭驀然一動，暗暗忖道：「家傳的武功？他指的可是「飛龍三劍」了！」

心念閃電一動，那還猶豫？口中一聲清嘯，人隨聲起，劍化一道青虹，飛躍起兩丈來高，左手短劍，突然交到右手，手腕輕輕一抖，登時飛酒開一蓬劍雨，青芒四射，劍影繽紛，朝榮敬宗當頭罩落！

榮敬宗目光如炬，右手短劍連揮，接連使出「崑崙劍法」中的「玉笏朝天」，「武當劍法」中的「三花聚頂」，和少林「達摩劍法」中的「八部天龍」。

這三招劍法，名雖三招，但他使的一氣呵成，前兩招是專門護頂的招術，後一招却是劍護全身的突圍招法。

但聽一陣急驟如雨「鏘、鏘」劍鳴！

榮敬宗反覆諦視了一陣，忽然目有淚光，顫聲問道：「這是黑龍會的「珍珠令」，不知凌公子從那裏得來的？」

凌君毅看的心頭愈是驚疑不止，說道：「此珠是在下家傳之物，並非黑龍會令珠。」

榮敬宗目光一凝，問道：「公子可知此珠的名稱？」

凌君毅道：「驪龍辟毒珠。」

榮敬宗道：「辟毒珠，顧名思義，可以辟毒的了？」

凌君毅道：「不錯。」

榮敬宗忽然站起身，從几上取起黑色小瓶，又取了一隻空碗，說道：「只不知公子此珠，是否解得瓶中之毒？」

隨着話聲，一手打開瓶塞，從瓶中傾出墨一般黑的黑水，朝碗中倒去。

凌君毅目光向碗一注的，說道：「毒汁！」

榮敬宗也未徵求凌君毅的同意，舉起「驪龍辟毒珠」，迅快的朝「毒汁」中浸去。

但聽碗中發出「嗤」的一聲輕响，登時冒起一陣輕烟，不用說，碗中的「毒汁」，經「辟毒珠」一沾，自然由濃而淡，由淡而無，變成了一碗清水！

榮敬宗雙手捧着那碗由「毒汁」變成的清水，神情激動，雙目之中，老淚奪眶而出，口中喃喃說道：「果然是「驪龍珠」，果然是「珍珠令」……」

突然放下瓷碗，捧着「驪龍珠」，雙膝一屈，撲的跪倒地上，仰臉說道：「會主英靈有知，屬下這二十年忍辱偷生，總

算等到出頭之日了。」

說到這裏，不禁老淚縱橫歎歎不止。凌君毅看的眼裏心頭愈覺雲霧重重。難道說，自己家傳的「驪龍珠」，會和黑龍會有關？

正在驚疑之際，只見榮敬宗忽然老淚一收，條地站起身來，一手遞還「驪龍辟毒珠」，目中寒光如電，直注在凌君毅的臉上，神色嚴肅，冷冷說道：「你叫凌君毅？」

凌君毅接過「驪龍珠」，應道：「不錯，在下正是凌君毅。」

榮敬宗點點頭，沉聲道：「很好，老朽已經等了你二十年，現在你唯一的生機，就是拔出劍來，和老朽放手一搏。」

右手一抬，鏘然劍鳴，手中已多了一柄烏黑無光的短劍。

他這等忽友忽敵的舉動，當真是恍惚迷離，令人莫知所措！

凌君毅愕然一怔，道：「老丈和在下有仇？」

榮敬宗被他問的似是難以啓齒，勃然作色道：「你不必多問，先勝了老朽手中此劍，再說不遲。」

凌君毅遲疑的道：「老丈把在下引來此地，就是爲了要和我在下動手麼？」

榮敬宗道：「多言無益你亮劍吧！」

凌君毅道：「如此說，咱們非動手不可了？」

榮敬宗道：「不錯，你想生離此室，就得和老朽放手一搏。」

凌君毅緩緩從腰間抽出巨闊劍，橫劍當胸，說道：「那麼老丈請出手吧。」

說什麼？」

榮敬宗「哦」了一聲，道：「公子幸勿誤會，老朽說的，乃是二十年前的本會會主，並非目前這個賣主求榮的叛徒。」

凌君毅心中暗道：「聽他口氣，自己父親竟是二十年前黑龍會的會主，但這些事情，母親從未和自己提過隻字。」

想到這裏，不覺目光深注，望着榮敬宗問道：「老丈會不會認錯了人？」

榮敬宗一手摸着鬚髯，笑道：「公子身懷「驪龍珠」，又會「飛龍三劍」，又是姓凌，老朽怎會認錯了人？」

凌君毅道：「但家母怎會從未和在下提過呢？」

榮敬宗想了想，忽然嘆息一聲道：「這也難怪，當年令堂逃出魔掌，多少狼心狗肺的賊子，還四出追跡，到處搜索，天下雖大，幾無容身之處，茹苦含辛，生下公子，但賊孽方張，令堂強忍總是一個婦道人家，孤掌難鳴，加之公子年事尚輕，自然不能把這段血海深仇，告訴你了。」

「血海深仇！」

凌君毅身軀猛震，激動的道：「老丈，你是說先父本是黑龍會的會主，後來遭賊人殺害的？」

榮敬宗臉色一黯，說道：「會主遇害，也可以說是壯烈成仁，老朽本該從會主於地下，這二十年忍辱偷生，爲的就是夫人逃出之時，已經身懷六甲，總有復仇的一天，老朽如果一死殉主，這內情就永遠沒有一個知道的人了。」

說到這裏，忍不住老淚漣漣，又歎歎起來。

榮敬宗似已不耐，冷然道：「你小心了！」喝聲出口，手中短劍一振，突然閃起一道烏黑的劍影，橫削過來。

凌君毅但覺對方這輕描淡寫的一劍，就有一股逼人的劍風，隨劍劃出，勢道已十分凌厲。

心頭暗驚一驚，忖道：「此人劍上造詣之深，果然非同小可。」

心念閃電一動，短劍一起，劍尖疾落，斜封出去。

榮敬宗劍勢未接，短劍連揮，接連攻出三招。

這三劍，劍光繚繞，從劍上湧出來的濃重劍風，居然從三面捲飛過來，勢道之強，無與倫比。

凌君毅一上手就被逼落下風，幾乎施展不開手脚，迫的連退了三步，才算避讓開去。

他總覺少年氣盛，一上來就被人家迫的連連後退，心頭自然不服，口中大喝一聲，巨闊劍突然交到左手，縱刺橫削，展開了少林鎮山絕學「達摩劍法」，只是他是用左手使出，劍法也和少林「達摩劍法」反其道而行！

惟其是反手使出，就更見得奇奧和多變。

榮敬宗微微一怔，訝然道：「你是反手如來的門下？」

凌君毅冷冷一哂，道：「老丈果然有些眼力。」

兩人在說話之中，劍勢仍然如電閃雷奔，各極其能，絲毫不見鬆懈。

小小一間石室之中，劍氣瀰漫，寒氣

凌君毅也淚流滿面，撲的一聲，跪了下去，說道：「老丈用心良苦，一定是先父的患難至交，能否把此中詳情，詳細見告？」

榮敬宗拭着老淚，慌忙把凌君毅扶起，說道：「公子快快請起，這是折煞老朽了，二十年來，老朽等等的就是今天，只是說來話長，咱們還有一個更次的時間，老朽也只能說個梗概，等公子取到東西，再作詳談。」

凌君毅心中暗道：「只有一個更次的時間，他要自己去取什麼？想來定是十分重要之物了。」

心中想着，却並未開口追尋。

兩人重又落座，榮敬宗端起茗碗，喝了口茶，說道：「這話該從山河蒙塵，先帝（教宗）殉國，各地勤王義師，次第失敗，長公主以金枝玉葉之身，遁跡空門，但她老人家，始終未忘國族之仇，矢志匡復大計，數十年奔走江湖，糾合各地有志之士。」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續道：「那時有一位姓鐵的參將，兵敗之後，糾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武人，就在崑崙山成立了一個復清復明的組織黑龍會……」

凌君毅想到自己母親姓鐵，同時也想到了那天太上傳自己「飛龍三劍」中兩招劍法之時，畫像上那位姓鐵的老人。

他雖然並未開口，但心頭却湧起了許多疑問！

只聽榮敬宗續道：「這位姓鐵的參將，手創黑龍會，他挑選崑崙山作爲根據之地，是因爲此山有許多天然洞府，曲折幽

凌君毅心中雖覺疑叢叢生，但他既然說要等自己吃過酒菜，才肯相告，再問也不會問出什麼來的了，何況自己確也感到飢餓。

這就站起身來，說道：「好，在下就叨擾了。」

深，互相貫連，只要稍事整修，就可成為十分隱秘的所在，不虞被人發現。」

凌君毅道：「原來這些洞穴，都是當時修鑿的。」

榮敬宗道：「這裏雖是半出天然，半經人工修鑿，老會主差不多經營了三十年之久。」

接着說道：「老會主在修鑿一條山腹石窟之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座洞府，石壁上刻着幾幅使劍的人像，據說那是全真教主重陽真人所留，老會主參悟了『三式劍法』，就是『飛龍三劍』。」

凌君毅問道：「這位鐵老會主的名諱，可是上中下三峯？」

榮敬宗連連點頭道：「原來公子聽人說過。」

他並未追問，續道：「老朽曾聽老會主說，壁上武功，原本不止這三招劍法，因他已屆中年，限於秉賦，已無法再求精進，……唉，咱們把話說遠了。」

口氣一轉，續道：「老會主在修鑿山腹甬道之時，同時也發現了一處毒泉，湧出來的毒水，比墨還濃，中人立斃……」

凌君毅失聲道：「毒汁。」

榮敬宗點頭道：「不錯，咱們都叫它『毒汁』。」

接着說道：「後來老會主開鑿了一條小洞，把毒泉引入一處潭中，那就是現在的黑龍潭。」

凌君毅看他說了半天，仍然沒有說到自己父親之事，心頭暗暗有些焦急。

榮敬宗又喝了一口茶，說道：「鐵老會主年屆不惑，膝下沒有一男半女，那年

正好鬧飢荒，老會主經過山下，抱回來一個女嬰，收為義女，取名如玉，鐵夫人也視如己出，十分疼愛，到了翌年，鐵夫人也生了一個女公子，取名如花。一見就是二十年，這一對姐妹花當真出落的如花如玉，老會主也一樣看待，每天沒事的時候，就教着兩位姑娘的武功……」

凌君毅聽到這裏，心裏已經有些明白，這一對姐妹，有一個是自己母親，另一個該是百花幫的太上了。

只聽榮敬宗續道：「當時長公主在江南一帶，主持匪復大計，各大門派表面上雖並未正式加盟，但暗中無不竭力支援，鼓勵門下弟子，以江湖人的身份，參加各地反清組織。那年春天，少林方丈開闢大師向老會主推薦了一個青年人到黑龍潭來，這人姓凌，名長風，是開闢大師的唯一俗家弟子。」

凌君毅道：「他就是先父麼？家母告訴在下，先父諱瑞圖。」

榮敬宗道：「公子年事還輕，令堂既然告訴這段往事，自然也不會把令尊的真名，告訴你的了。」

他望望凌君毅，接着說道：「令尊那時也不過二十出頭，生得十分英俊，老朽記得他初到黑龍潭來的時候，老會主派了他一個巡主的職位，好像令尊是第二十一組的巡主，老朽是二十組的巡主，經常在一起出巡，互相支援，因此老朽和令尊的私交，也最好。」

凌君毅肅然起立，恭恭敬敬的作了個長揖，說道：「原來老伯還是先父的至友，請恕小姪失禮。」

榮敬宗含笑說道：「公子不可多禮，老朽只是令尊麾下的一個屬下，怎敢當得至友二字？」

接着說道：「令尊少年老成，處事穩健，在會中不過三數年工夫，已經由黃龍堂一名巡主，積功擢升為飛龍堂堂主，老會主倚為左右手，不但早就有意把女兒許他為妻，而且也有意由他繼承黑龍會的會主……」

說到這裏，右手又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潤潤喉嚨，接着說道：「那是令尊到黑龍潭來的第三年，在那年秋天，老會主就把義女如玉，許配令尊，結為夫婦，但就在成親的當天晚上，如花姑娘，忽然離去……」

他似是言有未盡，但却忽然住口。凌君毅自然聽的出來，榮敬宗述說到這裏，似乎有些含混，言外之意，如花的出走，應該和這場婚禮有關。

這也許是感情糾紛！但凌君毅身為人子，自然不便追問父母之事，只是靜靜的聆聽。

榮敬宗接着道：「老會主年過花甲，只此一女，如花的突然出走，老會主夫婦自然極為傷心，尤其是老夫人，思女心切，不久就一病不起。就在這時候，清廷也聽到黑龍會圖謀不軌的風聲，派出一批大內高手，前來崑崙山搜索，但本會早已得到消息，而且黑龍會總堂，深處山腹之中，這批鷹犬，自然無法找到。」

凌君毅忍不住插口問道：「黑龍會難道任由這些鷹犬找上門來，不給他們一個厲害？」

子姪，而且又擢升到青龍堂堂主，要是沒有令尊，黑龍會會主的繼承人，就非他莫屬了。」

他雖然已經說的够詳細，但總使人好像中間漏說了一段什麼似的，並不完整。凌君毅道：「他縱和先父有隙，那是私人的恩怨，不該出賣黑龍會。」

榮敬宗道：「這叫利令智昏，忘記他老子是死在鞭子手裏的，因為清廷答應他事成後，不但研究既往，還可給他官做，還有賞金，才使他賣主求榮，視顧事仇，獻出本山秘道總圖作為他進身之階……」

凌君毅失色道：「黑龍會在清廷嚴密搜捕之下，得以屹立不動，憑仗的就是山腹秘道，外人不得而入，他獻出秘道總圖，那就無異斷送了黑龍會。」

榮敬宗雙手緊握拳頭，切齒道：「就是嘛，老會主三十年苦心經營，神算子嘔心竭智所設計的機關秘道，就此落入異族之手。」

凌君毅道：「詳情如何？還望老伯賜告。」

榮敬宗臉色顯得異常難看，目光如刀，切齒道：「創立黑龍會的人，除了老會主，共有九位長老，他們都是生死與共，肝胆相照的結義兄弟，老會主逝世之後，已經只剩五位，那時差不多都是花甲以上的人了，這姓韓的賊子，不但獻了秘道總圖，而且居然狠起心腸，接受鷹犬的指使，暗中下毒，先後把五位長老毒斃……」

凌君毅道：「當時沒有人發現他的陰謀麼？」

榮敬宗道：「這是老會主持重之處，那時，清廷氣張，各地志士，已經犧牲了不少，為了保全實力，才力主不可妄動。」

說到此處，忽然嘆息一聲，接着道：「但沒想到這批鷹犬之中有一名侍衛，竟是神算子的門徒，本山機關佈置，原出神算子之手，他門人自然一看就知，在他嚮導之下，從黃龍洞襲入。老會主因本山機關，既被破！這些清廷鷹犬，就不能讓他們有一個漏網，否則就後患無窮，那天晚上，咱們全數出動，一舉把侵入崑崙山的十八名大內高手，悉數殲滅，老會主在這「戰中，力劈了五個對方爪牙，但却被其中一人的毒藥暗器所傷……」

凌君毅道：「黑龍珠可解天下奇毒，老會主……」

榮敬宗沒待他說完，接口道：「不錯，『黑龍珠』可解天下奇毒，但老會主是被苗人用的銀毒吹針所傷，那吹針細如牛毛，打中人身，使人絲毫不覺，那時老會主力拚強敵，並不知道自已已經中了人家暗算，直等敵人悉數就斃，回到總堂，已經毒攻內腑，突然昏迷不醒。當時大家還不知道老會主中了毒針，只當他年事已高，體力不支，但經過急救之後，依然昏迷不醒，仔細檢查的結果，才發現老會主左肩有一點極細的黑影，斷定可能是中了毒針一類細小暗器，急以『黑龍珠』吸毒，只是已經遲了，不到天明，就溘然長逝，連一句遺言都沒有留下。」

凌君毅道：「後來呢？」

榮敬宗道：「會中不能一日無主，否則就成了羣龍無首，大家就在老會主靈前，公舉令尊繼任會主。」

凌君毅問道：「那麼先父又怎會遇害的呢？」

榮敬宗忽然長長的歎了口氣道：「令尊那時不過二十多歲，到黑龍潭來，前後也不過四年，因老會主的賞識，一手扶植，從黃龍堂一名巡主，擢升到飛龍堂堂主，老會主在去世之前，也曾一再向人表示，將來繼任人選，屬意令尊，因此在老會主靈前，獲得大家的支持，但黑龍會創立已有三十年之久，令尊雖具雄才大略，總究年輕資淺，難孚眾望……」

凌君毅道：「那是說大家都對先父不滿？」

榮敬宗道：「那也不然，當初隨同老會主共創黑龍會的幾位長老，起初雖覺令尊年事太輕，少不更事，但老會主去世後，經令尊一年刻意整頓，黑龍會的聲譽，在江湖上可說是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幾位長老，也深深感到老會主確有知人之明，自然全力支持，就是一向和令尊不睦的青龍堂主韓占魁，也轉而向令尊輸誠，這一年真可以說是黑龍堂的全盛時代。」

凌君毅疑惑的道：「那麼是誰害死先父的呢？」

榮敬宗黯然歎了口氣道：「清廷派出來的十八名鷹犬，一去不返，從此杳無消息，自然不肯罷休，經他們明查暗訪，終於獲悉這十八名大內高手，全數折在黑龍會的手裏，難免震怒，密旨山東總督圍剿。」

凌君毅吃驚道：「他們要對黑龍會用

兵？」

榮敬宗道：「用兵，黑龍會倒並無所懼，就算來上十萬大軍，也無濟於事，可恨的是咱們黑龍會出了喪心病狂數典忘祖的內奸。」

凌君毅心頭一震，張目道：「誰？」

榮敬宗道：「就是現在黑龍會的會主韓占魁。」

凌君毅心頭一陣激動，問道：「他如何出賣了黑龍會？」

榮敬宗道：「當時東督是和坤門下的走狗國泰，此人原是貪婪無能的顛頂之徒，接到上面的密旨，早已嚇得心驚肉跳，拿不出主意，據說他督署中有一個師爺，叫做錢君仁，外號陰世判官，據說此人原是江湖賣藥郎中，後來不知如何黃緣進身，當了國泰的心腹，狼狽為奸，他替國泰出了個主意，用兵萬萬不可，當時只在手掌中寫了四個字。」

凌君毅道：「不知道他寫的是那四個字？」

榮敬宗道：「以寇制寇。」

凌君毅道：「以寇制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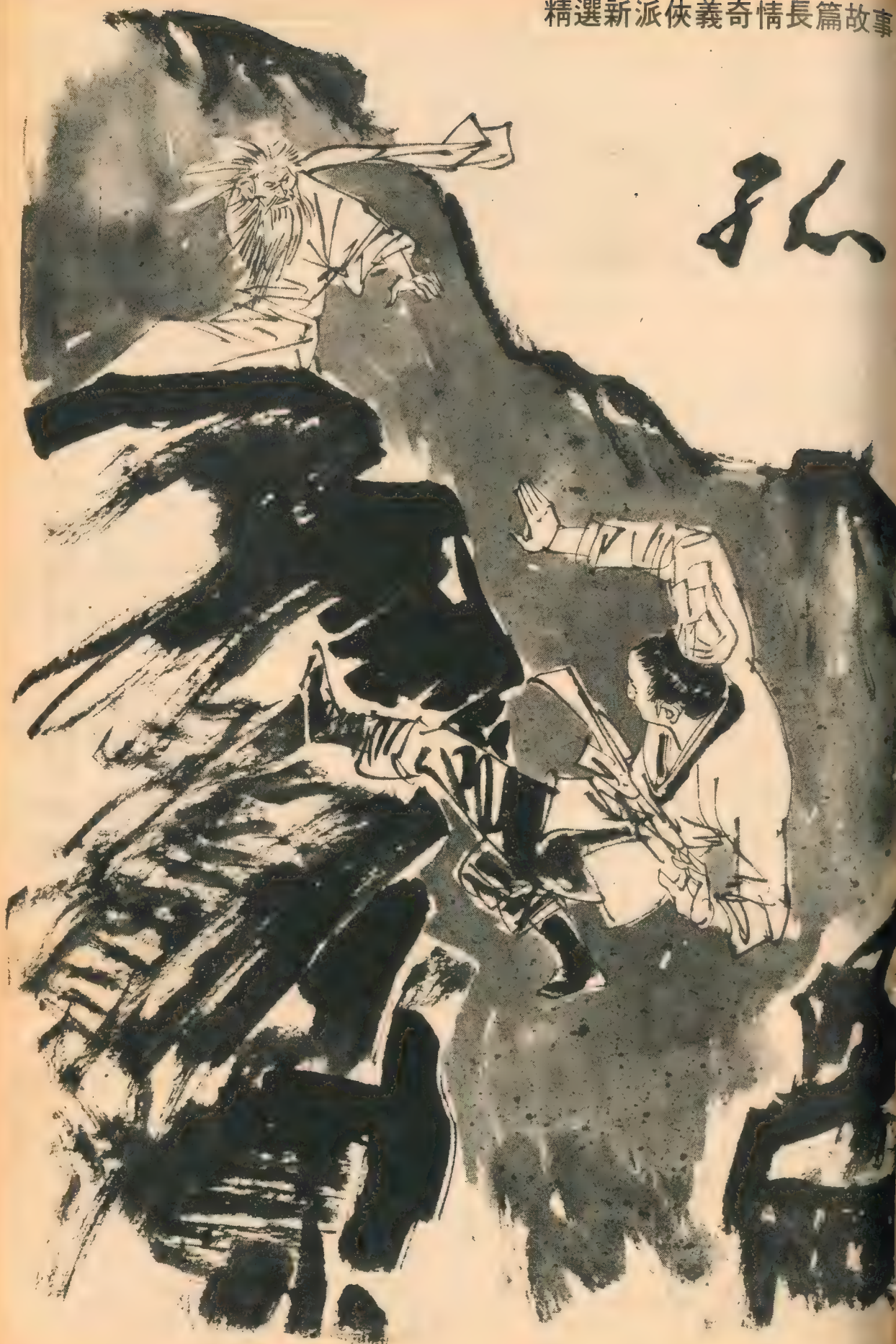
榮敬宗道：「不錯，他這主意，可說惡毒已極，他用的是分化利誘的手段，但若無喪心病狂的人，又如何顛覆得了黑龍會？」

他長長歎了口氣，又道：「這也許是天數，正好韓占魁這賊子，因和令尊夙有嫌隙，令尊繼任會主之後，他表面上竭誠擁戴，內心的仇恨，却愈來愈深。」

「因為他是老會主拜弟的兒子，其父是為黑龍會殉難的，老會主一直把他視如

武陵子·文
培 新·圖

盟劍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在北京逗留期間，無意中醫治好患沉痾，微服出遊的乾隆皇，獲賜貼身佩玉，他返回客棧，剛與胡剛、胡谷蘭父女歡敘，驀得丐幫弟子捎來乾坤手雷嘯天書信，知周維城與趙康九在濟南惹上麻煩，遂立即飛騎趕往，至源盛鏢局，見周維城為毒蛇液液毒器所傷，趙康九已去了泰山採摘藥草，乃又立刻趕往，詎知他一舉一動，全落入蒼鬚怪客眼中，待至謝雲岳趕至山脚，便為蒼鬚怪客率領另武林六邪攔路，擺下七星陣，謝雲岳不欲久延，喝問蒼鬚怪客誰先上——

特功險遭劫

過信陷牢籠

蒼鬚老怪只答得聲：「隨便」，聲猶未落，謝雲岳「玄天七星步」法已展開，足下已行雲流水地超出蒼鬚怪叟及第二人，到得第三人身前，功行右臂，電閃地出手扣那第三人右腕脈穴。

這等神奇身法，世所罕見，蒼鬚老怪忙大喝一聲，舉掌隨後猛劈了過去，第二人劍嘶勁風也向謝雲岳尾間穴刺到，其餘的人也已發動攻勢，掌風劍影棒光紛紛投向謝雲岳周身各處穴。

就在此時第三人萬料不到謝雲岳，竟會超越兩人向自己出手，不由大為凜駭，只怔得一怔，出手略緩，右腕脈已為謝雲岳扣住，只覺心脾一陣酸麻，功力全失，

人也昏迷過去。

謝雲岳一扣着第三邪右腕，驚聞蒼鬚老怪一聲大喝，立時就覺透骨寒風襲向身後，隨着其餘羣邪掌風劍氣逼來全身，心中微驚老怪等七星陣式確有厲害之處，缺得一人，還難嚴密合縫。

就在他心念轉動時，兩柄劍尖已沾及衣襟，他知自己縱然武學絕代，也難顧及四面八方，雖扣得一人，其餘六邪身形走動，則無異是三十六人同時攻來。靈機甫動，大喝一聲，扣着那人被他回首一甩，帶向身後，自己一鶴冲天騰起六七尺高下，左掌運出一招「彌勒神功」壓字訣，「五指幻山」打出一股怒濤洶湧的狂風，向

第五第六邪壓去。

蒼鬚怪更眼看見自己透骨寒風掌勁及二四兩邪雙劍就要觸及謝雲岳胸後，萬不料他將三邪迴旋推來，不覺大吃一驚，三邪同走偏鋒，硬往左一歪，算是救了第三邪一命，謝雲岳却趁隙身形如弩離弦地冲霄逸去。

第五第六邪狼牙棒刺空，還不及撒招，只覺一片剛猛無倫的勁風臨頭壓下，令人感得窒息，忙向旁散開，肩頭已沾着一點，登時便覺氣湧血逆。

所幸謝雲岳掌未吐實，即已變換身形，翻掠在蒼鬚怪身前十指齊出，分向老怪及第二邪轟然一扣。

蒼鬚老怪及第二邪均知謝雲岳手法奇妙難測，身形疾閃避開，就是這樣兩股扣腕勁風，却已在脅臂間掃過，可也嚇得

一身冷汗。

華山掌門知微道長，立在一旁，聽得也是變色，他無愧於一派掌門，眼光銳利，一眼看出謝雲岳武學超絕，手法身法無一不是玄詭不測，可也瞧不出他是何來歷，但心知蒼龍變這種七星陣式，稍時便成瓦解，到那時自己三人也將成騎虎難下，眼睛一轉，即想出一個計策，便對「陰陽雙劍」密語了數句，兩臂一反，「陰陽雙劍」聲如龍吟，兩道匹練似地青虹暴射，人也飛了出去。

此刻謝雲岳一擊不中，微一場腰身形暴長，掉面十指如虹向其他諸邪拿去……這種玄詭神化的身法，任誰瞧見都要咋舌不下。

爲什麼謝雲岳掉面攻去，因爲七星陣式爲武林十三邪數十年浸淫，已練到臨危不亂的地步，他飛襲蒼龍變時，其餘邪邪已自向身後襲到，連方才被扣住邪人也醒轉過來參與出手。

謝雲岳連戰連決，不覺興起，掉頭攻向羣邪之時，正待施出「軒轅十八解」最奧絕的手法「斷筋截脈」九絕神招，忽見兩股劍浪迎面襲到，帶起凌厲無匹漫天劍氣，立感身形將被震退，忙左掌吐出「彌勒神功」卸字訣，閃電一擊，頓時把這來勁氣消滅無形，右手五指急彈。

只聽得一串噹噹聲響，兩股青虹收，面前已立定知微道長面帶驚容。謝雲岳看清來人是誰後，即沉聲喝道：「一派掌門，也敢風裏暗算之行？」知微道長面上一紅，朗誦了聲無量佛，合劍稽首笑道：「不敢，貧道見閣下武學，數月之後不覺技藝突飛猛進。光陰易逝，轉眼又是大雪紛飛，隆冬季節。」

兩位姑娘柳眉蹙得更深了，無日不倚間盼望心上人回來，她們記得謝雲岳臨行之時，一再說過必要回來過年，但年關將近，信息俱杳，相望對嘆，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那日，乾坤手雷嘯天忽由京到來，一進大門，趙蓮珠一見着雷嘯天的面，問道：「雷老師，你有沒有謝大哥的消息。」雷嘯天哈哈大笑道：「兩位姑娘別別急，消息到有，只是暫不能說。」這一逗，趙蓮珠急得粉臉緋紅，蓮足直躁，嬌嗔道：「你只敢不說，莫怪姑奶奶剝了你的皮。」纖手一揚，便向雷嘯天肩夾搭去。

乾坤手雷嘯天談話慣了，足步一動，便向影壁右側閃進，嘴裏打趣笑道：「姑奶奶，你這個粉拳玉腿，留著使在老三身上吧，雷老二骨頭脆，可受不了。」一溜烟地往內直進。

趙蓮珠恨得牙癢癢的，一掠身就追，口中不停地嚷罵。

這樣一前一後的趕着，逕闖入大廳。此時，趙康九與周維城兩人正坐在大廳上閒聊，瞥見雷嘯天嘻嘻哈哈地跑了進來，身後跟着粉面通紅的趙蓮珠。

趙康九一向對趙蓮珠寵溺慣了，又知雷嘯天無大無小一向淘氣，見狀不禁笑喝道：「蓮兒，不可向雷老師無禮。」隨着同周維城雙雙立起，笑問了雷嘯天近況可

學實是高絕，自愧不如，不過貧道想出學無止境，學不厭求的道理，竟欲向閣下請教兩招。」這種吐屬不愧一派掌門風度。

謝雲岳聽說，雖測不出他存有何種用心，但知危機四伏，但時勢如此，也顧不得有所畏懼，當下微笑道：「好說，那便就請道長賜教吧。」

兩人說話時，陰陽雙劍已對蒼龍變更密語了數句。知微道長說聲得罪，雙劍疾分，一式「盤龍驚動」攻了過去。

這是華山派鎮山劍術「顛倒陰陽五行劍」法三大絕招之一，只見光華揚了開來，挾着風雷之聲的排山倒海劍氣，劈面壓到，最奇處，就是那片勁氣中可以見到無數芒尖，刺向謝雲岳周身要害重穴。

謝雲岳見攻來劍勢確是功力絕頂，與陰陽雙劍手法有雲泥之分，心知這時若不折服知微道長，就怕是身脫身，心念一動，錯身旋步，十指飛伸由側疾向知微道長雙腕扣去。

他那玄天七星身法何等神奇，一見即逝，謝雲岳十指已觸得知微道長雙腕……突然，謝雲岳只覺兩側有兩股前所未見的掌勁壓來，立時心胸被迫鬱悶，人也向後倒退。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謝雲岳做夢也想不到陰陽雙劍與七邪竟分自兩側聯臂出掌，又是左右雙掌互相交錯攻出，動作劃一，迅疾無比，打來勁力宛如排雲狂飈。一利那間，謝雲岳已感到空負絕世功力，不容自己用上，因爲九人掌力不容他緩氣，雖說有護身神潛，也覺渾身酸痛難耐，不自禁地連連退後，心想只有一條空

好？

雷嘯天嘆道：「雷老二沒有甚麼不好，吃得飽，睡得香，一覺大天光，只是進得貴府上，差點被這位姑奶奶剝了皮，我說，趙大俠，你得嚴加管束，只怕老三以後受不了。」

趙康九大笑道：「誰叫你逗她咧？有道是撩人不撩小，這是你自找苦吃，怨不得誰。」

雷嘯天哈哈大笑道：「這叫做父女一條心，雷老二自認倒霉。」說着，回面猛然瞥見趙姑娘桃腮鼓鼓，小嘴嚶得老高，眼圈通紅，淚珠登然欲滴，一副楚楚可憐樣兒，妻兒動人。

雷嘯天見狀，小眼一眯，兜頭長揖道：「啊！我的姑奶奶，算我雷老二錯啦！等會老三回來了，還道是雷老二給姑奶奶受了多少委屈，老三若動了氣，只消一個小指頭，我可受不了。」

趙蓮珠嘆的發出聲來，只笑得花枝亂顫，皓腕一抓雷嘯天肩頭，猛力搖晃，嬌聲道：「你說謝大哥回來了！是不是真的嘛？」

雷嘯天小眼睜得又圓又大，心內直叫苦，忖道：「這位姑奶奶真會抓話，我說是老三將來要來了的話，又不是真的隨後就到。」由不得苦着一張臉，楞在當場做聲不得。

說真的，蓮姑娘半年來，爲着未婚夫婿蝕骨相思，望眼欲穿，周月娥何嘗不也翹首而待，此刻連姑姑娘見雷嘯天愁眉苦臉，可就誤會了謝雲岳遭遇了甚麼凶險，一動地連珠迸豆般追問。

隙，立刻還擊出掌。

要知道這等高手過招，粟米之差也不能，謝雲岳這一子人可乘之機，便成縛手縛腳之勢。知微道人看出時機不再，大喝一聲，雙劍化出萬道青虹，連出五招，推出密如春潮的劍浪。

謝雲岳這時已迫得無還手之力，因爲羣邪簡直不讓他緩一口氣，他們却深知只容他喘一喘氣，無異便是置自己於萬劫不復之地，是以緊密地吐掌，快如電閃。

謝雲岳只覺真氣鬱結於胸，逆悶無比，此時他若反身逃逸，還是來得及的事，可心不甘就此敗却，把半世英名付之流水，身形疾退後退，不知不覺地退在雲迷霧繞的懸崖邊緣，他仍不知身臨絕境，一心一意地注意在知微道長迫來漫天劍浪上，暗忖：「這樣退法不能了事。」硬吸了一口氣，想逼使胸頭鬱悶真氣豁然散開，待他暢通後立時還擊。

一口氣吸了下去，驚覺胸膈內所結真氣，因受九邪聯臂推出勁力壓制之故，流轉不勻，心知不妙，只要這一口氣不通暢，便得走火入魔全身癱瘓。

此時也不顧得再待強，起心圖逃，這念頭乍一掠起，忽瞥見一條迅猛無倫的巨火身影迎面撞來，堪堪到得胸前，那人電光石火般劈出一掌。

可憐謝雲岳連此人的面像也未瞧清楚，立感凌厲無匹的巨氣望胸前一撞，心痛如絞，殘餘真氣一換，身形立時被震飛得激射了出去……只聽得謝雲岳發出一聲慘叫，宛如巫山猿啼，慘不忍聞。

月夜之下，只見得一條身形，筆直疾降，向那雲迷霧繞千尋峽谷下落去……正是虎虎難當陣前厄，項羽也有背運時。

那人一掌劈下謝雲岳時，發出一長聲狂笑，傲放無比，只見那人虬鬚環面，突牙稜齒，兇睛暴出不可一世的的光芒，左臂以下虛飄飄的，拖着一隻衣袖，正是那蒼龍變聖師叔獨臂神魔查坤。

華山掌門知微道長數十年前曾與查坤見過一面，稽首含笑：「查老師多年未見，功力又倍見精進，使貧道無限欽佩。」繼又望了絕谷一眼微嘆息道：「此人實是天下奇才，葬身深淵，未免可惜！」

獨臂神魔查坤大笑道：「知微道長幾時又起了這種悲天憫人之念，對敵人寬恕，無異是對自己殘忍，此等人有何可惜。」說着，忽向蒼龍變道：「丈丈夫恩怨分明，你強仇既除，源盛鏢局紅鏢立予發還，不得生心懷奪。」

蒼龍變唯唯稱是。

獨臂神魔查坤又向知微道長微笑道：「查某有一事待辦，他日容圖相見。」說完，轉身單袖飄飄近去。

諸人見獨臂神魔一走，也紛紛作鳥獸散。

此刻雲掩半月，寒風甚勁，松濤鳴咽，似是對這一代奇俠作無言的憑吊嘆息。

且說去年七月中旬，河北滄州中州一劍趙康九家自謝雲岳遠走關外後，趙蓮珠周月娥兩位姑娘，芳心頓感枯寂，每日淚珠偷彈，柔腸百結，連劍柄都未摸一下。這種情形連續有半月之久，心情始漸

座梧蔭閣上騰去。

朔風呼嘯着，那是一個沉黑凜冽的深夜，雪花漫天飛舞，耳際但聞得破空銳嘯，枯枝斷折「畢剝」聲，萬物靜靜的安息着，一切都停止活動，只有地面的積雪，一分一分的增厚……

滄州趙康九家後園梧蔭閣上燈光全滅，趙蓮珠周月娥兩位姑娘，擁着繡被香睡正濃。

閣外四周環植的梧桐樹，只剩下枯禿禿的樹桿，在強風中屹立着，似是無言的抗拒。

驀然間，後園圍牆外掠近一條人影，積雪反映，依然可見那是個猿臂蜂腰，身着白衣的青年人。

身法快如電疾，好快！眨眼之間，就掠近梧蔭閣前。

只見他舉一張望，毫不猶疑地一鶴冲天，拔上高可四五丈梧桐樹幹，金雞獨立地站着，徐徐拔出肩頭明晃晃的寶劍，他盡力壓制不讓卡簧出聲。

雖然如此，還是鏗然透出那金鐵聲，但被狂風的怒嘯所掩沒，夜是這麼黑沉，只有天上的寒星閃光明滅。

一剎，那人落在兩女臥室的窗前，只見他從懷中取出一物用左手托着，用劍點破窗紙，將左手之物湊近窗紙前，用嘴慢慢吹着……

那是一隻銅嘴仙鶴。

似這種風狂雪密之夜，一切微音都爲這銳嘯風聲遮沒，令人不禁替兩女控着提心吊膽的冷汗。

突地，窗前的白衣人，發出一聲悶哼

，急掩着左眼，兩足一彈，倒翻飛出，向閣下面落去，幾個急縱，人已無踪。

此刻，閣內如矢般竄出兩條婀娜的身影，各執着一柄青芒耀眼的長劍。

其中一女仗着劍光向樓板俯視了一眼，笑道：「蓮妹妹，妳打中賊人眼睛，板上尚有兩三點血漬，看來此賊眼是瞎定了，饒了他吧！」

趙蓮珠輕搖螭首道：「恐怕沒有這麼簡單，賊人未必只是一人，我們去前宅通知兩位老人家及雷老師，看看他們如何說法！」

兩女身形一弓，倏地點足飛身望右斜飛下梧蔭閣，身法美妙之極。

半年來，兩女武學迥非昔日吳下阿蒙，照謝雲岳所傳心法，且夕勤練，功力陡增一倍以上。

前宅大廳，燈火通明，兩女心知有異，緊趕了兩步，一閃而入。

只見趙康九周維城二老，面色慘肅，端坐於太師椅上，乾坤手雷噙天笑嘻嘻地叉着兩手，地上多出一白衣少年，左眼鮮血直滴滴在瓷磚上一大灘，面色慘厲，渾身戰顫，似被雷噙天點上陰毒穴道。

周月娥一見地上賊人，粉面立時漲得通紅，一溜青芒湧起，便要刺下……乾坤手雷噙天忙叫道：「別急，我的姑奶奶，等雷老二問明了，再交與你們處理，愛怎樣辦，就怎樣辦！」

周月娥倏地收手，依然劃破賊人前胸，只差一分，賊人也就不想活了。

雷噙天望着賊人笑嘻嘻道：「申一鳴，你只求痛快地一死，我雷老二必成全你！」

趙康九聞言一怔，說道：「桑真人深夜降臨，不知有何見教？」說着，延請入座。

原來這個人是陰山全真觀主持索命八掌桑祿，趙蓮珠見這桑祿穿着打扮甚是奇怪，身穿一件百綻朱紅道袍，腰下掛着一口二尺鋼刀，魚皮刀鞘泛出淺藍光彩，足登草履，這是西川常見的多耳麻鞋，滿臉油污，道冠不整，可是眼內露出逼人奇光，兩太陽穴高高隆起。

只見索命八掌桑祿笑道：「貧道雖是行事狠毒，可也是受恩必報之人，昔年趙施主劍下留情得全顏面，貧道永銘於心，所以今晚來此報信，請趙施主提防一二。貧道也是適逢其會，紅旗幫主宇文雷竟往陰山談詞蠱惑，激動一個久未出山的惡魔來了。其人趙施主該也有個耳聞，就是居住貧道全真觀後的半半更……」

一言未落，趙周二老不禁愕然，連雷噙天神情十分激動，只有趙蓮珠周月娥兩女泛出笑容，因為半半更之名甚為奇特，而且聞所未聞。

但聽索命八掌桑祿說下去道：「半半更五年前出山，貧道相信趙大俠不見得懼怕於他，只是他最近所獲一本『星宿魔經』這一來武學益晉，確臻上乘，是以雄心頓起，想創立陰山教，把各大門派逐個降伏，這事正在萌芽階段，武林中無所聞，他多次邀請貧道入教，貧道也未置可否，虛與委蛇，湊巧那宇文雷拜山，感詞慫恿半半更，他說如想收伏各大門派，必先從令婿處着手，因為令婿武學實超各大門派之外，只要戰勝令婿，各大門派至少可

心願，只要你說出紅旗幫的詭謀，不然，雷老二的手法厲害，你又不是不知道。」

玉面二郎申一鳴無復從前氣概，面容灰白，左眼渾渾濁濁，全身抽搐不已，顯然痛苦難耐，但仍緊咬牙關抵死不說。

雷噙天見狀，冷笑一聲，伸手向玉面二郎申一鳴左脅飛點了一指，又冷笑道：「雷老二這手法叫做『散骨功』，傷在我手下的淫賊邪惡不計其數，從未能有一個挺得住，姓申的，看看你是否是鋼打鐵澆的漢子？」

言猶未了，申一鳴全身骨節突生爆音，人也在地上亂滾，發出淒厲的嗥叫，慘不忍聞。

忽見申一鳴左手護眼，右目痛得突出一半，強行坐起，顫聲道：「罷了，我申一鳴願意說出，只求痛快一死……姓雷的……申某死了……絕不饒……你！」

雷噙天伸手指了他的穴道，笑嘻嘻道：「只要你永不投生，你就在鬼門關口死等吧！」

申一鳴鬆了一口，定了定神，和盤托出。

原來紅旗幫主八臂金剛宇文雷，在周家莊率眾撤回總壇後，認為生平奇恥大辱，非欲前雪不可，是以派出偵騎多人，查明岳雲是何來歷。

三月後，偵騎陸續回報，都不知道岳雲是何來歷，更不知岳雲行踪何往，但探明岳雲是周維城趙康九兩家愛婿，周維城父女兩人現暫居滄州趙康九家中。

八臂金剛宇文雷智計深沉，默算復仇之策，終於決定下山邀請江湖狠毒同道準備掀起一場武林大變，一月後匆匆離山。

副幫主秦鹿鹿愧於烈火星之名，急烈如火，對岳雲比宇文雷更恨入骨髓，他對宇文雷做法不盡同意，認為遠水濟不了近火。

宇文雷的做法，是遠離紅旗幫轄區之外，掀起戰火，專向趙周二家友輩身上着手。

烈火秦鹿鹿認為幫主這種作法，過於小題大做，對方只有岳雲一人棘手，其餘都毫不足懼，不如趁岳雲遠離滄州時，命人擄劫兩女，誘岳雲前來總壇，以紅旗幫衰衰羣傑之力，總壇地形天險，挾二女以爲人質不難使岳雲就範，只是宇文雷深深反對，當下未便堅持。

待宇文雷一走，秦鹿鹿與武林十三邪蒼鬚怪等人計議，蒼鬚怪更極力贊同，秦鹿鹿於是將玉面二郎申一鳴請來吩咐行事。

玉面二郎申一鳴當然求之不得，尤其是趙蓮珠倩影出現「驚鴻」一掃時，不禁驚爲天人，自此以後，刻骨相思，夢魂縈繞，所以秦鹿鹿一提出，當即慨然同意，他不是不知趙周二女厲害，無奈色膽包天，遂貿然前來，不想死星照命，在梧蔭閣上中了趙蓮珠飛針後，一時痛澈心脾，僅存的右眼發黑，茫茫雪夜之中，遂迷失了方向，竟撞上雷噙天出外大解，申一鳴負傷之餘，遂失手被擒。

雷噙天聽完，笑道：「你是孤身前來嗎？還是有同伴等妳？你告訴雷老二，好派人去請他與妳收屍。」

申一鳴眼眶一翻道：「姓雷的！少在申大爺面前耍花槍，你爽快與我一個乾脆

備伏一半，宇文雷想出辦法，請半半更門下從雲龍三現陶家，及察北牧場和京城三處着手騷擾。以引令婿前來，還說紅旗幫永隨驥尾，半半更正在野心勃勃之際，那還不被他說動，大約過了新正，最遲二月，就會東來，貧道爲了一個心願，是以開關東來。」

趙康九立起，長揖致謝，並替索命八掌桑祿引見周維城雷噙天等人。

此刻，趙蓮珠嬌笑道：「爹。半半是什麼意思呀？」趙康九眼一瞪，低喝道：「什麼事都要妳過問？多嘴！」

趙蓮珠小嘴一嘟，白了趙康九一眼。雷噙天大笑道：「這個都不知道，雷老二告訴你，他上半月才是男人，下半月是女人，一半對一半，故名半半更，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趙蓮珠粉臉一紅，嗔道：「什麼人要你多嘴！」

雷噙天做了一個鬼臉，望着趙康九搖頭道：「這年頭好人難做。」繼又轉面向索命八掌桑祿笑道：「桑真人，你大約爲半半更網羅門中吧？」

桑祿面現尷尬之色，道：「不瞞雷老師，貧道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一說及此，忽聞廳窗外，響起了一聲冷笑，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說你心性不定，反覆無常，幾次老夫勸教主下手除掉你，教主愛惜你的武功難得，又正在用人之際，叫老夫不可就你像論人，不想教主仁慈，竟留下一個吃裏扒外的禍根，桑祿，你滾出來，否則，別怨老夫心辣手狠了。」聲如洪鐘，觸耳發出噦然之聲。

吧！」

雷噙天神情甚是詼諧，嘆的一笑道：「你倒視死如歸，雷老二如不成全你的意願，閣王面前的官司難打，我教你笑赴地府吧！」

說得趙周二女忍俊不住，笑得花枝亂顫。

只見雷噙天飛指向申一鳴後腰一點。申一鳴突着右眼，神情十分憚惡，戟指着雷噙天只喝了一聲：「你……」突然面色一變放聲大笑，笑聲如狂如痴，震盪屋瓦，原來他被雷噙天點上笑穴。

只見申一鳴笑得力竭聲嘶。蹲在地上尚是啞聲乾笑，嘴角鮮血流淌面色甚是痛苦，無奈苦於說不出話來。

周月娥見狀不忍，搶前刺了一劍，申一鳴哼了一聲登時了帳，僕人立即拾下掩埋。

周月娥收劍望着雷噙天笑罵聲：「你真缺德！」

雷噙天哈哈大笑道：「究竟姑娘是菩薩心腸，此等惡賊撞在我雷老二手上，必需像貓捕耗子一樣，盡情折磨一個够，才予賜死。」

轟然一陣狂風湧入大廳，燈燭昏暗，風定燭光復亮時，廳中多了一個三角眼鬍鬚頹的道人。

趙康九一見，大喝一聲，從座上飛起，拳掌呼地劈去。

只見那道人身法極快，掌未到，倏地往左移開五尺，呵呵大笑道：「趙大俠，多年未見，還是這麼火爆性情，不由分說，見面就打，似乎不像待客之道。」

了，現已閉住穴道，最多左臂廢了，來人是半半更大弟子赤髮巨靈，貧道今生不把他的骨揚灰，難消此恨。」

趙康九端詳桑祿那左臂一眼，稜眉濃皺道：「蓮兒，妳去拿瓶玉火靈膏來。」又笑道：「桑真人這條左臂廢不了，保在趙某身上。」索命八掌桑祿喜容，人在這時却忍不住奇寒之氣，顫抖不止。

周維城看着眼裏甚是難過，室內諸人無一不是耳目異於常人，十丈以外飛花落葉均可聽見，雖說是今晚風狂雪密，事先難以察知，但事後合五人之方亦未將來人阻截留下，未免愧疚於心，亦凜駭來人之功力。

須臾，趙蓮珠匆匆走回，交給趙康九一隻白瓷小瓶。

趙康九見桑祿已呈半昏迷狀態，急要過「巨關」劍，小心翼翼將桑祿左肩的「藍磷魔箭」挖去，可是一絲血液都未流出，早是凍凝了，趙康九在小瓶中挑出一塊爛玉火靈膏，與他敷上包紮妥當。

尋見索命八掌桑祿面色轉紅，顫抖已住，睜眼笑道：「趙大俠，那來的這種靈藥，按說中了箭魔的人不經他們獨門解藥救治，若不是廢了四肢，就坐以待斃，趙大俠，此恩此德是今生難以報答了！」

趙康九拂髯笑道：「桑真人！爲了趙某之事，連累受傷，心中已是難安，再要說這等話，益發使趙某慚愧無地了，此藥是一異人相贈，秉離火之氣，專剋制寒毒，桑真人一念向善，是以得其藥而治，遇難呈祥。」

身不正，但深明大體，知半半雙一出，武林浩劫即將開始，何況天下羣邪亦靜久思動，殺劫難免，乘著貧道不死之軀，傳東江湖以茲及早準備。」說着，雙臂一振，穿空平飛，向外落去。

趙康九只叫得一聲：「桑真人……」身形迫出，只見黑雲沉沉，狂風怒號，寒氣逼人，桑祿已走得無影無踪。

趙康九走回廳內，道：「索命八掌桑祿是非分明，在他這等出身邪惡之人，實在難得，不過武林禍天紛擾自岳雲身上引起，真使人難以安枕，何況到目前為止，江湖上知得岳雲長像的，寥寥可數，想起來，不知從何說起！」

雷嘯天大笑道：「這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你想想看，千古以來，奸邪巨擘如不找藉口，怎能遂其陰謀心願，雷老二即刻就動身，去太原找回老三，商量應付之策。」

沉默寡言的兩淮大俠周維城，此時說話了：「雷老師，你見着小婿，千萬不可說出此事，怕了他的心，只說我與康九兄極望他能回來完婚。」關懷愛惜之情，溢於言表。

乾坤手雷嘯天一點頭，衝着趙周二位姑娘含有深意的笑。

兩位立時紅暈飛上雙頰，周月娥慧婉賢淑，還沒有怎樣，可把趙蓮珠逗惱了，猛蹙蓮足，巨劍閃電掄出。

雷嘯天機靈得很，趙蓮珠劍未掄出人已掠出廳外。「兩位姑奶奶，再見了……」餘音仍是長長，人却已消逝在雪花飛舞的征途中。

證據，一直未便說出，恐怕傷了我兄弟的感情，此人就是大哥義子徐兆森！」飛雲手吳奉彪聽道：「是他麼？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鄭金吾用力望了吳奉彪一眼，嘆息道：「大哥真是忠厚人，徐兆森外貌恭順，內則奸險狡猾，小弟早就瞧出，起碼就在卜家堡主卜英手上，卜英早就垂涎我們牧場，徐兆森被卜英之女麗霞所迷惑，因此趁機發動徐兆森暗中搗鬼，此是主因，大哥可記得十年前在龍江拐傷三魁的事嗎？風聞龍江三魁落在卜家堡中，小弟可斷言必是卜英所爲。」

飛雲手吳奉彪聽後默不作聲，半晌才道：「當真如賢弟所料便好，我看內中情節並不如此簡單，這個疑團也在我胸中凝結半月之久，始終解不開……」

言未了，一個洪亮的嗓子，起自左側不遠處一座雪丘中：「果然還是老的辣，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兩人聞言心驚，吳奉彪騎上姿勢不變，離座飛起，突變「飛鷹撲兔」，兩手暴伸電射撲去。

吳奉彪發動得好快，此人聲起他就飛出，待他即將撲到時，相距兩尺突騰起一灰白人影，哈哈狂笑，眨眼即落在五丈外，狂奔飛馳，片刻消逝在茫茫雪野中……

飛雲手吳奉彪望着此一遠逝人影，發了一陣子怔，又縱身掠回馬上，對鄭金吾苦笑了一聲，道：「此人身法絕快，不在你我之下，不過由此證實了方才所說的話，我們回去吧！」

兩人勒轉轡頭，揚鞭馳去。

北國的雪是有名的，一連幾天的大風雪，平添了一種奇景，粉粧玉琢，銀光耀眼，心境不同的人，目中另有肅殺淒涼之感。

趙蓮珠周月娥每日相對無言，柳眉深鎖，明日就是大年除夕，苦候個郎不見回來，怎地如此薄情！

不禁想起臨別前夕，兩隻強健有力的手臂，將自己擁得直喘不過氣來，個個輕輕吻着自己臉頰，頤頤……只吻得酥麻難耐，心神迷惘，恨不得終生停留在那一刻，長此享受這無語的溫馨。

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趙蓮珠不禁暗嘆了一口氣，用目偷覷了坐着窗簾前妝臺的周月娥一眼。

只見她雙腕支頤，仰天凝思，心情想也與自己一樣地盼望玉郎。

兩人痴坐閣上，銀缸高照，相對無言，淚眼雙流天明，花容清減，人何以堪。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兩女暫時收斂憂思，迎接新年。

初二，雷嘯天從太原趕回，趙蓮珠懷着欣喜的心情，劈面就問道：「謝大哥回來了麼？怎不見他的人？」

雷嘯天小眼一轉，靈機上來，笑道：「老三已在途中，他怕與蒼子雷老二在一處，引起賊人疑心，所以命我們早兩天動身，他由洛陽開封取道返回燕京，不過老三請雷老二帶信，他不回滄州，請兩位姑娘奶奶去察北牧場等他。」

趙蓮珠似信似疑，柳眉一蹙，問道：「是真的嗎？」

察哈爾多倫城之北，四郎城以西，放眼過去，是一片幅員千里的草原，春夏之交，綠油油的長可半人的青草隨風翻波，其間尚有野花，姹紫嫣紅，絢麗燦爛。寫着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此誠畜牧之天堂樂園也。

在這片原野中，佈有許多大小湖泊，「葛什爾」湖之南，一簇簇的木柵，錯綜羅列，圍了近萬頭駿馬，平時可見一羣羣馬匹放足馳驅。昂首長嘶，聲徹雲霄。

但此刻，雪籠四野，天寒地凍，馬羣均關在廄中咀嚼乾草，有時也感得耐不住奇寒，發出一聲聲低鳴。

牧場中有一座四合莊屋，大小房舍不下百數十間。

東廂一間小屋中，有兩人對坐凝神下棋，屋內熱了一個土炕，火勢熊熊，一室如春，燒的都是乾馬糞，不時發出嗤嗤之音。

嚴冬之季，室內光線本暗，但在火光輝映下，仍可辨認兩人面目，一人大約四旬左右年紀，短鬚若戟，紅紅地一張臉膛，酒氣醺人，對首一人是個卅不到的青年，虎目稜眉，鼻準微鈎，白淨臉膛，領下無鬚，嘴角不時泛出笑意顯然勝券穩操。

天時已交申初，室內光線越來越昏茫了，那青年突然發出朗笑道：「廖武師，這盤棋你是輸定了，不如認輸，再對局一盤如何？」說到此處望望窗外一眼，又道：「天要黑了，正副場主還沒有返轉，不要出了甚麼事吧？」

廖武師充耳不聞，兩眼凝視着殘敗之局，不停地撓耳抓腮，半晌，才道：「好

雷嘯天挺胸凸肚，小眼一睜，道：「這能假的，雷老二不怕骨頭上梁嗎？老三說，最好是請兩位姑奶奶先去察北牧場，老三脚程飛快，如他先到了，你們又沒去，事情一急，他又跑開了可別怨我雷老二啦！」

趙蓮珠相信得貼實了，喜孜孜地對周月娥說：「姊妹姊，咱倆趕緊收拾東西去，套上騾車就走。」一把拉着周月娥往梧蔭閣飛掠而去。

趙康九神目如電，見雷嘯天說話神情，便覺有不盡不實之處，但知必有用意，也不便問。

這是雷嘯天聰明處，他一說出謝雲岳陪同顧媽文姑娘趕赴洛陽，登時就得醋瓶子打破，酸氣冲天。

等二女一走，趙康九就追問雷嘯天。雷嘯天神色凝重將謝雲岳入晉情形詳細說出。

周維城搖頭太息道：「這孩子任性了，報仇也沒這樣報法，最好將顧女一事，暫不讓他們知道。」

趙康九愛女心切，派了六名得力助手，護持二位姑娘去察北牧場。

二女登車走了，趙周二老決定二月初趕達察北牧場，因爲不耐塞外酷寒，與雷嘯天計議之下，二老先去濟南訪友，濟南這邊氣候溫暖些，趙康九喘疾雖經謝雲岳治療，但仍畏寒冷。

翌晨，趙周二老南下，乾坤手雷嘯天北上。

大年十二的下午，是一極凜冽天氣，

這盤認輸，咱們再來。」忽地青年人推棋立起，道：「場主他們來了，我先出外看看。」翩然閃身，步出院外，只見飛雲手吳奉彪，八卦金刀鄭金吾躍躍欲試，交與馬廄看守，並肩緩步走來。

吳奉彪一見青年人，兩道冷電般目光望了他一眼，微笑說道：「兆森！這大出意料之外了，偷馬的竟是虎牙杖卜英手下所爲！」

青年人正是鄭金吾所疑之徐兆森。徐兆森聽說眉頭微微一蹙，面色甚是平靜，笑道：「看來不會吧！卜堡主不是與義父相交很好？他怎會做出此事？」

鄭金吾道：「如今世道日非，人心險詐，骨肉之親尚不可靠何況酒肉之交。」徐兆森聽了微微色變，默不作聲。

吳鄭兩人進入大廳，吳奉彪只得一老妻及幼孫住在牧場，子媳均在天津衛開設鏢局。鄭金吾則子女成羣，共是八人，最大的才不過十一歲。

他一進去，均開然上前牽衣抱膝，天倫之樂，無過於此。

徐兆森拉着鄭金吾幼子調笑，但神色似帶不安，鄭金吾看眼裏，心內不住冷笑，記起謝雲岳由千山返經牧場，暗對鄭金吾道：「徐兆森鷹鼻狼形，腦後見腮，此人陰險詐詐，雖是吳場主義子，對他仍要當心一二，須防變生肘腋。」

鄭金吾平生不服任何人，但對謝雲岳是由衷欽敬，自是以後，命心腹手下，暗中監視徐兆森行動。

這晚，雪籠四野，朔風吹嘯，馬羣耐

雪是暫時停了，但積雪沒徑，原野上寂無行人。一望無際，延伸至穹蒼，分不清那兒是天，那兒是地。

朔風仍是那麼勁，深鎖穹蒼的形雲，不住地翻騰，幻化成各種形象，宛如大漠原野上受驚狂奔的羣獸。

暮地天邊湧出兩個黑點，好快，逐漸擴大，眨眼，便到了近前，那是兩人兩騎踐雪飛馳。

只見騎上的兩人，一是白鬚鬚老者，另一是紫溜臉膛，海口無鬚的四旬大漢，兩人都精神奕奕。

兩匹健騎吐氣如雲，渾體滲出汗漬，顯然是經過一番長途跋涉。來到一處山坡，那老者喘了一聲，兩匹馬登時煞住，紋絲不動。

「這太奇了，賢弟！咱們追出已是百里外，依然未見偷馬賊人的踪影，連個蹄痕都沒找到，賊人手段委實高明！」老者口中說話，眼光却不往打量周近。

紫溜臉膛大漢，嚥作沉吟，道：「大哥，依小弟想法，可能不是普通馬賊所爲。半月來，連續不斷盜去馬匹時，均在風狂雪漫之夜，等到我們發覺，蹄痕早被大雪湮沒了，此是地形極熟之人所爲，可能是內賊勾引……」

老者掉口道：「那麼你說說看，究竟是誰？我們牧場裏的人，都極爲誠謹可靠，我實在猜想不到！」

這兩人正是察北牧場場主飛雲手吳奉彪，副場主八卦金刀鄭金吾。

八卦金刀鄭金吾低唱了一聲，道：「這事隱藏小弟心中已久，只是查不出確實

不住寒冷，傳來一聲聲悲嘶，夜是這麼淒涼，肅殺。

吳奉彪等人正在圍爐飲酒談心，瞥見一馬師慌慌張張闖了進來，報道：「場主！副場主！大事不好了，有賊人賊多人在東柵劫馬，還放了火，我們這面已經傷亡四五人。」

吳奉彪聽罷地離座，虎目生威，向那馬師道：「你趕緊傳令衆人，緊守各處不得自亂，老夫即刻趕來。」

那馬師如風地走出，吳奉彪對鄭金吾道：「賢弟你可在這保衛家小，免得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愚兄去去就來。」回首喝道：「兆森，我們走！」

兩人掠身竄出廳外，只見東方紅光燭天，風助火勢，濃烟瀾漫，火苗此起彼，人喊馬嘶，亂成一片。

吳奉彪氣憤填膺，恨不得將所來賊人悉數手刃，施展踏雪無痕上乘輕功，拔足飛馳，察北牧場方圓數十里，要趕到東柵也非瞬眼可至。

徐兆森心中比甚麼人都急，跟着吳奉彪身後兩丈之處，身法雖見矯捷，可與吳奉彪一比，顯然差着很多。

尋見一條黑色飛快的身形，斜刺裏撲來，飛雲手吳奉彪眼明忙喝道：「是葉武師麼？」

那人怔得一怔，道：「場主麼？今夜賊人來得甚多，我去前面接應去。」說着反身竄去，一溜輕烟似的飛射而沒。

飛雲手吳奉彪讚道：「好漢子！」回面望了徐兆森一眼：「思難見交情，你看葉勝平日酗酒賣狂，胡鬧一氣，真的事情

到得頭上，也是捨死全交，江湖人物的可貴處，就在這點，兆森，你得學學武師的長處。」

徐兆森點點頭，面上訕訕地暈紅，也不知是火光映面，抑是內疚而發。

兩人電過雲飛地奔至東欄，火勢此時滅弱不少，牧場武師馬師及雜役，不下百數十人，泰半均湧至東欄，阻截來敵，撲滅火勢。

飛雲手吳奉彪一眼瞥見十數幢面賊，均是一身獨特武功，劍光刀影向牧場武師要害招呼，自己這面多人業已負傷。

這時，吳奉彪可把帳面賊恨到了家，心知今晚一個應付不好，數十年心血便要毀於一旦。

認定其中狼猛一賊對付自己手下三名武師尚有餘如的人，就是今晚禍首，「副掌」佛手拐掣出，一式「摩雲金翅」，凌空騰起，迴空一旋，又挾着拐棍掌影常頭而下，去勢之奇無愧於「飛雲手」之名。

火場情勢混亂異常，那帳面賊馬師呼這三名牧場武師，眼看得手之際，萬料不到飛雲手吳奉彪這般神勇之勢，竟能全身後退，吳奉彪是武林高手，功力不弱，鞭一響，燕子三抄水，嗖，嗖，嗖，實出兩丈開外，微作迴避，吳奉彪這一手絕招，吳奉彪見此賊具有這般危不亂移身手，也不由心生欽佩，自己一掃撲空，又緊接着一式「飛雲金翅」跟蹤而去，這一式較前更為凌厲凶猛，飛快絕倫。

那帳面賊人足才沾地，倏地身化「烏龍翻雲」凌空拔起。

家小安危，又目睹西欄火勢蔓延，火星被強風湧上半空，如同散花飄下，不由情急，心神不能貫注，致使身法略見滯緩。

兩人交手差不多半個時辰，吳奉彪有幾次迭遇險招，心知今晚不能兩立，強把心神收斂，專意搶制先機，眼看雲浩移宮換位過於神速，行雲流水般，使人無從捉摸，不禁眉頭一皺，心想：「看他的心意，似要自己耗盡真力時，才予反擊，我豈能如他心願。」想着，左腕倏翻，打出一股凌厲無匹的內家真力，右手跟着佛手拐「雲起飛騰」，「毒蟒捲身」，「天神倒掛」三招閃電而出。

這三招都是「飛雲」拐法中奪命絕招，只見狂風驟起，破空疾嘯，雄渾絕倫，而且迅快無倫。

雲浩看出這拐勢神奇，四面八方只見拐影襲來，任是何種玄詭身法都不能避開，不禁心頭一凜，索興不作閃挪，亮腕翻拳電光石火般打出三拳向勢風撞去，右手一甩蝎子鞭「烏龍捲尾」，由下往上望佛手拐身捲到。

蓬地一聲大響，兩人身影都震得微晃，撤出半步。

吳奉彪瞥見雲浩蝎子鞭梢又是奔雲驚雪地劈面撞來，急急飛出一拐，忽聽得一聲淒厲慘嘯，眼角瞥見雲浩頭頂血花飛濺，身形踉蹌，不由心神微分。

忽聽雲浩一聲狂笑，鞭勢到得中途，疾又變招。飛快地一擦，望吳奉彪頭面捲去，左掌一揚，左手就是九支蝎尾毒鏢。這九支蝎尾鏢手法更是神奇特別，一束而出，急如飛蛇，到得對方身前三尺之

好快的身法，竟似狂風捲落葉般旋起半空，端的絕妙靈巧，堪堪即避開「飛雲」一這一絕招。

吳奉彪暗喝了一聲采，看出這身法甚熟，猛憶起一人來，不由哈哈笑道：「我道是誰？却原來是雲當家駕臨，吳某自思與雲當家從來未有過節，今晚雲當家為何如此照顧吳某？莫非是說吳某不知接待朋友之道麼？」

原來那帳面賊人即是在周家莊驚鴻捕上，顯過一手驚人武功的，關中一怪飛天蝎子雲浩。

果然那是飛天蝎子雲浩，聞言登時一怔，條的縱聲狂笑道：「吳場主眼力不差，一見便知是雲某，可是別含血噴人，雲某行事雖然手狠心辣，却不慣做殺人放火的勾當。」

吳奉彪聽了冷笑道：「雲當家真會說話，今晚不是來嚇唬我的？」

飛天蝎子雲浩一聲道：「既是吳場主不滿意，雲某只好奉陪到底，雲某是雲某，不滿意可要問問出來，雲某是雲某人之託而來！」

吳奉彪聽了大笑道：「吳某還有甚麼不明白的，龍江三魁是甚麼人？我就不信雲老師受他們愚惑，助紂為虐，何況正點子不來，反到勞動雲老師大駕？」

飛天蝎子雲浩目光陰森望了吳奉彪一眼，冷哼了聲，道：「吳場主別這麼說，為友助拳，義不容辭，何況雲某與龍江三魁又是過命之交，今晚之事，是非難論，處，突又散開，人身各處部份，無有不在範圍之內。

這一手絕技，飛天蝎子雲浩從來少予露出，武林中人，幾無人知他有此陰狠手法。

吳奉彪一拐飛出，還未擊實，猛見那束毒鏢倏似一蓬花雨地散開，電射而來，躲已不及，不禁暗嘆了一口氣張目等死！

驀然間，一聲清脆的輕叱，只見寒芒匹練天外湧來，九支蝎尾鏢，登時捲得無影無形。

那股寒芒匹練毫不停留，徑往飛天蝎子雲浩捲去。

雲浩眼看得手之際，不料變生意外，猝不及防，來人身形還未來及騰清，電芒已是驚天匝地捲來，駭得神魂皆顛，急全身一仰，貼地後竄，可已來不及了。

一聲厲叫，雲浩已被劍芒將雙膝切斷，人也昏痛過去，躺在地面上面如金紙，雙膝斷處，血液像泉湧般冒出不忍睹。

劍光毫不停頓，倏地向雲浩武師那邊撲面賊人捲去，電飛騰迅，只聽得幾聲慘嘯，顯然又殺傷了數賊，救了命已垂危的葉勝，劍光倏收落下一條俏生生的人影。飛雲手吳奉彪這才看清了那是誰人，不由驚起狂叫道：「趙姑娘，你怎麼來了的？」

龍江三魁已然來了，你自不見，怪不得那個，反正吳場主今晚凶多吉少，徒費唇舌則甚！」

吳奉彪聞言驚疑不止，龍江三魁已來，人又未見，一定另有甚麼圖謀，自知今晚必是基業全毀，於是把心一橫，冷笑一聲道：「雲老師別誇下海口，吳某豈是如此容易打發，朋友，你納命來吧！」說着，佛手拐擰腕一橫，帶起漫天拐影打去，只見捲起凌厲勁風，手法詭幻神奇之至。

吳奉彪這一手九式「飛雲」拐法，馳騁關外，使出手法也特別，急則風雷應變，緩則雲逸飄飄，拐頭拐尾輪替打去，並沒一定法則，明見拐頭朝胸打去，其實是虛，拐尾反朝下盤掃來，若對方不知虛實，要想硬硬硬打，準會吃虧，一招使出，驚覺若無物，如中輕雲，再要撤招已來不及了。

飛天蝎子雲浩不愧為當代黑道英雄，眼光銳利，一眼看出吳奉彪「飛雲」拐法，青雲直上，雲浩一出手就是上下閃閃，雲浩之極，深知厲害，一掣手中蝎子鋼鞭，護定全身，觀空追擊。一面使出上乘輕功，縱，躍，反，竄，極見其巧。

兩人都是名震一時之江湖人物，動起手來，分外精奇，一時之間，難分軒輊。

這時，人喊馬嘶，驚馬奔竄，蹄聲互起，東欄火勢漸漸撲滅，僅有一兩股火苗高揚，濃烟瀰漫，空氣中夾着一股烟焦枯氣味，狂飛急捲撲面襲到，令人感得窒息噁口難耐。

可是東欄火勢漸減，西欄又有火頭高舉，東西欄相距甚遠，牧場中人一聲驚叫，三魁被月娥姊妹劍傷逃逸，現鄭叔父與月娥姊妹在大廳上等你咧！」

吳奉彪不由喜笑顏開，隨命未負傷的武師將葉勝等抬往廳前救治，又道謝說：「趙姑娘，幸得妳一來，不然愚叔那有命在，看來，姑娘年來武功進境一日千里了！」說着，微微一頓，又道：「我們不如先往西欄察看一下，再回大廳。」

趙蓮珠嬌笑道：「不必了，姪女尚帶來家父得力助手，先已趕去馳救，姪女未來之先，已然回身說賊人全退，火勢已漸撲滅。」

吳奉彪眼望了西欄一瞥，只剩下濃烟瀰漫，散碎冒起火星，心想：「要重整支離破碎的牧場，恐怕又要費上無限心血了。」輕嘆一口氣，便同趙蓮珠回到大廳。

雪地茫茫之下，只見兩條矯捷的黑影，縱躍如飛……

且說謝雲岳在泰山千丈淵前，因低估了對方功力，自恃藝業，被九邪連臂出掌，交匯推出一股前所未見掌勁，待到驚覺已嫌稍晚，立呈束手縛腳之勢。

高手過招，粟米之差也不能有，一着失機，真氣運轉滯澀，空負蓋世功力，被九邪打出的排雲狂颶逼得身形疾往後退，不知覺地退在雲迷霧繞的懸崖邊緣。

忽又被獨臂神魔突如其來，當胸撞上一掌，立感心痛如絞，真氣渙散，身形頓時被震飛得激射了出去。月夜之下，謝雲岳身形星迷濛千尋峽谷下落去……

救火的又湧向西欄而去……

葉武師殺紅了眼，帳面賊人在他面前已倒下了三個，一柄鋼刀捲起一團瑞雪，人也像瘋虎似地撲去。

那與葉勝對手的兩個帳面賊人，看得暗暗心驚，那有這般不要命的打法，但人總不是鋼打的，葉勝着力殆盡，這種拚命的打法，只不過是垂死之前掙扎了。

牧場十數名武師，已傷亡過半，帳面賊黨，一聲陰森慘笑出自口中，隨風傳盪，令人震動心弦，分外恐怖。

徐兆森已走得無影無踪，顯然自己遭疑嫉，又不便與匪黨交手只好隱匿起來。飛雲手吳奉彪使出凌厲精奇的拐法，依然佔不了一點上風，飛天蝎子一支蝎子鞭却不時展出一記怪招，穿隙而進，宛如怒龍出洞，迅疾無比，令自己難以提防他何處進招。

然而飛天蝎子雲浩主要是仗着上乘輕功，貼身欺進，如影隨形飛揚，踏虛就是，一鞭，或是一拳。

雲浩處身雖是黑道，卻習的是一種內家「捧碑手」掌力，也練得有七八分火候，武林中人一項絕藝，要練得爐火純青的，却是鳳麟角，寥寥可數，能有雲浩這種造詣的，可算難能可貴，當年在驚鴻捕上劈飛三才奪命凌飛就是這種拳法，故現在每出一拳，均令吳奉彪心頭微震。

在平常飛雲手吳奉彪與飛天蝎子雲浩相較，功力相差無幾，雲浩以輕功身法稍勝一籌，吳奉彪「飛雲拐法」有獨到的精湛，掌力而言是各有千秋，但吳奉彪此刻，聽雲浩言及龍江三魁已然到來，心懸着，不禁切齒痛恨。

此刻謝雲岳下瀉的速度，愈下愈快，只覺一顆身子虛虛飄飄的，遍無着力之處，這是真氣渙散的現象，身不由主，兩耳急嘯風生，千層雲霧迷目，縱然目力異於常人，也是猶如茫茫黑夜。

他不禁想起酒甕峰岩洞被寶曇魔僧一掌擊下千丈絕壁的情景，暗忖道：「要是與那次一樣，足下捲起一道氣流，可以借力穩住身形，該有多好！」繼一轉念道：「天下湊巧的事，只有一偶然偶發生，那會每次均得此奇蹟，如果這次就不是湊巧之事，何況自己真氣已被震散，即就是有此湊巧，也無法穩住身形，咳！」

這一聲輕嘆，代表着死亡之神已向呼喚，這有多麼淒惻，酸楚……

他際此死亡之前，也可說是瀕臨死亡邊緣，往事一幕幕在腦中湧現，較他下瀉的身形尤速，他在短短一年中，痛楚了無數邪魔惡匪！

意念及此，他英俊的面上浮起一種下意識的傲笑，但剎那之間，又一掃而盡，他不禁自問：「難道自己燦爛的一生，就這麼短麼？如曇花一現而逝麼？」

他並不畏死，他引以為憾的，就是傷父仇人，不能一一而誅，往昔一思及此，便耿耿於胸，此刻，更倍於前。

這些意念雖是打閃似的自心頭閃過，永生之念，也並未或忘。急嘯的風只在耳邊刮過，腦中頓起一片激盪暈眩，身形如投石下谷般，越落越急。

奇蹟。

人，受意念支配，可也是受意念而生存，這話一點也不錯。

他突然悟出菩提神功有自行療傷之效，最近又參透「軒轅十八解」絕奇的心法，能使週身逆竄的真氣可引導歸元，心中靈機一動，於是把兩種絕學融於一爐，他自知不能再猛吸真氣，這樣反會把情形惡化。

他想出用逆運法，使氣血倒流，這一來，奇蹟發生了。

以他的福緣根骨，必不會遭逆橫而亡，事實上大半也靠他絕頂聰明天賦，才能悟出死中求生之機。

俗語說：「一賢一劣，立判不肖」，這話可用在他身上，一智一愚立判生死。他默運在「氣海」殘餘一點真氣，強忍著心頭鬱結，迫使倒流，這是菩提神功上心法。

一面運用「軒轅十八解」中十二天干心法，催發散竄真氣匯聚，這一來生機復甦，真氣在人體流行無阻，直至九宮雷府，腦中頓覺驚天動地一聲大震後，倏然身形一輕，靈府空明，心頭這種歡欣，是無法可用言詞來比擬的。

他兩手下垂，倏的一擰腰，人也立即翻身過來，頭一伸，身形疾變天龍八式中「雲龍行空」兩臂猛張，穩住身形下飄。只覺才得一個盤旋，足已踏落實地，不禁嚇出一身冷汗，心說：「好險！只片刻便是粉身碎骨。」

驚魂一定，眼前見着的是，只有一片烏黑，心疑這是自然現象，事實上現在是

昏夜之際，就是白天，上有千重雲霧遮光線，也是一樣迷濛。

他現在不急於出谷，他知道泰山方圓廣袤千里，不摸清楚方向，不但疲於奔命，反會南轅北轍，適得其反。

於是一心一意等候天明，只要一絲光線漏入，便可測知方向，也說不定氣溫幻變，雲霧上升，可瞧清谷底情形。

他取出懷中玉瓶，傾了兩粒長春丹入嘴，索興入起定來，半個時辰後，睜開雙目，自覺傷勢全無，靈府倍覺空明，心知此刻本身的功力，又較前高出不少。

仰面上空仍然是無比黑暗，他不禁思付方才在崖上，被邪魔群力劈下谷來的一幕，痛定思痛，他悟出先前悔不該自恃蓋世功力，予人可乘之機，反而自陷危境，他痛恨這種邪魔外道，一點不能給與半絲同情憐憫，雙手血腥就讓它血腥下去，反正邪正不能並立，殺得一個便是一個，除惡務盡，這是天經地義的確論。

這與他佛門出身弟子身份大相逕庭，難怪他臨下山時，明亮大師看出謝雲岳殺孽奇重，便是此故。

這片峽谷，萬物寂然無聲，沉靜異常，連蟲鳴獸行之聲都沒有，只覺谷底溫暖如春，與崖上寒風侵骨的境界大不相同。謝雲岳正在沉思之際，忽隱隱聽出遠處有腳步聲，及啾啾低語聲傳來，他不禁心神狂喜。

這空谷足音與人聲，在這沉寂山壑中，無異是巨雷轟耳，迴響不絕。謝雲岳緩緩立起，凝耳靜聽，便聽出兩人並肩走來，眼中顯露一點迷濛紅光冉

冉見來，雖是這麼一點點，在謝雲岳眼中不啻是大放光明，精神為之一振。

只聽得兩人邊走邊說，一個粗獷嗓子道：「我真不知道神君是什麼用意，既然那人死定了，又為何差我們來臨臨，如說那人未死，我們豈不是白送死嗎？」

謝雲岳聽出「那人」是指自己，暗暗心笑。接着另一個南方口音說道：「你別胡說！神君的意思，是命我們尋那人屍體中有什麼遺物，他老人家說那人武功造詣及才華都屬上乘，如非他老人家用上數十年性命雙修的少陽掌力，並驟出不意下才得擊下千丈淵，不然那有這麼容易得手，得擊下千丈淵，不然那有這麼容易得手，想神君「少陽」掌力何等厲害，十丈以內，擊石成粉，那人縱然武功通天，也無法倖存，神君如無自信，豈肯差我們前來，何況我們也不是泛泛之輩。」兩人腳步迅捷，觸動谷底亂石轟隆之音如悶雷之聲。

謝雲岳心說：「這到巧了，千丈淵就是自己險被葬身這座山谷，若非撞上蒼鬚怪叟等，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哼！鶴涎草即在這兩人身上。」

他眼見紅色迷濛燈光越來越近了，模糊現出兩條人影，在濃霧中忽隱忽現。他立即隱身在一塊高可及人胸的峭壁巖石後隱藏。

突地兩人戛然止住腳步，只見一人晃動紅燈低身迴環射照，口中喃喃說道：「奇了，神君說那人下墜之處，就在這附近，怎麼沒有發現屍體，至少骨渣肉醬也要尋着，一點，不要是那人沒死吧……」意味着說話的人汗毛凜豎，語音說到後來，竟微帶顫音。

自己，死得還不如這般安息恬靜，恐怕是粉身碎骨了，人死了一切紛擾都倏然停止，假如人類死盡，這個世界不是美滿得多，人雖是萬物之靈，也是萬惡魁首，是非總是由人引起的，因為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幫助，信任，疑妬之心也由此引起，演變以至欺詐奸殺，那就是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亦多有私心自用者，至親骨肉都是如此，何況其他。」不由微嘆口氣。

真是奇怪的思想，人們置身在寂寞環境中，往往就思索別的事情，海闊天空，不切實際。

他勉強停住紊亂如潮的思緒，轉念到鶴涎草的問題，沒有光亮是一籌莫展的，他聽方才那人說千丈淵終年雲霧繚繞，不見天日，於是不由着急起來，心說：「這該怎麼辦呢？岳父周維城已命在垂危，像此燃眉之急，豈能容我進退維谷，猶豫不前。」

立在那兒發愣，思索不出一個善法，只急得連連頓足，空負有絕世武功，到了此刻也是一無用處。

似此徬徨無策，多費了半個時辰，終於伸手輕敲了一下腦袋，喃喃自語道：「我怎麼這麼糊塗。」霍地伸手入懷取出一塊玉珮出來，驀地，霞光四射，十丈以內清激異常，了無雲霧痕跡，如同白晝。

那是靜明園中虛受堂乾隆皇上所贈，玉珮上所嵌夜明珠是稀世之珍，除却照明之外，尚有避暑，逼毒各項妙用。

他用玉珮繫在胸前，移近淵壁，珠光到處雲霧滾滾，似被風捲一般四散迫開，慧光映照，清朗無比。

「你這膽小鬼，別大驚小怪，就是你在崖頂躍下也別想活，何況他中了神君「少陽」掌力，我就在這附近，我們細心探索吧！」

昏茫中，淡淡紅光向前急速晃動……這條淵底寬不過四五丈，奇石林立，兩邊峭壁均是藤草虬結，綠石蔓延，假如是雲開見天的話，由下望上，危峯插天，高不可攀，由上望下，深不見底，心駭神搖，稱之千丈淵並不為過。

此刻雖然是初春，嚴寒未解，北國氣候不到三月春後，花開季節，依臨凜冽冷凍，故雲霧縹緲鬱潭底，不能上散，以謝雲岳目力可以看透重霧之人，也是不甚清切，只見兩條模糊身影帶出一溜紅光之字形掠來。

謝雲岳付道：「時不可再，不但鶴涎草要落在他們身上。出此千丈淵也在他們身上。」心念甫動，身形一閃，五指箕張，就往手執紅燈身旁同伴抓去。

謝雲岳年來奇緣天授，根骨秉賦又無一不好，自服了半支「千年何首烏」後，平添了半甲子功力，近又悟出「軒轅十八解」一「菩提具葉神功」及「彌勒神功」三種絕學全部玄奧，不知不覺本身功力突飛猛進，而且生死玄關也在不知不覺中被通破，這一點在他而言是瞭若無知的，按說這三種博大精深武林絕學，在別人不但夢寐難求，而且在這短短時期也不能全部參透澈，這種根骨，這種奇遇，百年來武林中難得有一人企求的。

他悟澈「軒轅十八解」在武學中確是崇奧無極之學，生死由心，易發易收，他

縱眼一瞧，淵壁上滿是藤蘿蔓草，糾纏百結，密密層層，因為擠迫在一處，想由其上找出一株鶴涎草十分不容易。

泰山之鶴，夏秋二季，成千成萬棲息於千丈淵底兩崖壁藤蘿中，一至冬季，便像雁群一樣結隊南飛，灰鶴睡眠時，動作奇怪，兩足分立藤梗，嘴喙插入岩壁，涎在熟睡時注入岩壁，每日如此，年深日久，才可孕育出一株鶴涎草來。

鶴涎草極奇毒，人服必死，但以毒攻毒，極著靈效。

謝雲岳凝神分開藤蔓，細心尋覓，這才發現了鶴涎草隱藏於藤蔓內繁殖着，紫莖綠葉，長不盈尺，葉上遍網赤紅斑點，珠光映照之下，分外絢麗，但要找出一株百年上品，頗不容易。

他循着岩壁走着，一面分藤撥蔓，約費了一個辰才掘得兩株藏於懷內。

現在他任務已了，只要出得千丈淵便可直奔濟南，然而這千丈淵最盡頭之處有多遠，方向如何，他不知道，也許迴旋無盡，雖然循着淵底走去，終久可找出一條出路，但為此延誤治療周維城傷毒，那就得不償失了。

心頭躊躇不決，不禁仰面望了望，心想便捷之法，便是直往崖頂由原路返回。這種想法，無異是癡人說夢，崖頂距淵底至少二三丈高，慢說是他，就是灰鶴也難直登。

正在發怔時，突聽得厲嘯聲傳來，這聲音淒厲駭人魂魄，膽小的人怕不毛骨悚然。

謝雲岳聞聲心境反而平靜，他猜出來

所來兩人均是獨臂神魔查坤門下佼佼英才，可在謝雲岳手下顯然是泥塑木雕不堪一擊，不管他再桀傲不馴，人那有不怕死的，何況被制住那人此刻遍身氣力全無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會客他逃出手中，身形一動，那隻右掌已搭上了他的右肩，只覺神經一麻一跳，連手中那支紅燈竟自動脫手擦出丈外，頓時又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奇蹟。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已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為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者是什麼人，暗暗忖道：「我不找你，你到來了，這得出千丈淵便在你身上。」心念才落，面前珠光所罩之處，突在雲霧中現出一具巨靈身形，面目猙獰，眼內射出藍色奇光，頭上光禿禿地，不見半根頭髮，領下一部銀白地短髯，左肩下，拖着一隻虛晃晃的袖傲然獨立，神采逼人。

來人不言而知便是獨臂神魔查坤。

只見獨臂神魔查坤皮動肉不動陰陰說道：「老夫向例，一擊不中便不再擊，所以差遣人尋你下落，如未死去，便護你出淵，你却不知好歹，傷斃老夫手下，老夫忍無可忍……」

言未了，謝雲岳朗聲大笑道：「查坤，你說得好動聽，一掌之仇，恨如海深，你不能忍，誰能忍得下呢？」

查坤目光炯炯道：「這麼說來，你是報一掌之仇了？」

謝雲岳道：「人同此心，那你又為什麼來呢？」說時，發出一聲輕笑，這種笑意極其冷峭，諷刺，像一柄利劍，插在獨臂神魔當胸，任誰也不能忍受。

方才，獨臂神魔選擇裝一代高人氣度，但此刻，竟沉不住氣，面上條然現出怒意，聲聲道：「好好，你到自負得緊，老夫正要領教你有什麼驚駭武林絕藝。」

謝雲岳一聲長笑，五指閃電飛出，竟望查坤那隻斷臂抓去，身法更玄詭莫測，彈指方向，手指便要觸及斷臂。

獨臂神魔查坤，不禁駭出一身冷汗，身形也急如行云流水地脫出五指嘶嘶勁風之外，口中喝道：「你怎麼一聲不響，便自偷襲暗打？」

謝雲岳又是朗聲一笑，道：「你不是專以偷襲著名的，反到說我！」條地又五指抓來。

獨臂神魔查坤只覺眼前一花，謝雲岳又自欺到身前，心中大驚，不是親眼目睹的話，簡直不相信世上有這快速身法的人，自己不敢怠慢，亦是步履急旋，一見而動。

兩人都是同時發動，其間僅是粟米之差，究竟謝雲岳挾天下之奇學，比查坤快了一步，五指已搭着查坤斷臂處。

謝雲岳五指電閃地一扣，如中金石，驚然微聲發出，不禁一怔。

忽然獨臂神魔查坤單掌揮出，挾着一片潮湧山傾動風當胸劈來，奇熱如焚，不過被謝雲岳胸前所懸珠光滅却七分。

這種「少陽」掌力與天外三尊者「赤煞摩伽」有異曲同工之妙，人一中上，表面不損，骨炙如蒸，端的厲害無比。「少陽」掌與毒飛針稱爲獨臂神魔雙絕。

高手過招，互制機先，以獨臂神魔查坤在武林中，可說是數一數二的魔頭，身蘊武林奇學，可是在動手時，竟被謝雲岳搶了先機，迫得一再閃避。

查坤他那斷臂處，已被他元陽真火凝練成鋼，所以謝雲岳五指一扣，便發覺有異，查坤就等他一怔神之間，飛掌劈來。

這時，正是獨臂神魔查坤千載一時之良機，但謝雲岳適才在屋頂，一時疏忽，予人可乘之機，長此耿耿於心，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那會容他劈上。

嘿嘿冷笑聲中扣住獨臂神魔查坤的五指，條然一推，用上彌勒神功震字訣，一指，

推一彈。

只見查坤巨靈的軀體如飄葉般被震出三四丈外，少陽掌力登時卸於無形。

查坤胸前氣血微震，激得白鬚鬚張，目含怒火，大喝一聲道：「你接我一招試試看。」掌隨聲出，又是一片排空激盪的狂飈襲而出，一掌推出，身如電掣星射，欺至謝雲岳身側，改掌爲指，飛快地向人身九大重穴點去。

他那裏快，謝雲岳比他更快，「玄天七星步」何等神奇，獨臂神魔也無法與之比擬。

查坤五指堪堪到謝雲岳「天璇」穴前，條然眼前一黑，對方身形已否，心中直喊：「不妙。」驚覺後胸搭上十隻鋼鉤，一麻之後，只覺痛入骨髓，不禁大叫一聲，用「少陽」真力與之對抗，奮力一掙，究竟是他功力深厚，被他掙出謝雲岳雙手之外，蹬，蹬，蹬，跟蹤三步才予立定。

在查坤掙出之際，尚有一聲裂帛嘶響，原來查坤長衫爲謝雲岳扯下一大幅來，背後唧噥，加上單袖飄飄，神情甚是狼狽可笑。

此時查坤心膽俱寒，目光炎炎似要噴出火來。

謝雲岳也暗心驚查坤，能脫出自己「軒轅十八解」雙手之外，這是從未經有的事，尤其是爲查坤體內「少陽真力」一撞，自己十指隱隱作痛，遂覺查坤無愧於當代巨擘魔頭。

此刻，謝雲岳微笑道：「查坤，你若輸得不服，還可試試。」

獨臂神魔查坤雙目炯炯，像是憤怒已極。

極，聞言眼中藍色積光漸漸收斂，色轉趨平和，長嘆了一口氣，道：「老夫痴長了這多年歲，閱廣見深，武林奇學，多半一見就知，但閣下年紀輕輕，竟有此玄高玄詭的絕學，不但見所未見，而且知所未知，猜它不出自何門何派，老夫不勝惶悚自愧，縱然再試，就是勝得一招半式，有何光采可言，不如你我盡釋前嫌，倘爲閣下首允，老夫自當引閣下出這千丈淵。」說時，目光黯然。

要知謝雲岳天生傲骨，吃硬服軟，被獨臂神魔查坤一席委婉語言打動，不禁殺機泯息，心想：「此人雖是當代魔頭，幾句話却頗爲得體動聽，自己殺他的師侄，他出面相助是必然的事，換了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眼看着他長袖虛飄，頓生憐憫同情之心，他知殘廢之人，性格必然嫉世，孤獨，倔強，而又自卑自憐，具有雙重人格，儘管他表面上如何狂傲，其實私底下存着自卑念頭，深恐旁人瞧他不起，甚之嫉視旁人比他幸運，將別人的同情反認作諷刺，由於種種的看法不同，逐漸成爲一種怪癖的心理。

謝雲岳幼遭孤露，深明此理，遂淡淡一笑道：「神君既如此說，你我之間怨隙暫予消釋，只要神君以後不再對在下爲難，在下也不會永記前仇。」他爲何說此話，深知着髯怪更永不會回心向善，撞上此人，自己一定置之於死地，到那時，查坤斷不能置之不問，自己現在也不能扣牢他不管。

獨臂神魔查坤點首作禮道：「閣下稱我神君，萬不敢當，老夫習性孤獨，隱世已久，對世間俗禮繁文都不記憶，請閣下勿以爲忤。」說此一頓條又轉口道：「這千丈深淵終年雲霧繞繞，絕少人知，除了老朽後洞是唯一通道，別無出口途徑，容老朽先行引路吧！」說時，當先帶路，疾馳而行。

謝雲岳看出查坤對這千丈深淵地形極熟，不仗光亮快步如飛，一利刃已隱於雲霧中，自己則仗珠光逼開濃霧，跟踪追去。

謝雲岳脚程飛快，不到片刻與獨臂神魔查坤起了個頭尾相結，查坤回首探望，見謝雲岳步步法疾如電飛，面上微露驚容，讚道：「閣下步法這等快速，老朽望塵莫及。」

謝雲岳口中謙遜了幾句，一面仔細觀察淵底情形，只見珠光迫開濃霧處，面前頓呈開朗，淵底盡是大牙錯列尋丈怪石，容身之徑僅可兩人並肩而行，脚底滿潮濕淤泥，心想：「如非有此珠光，必需摸索而行，要得出此淵誠難於登天。」

七轉八彎，查坤身形條條現現，近在咫尺也一樣，因爲被大牙怪石阻住視線。約莫費了一個時辰，忽聽查坤大聲說道：「蝸居已到，請閣下先行吧！」

謝雲岳抬眼一瞧，只見一座徑可丈餘黑黝黝的山洞，平伸淵底峭壁凹進，遂拱手笑道：「不敢，還是神君先請吧。」查坤微微一笑道：「既是閣下如此多禮，只好老朽失禮了。」說罷，當先走去，謝雲岳在後亦步亦趨。

謝雲岳奔走江湖年餘，見識大增，他知鬼城江湖，處處有險，步步都有機詐，獨臂神魔查坤雖面色極其誠懇，終覺防人之心不可無。

獨臂神魔查坤所居山洞，是由下而上，作斜坡形，廻旋曲折，岔徑尤多，走了片刻，兩邊洞壁上開始嵌有松油石燈，黃光昏茫，經謝雲岳玉珮夜明珠一逼，頓呈黯淡。

查坤回頭笑道：「閣下胸懷寶珠，罕世奇珍，老夫費盡心機才找着一粒，不過比起閣下所有，可就相形失色。」

語氣中似帶出無限欽羨，謝雲岳也不說話，微微一笑，却留意出爲何走了這久，沒遇見查坤門下弟子一人，心中暗存凜意，也不留心路徑。

不知不覺隨着獨臂神魔走進一間寬敞石室。

謝雲岳見這座石室只有一榻，一石桌，尚有四塊青石充作椅凳之用，別無他物，壁間嵌有九盞松油石燈，映得一室通明，謝雲岳胸前玉珮明珠早已收受懷中了。

獨臂神魔查坤微笑道：「蝸居簡陋，請勿見笑，閣下且請寬坐，待老朽命人送上水酒野味，以饗嘉賓。」

謝雲岳忙道：「神君請勿如此張羅，在下需急趕回濟南，何況現在腸中不甚飢餓，他日有暇，再來叨擾吧！」

獨臂神魔大笑道：「閣下說話太見外了，一夜勞累，那有不餓之理，請勿疑心老朽在酒食中下毒就是，趕回濟南，也不急在此片刻工夫。」

謝雲岳面色一紅，他實在沒有懷疑酒食下毒，經查坤一說破，說什麼也不好意思走了，暗想：「不管你如何弄鬼，我先發制人也無妨。」遂端坐於石塊上。

只見查坤巨靈的軀體如飄葉般被震出三四丈外，少陽掌力登時卸於無形。

查坤胸前氣血微震，激得白鬚鬚張，目含怒火，大喝一聲道：「你接我一招試試看。」掌隨聲出，又是一片排空激盪的狂飈襲而出，一掌推出，身如電掣星射，欺至謝雲岳身側，改掌爲指，飛快地向人身九大重穴點去。

他那裏快，謝雲岳比他更快，「玄天七星步」何等神奇，獨臂神魔也無法與之比擬。

查坤五指堪堪到謝雲岳「天璇」穴前，條然眼前一黑，對方身形已否，心中直喊：「不妙。」驚覺後胸搭上十隻鋼鉤，一麻之後，只覺痛入骨髓，不禁大叫一聲，用「少陽」真力與之對抗，奮力一掙，究竟是他功力深厚，被他掙出謝雲岳雙手之外，蹬，蹬，蹬，跟蹤三步才予立定。

在查坤掙出之際，尚有一聲裂帛嘶響，原來查坤長衫爲謝雲岳扯下一大幅來，背後唧噥，加上單袖飄飄，神情甚是狼狽可笑。

此時查坤心膽俱寒，目光炎炎似要噴出火來。

謝雲岳也暗心驚查坤，能脫出自己「軒轅十八解」雙手之外，這是從未經有的事，尤其是爲查坤體內「少陽真力」一撞，自己十指隱隱作痛，遂覺查坤無愧於當代巨擘魔頭。

此刻，謝雲岳微笑道：「查坤，你若輸得不服，還可試試。」

獨臂神魔查坤雙目炯炯，像是憤怒已極。

極，聞言眼中藍色積光漸漸收斂，色轉趨平和，長嘆了一口氣，道：「老夫痴長了這多年歲，閱廣見深，武林奇學，多半一見就知，但閣下年紀輕輕，竟有此玄高玄詭的絕學，不但見所未見，而且知所未知，猜它不出自何門何派，老夫不勝惶悚自愧，縱然再試，就是勝得一招半式，有何光采可言，不如你我盡釋前嫌，倘爲閣下首允，老夫自當引閣下出這千丈淵。」說時，目光黯然。

要知謝雲岳天生傲骨，吃硬服軟，被獨臂神魔查坤一席委婉語言打動，不禁殺機泯息，心想：「此人雖是當代魔頭，幾句話却頗爲得體動聽，自己殺他的師侄，他出面相助是必然的事，換了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眼看着他長袖虛飄，頓生憐憫同情之心，他知殘廢之人，性格必然嫉世，孤獨，倔強，而又自卑自憐，具有雙重人格，儘管他表面上如何狂傲，其實私底下存着自卑念頭，深恐旁人瞧他不起，甚之嫉視旁人比他幸運，將別人的同情反認作諷刺，由於種種的看法不同，逐漸成爲一種怪癖的心理。

謝雲岳幼遭孤露，深明此理，遂淡淡一笑道：「神君既如此說，你我之間怨隙暫予消釋，只要神君以後不再對在下爲難，在下也不會永記前仇。」他爲何說此話，深知着髯怪更永不會回心向善，撞上此人，自己一定置之於死地，到那時，查坤斷不能置之不問，自己現在也不能扣牢他不管。

獨臂神魔查坤點首作禮道：「閣下稱我神君，萬不敢當，老夫習性孤獨，隱世已久，對世間俗禮繁文都不記憶，請閣下勿以爲忤。」說此一頓條又轉口道：「這千丈深淵終年雲霧繞繞，絕少人知，除了老朽後洞是唯一通道，別無出口途徑，容老朽先行引路吧！」說時，當先帶路，疾馳而行。

謝雲岳看出查坤對這千丈深淵地形極熟，不仗光亮快步如飛，一利刃已隱於雲霧中，自己則仗珠光逼開濃霧，跟踪追去。

謝雲岳脚程飛快，不到片刻與獨臂神魔查坤起了個頭尾相結，查坤回首探望，見謝雲岳步步法疾如電飛，面上微露驚容，讚道：「閣下步法這等快速，老朽望塵莫及。」

謝雲岳口中謙遜了幾句，一面仔細觀察淵底情形，只見珠光迫開濃霧處，面前頓呈開朗，淵底盡是大牙錯列尋丈怪石，容身之徑僅可兩人並肩而行，脚底滿潮濕淤泥，心想：「如非有此珠光，必需摸索而行，要得出此淵誠難於登天。」

七轉八彎，查坤身形條條現現，近在咫尺也一樣，因爲被大牙怪石阻住視線。約莫費了一個時辰，忽聽查坤大聲說道：「蝸居已到，請閣下先行吧！」

謝雲岳抬眼一瞧，只見一座徑可丈餘黑黝黝的山洞，平伸淵底峭壁凹進，遂拱手笑道：「不敢，還是神君先請吧。」查坤微微一笑道：「既是閣下如此多禮，只好老朽失禮了。」說罷，當先走去，謝雲岳在後亦步亦趨。

謝雲岳奔走江湖年餘，見識大增，他知鬼城江湖，處處有險，步步都有機詐，獨臂神魔查坤雖面色極其誠懇，終覺防人之心不可無。

獨臂神魔查坤所居山洞，是由下而上，作斜坡形，廻旋曲折，岔徑尤多，走了片刻，兩邊洞壁上開始嵌有松油石燈，黃光昏茫，經謝雲岳玉珮夜明珠一逼，頓呈黯淡。

查坤回頭笑道：「閣下胸懷寶珠，罕世奇珍，比起閣下所有，可就相形失色。」

語氣中似帶出無限欽羨，謝雲岳也不說話，微微一笑，却留意出爲何走了這久，沒遇見查坤門下弟子一人，心中暗存凜意，也不留心路徑。

不知不覺隨着獨臂神魔走進一間寬敞石室。

謝雲岳見這座石室只有一榻，一石桌，尚有四塊青石充作椅凳之用，別無他物，壁間嵌有九盞松油石燈，映得一室通明，謝雲岳胸前玉珮明珠早已收受懷中了。

獨臂神魔查坤微笑道：「蝸居簡陋，請勿見笑，閣下且請寬坐，待老朽命人送上水酒野味，以饗嘉賓。」

謝雲岳忙道：「神君請勿如此張羅，在下需急趕回濟南，何況現在腸中不甚飢餓，他日有暇，再來叨擾吧！」

獨臂神魔大笑道：「閣下說話太見外了，一夜勞累，那有不餓之理，請勿疑心老朽在酒食中下毒就是，趕回濟南，也不急在此片刻工夫。」

謝雲岳面色一紅，他實在沒有懷疑酒食下毒，經查坤一說破，說什麼也不好意思走了，暗想：「不管你如何弄鬼，我先發制人也無妨。」遂端坐於石塊上。

只見查坤巨靈的軀體如飄葉般被震出三四丈外，少陽掌力登時卸於無形。

查坤胸前氣血微震，激得白鬚鬚張，目含怒火，大喝一聲道：「你接我一招試試看。」掌隨聲出，又是一片排空激盪的狂飈襲而出，一掌推出，身如電掣星射，欺至謝雲岳身側，改掌爲指，飛快地向人身九大重穴點去。

他那裏快，謝雲岳比他更快，「玄天七星步」何等神奇，獨臂神魔也無法與之比擬。

查坤五指堪堪到謝雲岳「天璇」穴前，條然眼前一黑，對方身形已否，心中直喊：「不妙。」驚覺後胸搭上十隻鋼鉤，一麻之後，只覺痛入骨髓，不禁大叫一聲，用「少陽」真力與之對抗，奮力一掙，究竟是他功力深厚，被他掙出謝雲岳雙手之外，蹬，蹬，蹬，跟蹤三步才予立定。

在查坤掙出之際，尚有一聲裂帛嘶響，原來查坤長衫爲謝雲岳扯下一大幅來，背後唧噥，加上單袖飄飄，神情甚是狼狽可笑。

邢天生才走了四五步，忽由室外閃進一執刀大漢，步法矯捷，竟然擋住了邢天生的去路，傲然問道：「邢天生，欲待何往？」

邢天生從容笑道：「小弟要去前洞瞧瞧，李兄為何阻攔？」

那大漢面色冷漠道：「神君命俺相護兩位，無事不得外出，怕有意外。」

鐵爪黑鷹邢天生冷笑兩聲道：「你這話騙得了小孩，可騙不了我邢天生，我要出去，豈是你阻攔得住的。」

那大漢微微作色，霍地劈出一刀，電光閃耀地向邢天生左肩劈去。

謝雲岳看出那大漢雖是僅備一刀，不但快速，而且玄詭之極，絕似天南「鬼頭」刀法。

那知邢天生不閃不避，如同視若無睹，及至刀光堪近肩際，才向外一挪，右手閃電飛出，迅捷無倫的扣住大漢執刀右腕，左腿同時踢出，登時被踢在「氣海」穴上，只聽得一聲悶哼，邢天生右腕一用勁，跟着腕骨斷折之聲傳出，只見那大漢口角滲血，頹然倒地氣絕身死。

邢天生隨手一擦，接着快步走出。

謝雲岳看出邢天生身手高明，比自己快、狠、絕手法如出一轍，並不稍遜，不禁暗暗稱奇。

不到片刻工夫，邢天生又自走進，雙手染滿血漬，面色沉重，到了近前，忽朗聲一笑道：「謝大俠身在危境，你知道麼？」繼目光稜射，冷哼了聲道：「他將將在下一併葬身在內，那可是妄想。」

謝雲岳淡淡說道：「這事是怎麼說的？」

謝某一點都不明白。」

鐵爪黑鷹邢天生見謝雲岳面色不改，依然鎮靜如恒，暗自驚訝道：「怎麼此人氣宇這樣恢宏，然眉之急尚有如此鎮靜，自己平日自負沉着機智，此刻與他一比，顯然自己太渺小了。」想着，不由泛起誠敬顏色，於是笑道：「此事說來話長，等出險再說，獨臂神魔查坤居然想將我們兩人，活埋在洞內，豈不可笑，大俠隨我來吧！」

謝雲岳朗聲大笑道：「我說查坤那有此雍容大度，其實口蜜腹劍，走，我們找他！」

兩人一啓步，突地，一片濃烟由室外湧來，一剎那間，瀰漫全洞，烟焦之味向來着絲絲異香，令人感到噙咳，而又暈眩窒息。

邢天生道：「大俠趕緊屏住呼吸，這是『毒蘭』香味！」說着呼呼劈出兩掌，將這片濃烟暫時逼開。

但那濃烟滾滾翻騰瀰漫而來，豈是掌風可劈得開的，掌一停止，立時又合上。

邢天生噙咳不止。謝雲岳雖不知「毒蘭」是何物，但知其必是一種毒性極強的植物，中人必死，長時期屏住呼吸那是極不可能的事，必需想一善策，不禁想起玉璫寶珠有照明及逼開霧之能，立刻取出懸掛胸前。

果然寶珠一出，光芒四射，近身濃烟如遇狂風一般，四散捲開。

珠光照耀十丈，將邢天生也籠罩在內，邢天生只覺神智一清，精神大振，欽美地望了謝雲岳寶珠一眼，笑道：「此刻在下才相信人之愛於天，不可逆行的道理，來，大俠隨我走！」

謝雲岳隨在身後，道：「邢兄千萬別大俠這麼稱呼，你我弟兄相稱豈不是好！」

邢天生道：「那恭敬不如從命了。」兩人如風地馳出，行至石室之外洞徑中，七歪八倒躺了多具屍體，均是腕斷頭折，死狀十分瘳瘳可怕。

那都是鐵爪黑鷹邢天生方才的傑作。

謝雲岳清點了一下，共是十一具屍體，心中微驚邢天生在片刻之間，能擊斃十一人，可算是迅快手狠，由此證明其人武功造詣不凡，但思索不出邢天生為何與自己親近，又為何獨臂神魔查坤對他意圖一併殺害，這是個難解的謎。

濃烟愈來愈密了，向來着無數火星，爆炸飛來，才得挨近珠光，立時又送回四射，頓成綠毒奪目的奇景。

只見邢天生閃入一條洞壁岔徑中，謝雲岳亦隨之趨入，發覺這條岔徑只是山石自然裂縫，高可四丈左右，只容一人貼身擦過。

謝雲岳詰問道：「邢兄，我們怎麼不直走洞外，用掌劈開焚熱之物，豈不是方便得多！」

邢天生大笑道：「謝兄！你把獨臂神魔查坤看得太輕了，在謝兄未來之先，他就處心密慮安排火焚之計，前後洞都有巨石堵死，掌力劈開談何容易，却未料他將兄弟一併計算在內咧！」

謝雲岳狐疑不解道：「在下實在不懂，怎麼邢兄事前不知道查坤有心害你？」

邢天生笑道：「怎麼謝兄竟然一時糊塗，沒想及此，方才兄弟走入室內，老魔頭臉色微變，瞬即轉為祥和，此即為老魔頭殺人的先兆，兄弟尚不知道是對你而發，抑是對兄弟，後來鐘聲急起，他竟一人離去，如不想害我，怎不招呼兄弟離開，所以不言而喻。」

謝雲岳暗說：「好險，如非激起邢天生同仇敵愾之心，則自己生死不可逆料。」遂笑道：「在下就不相信合我兩人之刀，不能劈開巨石。」

邢天生搖首道：「謝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堵石雖厚，以我們二人氣力把它劈開，還難不住我們，可是彼逸我勞，我們脫身洞外，真力已將耗盡，那時我們將何以制勝，何況另外還有二個魔頭與查坤聯手咧，否則，兄弟一發覺查坤存心陷害時，何以不遲隨其後跟去，便是此理。」

此時，裂隙途徑愈來愈狹，而高度也越低，差不多兩人幾乎匍匐爬行，仗着珠光映照，尚不覺其困難。

謝雲岳也不說話，只是心頭思忖邢天生為何知此秘徑，而查坤身為洞主焉有不知悉之理，感覺太以奇怪。

約莫有一盞茶時分，赫然瞥見前無通路，分明是一條死徑，謝雲岳心正驚訝之際，忽聽邢天生笑道：「諒這壁虎功是謝兄輕而易舉的事，兄弟先獻醜啦！」

謝雲岳一聽便知要向上攀登，抬目向上凝望，只見濃烟瀰漫了洞隙，蜂湧鑽來，珠光之外看得不甚真切，但上面依然不見天光，似乎也是封死一般，然而邢天生這樣做，定有原故。

(未完)

男 與 女

LADIES & GENTLEMEN

新！

一本以全新姿態
多彩多姿的刊物

豐富妳的愛情生活
關心你的夫婦生活
令妳如何走向新潮

七彩印刷・圖文並茂

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要想知道！

最現代化實用拳術！

最現代化自衛散手！

各門派各流派創出！

最新中西拳擊招數！

請留意購閱！
快將出版！

武俠世界叢書 現代武林英雄譜

第一期 目錄

大聖劈掛門名手陳觀泰	3
猴拳神腿打出武俠光榮的一頁	13
集泰拳——西藏俠家拳之精華	23
陳有倫師傅創拳擊道	25
實用女子自衛術	27
應付纏頸三絕招	29
洪拳——源出少林寺	31
虎鶴雙形譽武林	37
疊拳散手	43
鐵虎耙力敵藤牌單刀	51
五省刀王嫡傳女弟子	45
碩果僅存羅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55
香港首次舉行合氣道考試紀實	66
各健兒凌空飛躍勇奪黑帶	
集首里那霸派之精	
陳進虎發揚柔東流空手道	
空手入白刃	
應付持有武器敵人	
集空手道與泰拳之長	
創踢拳道——揚威國外	
合氣道以忍、和為高	
介紹黑帶女高手茅瑛	

主編：羅光
執行編輯：梅元欽
攝影記者：梅元欽
承印者：香港彩印公司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7-13A
海外總經理：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新報大廈
電話：H484221-4
電報掛號：4013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Tel. H484221-4
Cable Add. 4013
Printed by Hong Kong
Art Printing Co.
7-13 New St. H. K.
Price: HK. \$1.50



定價港幣每本一元五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現代武林英雄譜

武俠世界叢書

保證你得益不少！

